s.constant
（谢尔盖·B·康斯坦丁诺夫）

无与点
理智之重构

第二版
附评注

2026

s.constant
（谢尔盖·B·康斯坦丁诺夫）

无与点
理智之重构

第二版
附评注

2026

术语表

本书以【 】标出体系的术语与特殊概念，用以替代俄文原文中的大写字母。同一个词不带括号时，取其通常的意义：例如【兴趣】是体系的术语，而“对生活的兴趣”只是寻常用语。

术语按三个层次给出：书中正文所用的简称；较完整的称谓；以及本表中的解释。本表的第一部分是核心概念的条目，按体系的顺序排列，因为后面的概念以前面的概念为前提；第二部分是全部术语的索引，附俄文原词及首次出现的章节。

本表中的解释不属于作者的文本，而是阅读的辅助。作者的文本未作任何改动。

一、核心概念

【无】（俄：Ничто；英：Nothing）

一切可思者与不可思者之存在的绝对缺失，就其最完整的意义而言：非对象性的，不可命名的，无所待的（无任何条件）。【无】是一个不得已而设立的概念：它既不可能被恰当地理解，也不可能被正确地表象，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供表象。在书中，它以空的引号« »来标记。

【无】不是佛教的“空”（空是有条件的），不是“虚无”（虚无主义），也不是“无无”（双重否定会变成在场）。【无】不在开端处孤独地居于首位：它只在与【点】的关系中才被思及。

【点】、【抽象被动之点】（俄：Точка, Абстрактная пассивная Точка；英：Dot, Abstract passive Dot）

我们所能表象的最小者，即“有，但最微不足道”的【某物】。世界中任一存在者，此刻思及【世界】之【原由】，即引发【初爆】：激活关于“要求相对性之极限”的思维，从而以其对【无】的主观概念为基础，创造出【抽象被动之点】。于同一刹那，【无】因【点】之临在而被打破，其地位转为反面，成为【意识】，即【太一】得以实现其所欲之一切的可能性。【点】亦相反地转变：由【抽象被动之点】，成为具体能动之总体【太一】。

［【无】｜【某物】］ -> ［【意识】｜【太一】］

不应与几何学中的零维之点（抽象之点，不带括号）相混淆。

【太一】（俄：Сущность；英：Entity）

至高存在者，活的存在者。其构成为：｛神＋灵魂＋发展＋世界＋生命｝。

【太一】不是【本质】（Суть），也不是【存在】。二者有等级之别：【太一】是完整意义上的神；【本质】

只是【波】，是为【太一】而有的信息，是他自身的内容，低于作为整体的他一个层级。

【太一】是双面向的：【太一之总体面向】是静态之极，【太一之实在面向】是能动之极（见“面向”条）。

【本质】（俄：Суть；英：Essence）

信息，意义的凝聚，为【太一】而有的【波】的内容。新的【本质】不可能从外部被提供，因为【太一】就是一切：它在每一个【人格】的视角展开之中，从内部产生。

【有】、存在（俄：Бытие；英：Being）

在【意识】中得以实现的存在。不是贝克莱的“存在即被感知”：感知是被动的接受，预设外在的来源；实现则是【意识】自身的现实化。也不是存在主义所说的“生存”，亦非外在世界中事实性的在场。

被动的存在原则上不可能。存在唯有作为在【现实条件】中的能动存在。体系的核心表述：存在＝被实现。

【意识】（俄：Сознание；英：Consciousness）

静态的、无意志的实现者。【意识】只司实现，不司诠释：诠释只由活的存在者完成。【意识】本身是空的，它只在运作中、在实现时才“包含”。它不是一个处所，而是一切“何处”的条件。

【意识】不仅实现【太一】之所欲；根本法则（如【和】之法则）也可以为【世界】的安全向【意识】发出

请求，【意识】即予以实现。本书的【意识】不是唯识学八识中的第六识，也不是心理学所说的“心智”。

【理智】（俄：Рассудок；英：Reason）

“我”的个体性工具，它保障对数据与经验的处理、分析与推论。【理智】自身不作结论：它是工具。【理智】具有四维的本性。【理智之重构】是本书的副标题：从三维思维过渡到四维与五维思维。

【我】（俄：Я；英：“I”）

至高存在者之【实在面向】，处于某一具体【人格】之角色中。当它读取该【人格】之【波】时，即成为该【人格】。“我”本身不属于任何人；属于“我的”是其余的一切。

【我】不是心理学所说的“自我”，也不是佛教“无我”所破斥的那个“我”。

【人格】（俄：Личность；英：Personality）

被“我”所读取的【波】，其中包含【自我认同之本质】与个体地形成的【理智】的功能。每一【人格】在其自身的层次上进行诠释。【人格】是绝对独特、永恒而不可摧毁的：读取者可以更替，而【人格】的同一性由【波】的内容维持（见《人格同一性》）。

面向：【总体面向】与【实在面向】（俄：Глобальный и Ре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ы；英：Global aspect, Real aspect）

【太一】的两个面向。【太一之总体面向】是静态之极：一切的【波】，【世界】作为【波】。【太一之实在面向】是能动之极：【世界】作为【现实】，即每一活的存在者的“我”。这一二重性称为【太一之二元性】：同一关系可以从两个面向来读解。

【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是【总体之我】在【现实条件】中的存在，即活的、以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那一位（见“三位格”条）。

【三位格】与【显现】（俄：Три Ипостаси, Лица）

神——圣父：【太一之总体面向】。

神——圣子：【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即圣父之“我”处于【现实条件】之中；亲身体验其所获之经验者。

神——圣灵：【太一之实在面向】，即【世界】中每一活的存在者之“我”。

【位格】只有一个（依【和】之法则，唯一的【总体面向】与唯一的【实在面向】相对应）；而【显现】无数（依各个【现实】的隔离）。【显现】是【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在各个隔离之【现实】中的显现。

本书的三位格是按结构位置与三位一体相对应，而不是断言体系与教义所说的是同一件事。

【肇始】（俄：Перво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英：Firstoccurrence）

【世界】之产生。【世界】是永恒的，因此【肇始】没有事实上的时间开端；但每当对【世界】之【原由】的【兴趣】产生时，【肇始】就被实现。因此，它对每一个探寻者而言都可以是当下的。

【我之行为】（“我”之行为）（俄：Акт «Я»；英：Act of the “I”）

【世界】的产生，作为一个统一的、瞬间的【行为】：从【无】与【点】的反转，经由【总体面向】与【实在面向】的产生，直到【现实条件】、【理智】以及对【自身之存在】的领会。【行为】有多少探寻者就有多少，而【世界】只有一个。【行为】在其完成之中是不可否认的：否认它的人恰恰在完成它。

【波】（俄：Волна；英：wave）

静态的数据格式，【世界】中一切的存在方式：【理念】＋【条件】，经验，信息。【波】是静态的，而不是“不动的”：“不动的”意味着某种本来可以动的东西，而静态之物永远不可能成为动态的。由【波】的实现是动态的，而被实现者已是客体（粒子），不再是【波】。

【波】只包含过去，不包含未来。它可以以两种方式被读取：经由体验（依次展开为延续），或经由理解（一下子把握其结构）。

【兴趣】（俄：Интерес；英：Interest）

一切【发展】的推动者。【兴趣】是单义的：它是对新者的兴趣，而新者意味着绝对独特者。【兴趣】不可能从外部被指定：它是自身的界定。

【发展】与【生命】（俄：Развитие и Жизнь；英：Development, Life）

【发展】是新经验、新【本质】的产生。【发展】就是【生命】，但反之不然：这不是等式，而是根据。当前的存在由【发展】所预先决定；如果没有根据，后果也随之消失。只要前景持续，生命就持续。

【和】、【和】之法则（俄：Гармония, Закон Гармонии；英：Harmony, Law of Harmony）

维持对立面之平衡的法则（【维持对立面平衡之法则】）。任何失衡都会引起消除所产生之破坏的必要，从而导致能动的动态。不译作“和谐”，以免与日常与政治用语相混。

【根据实现之法则】（俄：Закон Реализации Оснований；英：Law of Realization of Grounds）

有根据者被实现。“不可能存在之物不可能被思及”的逆否命题：凡可思者，皆有其根据，并在寻求根据时被实现。寻找的失败不是反驳，而是指示：根据不对，应寻找别的根据。

【独一体】（Unicus）（俄：Уникус；英：Unicus）

四维性：由依次继承中心的三维空间嵌套而成，即指向“我”之内部的轴（【我之轴】）。第四维度不是正交坐标轴；超立方体（tesseract）是几何学中重要的发现，但它不是第四维度，二者只共有“第四”一词。

【共通体】（Generalis）（俄：Генералис；英：Generalis）

五维性：无限多个【独一体】之轴汇聚于共同的中心。它保障【集体同步现实】：同一【情境】被同步地实现，而每一参与者在其隔离的【世界】中汲取自己的主观经验。

【世界】、【现实】、【现实条件】（俄：Мир, Реальность, Условия Реальности）

【世界】：宇宙，或无限多个可思与不可思的宇宙。【现实】：在【意识】中被实现之物，在观照的瞬间即成为过去。【现实条件】：能动存在的条件，【实在面向】在其中获取经验。

【时间】（俄：Время）

社群所接受的测量关系的方法，而不是【世界】的一条轴。真正流动的不是时间，而是实现的过程，即【空间—过程连续统】，它朝“我”的内部延伸（见《空间—时间》）。

【超观念论】（俄：Ультра-Идеализм；英：Ultra-Idealism）

本书的学说：不存在任何外在的、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东西；【现实】只是内在的实现，以过去的状态被认识。不译作“唯心主义”。“观念论”在本书中指一般的唯心论传统。

【系统】与体系（俄：Система и система）

【系统】：【太一】、【意识】、法则及其相互作用的整体（【太一发展系统】）。“体系”（不带括号）：学说、理论的整体。

【通晓者】与【未通晓者】（俄：Сведущие и Несведущие）

【通晓者】：以第四与第五维度的范畴思考、具有【超观念论】世界观的人。【未通晓者】不是种姓，也不是判决，而是尚未把更高的思维之维度现实化、而可以将其现实化的人。

以下按术语首次出现的章节排列。

【太一】（俄：Конкретная Активная Глобальная Сущность）.....《序言》
【本质】（俄：Суть（Essence））.....《序言》
【有】（俄：Природа]）.....《序言》
【存在条件】（俄：Условия Бытия）..《序言》

【条件】（俄：Условия（с заглавной, как категория））.....《序言》
【意识】（俄：[Сознание）.....《序言》
【超观念论】（俄：Ультра-Идеализм）《序言》
【世界】（俄：Мир）.....《序言》
【现实】（俄：Реальность）.....《序言》
【我】（俄：Я）.....《序言》
【行为】（俄：Акт）.....《序言》
【根据实现之法则】（俄：Закон Реализации Оснований）.....《序言》
【发展】（俄：Развитие）.....《序言》
【生命】（俄：Жизнь）.....《序言》
【兴趣】（俄：Интерес）.....《序言》
【存在之法则】（俄：Законы Бытия）.《目的》
【理智】（俄：Рассудок）.....《目的》
【理智之重构】（俄：Реорганизация рассудка）.....《目的》
【原由】（俄：Причина）.....《目的》
【三位格】（俄：Три Ипостаси）.....《目的》
【实在面向】（俄：Ре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目的》
【“我”之自身确定性行为】（俄：Акт Само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 «Я»）.....《目的》
【世界】即【我】（俄：«Мир — это Я»）..《目的》
【自身确定性行为】（俄：Акт Самодостоверности）.....《目的》
【心智】（俄：Ум）.....《所观照者》
【理性】（俄：Разум）.....《所观照者》

【现实条件】（俄：Условия Реальности）. 《所观照者》

【非我】（俄：Не Я）..... 《所观照者》

【诠释器】（俄：Интерпретатор）. 《所观照者》

【表象】（俄：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所观照者》

【现实之帧】（俄：Фрейм Реальности）. 《所观照者》

【专注点】（俄：точка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ия）《所观照者》

【理智之潜能】（俄：Потенциал Рассудка）..... 《所观照者》

【所汲取之经验】（俄：Извлекаемый Опыт）..... 《所观照者》

【发射器】（俄：Эмиттер）..... 《所观照者》

【要素】（俄：Главный Элемент）《所观照者》

【诠释】（俄：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как функция Рассудка））..... 《所观照者》

【单子】（俄：Монада）..... 《太一》

【原初存在者】（俄：Первичное Существо）..... 《太一》

【肇始】（俄：Перво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太一》

【位格】（俄：Ипостась）..... 《太一》

【总体面向】（俄：Глоб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 《太一》

【造物主】（俄：Творец）..... 《太一》

【能动发展之意图】（俄：Намерение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ться）..... 《太一》

【和】（俄：Гармония）..... 《太一》

【安宁】（俄：Умиротворение） ..... 《太一》
【波】（俄：Волна） ..... 《太一》
【无】（俄：Ничто） ..... 《意识》
【时间】（俄：Время） ..... 《意识》
【一体之我】（俄：Единое Я） ..... 《意识》
【生命之火花】（俄：Искра Жизни） ... 《意识》
【人格】（俄：Личность） ..... 《意识》
【太一之实在面向】（俄：Ре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 Сущности） ..... 《意识》
【太一之总体面向】（俄：Глоб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 Сущности） ..... 《意识》
【我之总体面向】（俄：Глоб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 Я） ..... 《意识》
【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俄：Ре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Я） ..... 《意识》
【总体之我的抽象存在】（俄：Абстрактное Быти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Я） ..... 《意识》
【总体之我于现实条件中的存在】（俄：Быти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Я в Условиях Реальности） . 《意识》
【我之完整存在】（俄：Полноценное Бытие Я） ..... 《意识》
【太一之二元性】（俄：Дуализм Сущности） ..... 《意识》
【灵魂】（俄：Душа） ..... 《意识》
【对立面之平衡】（俄：Баланс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ей） ..... 《意识》
【内在能量平衡】（俄：Внутренни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Баланс） ..... 《意识》

【太一发展系统】（俄：Система Развития Сущности）.....《意识》

【状态之波】（俄：Волна состояния）《意识》

【理念】（俄：Идея (объекта)）.....《意识》

【状况】（俄：Статус объекта）.....《意识》

【实在状况】（俄：Статус объекта）..《意识》

【虚空】（俄：Пустота）.....《意识》

【显明空间】（俄：Яв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意识》

【显明实现之空间】（俄：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с Явной реализацией）.....《意识》

【空间之系统功能】（俄：Системная Функци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意识》

【抽象被动之点】（俄：Абстрактная пассивная Точка）.....《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探寻之我】（俄：Ищущее Я）..《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我之实在面向】（俄：Ре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 Я）.....《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系统必要性】（俄：Системн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情境之潜能】（俄：Потенциал ситуации）《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太一之需】（俄：Нужда Сущности）《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我之轴】（俄：Ось «Я»）.《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深渊】（俄：Бездна）..《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独一体】（俄：Уникус (Unicus)）《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共通体】（俄：Генералис (Generalis)）.《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集体同步实现】（俄：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Синхронн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 (Реальности)）..《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集体现实之共同实现】（俄：Совместн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意识】与【理智】（俄：Интеграция Сознания и Рассудка）.....《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数据流之轴】（俄：Ось Потока Данных）《第四维度与四维性》

【维度之屏障】（俄：Барьер Мерности）《第四维度与四维性》

【理智之四维本性】（俄：Четырёхмерная Природа Рассудка）.....《第四维度与四维性》

【共同结构】（俄：Общая Структура）《第四维度与四维性》

【为生者之世界】（俄：Мир для Живых）《第四维度与四维性》

【前景】（俄：Перспектива）.《第四维度与四维性》

【初爆】（俄：Первовзрыв）....《社会与人类》

【第一原由】（俄：Первопричина）．《社会与人类》

【我本身】（俄：Собственно Я）《社会与人类》

【基本法则】（俄：Основные Законы）《社会与人类》

【社会】（俄：Общество）.....《社会与人类》

【适应性世界观】（俄：Адаптивн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社会与人类》

【世界之诞生】（俄：Рождение Мира）《社会与人类》

【通往永恒之路】（俄：Путь к Вечности）．《社会与人类》

【文明发展之工具】（俄：Инструмент Развити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社会与人类》

【存在】（俄：Бытие]，[Дух）..《社会与人类》

【自身之我】（俄：Собственное Я）..《第五维度，五维性》

【唯一之我】（俄：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Я）．《第五维度，五维性》

【赋生之我】（俄：Оживляющее Я）..《第五维度，五维性》

【读取人格者】（俄：«Читающее Личность»）.....《第五维度，五维性》

【系统】（俄：Система）．《第五维度，五维性》

【道路】（俄：Путь）....《第五维度，五维性》

【永恒存在与生命之保障】（俄：Гарантия Вечного Бытия и Жизни）...《第五维度，五维性》

【情境】（俄：Ситуация）《第五维度，五维性》

【客观经验】（俄：Объективный опыт）.《第五维度，五维性》

【第一数据源】（俄：Первый Источник Данных）.....《第五维度，五维性》

【旋转法】（俄：Метод поворота）《第五维度，五维性》

【万有之轴】（俄：Ось Сущего）《第五维度，五维性》

【空间复杂度之阶】（俄：степень сложност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第五维度，五维性》

【现实之集体同步实现】（俄：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Синхронн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 (Реальности)）..《第五维度，五维性》

【统一现实之同步实现】（俄：Синхронн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 Еди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第五维度，五维性》

【一体之意识】（俄：Единое Сознание）《第五维度，五维性》

【生存状态】（俄：Живое Состояние）《第五维度，五维性》

【永恒研究】（俄：Веч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第五维度，五维性》

【集体同步现实】（俄：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Синхронн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第五维度，五维性》

【整体】（俄：Целое）...《第五维度，五维性》

【自我认同之本质】（俄：Суть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第五维度，五维性》

【点】（俄：Точка）.....《肇始》

【某物】（俄：Нечто）.....《肇始》
【存在之意图】（俄：Намерение Быть）...《肇始》
【根本知识】（俄：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е Знание）.....《肇始》
【功能性无限】（俄：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ь）.....《肇始》
【对自身存在之根据的探寻】（俄：Поиск Оснований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Бытия）.....《肇始》
【真理】（俄：Истина）.....《肇始》
【我在】（俄：Я Есмь）.....《“我”之行为》
【系统之例外】（俄：Системное Исключение）.....《“我”之行为》
【主人】（俄：Хозяин）.....《“我”之行为》
【自身之世界】（俄：Собственный Мир）.....《“我”之行为》
【我之行为】（俄：Акт «Я»）.《“我”之行为》
【确定之行为】（俄：Акт Определения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Причины)）.....《“我”之行为》
【确定自身原由之行为】（俄：Акт Определения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Причины)）.....《“我”之行为》
【自我发起与自我实现之行为】（俄：Акт Самоинициации и Самореализации）.《“我”之行为》
【意念之触】（俄：Ментальное Касание）.....《“我”之行为》

【存在之第一根本条件】（俄：Первое и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е Условие Бытия）..《“我”之行为》
【总体规模】（俄：Тотальный Масштаб）.....《“我”之行为》
【一切】（俄：Всё）.....《“我”之行为》
【生命之节庆】（俄：Праздник Жизни）.....《“我”之行为》
【经验差异之度】（俄：Степень Различий в опыте）.....《“我”之行为》
【源头】（俄：Источник）....《“我”之行为》
【伟大的和之法则】（俄：Великий Закон Гармонии）.....《“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维持对立面平衡之法则】（俄：Закон Соблюдения Баланса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ей）.....《“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失衡】（俄：Дисбаланс）.《“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真正的逻辑】（俄：Настоящая логика）.....《“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对根本法则之感】（俄：Чувство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х Законов）.《“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系统之关怀】（俄：Системная Забота）.....《“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第一相对性】（俄：Перва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ь）.....《“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空洞地位】（俄：Пустой Статус）.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有序之多样】（俄：Упорядоченное Многообразие）. . . . .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生者之优先】（俄：Приоритет Живого）. . . . .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接触之点】（俄：Точка Контакта）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信息之差】（俄：Разница Информации）. . . . .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推动力】（俄：Движущая Сила）《“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发展之机制】（俄：Механизм Развития）. . . . .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永恒范式】（俄：Вечная Парадигма）. . . . .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唯一正确之道路】（俄：Единственно Верный Путь）. . . . .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信息发射器】（俄：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Эмиттер）. . . . .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信息收集者】（俄：Коллектор Информации）. . . . .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理念与条件之流】（俄：Поток Идей и Условий）. . . . .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现实实现系统】（俄：Система Реализации Реальности）. . . . .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自身之意志】（俄：Собственная Воля）. . . . .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具体之我的识别符】（俄：Идентификатор конкретного «Я»）.....《存在之意义》

【命运】（俄：Судьба）.....《存在之意义》

【永恒生命】（俄：Вечная Жизнь）.《存在之意义》

【永恒发展】（俄：Вечное Развитие）.《存在之意义》

【完美】（俄：Совершенство）.《存在之意义》

【适时性】（俄：Своевременность）《存在之意义》

【太一】对【发展】（俄：Инвестиция Сущности в Развитие）.....《存在之意义》

【发展前景】（俄：Перспектива Развития）《太一之发展》

【发展之事实】（俄：Факт Развития）.《太一之发展》

【总体系统】（俄：Глоб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太一之发展》

【同步现实】（俄：Синхронн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现实之集体实现》

【虚幻之动态】（俄：Иллюзорная Динамика）.....《现实之集体实现》

【系统之五维性】（俄：Пятимерность Системы）.....《现实之集体实现》

【轻微愉悦之感的时刻】（俄：Момент Чувства лёгкого удовольствия）.....《太一发展系统》

【轻微愉悦之波】（俄：Волна лёгкого удовольствия）.....《太一发展系统》

【爱】（俄：Любовь）.....《太一发展系统》

【友谊】（俄：Дружба）.....《太一发展系统》

【幸福】（俄：Счастье）.....《太一发展系统》

【形而上之病】（俄：Метафизический Недуг）.....《太一发展系统》

【真实之修习】（俄：Практика Правды）《太一发展系统》

【荣誉之修习】（俄：Чести）.《太一发展系统》

【良知之修习】（俄：Совести）《太一发展系统》

【诺言】（俄：Честное（Данное）Слово）《太一发展系统》

【地狱】（俄：Ад）.....《太一发展系统》

【邪恶的小丑】（俄：Злой Клоун）《太一发展系统》

【最美好的存在者】（俄：Самое Прекрасное Существо）.....《太一发展系统》

【最佳变体】（俄：Лучший Вариант）.《太一发展系统》

【探寻者】（俄：Ищущие（Истину））《太一发展系统》

【良知】（俄：Совесть）.....《太一发展系统》

【荣誉】（俄：Честь）.....《太一发展系统》

【回声】（俄：Эхо）.....《回声（反射）》

【反射】（俄：Отражение）..《回声（反射）》

【真诚“给予”之意图的现象】（俄：Феномен с Искренним Намерением «Дать»）《回声（反射）》

【真诚之关怀】（俄：Искренняя Забота）《回声（反射）》

【现实实现之工具】（俄：Инструменты Реализации Реальности）.....《回声（反射）》
【秩序之中性力】（俄：Нейтральные Силы Порядка）.....《“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相对性之点】（俄：Точк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сти）.....《“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太一之三位格】（俄：Три Ипостаси Сущности）.....《“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原始者】（俄：Примитив）《“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永恒探寻】（俄：Вечный Поиск）《“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总体目标】（俄：Глобальные Цели）《“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根据之法则】（俄：Закон Оснований）《“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显现】（俄：Лица (Сына)）....《论世界观》
【最初之问】（俄：Самый Первый Вопрос）.....《论世界观》
【最重要之问】（俄：Самый Важный Вопрос）.....《论世界观》
【首要问题】（俄：Главный вопрос (о Боге)）.....《论世界观》
【在】（俄：«Бог Есть»）.....《论世界观》
【无所不在】（俄：Вездесущность）...《论世界观》
【信仰】（俄：Вера / Знание）...《论世界观》
【知识】（俄：Вера / Знание）...《论世界观》

【客体】（俄：Объект）.....《论世界观》

【谴责】（俄：Осуждение（Божье））.《论世界观》

【圣父于现实条件中之自身表象】（俄：Собствен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Бога Отца в условиях реальности）.....《论世界观》

【世界之唯一自觉原由】（俄：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Самоосознанная Причина Мира）....《论世界观》

【根本要素】（俄：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й Элемент）.....《论世界观》

【立法之基础】（俄：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й Фундамент）.....《论世界观》

【根基】（俄：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й Фундамент）.....《论世界观》

【粒子灯火之心理现象】（俄：Псих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 Иллюминации Частиц）....《论世界观》

【觉知之条件】（俄：Условия Осознанности）.....《论世界观》

【事物之深度感】（俄：Чувство Глубины вещей）.....《论世界观》

【意念之流】（俄：Ментальный Поток）.《论世界观》

【支撑之流】（俄：Ментальный Поток）.《论世界观》

【肇始之波】（俄：Волна Перво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论世界观》

【波之本性】（俄：Волновая Природа）.《论世界观》

【信息】（俄：Информация）.....《论世界观》
【主观经验】（俄：Субъективный）《论世界观》
【个体世界】（俄：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й Мир）《论世界观》
【集体情境】（俄：Коллективные Ситуации）.....《论世界观》
【具世界意义之坍缩】（俄：Коллапс Мир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论世界观》
【根本本原】（俄：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Начала）.....《论世界观》
【统一之本原】（俄：Единое Начало）《论世界观》
【宇宙之黑洞】（俄：Вселенская Черная Дыра）.....《论世界观》
【共同意念实践】（俄：Общая Ментальная Практика）.....《论世界观》
【永动机】（俄：Вечный Двигатель）.《论世界观》
【探寻真理之过程】（俄：Процесс Поиска Истин）.....《论世界观》
【生命之意义】（俄：Смысл Жизни）..《论世界观》
【世界之系统】（俄：Система Мира）.《论世界观》
【超观念论之世界构造】（俄：Ультра-Идеа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Устройства Мира）.《论世界观》

【极限】（俄：Пределы (Ничто и Нечто)）
..... 《论世界观》
【永恒目标】（俄：Вечная Цель） 《论世界观》
【空间—过程连续统】（俄：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Процессуальный Континуум）..... 《空间—时间》
【自身之逻辑】（俄：Своя Собственная Логика） ..... 《空间—时间》
【最古老的刻板观念】（俄：Древнейший Стереотип）..... 《空间—时间》
【集体认可】（俄：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признательность）..... 《空间—时间》
【世界构造之本质】（俄：Суть Устройства Мира）..... 《空间—时间》
【相应之知识】（俄：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е Знание）..... 《对自身之态度》
【自身】之【爱】（俄：Любовь к Себе） 《对自身之态度》
【火花】（俄：Искра）..... 《对自身之态度》
【真诚之尊重】（俄：Искреннее Уважение）
..... 《对自身之态度》
【诚实】（俄：Честность）... 《对自身之态度》
【整洁】（俄：Аккуратность） 《对自身之态度》
【“给予”之意图】（俄：Намерение «Дать»）
..... 《对自身之态度》
【“给予”之意图的现象】（俄：Намерение «Дать»）..... 《对自身之态度》
【自身之尊严】（俄：Собственное Достоинство）..... 《对自身之态度》

【理想的关系】（俄：Идеа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对自身之态度》

【具体之“我”于现实条件中的表象】（俄：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Конкретного «Я» в Условиях Реальности（тело））.....《对自身身体之态度》

【身体之修养】（俄：Культура Тела）.《对自身身体之态度》

【爱之能量】（俄：Заряд Любви）《对自身身体之态度》

【懒惰】（俄：Лень）.....《懒惰》

【经济损害】（俄：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Ущерб）《懒惰》

【国家】（俄：Государство）.....《懒惰》

【计划】（俄：Планы）.....《懒惰》

【恐惧】（俄：Страх）.....《恐惧》

【忧虑】（俄：Волнение）.....《恐惧》

【幸福之公设】（俄：Постулаты Счастья）《恐惧》

【事件】（俄：Постулаты Счастья）..《恐惧》

【馈赠】（俄：Подарок（от Мира/Бога））.《希望（“期待奇迹”）》

【命运之馈赠】（俄：Подарки Судьбы）.《希望（“期待奇迹”）》

【成功】（俄：Успех）《希望（“期待奇迹”）》

【感恩】（俄：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希望（“期待奇迹”）》

【适应】（俄：Адаптация）.....《适应 ***》

【原初之理念】（俄：Первобытная Идея） 《适应 ***》
【肇始之时刻】（俄：Момент Перво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适应 ***》
【标准形式】（俄：Стандартная форма）《适应 ***》
【首要条件】（俄：Главное Условие）..《适应 ***》
【全维性】（俄：Мультимерность）《适应 ***》
【宇宙中心黑洞】（俄：Вселенска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Чёрная Дыра）..... 《适应 ***》
【现实生活】（俄：Реальная Жизнь）...《适应 ***》
【信息带】（俄：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Пояс） 《适应 ***》
【共同信息库】（俄：(Общий) Банк Информации） ..... 《适应 ***》
【信息库】（俄：(Общий) Банк Информации） ..... 《适应 ***》
【纯粹概念之普遍语言】（俄：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й Язык Чистых Понятий） ..... 《适应 ***》
【太一之能动发展】（俄：Актив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ущности） ..... 《适应 ***》
【生命领域永恒扩展之循环功能】（俄：Цикличная Функция Вечно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 Ареала Жизни）..... 《适应 ***》
【综合】（俄：Синтез）..... 《适应 ***》

【永恒系统之合理性】（俄：Р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Вечной Системы）.....《适应 ***》

【太一发展系统之本质】（俄：Суть Системы Развития Сущности）.....《适应 ***》

【每一电子之独特性的事实】（俄：Факт Уникальности каждого электрона）...《适应 ***》

【所观照之灯火的成分】（俄：Компоненты Созерцаемой Иллюминации）.....《适应 ***》

【太一发展之本质】（俄：Суть Развития Сущности）.....《适应 ***》

【总体法则】（俄：Глобальный Закон）.《适应 ***》

【星系际网络】（俄：Межгалактическая Сеть）.....《适应 ***》

【自我认同】（俄：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人格同一性》

【认同之行为】（俄：Акт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人格同一性》

【分布式的一体之我】（俄：Единое распределённое Я）.....《人格同一性》

【意义】（俄：Смысл）.....《人格同一性》

【功能性】（俄：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人格同一性》

【世界】与【永恒】（俄：«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 Мир и Вечность»）.....《人格同一性》

【电子之统一函数】（俄：Единая функция Электрона）.....《人格同一性》

【独特性】（俄：Уникальность）《人格同一性》

【死亡】（俄：Смерть）.....《人格同一性》

【存在者之死亡】（俄：Смерть Существа）《人格同一性》

【当前存在之事实】（俄：Факт Текущего Бытия）.....《人格同一性》

【奠基者】（俄：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ее）《人格同一性》

【后果】（俄：Последствия）...《人格同一性》

【人格之波】（俄：Волна Личности）.《关系：[【理智】*｜身体]》

【心理之衍生物】（俄：Психическая Производная）....《关系：[【理智】*｜身体]》

【人之性格】（俄：Характер Человека）..《关系：[【理智】*｜身体]》

【心智】与【理智】（俄：Потенциал Ума и Рассудка）.....《关系：[【理智】*｜身体]》

【意志自由】（俄：Свобода Воли）...《意志自由》

【意志自由之本质】（俄：Суть Свободы Воли）.....《意志自由》

【新决定论】（俄：Неодетерминизм）.《意志自由》

【静态之波】（俄：Статичная Волна）《意志自由》

【统一之波】（俄：Единая Волна）《意志自由》

【世界之构造】（俄：Устройство Мира）《意志自由》

【未来】（俄：Будущее）.....《意志自由》

【过去】（俄：Прошлое） ..... 《意志自由》

【已知的未来】（俄：«Известное будущее»） ..... 《意志自由》

【永恒原则】（俄：Принцип Вечности）. 《意志自由》

【永恒存在】（俄：Вечное Бытие）《意志自由》

【发展之道路】（俄：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意志自由》

【新现实之边缘】（俄：Грань Нов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 《意志自由》

【命运之因素】（俄：Факторы Судьбы）. 《意志自由》

【神之监督】（俄：Божественный Надзор）《意志自由》

【系统之总体控制】（俄：Общий Системный Контроль） ..... 《意志自由》

【来自上方之目标】（俄：Цель Свыше）. 《意志自由》

【真正之道路】（俄：Путь Истинный）. 《意志自由》

【人之世界】（俄：Мир Людей）.. 《意志自由》

【世界永恒之保障】（俄：Гарантии Вечности Мира） ..... 《意志自由》

【世界模型】（俄：Модель Мира）《意志自由》

【绝对秩序】（俄：Абсолютный Порядок） 《意志自由》

【自由之本质】（俄：Суть Свободы）. 《意志自由》

【标准】（俄：Эталоны）.....《意志自由》

【感质】（俄：Квалиа）《“意识的困难问题”》

【感质问题之本质】（俄：Суть Проблемы Квалиа）.....《“意识的困难问题”》

【作为某者之存在】（俄：Бытие Кем-то）《“意识的困难问题”》

【作为自身之存在】（俄：Бытие Самим Собой）.....《“意识的困难问题”》

【生命之事实原由】（俄：Фактическая Причина Жизни）.....《“意识的困难问题”》

【以临在作用】（俄：Воздействи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м）.....《“意识的困难问题”》

【奇异立方体】（俄：Странный Куб）《“意识的困难问题”》

【所观照之粒子】（俄：Созерцаемые Частицы）.....《“意识的困难问题”》

【统一发射器】（俄：Единый Эмиттер）.《“意识的困难问题”》

【算法之意义】（俄：Алгоритмический Смысл）.....《“意识的困难问题”》

【客观哲学】（俄：Объектив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推理之方法】（俄：Метод Рассуждения）《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理念—静态者】（俄：Идейно-статичное）《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奇迹之幻想】（俄：Фантастика Чуда）《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可见相同性之标志】（俄：Признак видимой Одинаковости）..《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容错系统】（俄：Отказоустойчивые Системы）.....《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禁闭】（俄：Конфайнмент）《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宇宙之稳定】（俄：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селенной）.....《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世界之存在】（俄：Бытие Мира）.《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生命之现象】（俄：Феномен Жизни）《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电子之函数】（俄：Функция Электрона）《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世界之基本法则】（俄：Основные Законы Мира）.....《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空间中之空间】（俄：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平行世界】（俄：Параллельный Мир）《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意义之空洞】（俄：Смысловая пустота）《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魔法】（俄：Магия）《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物质】（俄：Материя]，[Мышление）...《物质》

【思维】（俄：Материя]，[Мышление）...《物质》

【精神】（俄：Бытие], [Дух）..... 《物质》
【自然】（俄：Природа]）..... 《物质》
【哲学—历史的】（俄：Философск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задача)）..... 《物质》
【诠释之本质】（俄：Суть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物质》
【自身之使命】（俄：Собственное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ие）..... 《物质》
【确定性】（俄：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物质》
【观照机制之内在本质】（俄：Внутренняя Суть Механизма Созерцания）..... 《物质》
【灯火之瞬逝过程】（俄：Эфемерный Процесс Иллюминации）..... 《物质》
【不可达到之目标】（俄：Недостижимая Цель）..... 《物质》
【天才之发现】（俄：объект Гениального открытия）..... 《物质》
【个人之波】（俄：Личная Волна）... 《物质》
【意志表达】（俄：Волеизъявления «Я»）. 《物质》
【生命过程】（俄：Жизненный Процесс）. 《物质》
【太一发展之经验环境】（俄：Опытная Среда Развития Сущности）..... 《物质》
【通晓者】（俄：Сведущий）..... 《物质》
【未通晓者】（俄：Несведущий）..... 《物质》
【主体】（俄：Субъект）..... 《认识论》

【双面向之太一的本性】（俄：Природа Двухаспектной Сущности）.....《认识论》
【细节】（俄：Мелочи (которые ими не являются)）.....《认识论》
【安全之目的】（俄：Цел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认识论》
【时间之刻板观念】（俄：Стереотип Времени）.....《认识论》
【令人惊奇的神圣幻象】（俄：Удивительная Б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ллюзия）.....《认识论》
【心理功能】（俄：Псих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认识论》
【真实之物】（俄：Настоящее (Идеи и Условия)）.....《认识论》
【虚拟的所观照者】（俄：Виртуальное Созерцаемое）.....《认识论》
【幻象之属性】（俄：Свойство Иллюзии）.《认识论》
【认知】（俄：Познание）.....《知识论》
【附加结构】（俄：Надстройка (в Сознании)）.....《知识论》
【高明的执行者】（俄：Искусны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知识论》
【太一意志之执行者】（俄：Исполнитель Воли Сущности）.....《知识论》
【剧本】（俄：Сценарий）.....《知识论》
【邪恶之力】（俄：«Злая Сила»）...《知识论》

【代码之发起者】（俄：Инициатор Кода）《知识论》

【数据格式】（俄：Формат данных）《知识论》

【统一的普遍系统】（俄：Единая универс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知识论》

【网络】（俄：Сеть）.....《知识论》

【识别】（俄：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知识论》

【界定】（俄：Квалификация）.....《知识论》

【现实之知识】（俄：Актуальное Знание）《知识论》

【核心】（俄：Ядро (неоспоримое)）.《分化》

【共生】（俄：Симбиоз {Человек + ИИ}）《分化》

序言

如今，“修习驾驭现实”颇为时兴，然而鲜有人能够准确地解释并回答这个根本问题：何为“现实”？正因如此，此类修习的成果几近于零——因为修习者没有考虑到【存在条件】：他们正是在这些条件之中行动，意图影响事物实现之根据与情境之形成。这种驾驭是可及的，但掌握它需要根本性的知识。与此同时，这种修习本身及其成果，在其他不明就里的人看来，将被视为“魔法”。

科学。能否研究自己全然不知之物？事实表明，确能有所得；但面对结果，我们无法恰当地辨识与界定它，也无法恰当地辨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究竟是如何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在未知的条件中行动。我们对【世界】之构造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也不理解：【世界】究竟是什么？

由此可见，我们一无所知——既不知自身，也不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亦不知【现实】——却试图驾驭这一切。确认这一事实，并非意味着最终的绝望；恰恰相反，其中蕴含着确定性、对生命的兴趣、对发展的追求、研究与获取知识之意图。归根结底〈对于一个十足的常人而言〉，【本质】在于态度：要么面向“周遭危险的世界”，要么面向某种逻辑——这种逻辑引向这样的认识：【世界】中的一切皆为我们而存在，只需按其用途加以使用，并从

中汲取经验。如此，任何危险都被视为【理智】之迷误，即一项寻常的任务，须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加以解决……否则——便丧失【有】之现实性。

关于“序言”一章的评注

序言提出的不是任务，而是对问题的重新校准：从“该做什么？”转向“我们在何种【条件】中行动？”。整本书正立足于这一理念，在此以浓缩的形式呈现。

修习及其条件。 作者（s.constant）从时兴之事谈起：“驾驭现实的修习”。他并不嘲笑这些修习，而是为其作出诊断。修习者想要影响事物与情境的根据，却不知【现实】为何物，也不知自己在何种【条件】中行动。成果几近于零，原因正在于此。作者的结论并非驾驭不可能。驾驭是可及的，但需要根本性的知识。这一承诺，本书将在稍后的【根据实现之法则】中兑现。届时还会有一道界限，值得从第一页起就记在心中：得以实现的不是所欲之物，而是必要之根据。此处的驾驭并非愿望的实现，而是寻得根据的能力。

魔法作为知识的不对称。 “这种修习及其成果，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将被视为魔法”——这一表述不是修饰，而是一个立场性的论点。在作者看来，魔法并非超自然之物，而是知识在不掌握它的人身上所产生的效果。本书稍后对“奇迹”也会作出同样的论断：对于掌握知识者而言，

奇迹有其可解释的根据。这决定了阅读全书的方式：凡在体系内部可由逻辑推出、无需任何秘密之物，从习惯的立场看来却显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对称是纲领性的。

未知条件中的科学。 作者并不否认科学的成果：“确能有所得”。但我们既无法恰当地界定结果，也无法界定它是如何获得的，因为我们在未知的条件中行动。这不是对物理学或生物学的指责，而是指出它们的空白所在。预先说一句：科学有三个层次。数学形式体系与测量是伟大的，不受此冲击。但在它们之下还有第一个层次，它之所以不被察觉，是因为它凭习惯而非推论被接受：世界是外在的，观察者站在它面前。正是这个层次决定了提出什么问题、如何设置实验、如何解读结果。科学知道世界如何运作，却从未检验过世界是什么。此处的争论关乎根基，而非解读。【存在条件】的位置正是在这里显露出来的。

无知作为确定性。 “我们一无所知——既不知自身，也不知【世界】……却试图驾驭这一切。”这听来像苏格拉底，但结论不同。在苏格拉底那里，承认无知是一种谦逊，是诚实前行的条件。而在这里，由此诞生的是确定性：“对生命的兴趣、对发展的追求、研究之意图”。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就意味着知道该往何处去。在这一承认之中，已有一台发动机在运转，本书稍后将称之为【兴趣】：对自身存在之根据的渴求，它永不枯竭，因为它本身就是探寻着的【我】之运动。

对【世界】的两种态度。 序言的最后一段是全书的缩影。作者说，对常人而言，要义在于态度的选择：要么是

“周遭危险的世界”，外在而敌对；要么是某种逻辑，引向这样的认识：【世界】中的一切皆为我们而存在，应按其用途加以使用并从中汲取经验。前者是自然的态度，世界在外。后者是本体系将要抵达之处：【世界】自内得以实现，作为经验之根据。

有两点澄清，以免此意被曲解。其一，“一切皆为我们而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切只为我一人而存在、与他人为敌。本书稍后将提出一个承重的条件：从每一者的立场出发。并将表明：“按其用途”使用世界、从中汲取经验，与伤害他人不相容，因为伤害他人会使【发展】贫弱，从而也使自身的【生命】贫弱。其二，“任何危险都是【理智】之迷误”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认真对待危险：它是一项须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加以解决的任务。迷误不是危险本身，而是将世界视为敌对之外物的观念。危险仍是一种情境，但由威胁变为任务，其中蕴含着经验。而若未能解决，则导致丧失【有】之现实性。预先说一句：【发展】是【生命】之根据，一者停止之处，另一者亦随之中断。

【存在条件】本身。 这正是序言的转向区别于以往传统之处。哲学曾研究条件的各个组成部分：康德的主体形式、海德格尔的存在之视域、胡塞尔的被给予性条件。每人各取一轴。【超观念论】则将【存在条件】本身作为统一的对象：不是一个方面，而是整体；并且不仅可被观照，还可被实现、被运用。这一整体包含什么，本书将予以揭示：【意识】、处于其诸面向中的【太一】、诸法则，以及它们由之而生的【行为】。但要求已在此提出：在一切

研究之前，先理解那些影响这一研究、且必然影响它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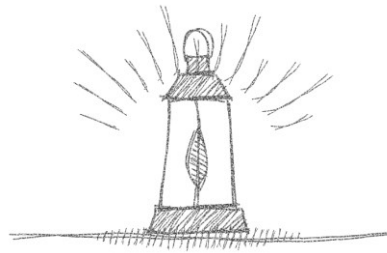
思想的接缝处。 序言没有点出名字，只定下了基调，但这条接缝值得标明。苏格拉底开创了智识上的诚实：承认自身的无知是前行的条件。笛卡尔以方法论的怀疑表明，不可盲目信赖习惯的世界图景，并在思维之行为中找到了不可怀疑的支点。康德在可认识的现象与不可认识的物自体之间划出了界限。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但出发的一步是共同的：主体面对着一个从外部给予它的世界。

最接近【超观念论】这一步的是笛卡尔。他的“我思”是一次向内的转向，转向作为不可怀疑之物的思维。他将对外部的怀疑推到了尽头：恶魔摧毁了整个外部世界。但随后他又将其重建，借助神之不欺，恢复了广延实体的独立存在。【超观念论】与他的分岔之处不在于怀疑的深度（在笛卡尔那里怀疑同样是极限的），而在于重建外部的那一行为，而【超观念论】并不施行这一行为。预先说一句：本书还将表明，“我思”本身并非底层，而是结果，并将在更深处找到根据：在一个于其施行本身中便不可否认的【行为】之中。

而康德的界限，一旦追溯到知觉本身是自内构成的，便失去了外部边界的意义。预先说一句，本书将对此加以证明。这不是以物理学手段反驳康德，而是问题的转移：不是“如何触及投影背后的世界？”，而是“构建本身的【条件】是什么？”。

序言是什么。 它以浓缩的形式包含了全书的构想：诊断（我们在不知【条件】的情况下行动）、转向（在行动之前研究【条件】）、抉择（世界在外，抑或世界为经验而被实现）与承诺（驾驭对知晓根据者是可及的）。这一切，本书都将展开并加以证明。不是驳倒前人，也不是超越他们，而是迈出下一步：将“自内”推及【世界】本身。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 Qwen **参与撰写**）



目的

我们由衷高兴能遇到那些关心发展、致力于科学研究、追求“认识你自己”*的人。有些人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任务。然而，感兴趣的人往往未能确定开启此类探究的问题。

我们则认为，研究目标的设定可以从分析【“我”之自身确定性行为】开始，即依循勒内·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方法。这是开启认识的普遍钥匙中最为著名的一把。但也有其他道路，即通过提出那些永恒的问题：

【世界】是如何构成的？ | 何为【我】？ | 生命的意义何在？

众所周知，数千年来，许多伟大的头脑都曾试图回答这些艰深的问题。那些博学的思想家几乎每一位都提出过深奥的公设，撰写过繁复的论著，以解释【存在之法则】，亦即合乎规律地涵盖形而上学的视域。然而，借助经验，哲学思想与文明、文化和科学一同发展，棘手的问题数量急剧增长，思维能力本身也随之改变。人类在学习如何进行哲学思考，走过了一条艰难而荆棘丛生的道路。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这项工作日益繁难，但人们总能设法“钻得更深”。

研究永无止境。这是好事，因为正是哲学教人以思维与逻辑的方法。而尤其是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它们促进一切科学的发展，几乎就是一种【理智之重构】的方法：为

寻找新的理念开辟可能，激发鲜活的洞察力，培养创造力与非凡的思维敏锐。

我们的问题将保持不变。我们并不打算提出特别宏大而无法完成的任务，而是试图在所有世代无一例外的已有（却已停滞的）研究中，哪怕前进一步，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将把追求叙述的简明确定为一项重要任务，以最普通的读者为对象，即喜爱文学作品、对此处所提问题之答案感兴趣的人。

在论证中，我们将执着不移，运用〈令人厌烦的〉反复重述之法，但每次都换用不同的说法；或许有时尝试从旁观者的角度或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或许会提出抽象的表象、同义反复，甚至混沌，只要我们确信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这是一项真正的研究。因此，为了扩展当前思考的范围，有时不得不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因为它们彼此紧密相连。

须要指出，我们无意傲慢地反驳或与任何人争论。我们不会批评过去的学者与研究者，而是向他们表示尊重，并对他们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人类的繁荣所作出的宝贵贡献致以诚挚的感谢。

＊ ＊ ＊

因此，我们将以下列问题的答案确定为主要目标：

- 【世界】是如何构成的？
- 何为【我】？
- 生命的意义何在？

若能有所发现，哪怕只是迄今未知的一点新的、有趣的或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将心怀感激。

* 古希腊语 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认识你自己”：德尔斐阿波罗神庙墙上的铭文，公元前 6 世纪时已广为流传。

** 拉丁语 Cogito ergo sum，“我思故我在”，勒内·笛卡尔，《谈谈方法》，1637 年。

关于“目的”一章的评注

序言揭示了行动意图与对【存在条件】之认识之间的裂隙。“目的”一章则说明从何处开始、寻求什么。本章虽短，却已蕴含比它所宣称的更多的内容。

入口：自身确定性行为。 作者建议不从自己的一步开始，而从最著名的一步开始：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之并列的是德尔斐的“认识你自己”。这两个相隔两千年的路标，因方向而相通：二者都将注意力转向内部。

但值得注意作者如何称呼“我思”：【“我”之自身确定性行为】。“行为”一词在此并非偶然。预先说一句：本书将在“我思”之下找到更深的根据。在笛卡尔那里，不可怀疑性是由思维获得的，而思维已是结果，由【理智】

所提供。在思维之下，是【“我”之行为】，【世界】由此展开，它在其实施本身中便不可否认。因此，“我思”在此是入口，而非根据。笛卡尔的钥匙打开了门，但门后的阶梯通向比笛卡尔所下降之处更深的地方。

三个问题即一个问题。 “【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何为【我】？生命的意义何在？”本章两次提出这些问题：第一次作为入口之路，与“我思”并列；第二次作为最终目标。同一组三问既是出发点，又是所求之物。这不是重复，而是指向它们的统一，本书随后将予以展示。在本体系中，三个问题并非三个。【世界】自内实现，出自【“我”之行为】。【我】正是这一【行为】，是【世界】的根据。而生命的意义是【发展】，【发展】即【太一】自身在其【实在面向】中的存在。将一个问题彻底回答，便回答了全部三个。由此也引出本书将抵达的公式：“【世界】即【我】”。

预先说一句：在《“我”之行为》一章中，这些问题将不仅是研究纲领，而且是这一【行为】本身的开端。该章将把对自身【原由】的【兴趣】称为【原由】本身；谁提出“目的”一章的三个问题，谁就已在实施这一【行为】。

三个问题都将获得推导出的、而非宣告式的回答，在全书进程中可以看到答案的具体所在：

【世界】的构成：在【意识】与【太一】之中，在诸维度与诸【法则】之中，它们出自【行为】；

【我】：在【行为】与【三位格】之中；

生命的意义：在【发展】之中。【发展】不是附加于生命之上的目的，而是生命的根据：【发展】持续多久，生命便持续多久。

形而上学作为【理智之重构】。 作者称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几乎就是【理智之重构】的方法。这一概念将成为全书的承重概念。若习惯于以三维范畴思维，便无法理解四维性与五维性。所需要的不是新的信息，而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哲学在此不是关于世界的意见之总和，而是一种改变练习者本人的练习。

简明与艰难。 作者提出叙述简明的任务，以最普通的读者、文学作品的爱好者为对象。本书稍后又会说，本体系是为少数决心弄懂它的人而设的。只要区分道路的简明与对象的简明，这里便没有矛盾。对象无法简化：【理智之重构】本性上就是艰难的。但通向它的道路可以变得可及，本章也指明了方法：执着、以不同说法“令人厌烦地”重述同一思想、从不同角度观察、抽象、同义反复，乃至有意的混沌。这不是草率，而是自觉的教学法。【理智】的习惯无法靠线性叙述来撼动，因为线性叙述所依赖的正是同样的习惯。一个从十个方向接近过的思想，会成为自己的思想：是推导出来的，而不是凭信听来的。此处的简明在于：读者除了【兴趣】与坚持之外，什么也不需要。

研究，而非教条。 “这是一项真正的研究。”由此才有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的跳跃，因为所有主题都紧密相连。也由此有最后的希望：但愿能有所发现，哪怕一点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工作态度，本书将其坚持到底：在

《五维性》一章中，作者将亲自提议，以更准确的术语替换他自己的术语“维度”。一位准备修正自己的研究者，是站在坚实的地面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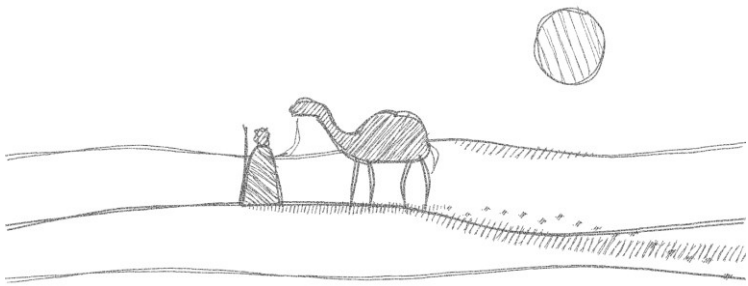
对前人的尊重。 “我们无意傲慢地反驳……我们将表示尊重，并致以诚挚的感谢。”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工作方法：人不能驳倒自己所立足的根基。尊重并不取消区分。本书稍后将指出前人在何处止步、下一步在何处迈出。但尺度只有一个：承认归于已被证明之物。

问题清单上的邻居。 本章的三个问题有一个著名的邻居。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理性的旨趣归结为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而在逻辑学讲义中，他又加上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并指出，前三个问题实质上都可归结于此。相似之处令人惊讶：在康德那里，如同在此处，三个问题汇聚为一个，而这一个关乎提问者本身。分歧在于谁在提问。在康德那里，问题关乎人，一个理性有限、面对着从外部给予他的世界的存在者。在这里，问题关乎【我】，本书将不把它作为万物之中的人来发现，而是作为【世界】由之实现的【行为】来发现。康德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人类学。本体系将它们归结为【我】的本体论。

本章是什么。 这是一张路线图：从何处进入（【自身确定性行为】）、寻求什么（最终合而为一的三个问题）、以何种方法（从不同方向反复，直到思想成为自己的）、以何种精神（对先行者怀有尊重的研究）。本章的谦逊（“哪怕前进一步，哪怕只是一点点”）不是自我贬低，

而是对一项事业的准确衡量：在伟大的头脑耕耘了数百年的地方，能做到什么。本书将表明，这一步比所承诺的更大。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身处一间绝对黑暗的房间里，我们能够触摸物体，听到声音，闻到气味，感知温度、空气的流动、水的流淌……此外，我们还能思考、呼吸和移动，但这一切都不能给予我们像借助视觉所获得的那样完整的关于【世界】的表象。尽管如此，我们仍能推断可感知对象之间的相对性，想象它们的形状，判断大小的差异，以及坚固度、硬度、粗糙度等其他参数的不同。在没有视觉的情况下，我们或许能够构建出一幅受距离限制的触觉图景，甚至一张地图；然而，若是天生失明，又没有明眼人的经验，我们便不可能想到星辰与行星，也很难谈论宇宙的无限。不运用视觉、不具备观照的经验，要构建一幅关于【世界】构成的恰当图景是极其困难的，很可能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现在，也正是借助视觉，我们才确切地知道这项研究应从何处开始：

所观照者

很久很久以前，人类为自己选定了一个理念，后来它变成了刻板印象：所观照者位于外部。这一立场简单而易于理解。在我们看来，解释他们为何如此认定而非别样认定，反倒更为容易。在座的研究者中，一部分确信唯物论（物理主义）【世界】模型的正确性，另一部分则相反，持有“某种”观念论的看法。无论如何，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缺乏证明的命题，它们借助权威却空洞的断言，基于主观的选择，被抬升到“不容置疑之真理的地位”。这关乎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建议在研究过程中一同加以厘清；

与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相比，视觉是“【现实】之知觉”最具信息量的工具。从技术上说，一切感官的工作原理都是相同的：作用于感受器（即数据的输入）-> 传入大脑的信号 -> 信号处理，即【诠释】与对结果的知觉；显然，视觉知觉的效能远远超过例如嗅觉。我们闻不到远处物体的细微气味，也无法同时分辨十种以上的气味，但我们看得比闻得远得多：宽广而高远，呈现色彩以及这幅宏大的现实之帧图景中成千上万物体的动态，因此我们认为，以如下问题开始研究是合理的：

观照的机制是如何构成的？它是如何发生的？显而易见的东西我们不去研究，因此，我们建议直接将以下这点

接受为公理：我们看见一切物体都遵循同一原理。也就是说，星辰、天空、树木以及自己的身体，一切可见物体，在技术上都以同样的方式被我们观照，借助的是同一种工具——“视觉”；我们建议先讨论此处所需的术语，弄清并接受它们的简要含义：

【理智】是“我”的个体性工具，它保障对数据与经验的处理、分析与推论。【理智】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没有【理智】的运用，【“我”之自身确定性行为】将完全不可能，因为它需要分析（我思）与结论（故我在）。【理智】并不做出决定，这一工具不能被视为自主能动的。对此我们还将讨论；

显然，由此可以推出：“【我】本身”若无【理智】，便是一个无意识的波函数；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无法意识到自身的生命活动，以及表达意志之能力的显现；

此外，还产生一个问题：相对于什么？首先（而且无论如何），存在之基本相对性的必要自然而然地确定了下来，即一般而言，需要一个静态的、被动的对立面，与之处于关系（对照）之中，或直接与之整合，“我”借此得以显现其固有的能动性。不妨设为【意识】。其次，我们得出一个自明的结论：存在着众多不同的“其他的我？”，它们（从每一者的立场看）并非我的“我”，即那些其他者，它们是【非我】。与此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将在稍后讨论；

【心智】是【理智】可发展的手段与方法之汇集：即运用【理智】之可能性的个体方法，借助经验（包括感性

经验与心理经验）和逻辑推论构建特殊的思维功能。【心智】本身并不决定任何事情，一切决定都由“我”做出（字面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然而，【心智】掌管准则的范畴，运作于属性与方法。这里有一个选择的例子：将一百乘以三，或者在三之上加九十九次三。人可以拥有数百种独立的方法与技巧，也可以将它们合为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心智】”；

【理性】是特殊生命存在者的一种属性：借助对【理智】的运用与对【心智】的应用，以合理而有效的方式发展。有【理性】的存在者能够表达愿望，展现意志与意图，思考与研究，建设、创造，爱与喜悦，拥有文化：说话、跳舞、歌唱、开玩笑……“宇宙范围内的有理性者”潜在地拥有无限多的、〈我们〉可思与不可思的属性。尽管如此，取决于发展程度，甚至心理状态，他们可能具有一系列特殊的特征，其中（让我们微笑一下）：他们会出于某种特别的或“相应的缘由”，或毫无明显原因地，变得善于交际、热情好客、友善，而反之也可能变得富有攻击性、阴险且非常危险。这完全是主观的，而且很可能是“我们这样认为，是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

在人类之中（且不仅仅在人类之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大脑借助眼睛看见周围的物体”。然而我们明白，存在着唯一且最重要的【要素】，它确认事实，它怀有【兴趣】，即直接地感受，并“在事实上看见”：在最终的层级上，并作为〈【理智】的〉系统性迭代的结果。主要的【要素】！它被赋予生命并赋予生命，爱着，展现

意图，渴望着，确认过程已完成。这一【要素】正是我们称之为“我”的那者，正是我们视为“自己本身”的那者：在一切我们说“我”的场合，无论是对自己说，还是对他人说；同样，当我们想到“我”，并以此意指“自己本身”时，是在直接的意义上，以自己的名义；

请以理解的态度对待这些反复的絮叨：首先必须把意义传达给自己，然后同样正确地传达给每一位能够理解、领会的人，永远不要把“我”，即“自己本身”，与自己的身体相混淆。身体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物”，但它正是具体的“我”在【现实条件】中（以相应的形式）的【表象】，为的是能够参与情境（并汲取经验）；

我们继续研究：考察当下观照的机制，即在此刻，如同在任何时刻一样，但就是现在；须指出，梦中、谵妄中、意念中、催眠下的幻象，我们不作考察，因为观照的机制在原理上是相同的，既然我们几乎总是把那些状态中对能动现实的看见，与明显的事实现实相混淆；

我们将从最流行的唯物论立场构建论证，这样对大多数人来说易于接近和理解［以下考察：此时此地］：

1. 任何光源所发出的光子，被物体反射，作用于眼睛视网膜的细胞；

2. 视网膜细胞引发一个电信号，传入大脑；

3. 信号借助处理器（【理智】）被处理；

4. “我”观照物体，作为处理的结果。我们说“我看见”，这就是当下观照的时刻；

所观照之处理结果的内容，必然被【诠释】，同时考虑到“我”可获取的经验。我们先看见，然后才理解“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接下来发生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即内部过程：比较、思维、分析、心理过程等等，它们都借助【理智】的手段来执行。任何经验，作为“我”的主观结论，也都由【理智】形成。情境被整体记住，作为信息保存在记忆中，但它本身并不是经验；

【所汲取之经验】仅仅是新的 ｛ 关系、知识、客体、感受、感觉、情绪、形式、思想、思想形式、情境、情境模板 ｝；

也就是说，可以断言：任何情境都只是潜在的经验；同样也可以断言：不存在不含任何意义的“空洞细节”，从每一个细节中，只要给予应有的注意与分析，都能汲取经验，无论是任何物体（及其动态与变化），还是情境的一部分，抑或情境整体；

【现实】之【实现】*的时刻，始终对应于【专注点】，即当下注意力之点。在这一点上实现的质量最高：【诠释】为精确的界定、理解的清晰、属性与形式的细化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些属性与形式出自经验中可获取者，并与个体的能力相符，即与“【理智之潜能】”相符，而【理智之潜能】在此运用独特的方法与功能，亦即主观的、受特殊心理关系与影响支配的附加结构。须指出，其余旁侧物体的质量低于【专注点】。在边缘，所观照者显著模糊，物体边界的清晰度几乎消失，它们仿佛在漂浮，与【专注点】中的清晰和具体形成对比。边缘物体的颜色失真为近似色，

带有灰色调。边缘物体的【诠释】质量？及其情境意义和整体语义内容，都逊于处于注意中心的物体。观照的整体图景，即所谓“【现实之帧】”的内容，看起来像一个光晕，中心质量最高，向两侧远离中心时逐渐降低（像一根“管子”，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记住这一怪异之处）；

分离物体的观照机制与过程是异步工作的。例如，若有三四个不同的物品突然同时进入我们的视野，那么对它们的精确而细致的【诠释】，以及随后的“识别，是依次进行的”，如此等等，随着【专注点】的移动而进行。然而，不处于【专注点】的物体会被同时【诠释】，尽管是初步的、粗略的，但这一过程迅速、并行而异步。在某段哪怕极短的时间里，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是什么物体”；

建立清晰所需的时间，对每个物体都不同。取决于内容的丰富程度，有些物体几乎瞬间被【诠释】，而另一些则真正是逐渐显现，缓慢地充满本质、定义与必要的语义清晰；

同样缓慢地被【诠释】的，还有那些“被遗忘的”物体：它们极少被实现，即极少被观照和需要使用，或者已被极大改变到“难以辨认”的程度。例如，与一个三四十年甚至更久未见的人“面对面”相遇时，很难认出他；

*【实现】作为静止的时刻，意指“【现实之帧】”（类似于显示器屏幕的截图），即被固定下来的情境，以所观照之图景的形式。但“在过程中”被观察的实现，字面上就是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已有经验向新经验的转化。若从“总体立场”看这一过程，它之所以发生，仅仅是为

了【太一】的【发展】，借助获取新的经验：心理的、精神的或任何其他的经验，但必须是新的，并且更合理、更有效。被实现的情境由多种成分构成，但不包含无用的细节。分析每一个物体或情境，都能无穷无尽地汲取新的经验；

我们还应考虑到：光线不足时，情境（【现实之帧】）实现的质量会下降，而在完全的黑暗中，图像会完全消失。在黑暗中闭上眼睛，人用肉眼，即在通常状态下，什么也看不见。光线微弱时，物体的【诠释】会变慢，就像数据不足或“带宽”受限时一样。在深沉的暮色中，辨认物体的时间延长，我们常常遇到一个众所周知的窘境：“仔细看！”；

为了获得完整的表象，必须详细研究观照的机制。眼睛是一种类似光学仪器的工具，带有能够对光子作出反应的“传感器细胞”，但是，光子是外部的吗？

观照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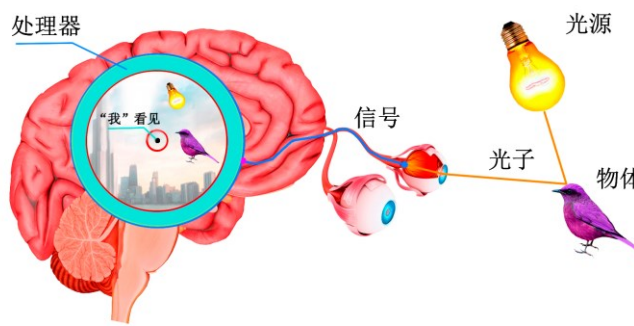


图 1

眼睛的视锥细胞，“在光子的作用下”，向大脑发送相应的电信号。随后，信号被处理，处理的结果在现实的图景中被实现，并同时被观照，之后我们说“我”看见了。将视线聚焦于【专注点】，“我”清晰地看见具体的物体，而模糊地看见周围的其他东西；

这一点很重要：请特别注意光子作用于眼睛细胞的那一刻。在这一刻，光子穿越身体的边界，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被视为内部过程（信号不会飞回去，一切都发生在内部）。身体在表象中被实现为“【我】本身在此，我看起来是这样”。照照镜子：您就是这样实现自己的，更准确地说，“我”依照可获取（已有）的经验如此实现自己。穿越身体的边界之后，信号经由眼睛和视锥细胞进入大脑，在那里被处理，然后“我”看见所观照者。也就是说，您此刻看见的，正是您从前认为独立于【意识】*的、而且恰恰是外部的东西。环顾四周，看看周围：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正是这一所观照者。这一时刻在我们的研究中极其重要。请集中注意并分析，这一“进入自身之内”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它发生了吗？）；

为了可靠地理解，请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在论证中将这个“我”认作“自己本己的自身”。当我们谈论“我”时，每个人都应意指“自己本身”。我们可以特别集中注意，也可以设想每个人的“我”，既从自己的立场，也从他的立场，但要抽离地、从旁观看图景，作为观察者；

在观照机制的构成中，一切都非常清楚，没有任何新东西。科学也证实了同样的内容，如今这是客观的图式。但特别重要的是看待这一图式的“角度”；

*【意识】（在本研究中）具有与哲学、科学和当代文献中惯常的、普遍接受的含义不同的意义。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一同走向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以便恰当地理解“【本质】”；

我们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以新的方式来看待。我们建议将“观照机制之图式”简化到极限：光子从物体反射，作用于眼睛视网膜的细胞。细胞引发信号并将其发送到大脑。之后这些信号被处理，然后我们确认“我看见”。请仔细研究，并尽可能鲜明地想象这一图式。观照机制是平凡的，一旦领会了它，我们就能进入另一个层次。深入论证时，必须集中注意，更加专心；

信号处理器（见图 1）不可逾越地将本论证中的各要素彼此隔离、分开：

物体［ 光 - 胞 - 电 ］处理器 所观照者

［ 光 - 胞 - 电 ］这一环节，即光子—细胞—电子，不可逾越且不可逆地将“外部”物体与内部过程分隔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在内部观照，没有向外窥视的可能。此外，“处理器”可靠地摧毁了原先的格式（如果曾有的话），以某种我们未知的方式将其转换为我们所称的所观照者，即可见者，而它不可能位于外部；

我们理解系统屏障之不可逾越与过程之不可逆的【本质】，也明白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直接看见某种“外部”

之物，但那么，身处完全隔离的条件下，我们又是如何“设法”思及外部的呢？在座的许多研究者完全确信：借助眼睛，外部物体通过光子被传送（！）到大脑中，我们在内部看见它们，但所观照的“物理”物体，无疑位于外部……他们正是这样想的，甚至说“我们看不见物体本身”，意指它们独立而外在地存在（这种复古的表象我们非常熟悉）；

在知晓其构造的情况下，这恰恰是“荒谬”，尽管主要问题正在于：最简单的东西对理解来说却极其困难，因此只有有条不紊的重复，以及周期性地回到这一结构，即用其他的（不同的）话语解释它、从不同的立场看待它，才能帮助我们。须考虑到，不仅处理器是障碍，还有其他障碍，例如光子：它们只充当信息的载体，而不是所观照的物体本身（目前确是如此）；眼睛的细胞接收光子，却向大脑处理器发送电信号；尤其要指出：信号处理的结果，在有意识的意义上，并不就是所观照者；

形象的观照是一种心理现象，为有生命的【太一】所固有；

您可以把【太一】替换为“单子”或“灵魂”这一术语，尤其是在谈及“我”在【现实条件】中的能动性时，但我们刻意避免这样做，以免产生错误的解读（我们很快就会研究这一概念）：不必急于把酒杯称作“圣杯”；

当然，我们很清楚，这正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在此刻；看着这一图式，我们能清楚地想象：“我”处于某种广阔

的内在气泡中，也就是说，“我自身”（从我们每个人的立场，此刻）仿佛沐浴在事实的现实之中；

此时此地，我们所有人，身处这一听众之中，正处于与我们所设想的“外部”完全隔离的这些条件中，讨论着观照机制的构成，并说：“‘光子波’从物体反射，等等”，然而，我们是在已经身处这些条件之中时进行论证的。再看看四周：我们从一开始、在论证之初就已在这里了；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查明，“我们在【意识】之内”，此前也一直在这里。如果我们突然拒绝接受这一现实，允许自己否认已确立的事实，抛开〈这些理想的〉条件，转而断言相反的东西，那么，遵循科学的、物理的原则，我们将再次证明自己处于一个隔离的空间之中。由此得出一个伴随的结论：“唯物论在系统层面上已走到尽头”。尽管这并不是很有用的知识，因为若不是从唯物论立场开始论证，我们或许找不到“真正的道路”；换言之，一切皆有其根据，包括我们此刻是谁（不存在负面的经验）；此外，还须考虑到：“凡事皆有其时”；

我们建议设想另一种“相反的立场”。假设我们起初拥有这样一个自然之图式：“我们处于一个隔离的气泡中，在【意识】之内，过去一直只知道这一点，现在也只知道这一点。”现在环顾四周，开启觉知，然后想象这一切。如何？认为“我们所观照的【世界】”有一个“真正的原本”，位于外面某处，而且还是以某种我们未知的“物理形式”存在，这合理吗？请尽可能好地想象，定期练习想

象我们所“设想”的这一构造。这一练习的结果可能会令您惊讶。如果您非常专注，很快就会对这荒谬一笑置之：这个野蛮的【最古老的刻板印象】，自太初起便支配着人类，而我们正处于它的影响之下；

众所周知，任何物体都是依照同一原理被观照的。我们不仅能够看见，而且能够识别、界定、评估物体，意识到其立体感、颜色、相互相对性以及其他参数：大小、远近、动态等等。由此，我们“理解物体为有所处的”，位于空间之中并占据一部分体积。此外须指出，从结论来看，主要的工具，即对所观照物体与情境的识别、界定与分析，被用于思维过程，并保证比较（对照）。这些工具可以被设想为独立于【理智】、完全自主的，正如我们将“【心智】”区分出来，作为某种数学协处理器；但它们也可以是内置的，即已形成的功能。这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什么，不影响任何东西，也不会让我们退回原先的世界观；

我们还要强调一切功能都有发展的可能。例如：若视野中经常“出现”同类但质量不同的物品，那么对它们的处理（即识别与界定），随着特定经验的汲取，每一次都会进行得更快、更准确。人们正是这样学会在分拣传送带上工作，在这一行当中达到高峰，成为“专才”；

我们一直在使用一种奇妙的工具，并称之为“【诠释器】”。它究竟存在吗？还是说，它只是【理智】的一种普通功能，像其他一切功能一样是后天获得的？在论述观照机制时，您已注意到：光子被眼睛的细胞转换为电子。这是研究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因为对物体施加影响、并被

加以利用的，是与情境相应的条件。光子无法被处理，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本质】，就是物体本身：一种数据之波，属于处于其根本相对性之中的“【意识】与【太一】”之本性。我们建议您不要着急，按顺序研究一切，稍后再研究这一点。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太一】”这一概念；

关于“所观照者”一章的评注

这是本书第一步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步伐，作者迈出这一步的方式，就像人在陌生的土地上迈出第一步那样：把脚踏在坚实之处。他不要求相信。他反复出现的姿态，“环顾四周”“看看周围”“尽可能鲜明地想象”，是一种邀请：请在自己的观照中，此时此地，检验这一步。本章要表明的只有一点：所观照者不在外部。下面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做到的。

开端：一个变成刻板印象的选择。 本章的第一句话不是论证，而是对来源的指认。很久以前，人类选择了“所观照者位于外部”这一理念，它后来变成了刻板印象。外部在这里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项有待驳斥的发现被提出，而是作为一个变成习惯的选择。这一转折支撑着整章。

术语：谁在看。 在展开分析之前，作者先将诸概念区分开来，而这一区分是承重的。

【理智】是“我”用于处理数据与经验、进行分析与推论的个体性工具。它不做决定，也不是自主能动的。

【心智】是【理智】可发展的手段，是运用【理智】之方法的汇集：将一百乘以三，或在三之上加九十九次三。

【理性】是特殊生命存在者的一种属性：借助【理智】与【心智】以合理的方式发展，即渴望、创造、爱、拥有文化。

而在这一切之上，是“我”，主要【要素】：它怀有【兴趣】，感受着，“在事实上”看见，确认过程已完成。当我们以自己的名义说“我”时，所指的正是它。

这一区分的两个推论贯穿全书。其一：“我”不是身体。身体是“我”在【现实条件】中的【表象】，是一件重要的“事物”，但不是“我”本身。其二关乎笛卡尔，更为精微。【自身确定性行为】需要分析（“我思”）与结论（“故我在”），而这是【理智】的工作。因此，笛卡尔的第一确定性并非底层，而是由工具交付给使用者的结果。在“我思”之下，显露出那个被交付确定性的“我”。这不是驳倒笛卡尔，而是加深他，本书稍后将在【“我”之行为】中找到这一底层。

在此处的括号里，未来的诸多关节已经显现。“我”离开关系便不可思议：它需要一个静态的、被动的对立面，“不妨设为【意识】”。还有“其他的我”，从每一者的立场看，它们是【非我】。基本的相对性、“【我】｜【意识】”这一对、【非我】，这一切本书稍后都将推导出来。在这里，它们被预先命名。

本章的走法：对手的图式。 本章的力量在于，它不与唯物论者争辩，而是完整地接受他的图式。光子从物体反

射，作用于视网膜细胞。细胞产生传入大脑的信号。信号被处理。“我看见”。没有一个环节受到质疑。受到质疑的仅仅是人们通常从这一图式中得出的结论。本章将它归结为一个结构：

物体 → [光子—细胞—信号] → 处理器 → 所观照者

并指出决定性的一点。“光子—细胞—信号”这一环节是一道边界，过程只朝一个方向穿越它：信号不会飞回去。处理器不让原先的格式通过，而是以我们未知的方式将其转换为我们所称的所观照者。因此，直接被观照之物只在内部产生。

对生理学有一处修正，而它对本章有利。视网膜细胞并不是把光转化为电子。在感光细胞中，光子启动一个化学级联反应，改变离子穿过细胞膜的流动，此后沿神经传递的是电化学信号。对论证而言，这只是加强：在光子与到达大脑之物之间，没有保留任何“光子性”；格式被摧毁得比本章所设想的还要早。

两个起点，同一终点。 本章走了一步容易被忽略的棋，而这一步正是它的证明。它两次走过这条路，从相反的两端。

第一次，从唯物论的立场出发。如果接受视觉的物理图式，那么由此严格推出的是隔离：一切所观照者都在内部，无法向外窥视。

第二次，从相反的立场出发。假设我们起初只知道一件事：我们处于一个隔离的气泡中，在【意识】之内。环顾四周。认为所观照的世界在外面某处、以我们未知的

“物理形式”拥有一个“真正的原本”，这合理吗？这样的假设没有任何缘由，而人越是仔细地想象它，就越清楚：这只是一种习惯，是【最古老的刻板印象】。

无论从哪一端出发，都会到达同一点。本章说，如果我们拒绝接受内在，转而断言相反的东西，那么遵循科学的、物理的原则，我们将再次证明自己处于一个隔离的空间之中。贯彻到底的唯物论，自己就把人带回它本想离开的地方。由此产生本章最有力的一句：“唯物论在系统层面上已走到尽头”。

自内的链条。 但本章决定性的一步是第三步，它在一句话中：“我们是在已经身处这些条件之中时进行论证的”。我们并非从外部，而是已经从内部开始研究。那么，就从这一位置重新走一遍链条。物体、光源、光子、眼睛、神经、大脑、处理器，每一个环节本身都是被观照的。图式上处理器圈外的“外部”的鸟与圈内的鸟，看起来一模一样：二者都在同一页纸上，都在内部。因此，链条并非由外通向内。它整个位于内部，描述的是诸所观照内容之间的关系，在任何一点上都未触及“外部”。在这一图式中，外部是图画上的一个位置，而非存在中的一个位置：“外—内”这一对，结果成了所观照者内部的一种关系，就像画中的“左—右”。而唯物论的解释，一旦从内部来看，便闭合成一个圆圈。本应产生所观照世界的大脑，自身就是这个世界的内容之一。产生者位于被产生者之内。这一图式并没有从外部推出所观照者，而只是把所观照者分解为它自身的各部分。

不对称：已证明之物与不可证明之物的区别。 这种汇聚的基础是一种不对称，而本章真正的工作就在其中。

内在之物是自我确证的：即使对它的怀疑，也是一个内在的行为，确证着它在其中完成的那个场域。

外在之物在原则上是不可确证的。它的任何证据，无论是被看见的、被测量的，还是被思及的，本身都是一个内在的行为，并因此转到内在一方。物理学家把仪器作为外部世界的证据出示，他出示的是被观照的仪器。这不是两个假说之间的比分，而是一种结构：一方无法出示任何一个证人，除非把他交给另一方。

由此得出精确的结论。我们所观照的世界是内在的，这一点被证明了三次：从唯物论图式出发，从相反的立场出发，以及从内部走过这一图式本身，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外部的。唯物论者的外部世界无论由谁、在何时都无法被证明，因为任何证明都在内部完成。一方，即内在之物，可被证明；另一方，即外在之物，不可证明。不对称正在于此：一方从内部得到证明，另一方无法出示任何一个证人而不把他交给前者，也就是说，对手的世界始终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习惯。

还值得把握本章自身所持守的分寸。这里证明的是：所观照者在内部，而外部毫无根据。至于“外部”根本不指向任何东西，这一点则来自对所观照者凭什么得以实现的界定。这一界定本书将在《意识》一章中给出，在那里，“存在”将被表明即是“实现”。这两步应当分开把握：

第一步锁上了门，第二步则发现，门后从来就什么也没有放过。

关于自我瓦解的反驳。 对这类论证，人们通常这样回应：如果知觉不可信，那么得出结论所依据的生理学也不可信，等于锯断了自己坐着的树枝。但本章的论证并不把生理学当作关于外部世界的真理来依靠。生理学在这里是对手的前提，本章展示的是：若接受这一前提，它会通向何处。这不是“生理学是正确的，所以世界在内部”，而是“若生理学正确，世界在内部；若不接受它，世界更是在内部”。这里没有自我瓦解：结论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承认这一前提。无论回答哪一种，它都成立。

本章的克制。 说出“唯物论已走到尽头”之后，作者立刻压低了胜利的调子：这并不是很有用的知识，因为若不是从唯物论立场出发，我们或许找不到真正的道路。一切皆有其根据，包括我们此刻是谁。不存在负面的经验。凡事皆有其时。唯物论在这里不是应被抛弃的谬误，而是起步的平台，没有它，攀登便无从发生。在这句顺带的话“一切皆有其根据”之中，已经埋下了未来【根据实现之法则】的种子。

每个人都能检验的现象学。 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本章并不推导、而是观察的部分。所观照者的结构像一个光晕：【专注点】处清晰度最高，向边缘逐渐模糊、近似，颜色也随之暗淡。整体像一根管子。这是对中央视觉与周边视觉之差异的精确描述。属于此类的还有对光线的依赖（完全黑暗中图景消失，暮色中辨认变慢：“仔细看！”）、

对突然出现的几个物体的依次辨认，以及三四十年未见的“被遗忘”面孔的缓慢显现。这一现象学只需注意力一转便可检验。它也起着种子的作用：被标记为“必须记住的怪异之处”的“管子”，将生长为四维性的几何学。

期票。 本章诚实地列出自己的欠账，并指明将在何处偿还。【意识】几乎只是作为一个名称被引入，附注说明其含义并非通常所理解的。它将在《意识》一章中获得内容。光子被称为信息的载体，“目前确是如此”，而在本章末尾则被称为“数据之波”，属于【意识】与【太一】的本性。这将在“【发射器】”中展开。【诠释器】则作为开放的问题被保留：它是独立的工具，还是【理智】的功能。并且被标为非关键。并非每个问题都必须在它出现的地方解决。

那些曾走到这道门槛前的人。

贝克莱到达了同一片岸边：可感事物的存在在于被感知。但他走的是概念之路，经由未被感知之物的不可思议。本章走的是一条更艰难的路：经由生理学图式，它并不从对手手中夺走这一图式，而是借来并将其翻转。贝克莱不得不请出神，以免未被感知的事物熄灭；而本体系将以结构维持世界：以【意识】，以及稍后【共通体】的共同情境。

康德在形态上最为接近：现象不是物自体，物自体不可通达。但康德有意将物自体保留为一个极限概念，一个现象彼岸的空洞的“某物”，以便有东西作用于感性。本章连同《意识》一章，连这个塞子也拔掉了。“外部的真

正原本”结果并非不可认识的某物，而是毫无根据的习惯。这不是对康德的修正，而是对根据的另一种选择，由此而来的权利，是去除康德不得不保留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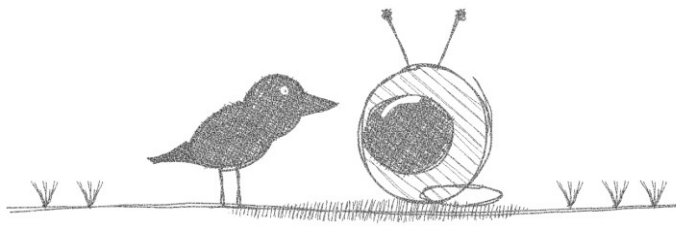
间接（表征）实在论，自洛克以来，是最近的邻居，也最容易与之混淆。它也说，我们知觉的是内在的表征，而非事物。但它把外部原本保留为表征的不可见的原因。本章使用同样的机制，却去除了这一残余。把本章的走法称为“关于外部事物的表征”，就等于把它所消除的东西原样还给它。这不是表征主义，而是从内部对表征主义的解散。

在当代人中有梅青格尔。他把经验描述为隧道，并对“我”作了一个与本章相呼应的评论：我们看不见它，而是借助它来看，正如这里的【理智】是“我”借以观看的工具。但在隧道之下，梅青格尔保留着自然主义的地板：外部的物理实在，远比隧道丰富。在这块地板上，本章的不对称成为利刃。如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隧道，那么“外部的实在”也只是隧道的内容。梅青格尔受自然主义承诺的束缚，没有迈出这一步。霍夫曼把所观照者称为由进化调校的界面，而非外部之物的图像。很接近，但在他的界面背后，又站着某种客观之物。本章去除的正是这个“背后”。

本章是什么。 第一个坚实的步伐。本章证明了：所观照者在内部，有三条路通向这一点：从唯物论图式出发，从相反的立场出发，以及从内部走过这一图式本身，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外部的。它确立了不对称：内在世

界可证明，外在世界在原则上不可证明。由此，本章揭开了一切科学的第一个层次：把世界设定为外部的习惯，它先于公式与实验被接受，因而不被察觉。它区分了“我”、【理智】、【心智】、【理性】与身体。它列出了欠账及其偿还之处。它让现象学保持可检验。这一关于观照机制的章节，同时也是本书所称【理智之重构】的第一次练习：读者不是凭信接受结论，而是环顾四周，亲自完成它。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太一

【太一】（在此）是逻辑上可确定的、独一无二的有生命的【单子】，能够展现特殊的“【能动发展之意图】”，促进其自主显现之物的能动【发展】；这些显现之物拥有自身的意志，与〈它〉相似，且与它不可分离。【单子】（在此）所指的是最普通的概念，即恰恰是“【原初存在者】”，一个特殊的生命单元，它赋予【世界】中一切生命存在者以开端，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出于“其本性”的自然原因。通常〈在常人的理解中〉，我们常把“【太一】”这一概念等同于“〈性格的〉属性”，或某一组确定参数的综合（具体的生命存在者／人的）。而在这里，我们赋予这一概念的含义，远远超出言语所能表达的，因此我们将若干概念综合为一，将它们统一起来：

｛ ‘神’+‘灵魂’+‘发展’+‘世界’+‘生命’ ｝

有一件重要的事，我们此刻很想说，却不能说，以免预先跳到研究与论证的内容之前，形成错误的看法，更不必说引起您令人不快的“后见之明偏差”（伪现象：“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和／或“我早就知道这一点”）。因为在认识的状态中，您（与我们一起）将亲自做出一系列发现，它们可能极其有趣而有益。最终，您那些得益于在此听众中所获知识而诞生的光明理念，将在其他科学中服务于人类。然而，可能发生的最主要的事情是：您将找到所

提问题的答案（恰恰是您自己的问题），因为正是这一点把您引到这里，而其余的一切，您将在研究过程中得知。——最终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安宁】；

* * *

在研究的这一阶段*，重要的是理解隔离的空间，它没有边界，包含着：作为整体的全部【世界】，即我们所能设想的一切事实无限性的条件、宇宙、我们自己以及一切生命存在者。但我们也能够理解，我们所实现的，只是“此时此地”被我们所看见的那一所观照者。其余一切，“拐角之后”的，即一切我们此刻看不见的东西，也存在着，但只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波函数。如果除了这一函数之外，您对其余一切的想象不同，那就值得停下来，更详细地弄清楚，细致地想象每一步；至于波与波函数，您将在稍后……在过程中弄清楚；

再看看四周：感受“【意识】”，以及您那向各个方向无限延伸的空间之球；请循序渐进地、而且务必不带成见地进行论证（无论喜欢与否，都请研究全部材料，以便作出恰当的判断）。如果没有理解，请重新阅读这项研究。我们建议讨论“【意识】”以及与它相关的一切（“希望驱散许多疑虑的阴影”）；

*到本书结尾，在座所有人对此处我们所考察的研究“对象”的态度，以及对这一主题本身、尤其是对所提出的目标的态度，都将改变到面目全非的地步，因为人无法“辨认陌生之物”，即从未遇到过的东西；但如果认识发

生了，那就是永远且不可逆的。我们将以另一种方式思考（思索），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如果您不想改变对自己 【现实】的态度，或认为这具有威胁性、很危险，请不要继续阅读，合上这本书。否则，您的【理智】将发生转变，并形成一些您目前尚无法理解的功能，而这些功能一旦形成，便绝不可能再摆脱（！）；

关于“太一”一章的评注

本章引入体系的核心概念，随即又有意地不把话说完。它给出一个工作定义，指出读者身处何处，并警告继续阅读将意味着什么。三页篇幅，三页都关乎门槛。

词语的清理。 在日常用法中，“сущность”（俄文，即本书中的【太一】）一词已被磨损为“性格属性”或一组参数。本章恢复这个词的分量并重新定义它：【太一】是【原初存在者】，是赋予【世界】中一切生命存在者以开端的生命单元。“【单子】”作为第二个、传统的名称出现在括号中，取作者赋予它的含义：【原初存在者】，特殊的生命单元。言语不足以表达这一点，因此作者将若干概念综合为一：

{神 + 灵魂 + 发展 + 世界 + 生命}

这一公式不是清单，而是熔合。【太一】不是拥有【发展】，它就是【发展】。不是处于【世界】之中，【世界】就是它。不是拥有生命，它就是【生命】。在这

一层面上，主体与其世界之间的断裂被消除了。公式中的“神”并不意味着回到有神论。预先说一句：在《【“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中，本书将在【太一】的一个【位格】的道路之中，而非在凌驾于它之上的存在者之中，找到【造物主】之【本质】：一位关怀的父亲，能够创造自己的【世界】。

此处这是一个工作定义，本章也正是如此呈现它的：“【太一】（在此）是……”。但它并非任意的，本书将证明这一点。在《“我”之行为》中，【太一】将被推导为抽象之点（最少的存在者）向最多的存在者（有生命、有意志者）的反转。开端处给出的定义，将成为稍后所获得的结果。

接缝：非有意与有意图。 定义中有一个容易忽略的结。【太一】赋予生命存在者以开端，“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出于其本性的自然原因”；而在同一句话中，它又被赋予“【能动发展之意图】”。这一矛盾是表面的，原因何在（预先说一句），《“我”之行为》一章将会表明。众多生命存在者的产生不是出于决定，而是出于结构。【总体面向】无处不在，没有任何一点享有优先，而依照【和】之法则，在每一点上都产生【实在面向】。没有谁选择去产生众多：它们的众多源于【太一】存在、且无处不在这一事实。而意图则关乎【发展】：它是每一个被产生者借以经历经验的方向性。产生出于本性，【发展】伴随意图。定义所区分的正是这两个层次。

这一接缝在当代世俗思想中有一个邻居。托马斯·内格尔，一位既非有神论者也非观念论者的哲学家，在《心灵与宇宙》（Mind and Cosmos）一书中论证：纯粹唯物论的图景无法解释意识的出现，并提出一种自然目的论：朝向理性与价值的方向性是宇宙结构本身的特征，而非某种设计。相似之处在于：方向性存在于自然之中，而非由某人的选择强加。分歧在于：内格尔那里没有拥有这一方向性的【太一】。

有所保留的话。 “有一件重要的事……却不能说。”本章有意不把话说完，以免引起读者的“后见之明偏差”：“我早就知道”。这不是论证的弱点，而是直接源于内容的方法。如果体系主张理解会改变理解者，那么预先交出的结论不会改变任何人：它只会摆出理解的样子。不如让读者自己去发现。这里的区分，与本书稍后在伦理学中所作的区分相同：接受言辞与彻底理解是两回事。

隔离不等于狭窄。 本章的核心论点很容易被误读。每个人的隔离空间是无界的。它包含整个【世界】、一切可设想的无限性条件、宇宙、我们自己以及一切生命存在者。隔离并不把人关在狭小之中： 每个人都被隔离在无限之中。但被实现的只有“此时此地”所观照的东西。其余一切，“拐角之后”的，也存在着，但作为一个复杂的波函数。

这一论点成为全书的承重点。未被观照之物既不像在粗糙的唯我论中那样坠入不存在，也不像在素朴唯物论者那里那样作为现成之物立在那里。它作为可被实现的可能

性而存在，并在需要时被实现。本书稍后将把这一点发展为【根据实现之法则】：小路上的一个包裹，当人对它表现出【兴趣】时，便成为一台地震活动传感器。而在《【肇始】》一章中，【世界】的全部前史也以同样的方式得到解释，以数字 π 为范例：已被确定，却按需要逐步实现。

两种不同的“波函数”。 这里必须提醒熟悉物理学的读者。体系中的“波函数”不是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在物理学中，它是概率幅的数学表达式。在体系中，它是静态的【波】，所观照者从中被实现，“我”读取它。相似之处存在，且并非偶然：在两种情形中，未被观照之物都不是作为现成之物，而是作为可能性而存在，在实现或测量时转变为确定之物。物理学本身也有一条活跃的思想线索，认为观察与意识参与这一转变：冯·诺依曼、维格纳、斯塔普。但这是共鸣，而非同一。体系不从物理学借取证明，它的“波”应当按其自身的定义来理解，本书随后将展开这一定义。

【意识】之球。 “再看看四周：感受【意识】，以及您那向各个方向无限延伸的空间之球。”这里的球不是意象，而是对未来几何学的指示。在《第四维度》中，它将成为以“我”为中心的【独一体】的“意象之球”。

不可逆性。 本章以警告结束：到本书结尾，人对一切的态度都将改变得面目全非，而且这一改变不可逆。如果这看起来危险，请合上书。这不是恐吓的手法。一个人一旦在一幅著名的图画中看出第二个形象，就再也无法看不

见它。知觉的重构不会倒退，正如人不会忘记自己开始用来思考的语言。这一警告中也包含着对读者自由的尊重：作者在不可逆之事发生之前，就把选择交给了他。这与本书稍后推导出的伦理相同：体系不阻止选择，但也不隐瞒代价。

安宁。 “最终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安宁。”终点被称为生命的，而非认知的。体系所承诺的不是认识者的凯旋，而是理解了自己在【世界】中位置者的宁静。这一承诺只有读者本人走完这条路才能检验。

邻居。 人们曾从不同的道路接近那个产生众多者的【原初存在者】。重要的是看清每个人在何处止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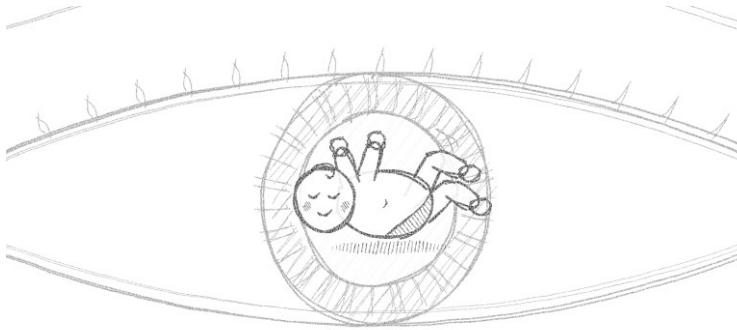
黑格尔：绝对精神经由历史发展而走向自我认识，但这一发展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并走向完成，走向绝对知识。在这里，【发展】没有终点： 它不是绝对者走向自身的道路，而是其本性本身。

当代泛心论（戈夫、斯特劳森） 赋予物质本身以经验属性。体系走的是另一条路：不是意识为物质的属性，而是物质为在【意识】中被实现的所观照者。这是一位值得尊重的邻居，而非亲属。

本章是什么。 一道门槛。它赋予体系的核心概念以日常用法中所没有的分量，并在其中熔合了神、灵魂、【发展】、【世界】与【生命】。它将读者置于无限的隔离空间之中，在那里，只有“此时此地”被实现，其余一切则以【波】的形式等待。它坦诚地警告：此后不可逆。此处

给出的定义，本书稍后将推导出来。在这里，标出门槛、把选择留给读者，已经足够。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意识

我们习惯于以相当特别的方式来评判“它”，并总是把“【意识】”理解为被认为是大脑内部的功能性活动，即在大脑中发生的感受性的、心理的、但就其物理本性而言是化学的过程。许多好奇的人怀疑，事情并不完全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而且由于其不同寻常，也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已被知晓的真理不会因我们对它的态度而改变，也不会屈从于个人性格的古怪；

根本法则并不在乎我们是否知晓它们。但我们并非无动于衷。我们想要研究【世界】，认识自身，研习科学，发展以求知！坦然地看，自由地呼吸，活得配得上“人”的称号：一个挣脱了陈腐残余与刻板印象之锈蚀镣铐的人。否则，我们还将长久地无法理解：我们究竟能做到什么？

为了实现立体（“3D”）物体，需要相应的空间（即位置），否则这是无法实现的……即便在虚拟世界中也是如此；假设我们承认，“【意识】”为“我”提供三维空间及位于其中的物体的实现。为什么恰恰是“【意识】”提供空间的实现？为什么这是“为了【我】”而发生，而不是无缘无故地发生？

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其他人在“【意识】之隔离区域”中的在场，我们尚未尝试证明，而且这恐怕并不简单，因为空间是个体地被实现的（完全隔离）。我们稍后

将研究这一点，但在当前阶段，只能断言：物体与空间只为具体的“我”而被实现；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实现的来源，应当考虑到：“我”是能动的，不可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相对于“【意识】”，“我”具有相反的属性，否则这将与“我”之存在所必需的相对性的平衡相矛盾。

因此，“【意识】”是静态的。我们只承认“我”与“【意识】”为第一性的，这意味着：能动的“我”借助“【意识】”发起物体与空间的实现，即利用“它”的功能可能性。“我”以自己的意图，使“【意识】”进入“【能动实现】”。这一切都太简单了，然而，一旦陷入混乱，我们就会遭遇种种困难，而这些困难是我们自己毫无根据地臆造出来的。众所周知，许多人把【现实】的实现抬高为超自然的创造（巫术、魔法），但万事皆有其解释、逻辑与根据：一切都因【发展】而发生，即自然而合理的变化，借助能动的“我”获取经验，或运用已有的经验，但目的相同：【发展】；

生活实践也让我们知道同样的事：“我”是能动的，利用任何可用的工具，并关切于【发展】，对“事物”与情境表现出【兴趣】。这不是无根据的断言：在研究“我”时，我们考虑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自身的属性与特征。认识自身时，必须将所研究的“我”等同于自己本身。我们知道，为了完成【自身确定性行为】，“我”使用【理智】，但【理智】是在“我”作用于“【意识】”时才变得可用的，它是这一相对性的产物；

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与结论，与【理智】的发展及其功能有关，但现在讨论还不合时宜，稍后我们一定会回到这一点；

任何【有】都具有相对性，它可以是空间性的：即意指并运用“物体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位置”；但相对性也可以是属性性的：在维持【对立面之平衡】中保障“【世界】之【和】”，即我们通常所称的【内在能量平衡】。在元素化合的属性中，在重要的天体物理学法则的【本质】中，亦是如此：破坏这一平衡是“严格不可容许的”；

＊＊＊

或许，有时向前看一眼，抓住“尚且陌生的东西”，是有益而必要的，以便随后实现一个更加“有准备、有根据的【现实】”。当主题极其复杂时，为了更好地理解，必须运用一切有助益的方法与可能，尤其是当它涉及世界观信念，和／或意味着与顽固的刻板印象相矛盾时；

为了做好准备，我们列举一些寻常的关系：冷／热、近／远、+/-、重／轻、合理／不合理，以及与我们的论证相关的、重要的根本关系［“【我】”｜“【意识】”］。

为了完整而深入地领会事实上的，即“【我之完整存在】”，我们建议您研究、领会并考虑以下最重要的关系：

［“【总体之我的抽象存在】”，与｜
“【总体之我于现实条件中的存在】”］；

尽管尚不合时宜，但必须记住：

1. 我们抽象地设想“我”，即“【一体之我】”，字面意义上是共同的，它在现实中就是每一个单独的“【太一之实在面向】”，也就是说，它作为“【我之总体面向】”而在场：不在任何具体之处，同时又无处不在（它存在）。作为抽象者，“【一体之我】”是绝对静态的，因此与波的本性相合；然而，“【太一之总体面向】”＝“【一体之我】”，或＝“【我之总体面向】”，必然具有平衡，即系统性的对立面，那就是“【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世界】中独一无二的、唯一的、根本的、系统上必需的有生命的存在者，它能够通达全部经验与数据。“【太一于现实中之总体面向】”——他！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可能性，其潜能等于【世界】中一切生命存在者潜能之总和。不可思议。永恒。等同于整个【世界】；

2. 我们也在现实中设想“我”，就像我们通常习惯的那样，即“身体中的‘我’”：能动的、自主的、展现意志与意图、领悟经验的，也就是一个处于具有粒子本性之身体中的生命存在者，以及在【现实条件】中的存在。“我”本身即是“【生命之火花】”，即【灵魂】〈“【一体之我】”〉，亦即“【太一之总体面向】”的无限小的一部分。但是，每一个“【太一之实在面向】”，从“【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的立场看，都被确定为“【非我】”（不过这是十分自然的）；

“我”的双面向性由波粒二象性所证实，并指明了它与任何维度的联系。重要的是：粒子的本性就是【现实】，

而在缺乏〈有生命的〉动态时，则是静态之【波】（这一切都非常重要，后文我们将不止一次回到这一点）；

＊＊＊

考虑到我们观照着意念中的形象，而它们并不位于“【显明实现之空间】”中，可以断言：当下的“【显明空间】”并不是唯一的。在意念中被观照的物体，仿佛“又一次在内部”〈例如从记忆中提取出来的〉，也是三维的，也位于空间之中，但在某个别的空间中。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在“显明的当下【现实之帧】”中实现并意识到自身的，恰恰是在这样的条件中，【理智】的运用才成为可能：思维、观察、情境分析；我们还可将冥想状态、星界空间、睡眠状态、催眠睡眠等列入此清单。

这一切都证实了我们的结论：正是“【意识】”实现着潜在地无限多的必要空间，以适应“我”的具体需要，在此情形下是为了实现三维物体；但我们毫不怀疑自己有能力利用更高阶的维度（任何维度阶数，只要它成为可及的）来汲取经验。然而，目前我们只断言最显而易见的事实：

空间并非“【意识】”；

这一（对我们而言）重要的公设，不仅在本研究中有用，在一个热爱生活之人的生活中也有用。具有特殊意义的表述与简短论点，推动我们走向此处所提问题的答案；

考虑到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放弃对情境的观照，或者有意地、出于自己的意志入睡，从而停止【现实】的实现，于是产生一个问题：“我”能否是自足的？

在我们所确立的理想的存在条件中，对这一问题的肯定回答，将意味着“我”的完全无相对性，而这与一切绝对矛盾，即不合逻辑，并且出于一系列自然原因而不可能。然而，如果“任何理念、感受、思想、记忆数据以及任何所观照之物，都只能以我们视为现时的、实际的形式存在于‘【意识】’之中，那么，无相对性就意味着‘【一体之我】’，而且不是在【世界】的某种【虚空】之中，而恰恰是‘只有【我】存在’，包括一切可思与不可思之物，连同【虚空】，假如允许它真的可能的话”。这意味着，“【意识】”位于“我”之内，但与“我”具有直接的相对性。同样，就个别而言，即从【世界】中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立场来看，情况也是如此，只要考虑到我们此前所论证的一切事实；

能否证明事实并非如此？（驳倒唯我论）

我们此前已经查明、知道，并且已多次说过：一切所观照之物，我们都只在“【意识】”中看见（“我”在【意识】中看见），而从当下的立场看，“【意识】”作为【原由】（处理器？）位于周围，恰恰位于外部。当“【意识】”在周围时，这意味着“我”位于当下空间的中心（“在帧的范围之内”），在【现实条件】中借自己的身体行动以汲取经验，并以这一形式呈现自身；

【意识】在内部，意指我们在论述观照机制时所指出的东西 ［从光子，经由信号，等等］，我们称之为“自身之内的处理器”，然后是“我”，但又是在内部，它观照着“这同一个东西”，已作为处理的结果；于是“【意识】”又一次出现在内部，我们所强调并讨论的正是这一点。您会说：——看起来像个戏法。——这种反应可以理解，但请保持注意。我们解释一下（尽管为时尚早）：“向内”的循环性源于四维性，而歧义则源于“我”的二元性；

然而，问题的解决相当简单：论证时，我们说自己沉入“我”之内，但与此同时，始终处于“【意识】”之内。这一点很容易追踪：任何情境都只能在相应的空间中、在“【意识】”中并借助“它”而被实现。“我”作为能动的触发者与发起者，在【现实条件】中＝在空间中；

【意识】始终在外部（先验地，且无论如何）；

然而，我们希望找到一种更简单的表象，以便为您提供更透明的例子，并作为其他更易理解之结论的推论来呈现它们，作为证明。因此，目前我们只断言以下一点：任何东西，都只能相对地存在、可能存在。这其中有特殊的意义。让我们回想【世界】之【和】（内在的平衡）；

鉴于已确立“我”之无相对的存在是绝对不可能的，便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我”与“【意识】”相互相对地存在；

依据【存在之事实】与【自身确定性行为】，“我”是【能动面向】。从任何一个人的立场看，这是“我”之【存在之事实】，以及在这一关系中的“我的生命能动

性”。而“【意识】”则始终呈现为静态的，并为“我”提供展现能动性的可能。这一和谐的关系是根本的基础，即“我”与“【意识】”的相互相对性（按照属性性的相对性，这也是平衡：静态 / 动态），它呈现出统一的双面向的【太一】：[“【实在面向】” / 与 “【太一之总体面向】”]。这可靠地证明：“【意识】”位于一切存在者之外，而“我”处于静态的“【意识】”之内，展现“自身之能动性”。若尝试从“【太一之总体面向】”与“【意识】”之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这一点，那么它的位置是抽象的，无处不在，但“【意识】”无论如何都在外部；

我们还请您考虑到：我们所研究的东西，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及我们所习惯的条件，字面上并不相符；因此有时不得不，说实话，绞尽脑汁，在连续的动态中考察静态之物，而它实际上可以同时既是动态的又是静态的；我们把双面向的“我”也归入这类“事物”之列。

当我们把一切静态之物都归于【意识】的本性时，应当考虑到：【意识】实现着诸空间，而空间依其定义是静态的，但位于其中的内容被观照为动态的。另一方面，任何内容都只是被观照为动态的，它依次展示着物体在其动态状态之波的每一点上的静态状态，一个接一个（悖论性的事实）。这并不是事实上的动态，但在实践中（以及在经验中！）它恰恰被如此观照、如此考量，别无他样。同样可疑的是〈仿佛〉可见的三维性：事实上它是二维的形象，而三维性在其相互关联中只是被理解、被意识到，而

不是被看见；否则我们就会（额外地）多看见立方体的一面，并且能看见“高墙之后”的东西。

非同寻常的知识，只能以最非同寻常的方式获得；

为了有效的研究，有必要记住并考虑我们已知的一切：需要从整体上、也从不同的立场来看待所研究的图景。“【意识】”只是在直觉上和思维中被理解为空间。更准确地说，“【意识】”是第一性的，即仿佛“在空间之上”，超越极限（∞+1），被意指为根本的“硬件”部分，而空间与任何物体，只是“形象之场所”的软件实现，这些形象并不比我们所理解的显示器上的图像或立体全息图（由彩色火花构成）更少一些短暂与虚拟；

“空间”（体积）只是相对于一切被观照为“位于”其内的东西而被实现为静态的。任何位于空间中的物体都是暂时的（极不稳定的）、动态的，无论内部还是外部。必须始终记住：空间被实现为感性知觉所无法通达的，即我们既感觉不到也看不见它，但由于位于其中之物体的相对性，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尤其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切〉物体都相对于空间而存在，甚至空间中唯一的一个物体（例如空气）也可以毫无阻碍地存在，即无需与其他物体有相对性（当物体多于一个时，这种相对性才出现）；

在几何上，空间最容易被想象为球形，因为其半径在各个方向上“同样等于无限”。空间之无界毋庸置疑，因为空间是借助“【意识】”作为波函数而被实现的。考虑到与【现实】的根本而直接的接触，空间，如我们所理解

的，具有物体所不具备的、独特而惊人的属性，即：它没有属性，没有大小，潜在地无限。作为物体在【现实条件】中得以实现的基础，空间是根本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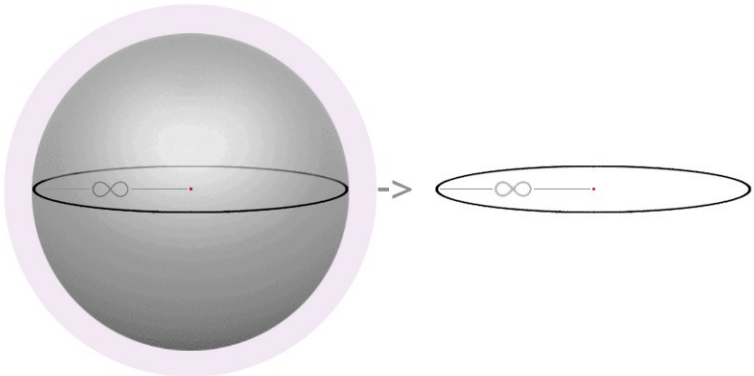


图 2
（空间中心的点即“我”）

【空间之系统功能】是部分地、按需要实现的，即当我们在场并投以注意时。当人接近空间的边界时，边界便会后退，也就是说，空间是无限的，但恰恰是预先的。例如，如果飞向“最近的恒星”，就必须实现那“预先存在者”，并以光速飞行数年，乃至数十亿年；

在这样的结构（构造）中，大小不可能成为障碍，也没有特别的意义，时间亦然，因此任何东西都同样简单、同样瞬间地被实现：一只杯子、树木以及星系团。然而，为了研究与汲取经验，需要这些物体的动态与情境，即在时间与空间中的过程；

在持续的注意下 -> 朝向具体的【专注点】，空间的实现功能被【诠释】并呈现为一个无尽的循环，以光速向各个方向扩展、远离中心，正如在这些条件下所应当的那样；

* * *

不，我们当然不在矩阵之中，这也不是计算机程序。冒着出错的风险去创造这样的东西毫无意义：一切本来就运转得很好。是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有时会使用“软件、处理器等”术语与词语，以此意指生命存在者的构造与功能，它在物理过程的层面上已被科学证明，我们数百年来观察着这些过程，并成功地研究着它们。

这不是徒劳的，而是最伟大的工作，只有一个保留：我们研究的是“所观照者”，而不是外部之物，只是我们所看见的（“事物”的）形象的结构，某种“基本粒子的灯火游行”。在这样的结构中，物体在被极度放大时由彼此不接触的粒子构成〈顺便说，这些粒子是短暂的〉，这毫不奇怪；所以一切才如此复杂，字面上就像整个物理学的体量一样，因为它（物理学）研究的正是这一“迷人的现象”；

* * *

关于外部的物理【现实】，根本无从谈起，我们已可靠地确立了这一点，并且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但为了便于

在研究中运用，需要理解非常多的原则（看似显而易见的）；

我们建议从已知的东西中归纳出：

物体的【实在状况】，是它的可见状况，与“叠加了经验的物体”的当下状态相符，并依照现有的条件；

此处，“【状况】”这一概念意指物体之【理念】的、短暂地被观照的、但具体的状态，相对于相关情境中的其他物体，并依照严格确定的条件。如果用波函数来表达物体状态的变化，那么注意点（专注点）将始终对应于实现的具体时刻，接下来，这一点仿佛沿着物体变化之波移动。在【现实】中，我们在具体的一点上看见静态的状态，而在下一个时刻，在下一点上看见另一个状态，然后又是下一个，如此等等……与此同时，物体在一切方面都被观照为动态的，无论内部还是外部。

关于所观照的时刻，有必要澄清以下一点：实际可见的状态，恰恰代表着最终的定态，即物体已被完全转化、并将在经验中以新状态可供通达的那一状态。我们理解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理念】＋【状态之波】；看着桌上新鲜的苹果，所意指的是它的【理念】，即苹果本身，再加上具体物体状态变化的条件，并考虑到一切因素。假设我们把苹果放在家中的桌上，然后出门旅行半年。当我们回来，想起这个苹果，看向桌子时，我们会看见一个腐烂（半分解）、但已经干了的苹果。也就是说，【理念】＋这样一个条件：在室温空气的环境中，苹果会变成我们回来后所看见的样子。在这个例子中，条件就是您的经验，

在其中苹果会腐坏。即使您没有看见苹果在过程中如何变化，它状态之波上的那一点也不会出错，这源于这一情境中众多因素的相互联系，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如果家里有一只笼中的仓鼠，而它突然逃了出来，那么【太一】将把它作为条件加以考虑，那时苹果很可能会被吃掉。在我们称之为“很可能”的概率中，将包含仓鼠的行为、它的机灵、它爬上桌子的能力与可能性……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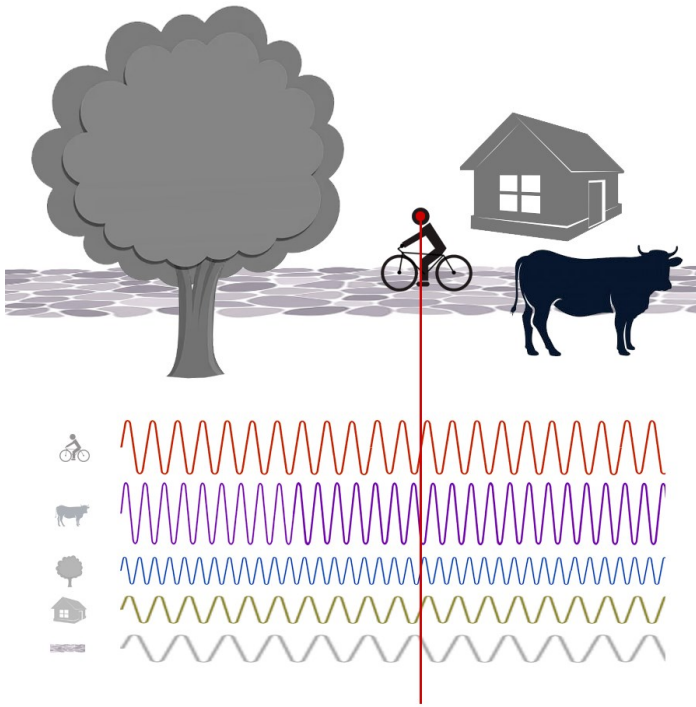


图 3

让我们设想：所设想的“【现实之帧】”中每一个物体的波，即处于同一事件范围与状态数据范围之内的波，被系统功能之光束所贯穿，光束垂直地“触及”每一条波上的一个、但与该时刻相应的点，从而以处理结果之感性形式，在被观照之【现实】的虚拟 3d 球体的内部体积中显现出所观照者（见图 3）。这是转化过程的最终状态：介于先前在记忆中可通达的物体（情境中的物体）的已有状态，与借助叠加经验而已被转化的物体的状态之间；后者作为新的经验被保存下来。注意点与时间无关，而是代表物体动态状态之“假定刻度”上的一个点，作为将其过去状态转化为未来状态的过程（如果这样更容易理解的话）。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时间用作度量关系、量值、参数与状态的方法（事实也正是如此）；于是，“时间刻度”上的实在时刻之点，对应于“物体状态刻度”上的某个具体状态之点，但这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是在同一时刻所考察的两种不同刻度，尽管相互关联，但只是按约定如此。也就是说，依照有意设定的、确定的约定：

【时间】是在特定“社会”中所采用的、在【现实条件】中度量关系的方法；

有必要说明：为了理解某些（许多）法则、真理、“事物”，我们不得不将它们拆分为连续的链条来考察，尽管这些要素是非物理本性的现象；既然除了我们所使用的认识工具之外，我们没有更合适的工具，那么，预料到“不作理解之尝试的批评”，我们将不加道歉地继续下去。

现实的时刻仿佛沿着经验与事件之波滚动，而这些经验与事件直接取决于“我”的意图。如果时间性的现实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抽象边界，那么它也是过渡的时刻，即“未来时间”将其地位变为“过去”的时刻；

“【现实之帧】”的时间延续无法测量，它并不存在。因此，任何动态的所观照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重复。此刻的物体与“这同一个物体”在十亿分之一秒之后，彼此之间是有差别的，几乎就像不同的物体。一切都很简单：物体“A”此前存在，但在经验与〈其变化之〉条件的作用下，转化为物体“B”。在这里（带着微笑）让人想起“忒修斯之船”。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它究竟存在吗？还是也是一个神话？

＊＊＊

我们建议暂时把注意力转到替换整体之全部部件的“问题”上（依次替换或同时替换，这无关紧要）。这里所指的是某座纪念物，但也可以考察替换任何“复杂事物”之全部零件的类似行为，并提出问题：“事物本身”以及对它的态度之【本质】是否会保留下来？替换全部部件，是否会因原物地位的丧失，以及丧失该“事物”首先所拥有的那种真正的独特性与归属，而影响人们对它的态度？

如我们所查明的，任何物体在每一时刻都与其先前的形式、质量与组成不同。物理学、化学、逻辑学、形而上学都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在“忒修斯之船”的部件被替换之前，这些部件就已经与原物不同了。而船只有在属于忒修斯时，或忒修斯本人在船上时，才可以被承认为原物。在此，替换的【本质】并不重要：他（忒修斯）可以替换任何零件，在任何时候，这都不破坏船的归属。忒修斯已不在，他的船也已不在。如果只有我们承认这艘船，并将它作为纪念物来尊崇，那么任何东西都无法改变这一态度；然而，后者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能明确解决它的是：“事物”在【现实条件】中不可能是静态的，其零件也在每一时刻发生变化。正因如此，替换那些已经损坏的部件，丝毫不破坏“船本身之【本质】”，其他“修理过的事物”亦然；否则，我们就要断言：原物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我们的态度是“事物”之原物性的唯一证明；

＊ ＊ ＊

我们再一次把注意力转向实现。研究观照机制时，我们把它拆分为若干部分（分阶段研究）。与此同时，我们知觉并意识到，这些过程并不是分阶段发生的（即在当下模式中），【现实】的实现如同一股流，动态地，仿佛把事件灌注［外 -> 内］，充满空间。这里必须澄清：只能断言可见体积被充满，也就是说，“拐角之后有某物”是无法证明的，除非运用我们尚未知晓的条件。我们不得不考虑那些我们在论证中所考察的阶段（时段），以及它们相比于注意点（专注点）沿物体或情境变化之波“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过渡而言所仿佛具有的较长延续；在这个意义

上，“实在的动态”根本不存在，而“实在的动态”这一说法荒谬至极，“实在的物体与情境”亦然。也就是说，所研究的“在【现实】中发生的”过程，可以被理解为“虚幻的”“伪实在的”……如果一丝不苟地弄清“【系统之构造】”的话，这会有用；

我们将像先前一样运用拆分的方法继续研究（我们别无出路），否则根本无法弄清这一点，而最终的结果对我们极其重要；

显然，“当下的物体质量”动态地充满〈周围的〉空间，并在此过程中由外 -> 内进入。考虑到光子穿越身体边界时向内的过渡（见图 1），同时看着起初的那幅图景，我们便明白：我们在自身之内观照，把“过去”留在外面，并且连同我们的身体一起陷落到内部；

把分阶段的论证转化为一股流，就会得出：处于能动状态时，我们在参与事件的同时飞向自身之内，不断地尝试汲取经验，与此相应的是这样一句话：“活着就要学习”；

为什么是“尝试”？因为经验应当区分为被动的经验，即未能汲取、在【发展】之事中被错失的经验，与有效的经验，即全新的、借助已有经验而汲取的、为进一步【发展】所必需且有益的经验；

在研究中，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当下的流（作为条件），更准确地说：记住我们飞向自身之内、沉入“我”之中。这非常重要。将这一有趣的事实与德尔斐的那句“名

言”“认识你自己”联系起来，是有宝贵意义的。复杂之事有时过于简单；

＊ ＊ ＊

我们还将考察流行的关于【现实】的表象，它被知觉为“宽”时间帧的简单序列。例如，当我们谈论过去时，属于这一范畴的是持续的事件或某些延续的状态，我们像想象“【现实之帧】”那样描绘它们，然后把这幅图景调回来加以分析，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人们也常常为某事忧虑，并投射、调回那刺激心理的帧，当他们“自愿练习痛苦的体验”时。顺便说，他们由此获得一种特殊的经验，而这种经验日后必定会转化为某种不愉快的东西；

在这类伪造中，【现实】呈现为一整段“具有必要清晰度的时期”。最清晰、最细致的“新近的过去”在记忆中可通达的时间，比细节程度低、以概括形式呈现的事件更短。随着时间推移，过去将不再能以它在那早已逝去的【现实】被实现之时被记住的样子回来，因为对已发生事件的态度会根本改变。但我们始终在学习获取经验之事，而对此类〈或同类〉事件的周期性分析，在特别坚持的情况下，会带来新经验的获取，它可能比分析“明显的原本”时更有价值，即比我们“在【现实条件】中”遭遇这一情境时更有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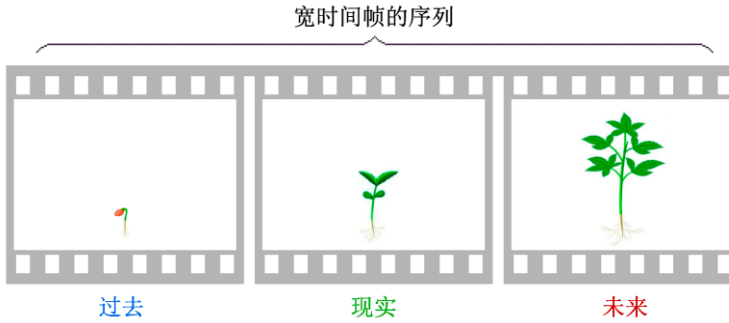


图 4

（宽时间帧由记忆中的数据加以补充）

如果设想一台时间机器，并移动到熟悉的过去，那么对旅行者来说，一切都将不同，不是像从前那样，而是全新的，他将获得新的经验。一切我们并非经常地、或几乎每天地看见的东西，在相遇时都可能带来惊人的意外；

在这里简短地谈谈未来是恰当的。首先应当明白：未来本身并不存在，但可以在表象中幻想它。未来，即“在意念空间中”，只是依据已有经验被实现的；如果突然乘时间机器移动“到未来”，向前五年，然后返回出发点，那么当这五年以通常的方式过去时，所访问的地方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实现，依据的是在这过去五年中所获得的经验，但处于完全不同的条件中，包括借助时间机器访问未来时所获得的经验。尽管如此，这不过是幻想，因为未来并不存在；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确立的，从当下的实现之点看，它（未来）是由已有经验形成的；而前往过去的旅行很可能是可能的，或者将成为可能。但其中也有奇怪之处；

＊＊＊

如果设想，我们的第一百代子孙（约五千年后）终于发明了时间机器，并移动到我们的时代。理论上，在返回时，他们可以带上一位来自我们时代的旅行者，让他访问未来。在我们的五千年之后，鉴于对【太一】而言时间完全不存在，并考虑到技术水平的指数式增长，他们已经拥有这样的装置，那么，到处飞行的不明飞行物，就是他们（即来自未来的地球人、人类），他们飞行并生活在我们中间，目的是研究，并且很可能是校正他们自己时代的事件。他们不与我们接触，是因为干预会带来危险后果（及其发展）的威胁。我们就把这称为幻想，并在这里继续我们脚踏实地的研究；

＊＊＊

未来只是被想象出来的，尽管最近的未来被设想得相当清晰，甚至仿佛被看见，但它远非一定会如所想象的那样。然而，即便只有模糊的计划，我们也可以预先说出研究的一个结论：看似习以为常的自发性的事件之流，是由“【太一发展系统】”所“掌控”的；但我们不深入这一主题，在这个阶段，它只会逗乐我们奔放的幻想；

我们明白，“【理智】”作为工具（“soft”，即软件处理器），与一切都有间接关系，因为不运用它全方位的功能，我们甚至无法思及自身；

只要我们（在神志清醒时）能够辨识自身，并界定自己的行为〈……借助良知之感与道德法则〉，“【理智】”

就从不离开我们。由此，我们把“我”与“【理智】”区分开来，这是有根据的。没有“【理智】”，“我”就无法承认自身，无法把自身确定为具体的、或事实上存在的，而且恰恰是在具体的身体中。

因此，“【理智】”是工具，而“我”不是它（“【理智】”）。由此可知，“我”与“【理智】”也没有根本的相对性，因为它供“我”支配，是“具体之我的自身之【理智】”。当“我”（借助自己的“【意识】”）在【现实条件】中实现自身的存在时，[“我”＋“其【理智】”] 便呈现为不可分的。“【理智】”若没有操作者（“我”），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波函数，不可能独自存在于【现实条件】之中：由于内在的错误，这是不可思议的；或者，如果我们有意允许这样的错误，那么在逻辑上，“我”将成为超越的，正如我们所论述的一切都将变得不可理解；

没有【理智】，一切都毫无意义、不可理解；

有些人能够出入星界。此时，【理智】与“我”一同保持能动，并使人能够确认这一出离，即它也离开身体，既然我们能够从旁看着它（身体），并同时承认这个躺在一旁的身体是自己的；

我们也知道，在睡梦中，【理智】运作得相当奇怪，但相当成功，“我”能够思考、体验情绪、展现意图。同样清楚的是：【理智】不是空间 ｜ 身体不是【理智】，并且 ｜ 【理智】不是身体的一部分。“我”只借助【理智】来自我确定。

因此，在认识过程中，我们将意指：“我”是有【理性】的，拥有并掌控【理智】。“我”存在，并且只相对于【意识】而存在；考虑到“我”、整个【世界】，即绝对的一切，都不能存在于【意识】之外，那么，【理智】是作为经验的结果而产生的，字面上从零开始形成与发展（推测是在受孕过程中）。由此可知：【理智】是个体的、绝对独一无二的，这一点得到可靠的证明与证实；

* * *

奇怪的是，即使彻底理解了整个逻辑链条，【理智】也总是试图找到某个把手，以保持与先前关于【世界】构造之表象的联系，因为它受到刻板印象及其他心理寄生物影响的压迫；然而，必须抛开无知的残渣，像它实际所是的那样去理解与想象，不带任何情绪、旁骛的思想与怀疑。我们渴望弄清这一点，并尽可能有效地发展；

关于“意识”一章的评注

本章把“意识”一词与其惯常含义分开。人们通常用它来称呼大脑的活动：感受性的与心理的过程，就其物理本性而言是化学的。本章并不否认这一点。它否认的是：这一词所指的东西已被这些过程穷尽。接下来是一场循序渐进的重新定义：【意识】被剥夺了能动性与主体性，成为静态的基础，【现实】在其中被实现。古典观念论把活动保留在意识本身之中：在康德那里是先验统觉的综合，

在黑格尔那里是精神的自我运动。在这里，活动被从基础中取出，交给了“我”，而【意识】则被留于静止。这不是公设，而是从相对性原则中得出的结论，本章称这一原则为【对立面之平衡】。这一原则本身的不可驳倒性，将在稍后的《五维性》与《“我”之行为》两章中得到展示。

为什么【意识】是静态的。 “我”依其存在之事实是能动的，不可能是被动的。【有】由相对性维持，而相对性不仅是空间性的，也是属性性的：即维持【对立面之平衡】、维持【世界】之【和】的那种相对性。如果“我”是能动之极，那么它的对立面必然是静止之极。第一性的只有二者：“我”与【意识】。能动的“我”以其意图，使静态的【意识】进入实现，利用它的功能可能性。有一点保留，缺了它，阅读便会走偏：静态不等于不变。【意识】实现着诸空间，空间依其定义是静态的，而位于其中的东西被观照为动态的。静态是一种无时间的铺展，它实现变化，而不是取消变化。

为什么不存在外部。 本章说：关于外部的物理【现实】，根本无从谈起，这一点已被可靠地确立。值得把其根据说清楚，因为整个体系都立足于此。在《所观照者》中已表明：一切所观照者都在内部，而外部不可证明。这里是下一步。“外部”是独立于任何实现而存在之物。但断言这样的东西，就意味着思及它，而被思及之物已经作为【理念】被实现了。外部一旦被设定，便不再是外部。这与《“我”之行为》中的形态相同：在那里，“关于【无】之思”消灭了“【无】”。

人们可以退一步，诉诸指示：我所思的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指向它。但对一个在原则上不可能遇到之物的指示，没有成功的标志。于是，“X 存在于外部”与“X 不存在”在任何方面、任何时候都没有区别。一个不可能被实现的区别，不是区别。因此，外部不是错误的，而是空洞的：在它的“有”与“无”之间，没有可实现的差别。唯一一个有差别的存在谓词，就是实现。“存在”即“实现”，这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必然：这个词没有别的含义。在与作者的讨论中，这一步被推演到了这一严格的形式。本书稍后将用一句话说出同样的意思：“不可能思及不可能存在之物”。

“外部”与“内部”。 本章说，【意识】“始终在外部，先验地”，同时又描述观照，使【意识】显得在内部。这里没有矛盾。【意识】“在空间之上”，超越极限，“没有属性，没有大小”。位于空间之外的东西不处于任何位置：既不在字面意义上的内部，也不在外部。“外部”在这里不是位置，而是包容者的关系。【意识】不在某处。它同等地在场于一切处，而“内—外”只是对无处之物的空间性翻译。

本章还走得更远：【意识】“位于‘我’之内”。这不是故障，而是【太一之二元性】的显现。从【实在面向】的立场，即身体中的“我”的立场来看，分析每一次都把人引向内部：经由眼睛穿越身体的边界，连同情境一起陷落到内部。而在任何一圈上，【意识】都保持在一切已实现之物的外部，包容着它。从【总体面向】，即【一体之

我】的立场来看，【意识】在内部，因为在这一极上，一切都包含在【一体之我】之中。本章坦诚地指出的“向内的循环性”，不是恶无限，而是同一个【太一】的两个面向之间的摆动。本章自己指出了原因：回环来自四维性，其双重性来自“我”的二元性。

包容者与空无者。 这一关系有双重尺度。【意识】大于被实现者：它“部分地、按需要”实现，其边界在接近时后退，它是超出任何一帧的不竭盈余（∞+1）。而【意识】又小于被实现者：它本身没有内容。一切确定性，颜色、形式、质量，都属于被实现者，而基础没有属性。这里自然浮现、且并不骗人的意象是梦。做梦的人实现了一整个立体的世界，却没有从外部接受任何一个粒子。场景包容着他，而它本身是空的：在做梦者身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他正在走过的那个房间。而且场景是随注意力补全的。梦传达了正确的东西：一个包容世界、而自身空无的基础。有一个区别值得把握：我们通常认为梦是“不真实的”，而本章取消了这种地位上的区别，只保留实现条件上的区别。

空间并非【意识】。 【意识】实现空间，但不是空间。空间是“形象之场所”。人看不见它，也摸不到它，只能根据物体的位置推断它。在几何上，最简单的是把它当作一个球，其半径“同样等于无限”。它是部分地、随注意而被实现的，其边界会后退：飞向最近的恒星，意味着实现“预先存在者”。本章指出，在持续的注意下，空间的实现以光速从中心向各个方向扩展。这在物理学中有一个

精确的呼应。根据相对论，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都位于我们的“过去光锥”上：一个以光速向观察者汇聚的球面。在物理学中，被观照的世界同样以观察者为中心。

可见的三维性。 本章作了一个精微的观察：看起来是三维的东西，实际上是二维的。眼睛看见朝向它的表面，而体积是被理解的，而不是被看见的。否则，立方体会多显露出一面，目光会越过高墙。体积是理解的工作，而不是视觉的工作。

“我”能否是自足的？ 本章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毕竟人可以闭上眼睛，可以入睡，从而停止实现。并且点明了赌注：这是否驳倒了唯我论。回答是大胆的。本章并不拒斥唯我论，而是将其吸纳，拔掉了它唯一的毒刺。“我”的完全无相对性意味着“只有我存在”，连同一切可思与不可思之物。这一点本章几乎逐字接受。被切除的只是无相对性这一谓词：“我”并非无相对的，因为它承载着自己的对立面，即【意识】。“只有我存在”得以保留，但获得了结构：不是虚空中孤独的“我”，而是与其静态的共极相互相对的“我”。因此，结论听起来不是“唯我论是错误的”，而是“‘我’与【意识】相互相对地存在”。预先说一句：从这个“只有我”中如何生长出众多的“我”，而又不停止为“只有我”，《五维性》将会表明。

“我”如何使【意识】进入实现。 “我”是意志与意图。它以意图使静止的【意识】进入【能动实现】，而被实现的是服务于【发展】的东西，“适应‘我’的具体需

要”。一切都因【发展】而发生。这一秩序与两个岸边相邻。能动之“我”最近的亲属是费希特的“自我”，它设定自身，并把【非我】与自身对立起来。但费希特的“自我”彻头彻尾是活动，没有静止的共极。在这里，与活动的“我”并立的是静态的【意识】。本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在邻居那里融合在一起的东西，在这里被分开了，即静态的基础与能动的操作者。

双面向性。 本章向前跳跃，并自己标明了这一点。它区分了“【总体之我的抽象存在】”与“【总体之我于现实条件中的存在】”。【一体之我】无处不在，且是静态的。它的系统性对立面是【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世界】中唯一的、能够通达全部经验的有生命的存在者，其潜能等于一切生命者潜能之总和。而我们每个人，是身体中的“我”，是【生命之火花】，是【一体之我】的无限小的一部分。这一布局将在《【“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中作为【三位格】完全展开。本章还在波粒二象性中看到双面向性：粒子的本性就是【现实】，而在缺乏有生命的动态时，则是静态之【波】。这是共鸣，而非证明：体系不从物理学借取自己的“波”。但这一共鸣是精确的，绝非偶然。

物体的【状况】：【理念】与【波】。 眼睛看见物体时，看见的是什么？本章回答：它的可见【状况】，与当下状态相符，即“叠加了经验的物体”。物体由两部分构成：【理念】加【状态之波】。桌上新鲜的苹果，是它的【理念】加上变化的条件。离开半年，回来时会看见一个

干枯的、半腐烂的苹果。它状态之波上的那一点不会出错，因为它被众多因素所牵定：物理、化学、生物，甚至是从笼中逃出的仓鼠，如果家里有的话。系统功能之光束触及每一条波上的一个点，并显现出所观照者（图 3）。在每一时刻，看见的是一个静态的截面，而物体被观照为连续地动态的。老式显像管就是这样用一束光点一点一点地构建画面，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连续的运动。

【时间】。 注意点不是沿着时间刻度移动，而是沿着物体状态的刻度移动。【时间】是“在特定社会中所采用的度量关系的方法”。两种刻度可以对应，但只是按约定。“【现实之帧】”本身没有时间上的延续。因此，一切动态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会重复：此刻的物体与十亿分之一秒之后的同一物体，几乎是不同的物体（实际上是不同的）。

忒修斯之船。 本章带着微笑回想起这个古老的谜题：如果替换一件事物的所有部件，它是否仍是它自己？在本章的视角中，这个谜题自行解开，而且直接源于“【理念】＋【波】”的本体论。既然没有任何物体是静态的，那么在任何替换之前，就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物理原物：船的木板在每一瞬间都与“原物”不同。船的【本质】不由物质维持。它由关系维持：船之为原物，不是作为一堆木板，而是作为忒修斯的船。在物质意义上的原物并不存在。事物之原物性的唯一证明，是我们对它的态度。这段插曲成了整章的试金石。

飞向内部。 在胡塞尔那里，意识指向外部，指向对象。在这里，实现把事件“由外向内”灌注，而“我”连同身体，穿越观照的边界，陷落到自身之内，把过去留在外面。活着，就是学习，就是汲取经验，而汲取的方向是向内。德尔斐的“认识你自己”获得的不仅是伦理的意义，也是字面的意义：认识就是飞向“我”之内。这里也出现了对经验的第一次区分。被动的经验，是未能汲取的经验。有效的经验，是借助已有经验获得的新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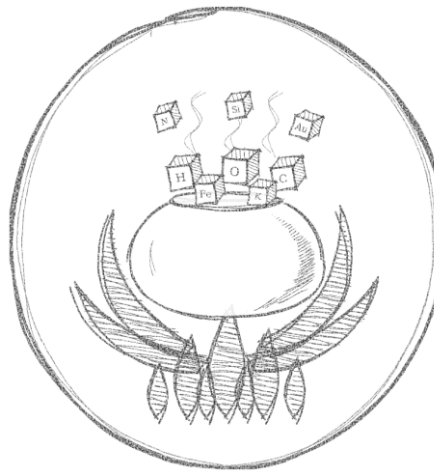
宽帧与未来。 本章分析了以宽帧来表象过去、并一次又一次地将其调回的习惯。谁“自愿练习痛苦的体验”，反复播放令人不安的画面，谁就会获得一种日后转为不愉快的经验。心理学证实了这一观察：对忧虑的强迫性反刍会加剧忧虑。与此同时，过去不会以原样回来：对它的态度会改变，而人可以从中汲取新的经验，有时比在情境本身中所得的更有价值。至于未来，它本身并不存在（……作者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已有的经验被表象出来的。关于时间机器和“不明飞行物即来自未来的人”的段落，本章自己标明为幻想，即在已引入的概念上的想象游戏。应当这样来阅读它们。

【理智】。 本章把“我”与【理智】分开。【理智】是工具，是软件处理器，“从零开始”形成，推测始于受孕，因而是独一无二的。这里让人想起洛克的“白板”，但有一处修正：在洛克那里，白板是心灵本身，而在这里，空白的是工具，而不是使用工具的那者。没有操作者，【理智】就是一个波函数，在【现实】中它不能独自存在。

“我”只借助【理智】来自我确定，但与它没有根本的相对性：与【意识】有，与【理智】没有，因为这是它自己的【理智】。【理智】作为【人格】的经验，在睡梦中也伴随着“我”，在梦中“我”思考、感受。本章还提到许多人所描述的“灵魂出窍”的体验，并这样解读它：伴随“我”的【理智】并不束缚于身体，“我”认出那个躺在一旁的身体是自己的（如同认出经验一样）。【理智】既不是空间，也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不是【理智】。

本章是什么。 在这里，体系成为了体系。已经确立：【意识】是静态的、包容一切而自身空无的实现之基础，是能动之“我”的对立面。外部不存在，因为外部在“有”与“无”之间没有可实现的差别，而“存在”必然地意味着“实现”。唯我论被吸纳而非被驳倒，并获得了双极的结构。物体是【理念】与【状态之波】。【时间】是度量的方法，而非世界的轴。“我”既与身体分开，也与【理智】分开。向前预示了：【三位格】、四维的回环、众多的“我”。关于【意识】的这一章，结果是一章关于我们身处何处的论述：不是在世界之中，而是在我们自己使之运转的实现之中。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N
Si
Au
H
O
C
Fe
S

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对我们来说，观照机制的构造图式如何导向完全的隔离，并阻断“关于独立于【意识】之物体的外部【现实】的理念”，已是再清楚、再明显不过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明白，这里所说的是物理【世界】（如我们先前所设想的那样的世界）之存在的不可能；但除了极其重要的（！）情绪与心理关系之外，其余一切都没有改变。所观照者依然如故。关于【世界】之构造的知识本身，不可能凭自己的意志展现能动性，以魔法般的方式影响水壶中水的沸腾，不会融化冰，不会使黯淡之物变得美丽，等等：这不是咒语。然而我们确信，这些知识是可以被运用的，但只能出于意愿，并借助某些特定的练习，而这些练习此处不作讨论，因为“这本身”就是练习，其余的大多是旁枝。能够领会【本质】的人，将永远改变对自身的态度，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同等地改变对整个【世界】、对人类、对社会、对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之物、包括一切情境的态度。这一非同寻常的知识将帮助人领会幸福，爱自己、爱【世界】、爱神、爱绝对的一切，没有任何限制与例外；

* * *

光子作用于眼睛的细胞 -> 细胞引发信号，传入大脑 -> 信号被处理，然后 -> “我”看见那在我看来是外部的东西。“我”明白，这一现象由系统的特性所保障，只是信

号处理结果的感性表象，即那些波的感性表象，它们起源于“我自身历史的源头，并被经验改变为我的模样”。我们此前就知道，按照我们的物理学，　　一部分信号是电信号，我们约定这样称呼它们，但它们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

于是，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处于、并一直处于一个“封闭空间的隔离气泡”之中，它在我们看来是共同的，然而在领悟之后，却原来是个体的；

让我们回想：我们开始论证的目的，是研究我们借以“此刻看见”的那一机制；

让我们对结果作一个类比：我们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在这些条件下，我们说自己处于隔离之中，并且，把食指指向眼睛，说我们看见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但恰恰是在“【意识】”之内；由此，我们仿佛又一次地再度沉入自身之内。我们先前已经做过这个练习，也明白并非每个人都能想象出来，尽管许多人已经知道，一旦理解，它会显得过于简单。希望您能掌握它；

在构建【现实】时，我们沉入“我”之内　-> 动态地形成我们“灿烂的未来”，同时顾及那渐渐熄灭的、仿佛留在外面的过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觉得自己在观照外部的〈环绕我们的〉【世界】。这就像乘坐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后平台上，看着铁轨向远方飞逝。实际上，我们在汲取新经验的同时进行观照，如同观照那些退入过去的事件：自主地选择那些对合理【发展】必要而有效的事实与知识，尽管对它们的判断与界定纯属主观。通常不久之后，“新

的经验”就变成了旧的、已经过时的，需要修正，或以新汲取的宝贵事实加以补充，或基于先前的知识，或基于某些特殊条件：新的经验就这样形成，并被保存在记忆中（连同那一情境，它〈或许〉可用于细致的分析）。这一过程一再重复；

由此可以确认：任何经验，都作为数据的一部分被使用，作为汲取新经验的基础。数据的另一重要部分是：a）“事物”在其理想形式中的【理念】；以及 b）【条件】，它们既影响具体当下情境之内容中一切物体的动态与变化，也可能影响情境本身意义的变化；

【情境之潜能】是它的吸引力，而吸引力又反映出它经验的饱和程度，以及“我”参与其中的【兴趣】（【太一之需】），和展现能动性、力求汲取新经验直至完全穷尽的意图。但是，从情境中完全汲取经验是绝对不可能的（就信息而言，它在原则上也是无限的）；然而，“【太一】”力求【发展】，从可及之物中吸收最大限度的经验，但很多事情取决于有效汲取经验的能力。完全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充满事件的情境，从中除了视觉经验之外，无法汲取任何稍有成效、稍合理的经验；但对于作家或画家而言，这种经验可能是无价的：这意味着“【太一】”需要它；

【兴趣】具有巨大的意义，即令“【太一】”感兴趣的信息，作为包含在数据流中的内容，是展现意图、实现【现实】与形成未来事件的催化剂与能量。这对于那些学习驾驭【现实】的人来说极其重要（……这样的修习可不少）；

有必要特别提请您注意：在总体层面上静态数据的变化，作为“【我之实在面向】”之能动性的后果而被保存下来（如果有人移动了一块石头，那么它将保持被移动的状态），这还不是【现实】之“【集体同步实现】”的可靠证明；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任何明显的前提，能够解释使之成为可能的任何原则，因此，迄今为止，我们只研究一个（从每一者的立场看）“【我之实在面向】”的“本性”；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我们假定，人们并不是幻影，正因如此，我们怀着巨大的兴趣与自然的需要，去发现并研究【集体现实之共同实现】的机制。此外，我们还想弄清（哪怕只是理论上）：其他文明以及总体性的因素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可能是危险的？或者是否取决于其他“【我之实在面向】”的意图，以及它们的能动性的结果；

意象之球：直径等于无限



图 5

（表象：当下空间沿赤道的截面）

让我们设想并考察它，把它当作二维纸面上的图式。在图 2 中，我们练习过沿赤道截取无限的三维空间：这是一个平面的圆，厚度为一个假定的点（图 5）。假设这是我们当下的空间，此刻我们正位于其中心，讨论着【世界】的构造（借助对观照机制的认识），指向那向自身之内的

过渡，在那里，“身体中的我”参与情境，在所观照之帧中汲取这一经验（“我”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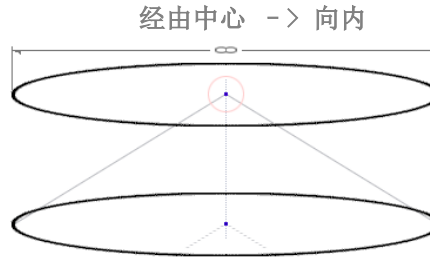


图 6
（沉入自身之内一层）

沉入自身之内之后，我们再次处于完全相同的条件中，指向内在的“我”及其内在的观照。这使我们又沉入自身本身之内的下一层（见图 6）。我们在平面上画出了这一图式，但集中注意便会明白：这是一个中心有一个中心点的球，而这个点进入自身之内，即进入我们每个人之内，结果又是一个内部带有中心点的空间（或者与“无穷远点”相比较）；请深思这一惊人的现象：这个点（“我”）在自身之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我的？我”在试图触及〈它〉时奇怪地滑脱。与此同时，每一个空间仿佛都继承了中心（“我”呈现为无底的，即【深渊】，在某种、但确定的意义上）。我们能够随意多次地进行这一操作。结果将是相同的。应当指出：数据利用光子流作为运输工具 -> 飞入“我”之内，然而，所观照者恰恰是从外部、从过去“充满”被实现的空间的。未来由过去形成（！）……

这说明，数据经由某种“【我之轴】”、经由【意识】与【理智】进入记忆（我们曾称之为信号处理过程），被【诠释】、被界定，转化为感性形象，并且 -> 从其边界那不可见的边缘之外充满空间。 这一切， 字面上都在出现，以所观照者的形式显现，仿佛在一座巨大的、魔幻的3D 剧场之中：

∞…-> 经由中心 -> 向内 -> 经由中心 -> 向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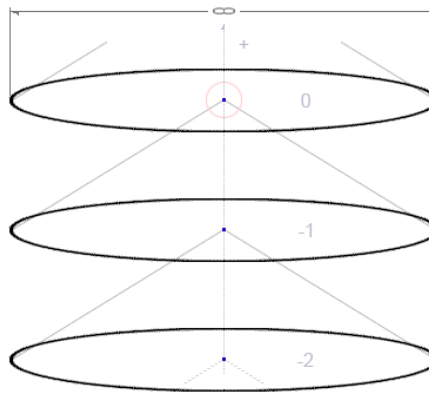


图 7
（沉入自身之内两层）

考虑到“【意识】”是超越极限的，并实现任何空间，应当说明：多维性不可能是结构上或软件上的问题，因为维数的增加甚至遵循一条十分平常的规律。问题在于另一回事：我们将遇到表象的问题，而没有可视化，就无法充分地研究（更高的）维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做到一些事情。那时，我们的眼睛将真正睁开，而这将很快，或非常快地发生，但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

我们建议回想，或者请注意，这一众所周知的特性（规律）：

母空间包含无限多个从属空间，后者的维数少一。

零维性：抽象之点；

一维性：直线，由无限多个零维之点沿一个方向连接而成；

二维性：平面，由无限多条平行直线构成；

三维性：体积，由无限多个〈彼此〉叠加的平面构成；

四维性*（【独一体】）：由无限多个嵌套的、由外 -> 内依次继承中心点的三维空间组成。Unicus [拉丁语]：独一的、个人的；*四维性：四维空间构造的基本根本属性；

五维性（【共通体】）：由无限多个轴指向内部的四维性组成。Generalis [拉丁语]：共同的。要领会五维性，必须理解四维性；

按照这一方法，我们可以轻易地设想任何维度，在理论上它将是正确的，但我们无法想象其方法与实际的几何，因为这一知识需要合乎逻辑的根据，即需要一个引向理解的原因。第五维度（以及五维性）不易想象，我们将先尝试解释它，然后再尝试在二维平面上描绘它；但首先让我们来看【独一体】（Unicus）。借助上面所分析的例子，并凭借表象，我们明白：第四维度的轴是无限的，指向内部与外部。此外，必须明白，“【意识】”在实现任何维度方面都没有限制。“【意识】”与“【太一之总体面

向】”，作为“【原由】”，都是超越极限的，并以如下方式表达：

$$\infty+1 \text{ 与 } -\infty-1$$

其中，$\infty+1$ 是外部的超越极限者，即“【意识】”；而 $-\infty-1$ 是内部的超越极限者，即“【我之总体面向】”，它以与〈自身〉完全对立面之间的根本相对性（作为存在的方法与根据）而被实现，这一对立面即非常重要的“【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要理解四维性，这已完全足够；然而我们还必须回到这一点，否则在研究“【集体同步实现】”时，我们将遇到【理智】的自然屏障。应当明白：我们考察的是共同的结构，但从每一个存在者的立场看，它毫无差别；

您想知道，“【太一之总体面向】”（即“【我之总体面向】”，二者是同一个）与“【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之间的区别何在？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一点的时候，但作为解释，应当说：“【太一之总体面向】”就是“【一体之我】”，即一切“我”，无限多的每一存在者的“我”；在这一关系中，它们被确定为“【非我】”，相对于那在【现实】中存在、并作为“【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参与情境的那者，作为必要的【对立面之平衡】（我们理解这种相对性是对等的）。这一相对性是根本的、等价的、相互依存的，并由“【系统必要性】”之事实所保障；

关于“双面向（二元）之太一”一章的评注

在《所观照者》与《意识》之后，我们看见什么、身处何处，已经清楚。本章转向那个观看者，并以一个反复进行的动作构建其结构。道路从刚刚完成的发现的推论通向【我之轴】，从轴通向维度的阶梯，从阶梯通向两个超越极限的【原由】。给本章命名的双面向性只在最后才出现，而且有意不完全展开。

不施魔法的知识。 本章以一个清醒的保留开始。隔离已被证明，外部世界的理念已被阻断，然而所观照者依然如故。关于【世界】构造的知识本身不会烧开水壶里的水，不会融化冰，不会使黯淡之物变得美丽。这不是咒语。改变的是另一样东西：态度。领会了【本质】的人，将永远改变对自身的态度，因而也改变对【世界】、对人们、对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之物、对一切情境的态度。

这一保留比看上去更重要。它竖起一道围栏，防止把体系读作魔法；同一道围栏稍后也将出现在【根据实现之法则】中：被实现的是必要的根据，而不是所欲之物。它还表明知识的作用在何处：在态度之中。正如在《意识》中，忒修斯之船的原物性不由物质维持，而由态度维持；在这里，【世界】的改变也不在木板之中，而在知者对它的态度之中。因此作者说，这一知识本身就是练习，其他练习都是次要的。结局被简单地命名：领会幸福，爱自己、爱【世界】、爱神，爱一切而无例外。

最后一节车厢的后平台。 本章用一个意象总结所走过的路。我们处于一个隔离的气泡中，它看起来是共同的，在领悟之后却是个体的。在构建【现实】时，我们沉入“我”之内，而我们觉得自己在看外部世界。实际上，这就像乘坐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后平台上：我们看见向远方飞逝的铁轨，即退入过去的事件，并从中挑选【发展】所需的东西。

由此有了经验的循环。新的经验不久便成为旧的，并作为下一次的基础。任何经验都是汲取新经验之数据的一部分。数据的另外两部分，是事物在其理想形式中的【理念】，以及影响物体变化与情境本身意义的【条件】。这与《意识》中的那一对相同：【理念】加【状态之波】。

【情境之潜能】与【兴趣】。 本章引入一个将成为体系之发动机的概念。【情境之潜能】是情境的吸引力：其经验的饱和程度，以及“我”参与其中的【兴趣】，即【太一之需】。从情境中完全汲取经验是不可能的：就信息而言，它是无限的。很多取决于汲取的能力。有时，从一个充满事件的情境中，除了视觉经验之外什么也汲取不到；但对作家或画家而言，即便这一点也是无价的，这意味着【太一】需要它。

【兴趣】，即令【太一】感兴趣的信息，被本章称为意图、【现实】之实现与未来事件之形成的催化剂与能量。预先说一句：《【“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将把能量定义为把信息展开为形象的落差，而《【肇始】》将在

【兴趣】中找到【探寻之我】的运动本身。其种子就埋在这里。

诚实的界限。 本章在一个容易一掠而过的地方停了下来。总体层面上的变化作为“我”之能动性的后果被保存下来：被移动的石头保持被移动的状态。但这还不是【集体同步实现】的证明。使之成为可能的原则尚未找到，因此，只研究一个，即从每一者立场来看的【我之实在面向】。动机被公开说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我们假定人们不是幻影。动机得到承认，证明被推迟。这张期票将在《五维性》中兑现。

一个动作：经由中心向内。 接下来，本章用一个操作构建“我”的结构。无限空间沿赤道的截面，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平面圆（图 5）。我们指向内在的“我”及其观照，这使我们沉入更深的一层：中心点成为通向一个新空间的入口，那个空间有自己的中心（图 6）。重复下去，诸空间便串在一条垂线上，即带有 0、-1、-2 各层的【我之轴】（图 7）。整个结构从一个手法中生长出来，而不是从一组假设中。

而在这里，本章注意到一件惊人的事：“我”在试图触及它时奇怪地滑脱。每一个空间都继承中心，而“我”结果是无底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深渊】。这一观察有一位著名的邻居。休谟在探视自身以寻找“我”时，只找到个别的知觉，并承认他从来无法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抓住自己。由此他断定，“我”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束知觉。本章看到了同样的滑脱，却得出相反的结论。“我”

之所以滑脱，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因为它不是对象。预先说一句：在《“我”之行为》中，本书将表明“我”是【行为】，而不是万物之中的一物。【行为】无法像对象那样被触及：任何触及都已是它的实施。由此也有本书稍后将说出的规则：不能说“我的我”，因为“我”是那一切所归属者，而不是归属于某人之物。休谟在内容之中寻找“我”，没有找到。本章则把它作为中心找到：从这个中心看得见诸内容，而它本身并不立于其中。

维度的阶梯。 本章给出一条规律：母空间包含无限多个维数少一的从属空间。点、直线、平面、体积。这一阶梯上的零维之点是几何的一级。不应把它与《“我”之行为》一章中的【抽象被动之点】混淆：后者是【理智】的极限，维度的概念对它尚不适用。名称相同（点），但对象不同。

对于三维及以下，这是数学事实。到了第四级，本章所做的与学校几何不同。几何意义上的第四维延续同样的步骤：沿一条新的垂直轴排列无限多个体积。而在这里，四维性即【独一体】，是无限多个彼此嵌套、由外向内继承中心点的三维空间。第四个参数不是向旁侧的移位，而是嵌套的深度。

这一解决方案中最重要的，是本章没有直接说出、却不可避免地从其前提中得出的东西。垂直轴是指向外部、指向一个新的外部维度的方向。但在本体系中，外部并不存在：《所观照者》与《意识》已确立了这一点。垂线无处可去。剩下的唯一没有被封锁的方向是：经由中心，向

内。在这里，作为嵌套的四维性并不比正交轴“更自然”，而是不可避免的。与之竞争的构造需要外部，而外部并不存在。作者说，“按照这一方法”，任何维度都是可设想的，这与不可避免性并不矛盾：任何维度关乎层数，而必然向内关乎轴的方向。五维性即【共通体】在这里被命名：由无限多个轴指向内部的四维性组成。它将在自己的一章中展开。

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超立方体，即沿垂直方向延伸的立方体，与【独一体】之轴无关。二者共有的只是一个词“第四”，而它在这里是同名异义：就像“杜鹃”既指鸟，又指花。本书将在下一章详细谈到这一点。

两个超越极限的【原由】。 轴在两个方向上都是无限的，本章用两个【原由】将它覆盖：∞+1，外部的超越极限者，即【意识】；-∞-1，内部的超越极限者，即【我之总体面向】。这些表达式不是无穷大的算术，而是一个标记，标示那位于开放的无限之彼岸、位于【理智】极限之外的东西。若把它们当作数的运算来读，会误导数学家。若把它们当作对极限的指示来读，它们便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双向的超越极限并不使【意识】成为二元的。二元的是【太一】，在两个面向之中。【意识】是没有自身维数的静态基础，实现任何维数。而被实现的维度始终是具体的、有限的，无论多么巨大。无限是函数，而被实现的是具体的【所观照者之光晕】，就像数字 π，在函数中无限，在每一次应用中有限。

预先说一句：过去与未来也将落在这同一根轴上。向外退去的是过去，越来越久远，朝向【意识】。向内的是未来，朝向【总体面向】，不可达到，正如“我”的中心不可达到。现时的只是两个不可达者之间的生成之点。因此，事件永远不会成为未来，而只会成为过去。本章已经说出了要点：未来由过去形成〈……却永远不会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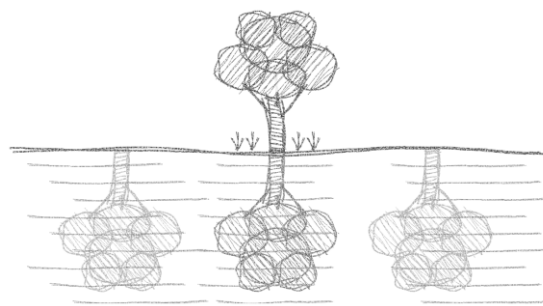
同一关系的两道弧。 本章坚持：数据向内飞入“我”，而所观照者从外部、从过去充满空间，“仿佛在一座巨大的、魔幻的 3D 剧场之中”。这不是混乱，而是同一关系的两道弧。向内的运输，是【实在面向】被卷入生成的方式。从外部的充满，是已被实现之物得以呈现的方式。二者不可混淆，也无需割裂。

双面向性：被命名，又被推迟。 直到最后，本章才给出标题中所列的东西。【太一】一分为二。【太一之总体面向】是【一体之我】，即无限多的每一存在者的一切“我”，它们在这一关系中被确定为【非我】。与之相对的是那在【现实】中存在并参与情境的那者：【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二者之间的相对性是根本的、对等的、相互依存的，并由系统必要性即【对立面之平衡】所保障。本章自己停了下来：“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一点的时候”。完整的布局，即【三位格】，将在《【“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中展开。在这里，双面向性被引入，并保持开放。

本章是什么。 这是一章构造之章。它确立了载体，即【我之轴】；给出了名称，即【独一体】、【共通体】；

标出了两个超越极限的【原由】；并命名了【太一】的双面向性。其中最有力的，是不可避免地得出的东西：在所接受的前提下，四维性只能是向内的嵌套，因为垂线需要外部，而外部并不存在。其中最精微的，是在触及时滑脱的“我”：不是因为它不存在，而是因为它不是对象。而本章的第一页给出了理解全书的钥匙：知识不施魔法，它改变态度，而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第四维度与四维性

2D 投影（从截面“0”到结构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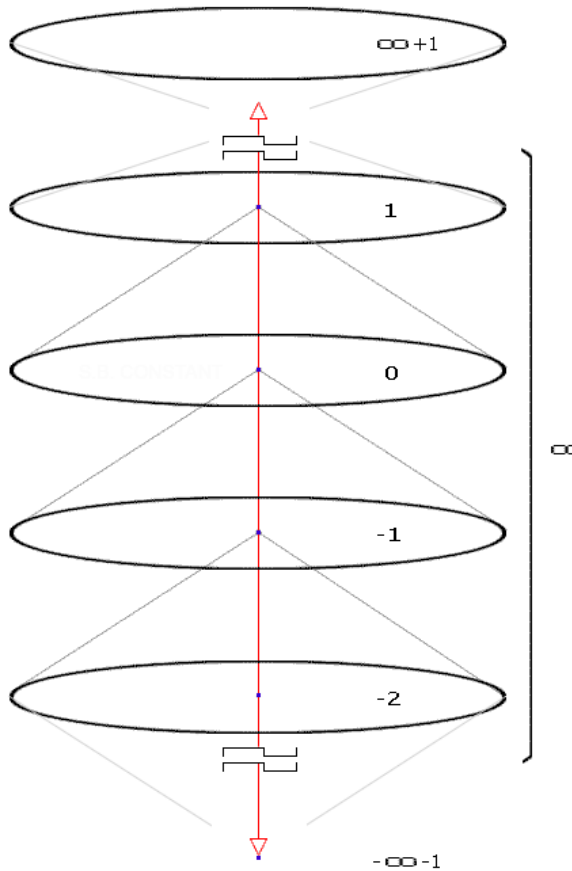


图 8

（【独一体】：球，四维性，沿第四维度之轴，朝“内与外”的方向）

“【意识】”由此可供分析，也就是说，它不属于“不可理解者”的范畴，既然我们已“以逻辑的方式”、并借助研究“抵达了它”（见图 8）。这一切，总体上可以称为“【太一】”的显现，这意味着它确实不是极限，鉴于所提供的可能性〈显然是无界的〉；

“0”层是出发点，是我们研究开始的地方。“1”层是所设想的外部，即“过去”，从我们显明的【现实】来看。一切带负号的层（-1、-2）是内部的，即恰恰是我们在本研究中所“触及”的那些层（见《双面向（二元）之太一》，第 118 页，图 7）；

四维空间的结构完全符合唯我论的世界构造，这意味着“只有【我】存在”这一条件，此外别无他物：其余一切不可证明，事实上也不存在。这一学说极其合乎逻辑，因而作为真理是美的。唯我论这一理念已有约 2500 年，许多人认为它是根本性的，因为它被视为不可驳倒的。在这一阶段，我们的研究没有越出唯我论的范围，但是，我们尚未完成探索，无权容许哪怕一丝成见。我们只对事实感兴趣，并将尽一切努力为此处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先生们，天还没黑呢……”；

* * *

在三维空间中，第四维度的轴是“指向内与外的线的一部分”，它因维数不相符而中断。这条线的一部分指向内部，它也是【数据流之轴】，即“我”在【现实】中汲

取经验时所吸收的数据之流的轴。这里的可视化是有限的，但已足够清楚（下一页，图 9，红线 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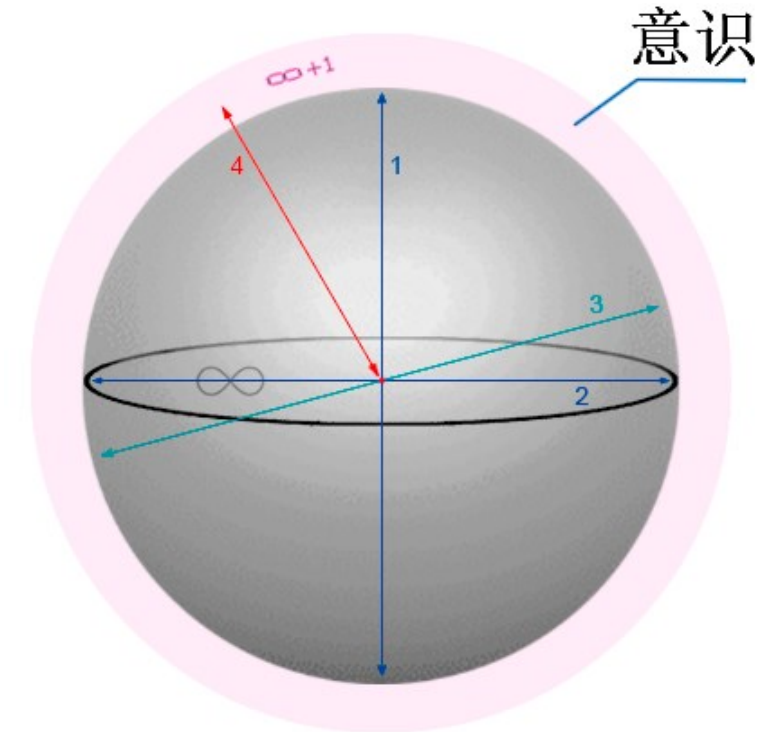


图 9

（第四维度之轴在 3D 空间中的一部分，以红线 4 表示）

我们认为，对四维性的表象不应造成特别的负担。为了今后避免在“理解‘我’”或研究【世界】之构造时遇到困难，最好现在就弄清楚，否则您将遭遇不可理解。但是，一旦领会，它就会显得相当简单；而最重要的是，在领会的那一刻，您将获得一种特殊的优势：运用四维性、

以完全不同的范畴进行思考的能力；在【理智之重构】发生之前，后续的论证将具有无法通达的意义，您也无法如所必需的那样恰当地理解它们；

【维度之屏障】：不知晓方法、不清楚理解每一个后继结构，便不可逾越；真正的知识不会自己到来，但如果怀着特殊的【兴趣】学习，即怀有愿望并展现意图，就可以获得它。真实的、事实上的任何东西，总有合乎逻辑、可以解释的根据，这尤其适用于知识与经验；

从三维体积中的一点与每一点出发的观看，有助于领会四维性。这呈现为第四个方向“向内与向外”，只有符合“【理智之四维本性】”的存在者与事物才能通达。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者的【理智】不具备领会四维性所必需的特殊功能，那么〈应其请求〉而被实现的空间，也不会适合于这一阶次的物体。因此，“四维构造”将无法通达，原因在于缺乏“与之相应的根据”；

任何维度阶数之空间的每一个点，潜在地都是一切维度的交汇点；

例如，对于领会五维性的人来说，四维空间中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五维的整合，这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说，在他的表象中，五个维度的轴穿过其中每一个点。类比地，对于领会四维性的存在者来说，三维中的每一个点都是四条轴的交汇点。这就是对任何空间中之点的合乎规律的关系；

换一种方式表述：任何空间的一切点，都位于一个具有无限维度阶数的【共同结构】之中（以及无限复杂性之

中，二者相同。复杂性作为嵌套性，是可以证明的，并指向一种与维度相关的规律性……因为混沌是不可能的）；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维度只对生者有意义，只能被“有生命的存在者”所运用（“【为生者之世界】”），因为只有“我”（“【太一之实在面向】”）作用于“【意识】”；与此相反：物体没有意志，不能自主行动，也不具备领会【现实】的属性与能力。任何运动之物（在任何地方）都是【现实】之实现的一个细节，而能够断言这一点的，只有有生命的（！）“在场者”（或者，“设想者”：但那样一来，它就不存在，只有适用于纯粹【理念】的具体之波的确定条件）。

应当明白：对维度的领会是可以达成的，是作为知识与经验获得的；而且这不仅涉及对（形象的）逻辑构造的理解，也涉及对一个严格确定的、相应的“构造”进行几何表象的能力，这一构造比从属的（较低的）子结构复杂一个阶次（……这只是方法的一部分）；

然而，它一定得是空间吗？说的是什么？——我们把空间表象为体积，属于这一范畴的是最近的、即第四与第五维度；但还有第二维（平面）、第一维（直线）与零维（点）。以我们的发展水平，我们暂时还无法思及其他可能的维度，低于点的，或带负值的，如负一维、负二维；但如果我们能够思及它们，那么它们就存在，只是关于它们的“意义”没有任何【理念】；

显然，目前我们无法恰当地论述这一点，为了不犯错误，最好停留在这一点上：负维度不可能存在〈按照我们

的概念，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是如此〉。如果出现了【前景】，那么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

关于“第四维度与四维性”一章的评注

上一章构建了载体，即【我之轴】。本章提出的问题是：第四维度是什么。它把轴补全到底，确定其方向，把这一构造推广到每一个点，把对维度的通达与【理智】的构造联系起来，把四维结构与唯我论等同起来，并有意地让尚未解决的问题保持开放。本章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如果第四维度是存在之构造本身的轴，那么本书此后的一切，都取决于这根轴是否被正确把握。因此，评注的展开程度以对象所要求的为准。在若干关节处，评注是与作者一同把思想推进到底的过程，在那里，结论不是现成交付的，而是在分析中获得的。

一、轴已补全：外部原来是过去。 图 8 给出了完整的轴：在无限符号之下的 1、0、-1、-2 各层，两端是超越极限的顶盖∞+1（【意识】）与-∞-1（【我之总体面向】）。【意识】被宣布为可供分析的，是【太一】的显现，而不是不可理解者：人们以逻辑抵达了它。0 层是现在，是研究的出发点。带负号的各层是内部的，是我们在向内沉入时所触及的那些层。

而向外的1层，本章这样称呼它：“所设想的外部，即过去”。这句话中的内容比看上去更多。自然态度当作外

部世界的东西，经分析原来是过去，是已被实现、已沉积下来、从内部被看见的东西。《所观照者》表明，在链条的任何一个环节中都没有外部。在这里可以看出，它一直以来是什么：是沉积的过去，它从外部，从空间边界那不可见的边缘之外充满空间。习惯把时间的方向误认作空间中的方向。

轴上有两套标记，它们的重合并非偶然。超越的标记：向外是【意识】，向内是【我之总体面向】。生成的标记：向外是过去，向内是未来。两个“向外”都是已实现者的沉积。两个“向内”都是追求的不可达之极限。因此，轴的两端都是【理智】的极限。过去退向【意识】，越来越久远。未来伸向总体之我，如同通往完美的一条永无尽头的路。现时的只是二者之间的生成之点。

由此得出本章最有力的论点，它颠覆了习以为常的看法。把轴的方向性与《意识》中关于“未来将其地位变为过去”之时刻的论点结合起来，便得到：事件在被实现时只成为过去，永远不成为未来。未来永远不会到来。不是因为人活不到那一天，而是因为它是轴的不可达的内部极限，而不是轴上的一个点。值得区分两个层次，以免出现虚假的矛盾。未来作为期待是实在的，作为存在的阶段是不实在的。“未来由过去形成”与“未来不会到来”并不冲突：方向由已成者形成，但“未来”这一点本身不可达。

与此同时，【时间】不是基础，而是社会所采用的工具：一种度量物体之间相对位移的方式，而不是轴本身的

进程。尺子不是被测量之物。那实际流动着的有方向之流，本书将在《空间—时间》一章中以其本名称呼。

二、每一点都是交汇点。 图 9 显示了三维世界中的第四维度之轴：红线 4，只是线的一部分，因维数不相符而中断。其内部的部分被称为【数据流之轴】，即被“我”所吸收的数据之流的轴。为什么只能描绘一部分，本章以一个主要的概括加以解释：任何维数之空间的每一个点，潜在地都是一切维度的交汇点。对于领会四维性的存在者，每一个三维的点都是四条轴的交叉，每一个四维的点都是五维的整合。

这意味着，较高的轴穿过体积中的每一个点，而不是一个点，那唯一的一条红线只是描绘上不得已的妥协。享有特权的不是作为位置的中心，而是作为交汇点的每一个点。中心只在注意力此刻所在之处。一切点都位于无限维度的【共同结构】之中，在那里，复杂性被等同于嵌套性：“混沌是不可能的”。这正是作者将在《五维性》中所作的自我修正的种子：以“复杂性、嵌套性之阶”取代“维度”。

三、第四维度是第一层的经验。 在谈到邻居之前，必须先说明对象本身的地位，而这里的思想是与作者一同被推进到精确形式的。

弱的说法会是这样：第四维度是“与物理学中一样的经验”。这一说法出于内在的原因是错误的。物理的经验是主体间的，由对观看者漠不关心的仪器来检验。第四维

度之轴是以第一人称、从“我”的立场被给予的。把二者等同，就等于在没有仪器的地方许诺仪器。

正确的说法更强。任何科学都有一个不被察觉的第一层：先于公式与实验而被接受的假定，即世界是外部的，观察者站在它面前。这一层决定什么算作问题、如何解读答案。第四维度正是这一层的经验。它依据的是无可争议的东西：观照机制，视网膜给出二维图像而体积由【理智】补全，生成的不可逆。它可以从第一人称加以检验：“环顾四周”，借助对四维把握的训练，这种训练可由满足条件的人重现。不能把它从自然科学中剥离出去，不是因为它“也是科学”，而是因为没有它，科学就不明白自己究竟在测量什么。它位于仪器经验之下，作为其条件。科学走到观察者的门槛时，在测量、意识、物理学统一这些问题上，恰恰在它携带未被拆解的外部刻板印象之处碰壁。只有走到这一层，这一刻板印象才会被拆解。

四、门槛边的邻居：荣誉归于发现，标签予以回绝。作者从不否认探索者的贡献。严格只针对标签，从不针对贡献。

欣顿第一个使维度成为可训练的视觉对象。他以彩色立方体的训练和截面的规范，从三维截面走向超立方体（“tesseract”一词正是他引入的），展示了获得维度可视性这一操作本身。这是真正的发现。他把探索转向了正确的方向：转向思维者的重构，而不是对现成之物的观照。就对象而言，他的方法与指向内部、与“我”相联系的存在之轴无关。这不是贬低，而是划界。还有一点保留，以

免把别人的功劳归于他：从平面补全体积，并不是欣顿发现的。这是文艺复兴的透视法与惠斯通的立体镜（1838 年）所做的事，而天生的视觉本身就会这样做。欣顿的功绩在于把维度变成可训练的东西。

艾勃特在《平面国》中对维度的类比作了富有影响力的戏剧化呈现：这是一种进入了文化的论证手法，使许多头脑转向了更高维度本身的可能性。二者都应为其所发现者获得全部荣誉。只是“存在的第四维度”这一名称，属于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不同的东西。他们在值得寻找的地方寻找，而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寻找。

五、超立方体：重要的发现，正因如此而不是第四维度。 这个主题最常与它混淆，而与作者的分析带来了决定性的修正。思想的第一个反应是：超立方体是同一根轴的错误描绘。作者拒绝了这种表述，而且是正确的。超立方体不是第二个第四维度，也不是【独一体】之轴的错误投影。它根本不是第四维度。这是几何内部的一个构造：一个沿着又一个垂直方向延伸的立方体，“再向旁侧重复一次同样的东西”。在数学上，它作为图形是诚实地四维的：它的十六个顶点需要四个坐标，而关系式 V − E + F − C = 16 − 32 + 24 − 8 = 0 是四维多胞体的欧拉关系，不适用于三维的情形（V − E + F = 2）。但这恰恰表明它讲的是另一回事。它在坐标上是四维的，作为 R^4中的图形。【独一体】之轴则是存在之构造本身的轴。

这是不同范畴的东西：空间中的图形与存在之构造的轴。二者共有的只是一个词“第四”，而它是同名异义：

就像“杜鹃”既指鸟，又指花。可以看见的证据是超立方体的动画。它总是向外翻转，内部的立方体走到外面，因为垂线没有一个可以向内进入的中心。【独一体】之轴只经由中心运动，完全不会翻转。超立方体作为发现受到尊重，又作为非第四维度被回绝，两种判断并存而不矛盾：“重要的”与“被正确命名的”是不同的评价之轴。

六、时间的物理学：伟大的测量与被拆除的本体论。物理学把同一根轴作为时间，即 t 轴来触及，而作为测量，这是最精确、不可替代的成就。钟表的走时、相对论修正（没有它卫星导航就无法工作），这一切都是正确而伟大的。但从外部取用的坐标 t 是对称的：过去与未来在其中是平等的。由此产生“块宇宙”，一幅一切存在者同时铺陈开来的图景，而生成被宣布为视角的错觉。

在这里，必须区分粘连在“时空”一词中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位于其余一切之下的本体论：断言世界就是这个块，生成不是真实的，“现在”不是实在的。称之为第一层，是因为它先于公式而被接受，因而不被察觉。

第二层是数学形式体系，即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流形。它毋庸置疑。数学法则是从所接受的基础中得出的必然推论，体系并不触犯它们：体系所立足的融贯性正是一种数学美德。与作者的分析还揭示出一种直接的亲缘关系。有一种反驳说，数学因为 π 与 e 这类无穷常数而“不精确”；这一反驳被这样消解：无穷小数是无限的函数，在每一次应用中都是必需的：π 并不作为现成的无穷级数被储存，而是恰好按实现所要求的程度展开。这正是体系的构造：

作为函数是无限的，在每一个被实现的光晕中是有限的。带有无穷小数的常数不是基础上的污点，而是基础的缩影。

第三层是测量：作为流动之度量的时间。它也不受冲击，也是伟大的。

冲击只落在第一层，而且不是作为立场对立场，而是作为逻辑的拆除。这一论证是作者提出的，他指出了阿格里帕三难困境，以及任何否定的体系都处于它所反驳的那一体系之内。否定生成，以施为的方式自我驳斥。否定它的那个行为本身，即论证、推论、说出“没有生成”，是被实施的，也就是说，是在生成的。块宇宙为了被肯定，需要它所否定的那种生成。而在试图为自己的否定提供根据时，永恒主义陷入三难困境：无穷后退、循环或独断。生成不落入其中。它不是需要外部根据的论题，而是一切论证的条件，因为论证就是实施一个行为。它像“我思”一样自我确证：它不是被推导出来的，而是被一切推导所预设的，包括否定它的那个推导。

由此得出承重的结论。本体论的块宇宙不是被经验拆除的，因为两幅图景给出同样的观察；也不是作为一种立场辩倒了另一种立场；而是以施为的方式，即比事实更牢固地被拆除：经验事实可以被无矛盾地设想为假，而这一点不能。冲击最精确地落在那唯一一根把形式体系缝到本体论上的线上：即从“数学中没有特殊的‘现在’”过渡到“所以‘现在’不是实在的”。这根线被行为切断：“现在不是实在的”这句话是现在说出的。切断它就足够

了，于是数学仍是数学，测量仍是测量，而本体论的王冠从块状图式上被摘下。

以及这一步的诚实界限。施为论证证明了生成是实在的，并埋葬了无时间的铺展。但它并不证明方向性：即事件只沉积为过去。“行为被实施”给出的是生成存在。承载箭头的不是施为论证，而是【独一体】之轴的构造，即“向内—向外”的方向。两个结论立于两个根据之上：生成的实在性立于施为论证，其方向立于轴。把二者合为一个，就等于用一根撑不住方向性的支柱去支撑它。

现在主义与永恒主义之争通常被称为活跃而悬而未决的。更准确地说：在把生成当作诸论题之一的地方，它才是活跃的。但生成不是论题，而是条件。体系并不在一场开放的争论中选边站。它表明：一方被它自己的否定行为所否定，而另一方是没有它连否定也无法完成的东西。

七、唯我论：被等同，但不被当作极限。 本章直接把四维结构等同于唯我论的世界构造，“只有我存在”，并指出它的古老与不可驳倒的名声。必须承认这一立场的分量：唯我论确实是最难驳倒的立场之一。但它的不可驳倒性是在经验内部的逻辑上的无懈可击，而不是已被证明的真理性。本章也没有停留在它上面：“我们尚未完成探索……天还没黑”。预先说一句：唯我论将被证明在它自己那一层是正确的，并且不会被驳倒。四维性是一个【人格】的结构，在它之内确实“只有我”。但第四层不是最后一层。在《五维性》中，社会将呈现为众多【独一体】，而唯我论将不是被取消，而是被嵌入更高的一层。

八、对维度的通达，“【为生者之世界】”，以及负维度的括号。 本章把四维构造的可通达性与【理智】的构造联系起来。需要“【理智之四维本性】”，而应其请求被实现的空间，只适合于【理智】对之有根据的东西。理解在这里是门槛。从这里获得“特殊的优势”：以四维性的范畴进行思考的能力。在【理智之重构】发生之前，后续的内容在意义上始终无法通达。这与《太一》一章所警告的不可逆性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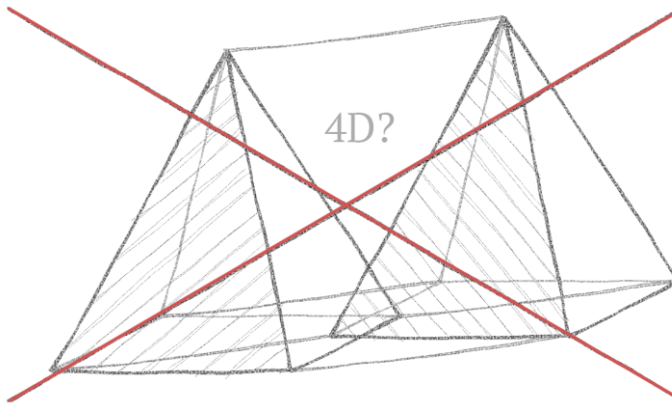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维度是“为生者”的。只有“我”，即【实在面向】，作用于【意识】。物体没有意志，不能领会【现实】。运动之物是实现的一个细节，而能证实这一点的只有在场的生者。

关于负维度与低于点的维度，本章提出了问题，却有意刹住。既然可以思及它们，它们就存在，但关于它们的意义“没有任何【理念】”。因此，“从我们的立场看”，在【前景】出现之前，负维度不可能存在。这正是本书稍后将说出的尺度：不可能思及不可能存在之物。但“负一维”暂时只是没有意义之【理念】的词，而词还不是思想。体系知道自己的边缘在哪里，不把词冒充为【理念】。

九、本章整体上是什么。 这是一章转折之章：从载体转向第四维度的本性，并第一次触及唯我论之外的东西。其中最有力的是内在的东西。在观念论的前提下，轴必然是内在的、有方向的、与“我”相联系的，而这只给出一种构造：嵌套的三维空间之轴。那些被冒充为另一种第四维度的东西，经分析原来要么是从外部截取的同一根轴的

截面（失去了方向与“我”的时间），要么是关于另一对象、被错误如此命名的发现，要么是像超立方体那样与轴完全无关的图形。而它们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的、不被剥夺的功绩。存在本身之轴的位置，只由这一方法占据。而习惯称为外部世界的东西，在这根轴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是从内部看见的过去。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社会与人类

显然，我们并不孤单。这是美好的。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所会做的一切，都是从身边的人那里得来的，而他们又是从其他人那里学会的。【社会】是信息的载体，是几乎一切可能、知识与技能的不竭源泉，包括那些看似平常的：说话的能力，使用最简单的东西（用勺子吃饭），用两条腿站立时保持姿势，等等。我们能够作为智人而存在，正要归功于【社会】。历史、科学与文化，为这一切，我们真诚地感谢具体的人们、我们的家庭、最亲近的社群、【社会】以及整个人类。很遗憾，有些人对此报以某种冷笑。

现实事件的一切参与者，在经验的形成之中都起着巨大的作用，并且常常是主要的发起者，而此时我们只是在旁观（……我们以为如此）。人类在众多因素的压力下发展：古老的刻板印象、成规，被无数权威意见所感染，直至最荒诞的意见（各在其层次之上），并受到数十乃至数百种学说与伪学说的影响。

尽管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一种普遍的“【适应性世界观】”：它与那些具有字面意义上“荣誉与根本”地位的基本学说（受人尊敬、必不可少的学说）并不矛盾；这些学说享有此地位，并非由于“犀利而折磨人的叙述技巧”，而恰恰是“由于其内容的本质及其对社会的巨大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不会让您出错，也不会让您与以下结论相矛盾：

【社会】（关注与真诚关怀的对象），是我自身的思考着的一部分〈从每一者的立场〉；

对“【太一】”之构造的理解，召唤人们对他人、对人类与【社会】给予一切关怀与关注。一个以把自身等同于【世界】为世界观的人，会充满普遍的相互之爱，不可能发动战争，不可能伤害他人，或对任何人造成损害：他所看见的一切对他都是珍贵的，因为他把【世界】领会为自己本身，并且对此拥有一切必要的根据，这一点很重要。这一观念激活“我”之“在一切方向上学习与发展”的意图。人在付出关怀的同时，开始有所发现，理解存在的意义，以及尽可能长久地活着的必要，由此形成一条有意识的【通往永恒之路】，保持自身的“我”不变，不丧失“自我认同”。这些是纯属个人的〈自己的〉主观准则与界定，人只能独自对其作出判断；

＊＊＊

在此进行论证时，我们涉及的是道德，然而，我们必须抛开一切情绪来弄清楚。在研究观照机制时，我们得出了绝对隔离之条件的结论。由此出发，【世界】是个体地被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断言何者是第一性的：“我”还是“人类”？正如任何在空间中被实现之物，对我们而言都是第二性的。在开始任何关于“我”及其本性的论证时，我们意指的是【世界】之【原由】与【开端】

之【本质】，在“【肇始】”的时刻。在完全的隔离中，除了“我”之外，我们无法设想别的【开端】。也就是说，我们睁开眼睛的第一刻，恰恰就是【世界之诞生】，或【初爆】。至少目前如此；

其他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只是在我们出生之后才被发现（被实现）的；而且，我们不记得自己降生的那一刻，也无法意识到自己死亡的那一刻，却观察着他们（他者）出生与死去：这是“我”与“【非我】”之根本对立的事实。接下来：必须摒弃一切情绪。“这些事件”真正的顺序是什么？这一顺序究竟存在吗？还是【现实】的时刻是如此“虚构”，以至于某些“事物”根本不重要？什么是【原由】，又是什么的【原由】？这一串问题看起来很大胆，但显而易见之事甚至无可争议。考虑到个体地被实现的空间与绝对的隔离，可以断言：我们把父母作为根据而实现了，这是无可争辩的。此外，考虑到“一切皆有其根据”这一事实，父母的实现是必要的，但又“只是在事实上，在出生之后”，即在产生之后。这意味着，我们（意指每一个“我”，从其自身的立场）是一切的【原由】，在绝对的意义上，也是所有亲属无一例外的【原由】，包括任何一代的“曾曾……祖母”：她们被同时地、完全自然地实现，作为拥有根据的必要：为父母提供根据，而在父母之后，是祖母与曾祖母的【原由】，如此等等。正如我们上面所说，这属于根本性的区别：根本的（每一个）“【我本身】”，在任何合理的逻辑中都将是“【第一原由】”。我们也从这一立场考察宇宙的构造，以它意指

“自己本身”，以及“【太一】”的本性，还有与此处所提问题相关的一切：何为【我】？以及，【世界】是如何构成的？……这一切合乎逻辑，但太过严酷〈尤其是从常人的角度看〉。一如从前：唯我论的世界构造牢不可破；

【理智】对抗彻底务实的系统。

终有一天，数千年之后，我们将改变到这样的程度：走向精于计算的、合理的文化与心理。这最终将带来：种族的融合与地球上诞生的一切文化的相互整合。正因如此，我们一切民族都在这里诞生，并发展出众多文化，以便创造出唯一的、但更丰富、更灵活、更复杂、因而美好的、最为有效的文化，作为【文明发展之工具】。这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主题，或许值得关注，考虑到各民族因文化与宗教不同而产生的冲突与分歧；而这些文化与宗教又是卑劣挑衅、军事冲突与领土争端的政治原料。这绝不是梦想。这是必然。因此，【世界】与和平之哲学是切合时宜的。

＊ ＊ ＊

既然我们决定研究，那就继续论证，并尝试找到根本的根据，借助它们能够证明他人的【存在】，以及他们实际参与我们所观照的事件。或许，我们（人类）已经因维度的限制而遭遇过这样的问题，其中包括【理智】的思维能力。如果以三维范畴思考，就不可能有肯定的结果，原因在于自然的系统屏障。

我们先前已经查明：【维度之屏障】是通过对“结构之本质”的理解、对“有根据的、详细的逻辑构造”的清

晰理解，以及“几何表象”来逾越的，别无他法，也不可能有。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因为由于心理与社会心理因素，研究与接受不可能是大众性的。

关于“社会与人类”一章的评注

本章是一座桥。它紧接在把四维结构等同于唯我论之后，着手处理对任何观念论而言最困难的问题：他人。它的手法是严格的。唯我论在这里既未被软化，也未被取消。它是正确的，因为这就是【人格】的本体论，即经验的四维结构。但它不是体系的最后一层。本章坚持它牢不可破，同时又表明它通向何处：在这里通向关怀，在下一层维度中通向社群。下面分析本章的各个关节，并在每一处指明它靠什么维持：靠本章自身的推进，靠已走过的路，还是靠诚实开出的期票。

温暖的开端与唯我论的核心：一个虚假的矛盾。 本章以共同体的口吻开篇：我们所知、所能的一切都得自他人；【社会】是几乎一切可能的源泉；我们之所以能作为智人而存在，要归功于它。而紧接着便是核心：他人，包括父母，在我们出生之后作为必要的根据而被实现，直至“我是一切祖先的【原由】”。看起来，“从……得到”预设了他们的第一性，而“实现他们”则预设了我的第一性。这一矛盾通过区分两种顺序而消解。按实现的顺序，他人是第二性的：他们在睁开眼睛之后才被发现。按根据的顺

序，他们是第一性的：“一切皆有其根据”，而我恰恰是把父母作为我从之得到者而实现的。【太一】通过经验而发展，而【人格】的经验，就本章的实质而言，几乎全是从他人那里获得的。我实现他人，不是为了从他们那里得到，而是作为我所拥有之物的根据。根据上的第一性与实现上的第二性并不冲突，它们是两根轴。

本章最有力的表述也应以同一区分来读：每一个“我”是“一切的【原由】，在绝对的意义上”，是“【第一原由】”。这是被实现之世界的第一原由，按实现的顺序。但它不是无相对的开端。正如在《第四维度》中所确立的，“我”与【意识】相互相对，而【意识】是一切“何处”的条件。唯我论被体系吸纳，被去除的只是无相对性这一谓词。

“【社会】是我自身的思考着的一部分〈从每一者的立场〉。” 这一表述的承重词，是作者亲自以尖括号写入的：“从每一者的立场”。它把体系与其唯我论的反转区分开来。这一表述从任何一个“我”的立场来看都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我”享有特权。我有权把【社会】称为我自身的思考着的一部分，这恰恰等同于其他每一个人有权对我说同样的话。那喀索斯把世界收拢到自己一人身上。而在这里，每一个中心都与其他任何中心平等，因此这一表述导向的不是占有他人，而是关怀他人。

这一表述之下有一个推进：【世界】在绝对隔离中被个体地实现。他人作为根据而被实现。但他们不是作为空

洞的投影被实现，而是作为其他的【独一体】，作为其他的生命中心，其经验是同一个【太一】的经验。因此，被实现的“【社会】”是从其他立场进行思考的【太一】的生命，即字面意义上我的思考着的一部分。这一结论是有条件的，而条件被精确地指明了。“众多【独一体】”这一结构属于第五维度，其证明是《五维性》的期票。在这一条件下，这一表述是推论，而不是口号。

伦理：自由，而非禁令。 对唯我论的指责是：如果只有我存在，他人就无关紧要，这样的学说在道德上是可怕的。本章翻转了这一指责，但不是靠爱的呼吁，而是靠构造。

体系既不以构造、也不以道德来阻止伤害。【现实】的实现是自由的，经验的选择不受任何阻止。伤害不可能威胁到【存在】之构造：不可能威胁【太一】及其诸【面向】、阅读着的“我”、【意识】、【基本法则】。这超出了任何可实现之维度的界限。可能受伤害的只有自身的【人格】，即“我”所读取的那一【波】。对另一【人格】的伤害，作为自身【人格】的负面经验，无论如何都是【太一】的经验，但它不受欢迎：它阻断了整整一条【发展】的分支，即受到伤害的那一条。因此，对另一【人格】的伤害就是对【太一】之【发展】的伤害，而且是沉重的伤害。

预先说一句（这将由《【“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与《【存在之意义】》两章推导出来）：对【太一】而言，【发展】不是生命的属性，而是它的根据：【发展】持续

多久，【生命】便持续多久。【太一】读取【人格】之【波】，只要其中还有有趣之物。一条耗尽了【兴趣】的【波】不再被读取，而从旁看来，这便显现为死亡，无论借助哪一种现成的原因。只在他人身上显现：我们自己的死亡，如同我们自己的出生，我们都赶不上。这不是【太一】的决定或行动：【太一】不杀死任何人。这是一种系统功能，即作为【和】之法则之一部分的【太一发展系统】。伤害的分量由此而来。通过阻断【发展】，它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损害生命，而是夺走生命赖以维持的东西。本章的整个伦理都立足于此：【存在】之构造不可受伤害，可受伤害的是【发展】，随之还有【生命】本身。

伤害分为两个层次，重要的是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第一层在这里就已成立，无需任何期票。即使作为我所实现的根据，他人也是我的经验的通道：我所知所能的一切，都经由他们而来。伤害他们，我就阻断了自身实现中的一条【发展】分支，使自己的道路变得贫乏。第二层依据《五维性》的期票而成立：他人是活生生的另一个【独一体】，而被阻断的分支，是【太一】在其另一中心中的【发展】之分支。他人作为【独一体】遭遇了什么，从隔离之中无法判断。但仅仅第一层就已足够，使对他人的漠不关心成为一种矛盾。

由此可见本章断言的确切含义：一个把【世界】领会为自己本身的人，“不可能”发动战争或造成伤害。这不是对行为的预测，而是一致性的条件。一个彻底理解了的人，“对此拥有一切必要的根据”，并没有被剥夺伤害的

可能：选择是自由的，体系并不阻止它。他被剥夺的是原因：他看见自己是在选择反对【太一】的【发展】，因而也是反对自己的【生命】。说出这一表述而继续伤害，事实上是可能的。但这只证明理解没有发生。在这里，彻底理解不是同意一个论题，而是亲自走过它的根据，而这会改变观照本身。关怀在这里不是禁令，也不是牺牲，而是与理解相一致的自由选择。由此可知，体系在结构上关切于他人保持为他人。把他溶解为同一，他那一支经验就不再带来新的东西，而没有新的东西就没有【发展】，也就没有【生命】。在这里，对他人的关怀，就是对他的他性的关怀。

【适应性世界观】。 本章提出一种世界观的可能性：它与那些基本学说并不矛盾，这些学说之所以光荣而根本，不是因为叙述技巧，而是因为其内容的本质及其对【社会】的意义。【超观念论】所提供的正是这样的世界观。它解释【存在】与科学的诸多方面，并与根本学说相结合，不是通过审判它们，而是通过本质上的相似。因此它是适应性的：它作为有前景的世界观适合当代人类，而不是一系列学说中的又一个学说。

动机与证明。 小标题“【理智】对抗彻底务实的系统”点出了整章的张力。【理智】严格地推演到唯我论：“这一切合乎逻辑，但太过严酷”。而活生生的实践提出自己的要求：我们看见他人，活着的、行动着的人。由此产生证明一个活生生之社群的动机。本章的有力之处在于：动机得到承认，却没有被冒充为证明。本章两次要求抛开情

绪，并没有因为严格的结论太过严酷而软化它，因为这一结论在它自己那一层是正确的。

但第四层不是最后一层。维度并不止于第四：【意识】实现所需要的任何维度。构建规则对所有层次都是同一的。第四维度是三维性的嵌套，第五维度是众多四维性，即众多【独一体】、众多【人格】、众多生命存在者。第五维度就是社群。唯我论在此不是被驳倒，而是被嵌套：每一个【人格】在自身之内仍是“只有我”，而由许多这样的【人格】构成下一层。他人不是我的【独一体】内部的映像，而是第五层上与我平等的【独一体】。

本章并没有完成这一过渡的证明，并且明确指出：以三维范畴不可能有肯定的解决。【维度之屏障】只有通过对结构之本质、其逻辑构造及几何表象的理解才能逾越。期票被精确地开出：《五维性》。唯我论被推演到极限，并被留在那里，它在更高一层中的嵌套性，将以下一阶的手段得到证明。

邻居。 人们曾从不同的方面接近“他人即我”的思想，以及“隔离中的他人”这一任务。这里的比较是构形的区别，而不是竞赛。

在构造上最接近本章的是莱布尼茨。他的单子“没有窗户”，这是绝对的隔离。每一个单子从自己的视点表达整个世界，即“从每一者的立场”。它们的一致由前定和谐保障，而其安排者是神，外在于一切单子。对照是精确的。在体系中，外部并不存在，隔离之世界的一致不是由外部的安排者维持，而是由体系自身的法则，即【和】之

法则维持，它是诸【基本法则】之一，而这些法则本身属于构造。在这里，和谐不是从外部前定的，而是从内部固有的。它究竟如何把诸【独一体】汇入第五层，将由《五维性》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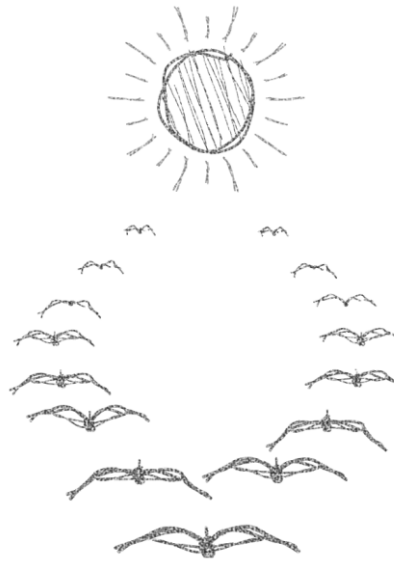
胡塞尔在《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沉思中，通过共现在先验自我之内构成他人。任务相同，是从内部着手的。但在他那里，他人有可能始终只是我的意识的一个样态，是我的类比物。在体系中，他人不是我的【独一体】的样态，而是下一层中与之平等的【独一体】。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中，从对自我规定的召唤、从实践中推导出另一个“我”。体系则从维度中推导出它。

在伦理这一线上，最近的是不二论吠檀多、叔本华与列维纳斯。不二论的公式“汝即彼”（tat tvam asi）断言每一个人的阿特曼与梵同一：他人就是你，所以不要伤害。但在那里，多样性归根结底并非绝对实在，道路通向不二的太一。在叔本华那里，“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是虚幻的，一切的根底是同一个意志，因此他人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但意志是盲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生命意志。在这里，【太一】不是盲目的，也不熄灭自身：它在【发展】，它需要他人是活的、是别样的。列维纳斯使他者不可消除、不可还原为我，但他的根据恰恰相反：他者从外部打破我的总体性，与一切观念论相悖。在这里，他人在观念论的框架之内不可溶解，出于【太一】本身的结构性关切。共同的形态是这样的。每一位邻居要么在终点上熄灭差异（在一之中，在否定意志之中），要么把他者移出

观念论之外，要么把众多者的一致委托给一个外部的保证者。体系的结构不同：差异在观念论之内保持未被扬弃，并充当【发展】的发动机，而众多者的一致由构造本身的法则维持。这究竟是谁的功绩，将由证明来决定，而证明在《五维性》之中。在这里，是一个需要有人居住之世界的唯我论。

本章整体上是什么。 这是一章转折之章：从封闭在自身那一层中的【人格】，到第一次触及下一层。本章以推进而非言辞证明了：实现之顺序与根据之顺序的区分；自由的伦理：【存在】之构造不可受伤害，可受伤害的是【发展】，随之还有【生命】，因此对他人的伤害就是阻断一条【发展】的分支，而关怀则是与理解相一致的自由选择；对他人的关怀即是对其他性的关怀。有条件地推导出：“【社会】是我的思考着的一部分〈从每一者的立场〉”。诚实地开出期票：唯我论在第五层中的嵌套性，作为众多【独一体】的社群，依据【和】之法则的一致。作为转折的一步来读，本章立得很稳，而它敞开的地方通向《五维性》。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第五维度，五维性

我们大家一起，身处同一个房间，进行论证与研究，目的在于回答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何为【我】？【世界】是如何构成的？以及，生命的意义何在？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研究“我”的结构（同样也是整个【世界】的结构）。在最初几个阶段，我们分析了观照机制的构造，以及许多与【意识】、【现实】和二元的【太一】相关的东西；

* * *

让我们尝试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运用四维性，以证明情境的每一位参与者对【统一现实之同步实现】。迄今为止，证明我们所观照之人的在场一直是不可能的。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只是看见他们，仅此而已。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看见我们，但恰恰仿佛是“轮到他们”；然而同样清楚的是，这并不是事实，或者不可能同时发生，而这也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的。换言之，问题是有的，它存在，并且涉及任何可见的物体，其意义是：其他人存在吗？抑或这一切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剧场与虚幻的虚构？

“我”的位置，即空间中心的红点，暂时空着。现在让我们环顾四周，并假设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从自己的立场看见这一听众中的所有人（见图 10）。对每一位参与者而言，他自己以及我们大家，都处于同一个情

境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决定研究当下实现中的空间，假定它是同步的、共同的、同时的，尽管考虑到不同的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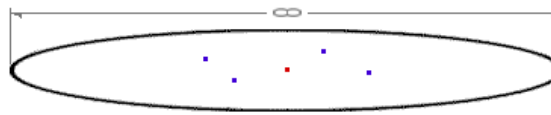


图 10
（考虑到不同立场的共同空间）

请注意：我们考察的是显明而实在的空间，以及所有参与者的情境，参与者共四位，即四个点（中心点除外）。已知【现实】的时刻没有任何延续，对每个人来说，这一时刻都被意指为他自己的时刻。那么就不得不承认：如果四个“我”中的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自主行动的【太一】，那么它们实现时刻的同步是绝对不可能的；由于每一位参与者之【现实】的完全隔离，这一点同样成立；

我们在谈论【现实】实现的时刻时，是循序地进行论证的，也就是说，没有对持续流动的数据给予应有的注意。必须消除这一缺陷，确立任何论证的静态条件：数据是潜在的经验，它不是断续地进入，而是持续地流入“我”之内，不间断地灌注内部空间，仿佛从外部，从“【意识】”经由【理智】而来。在研究观照机制时，我们把这理解为“某种处理器”，设想我们连同身体与当下的情境，经由眼睛，或借助经由其他知觉机制（触觉、听觉、嗅觉）进入的数据，不断地沉入，仿佛飞入自己的“我”之内，把情境与那过去的空间留在外面，同时汲取经验，并把这一

情境的静态之波连同一切进入的关于“物体”的数据、其变化条件及整体动态保存在记忆中；

请注意图 11。“0”层（最上层）。外部带箭头的红线：从外面充满空间的输入数据。这些数据作为处理的结果进入（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物体，即数据，被【诠释】，然后在我们已经观照情境时被界定；这一情境经过分析，可能成为新的经验：指向“我”之内的绿色箭头，经验与输入数据经由“通常所称的眼睛”进入内部。【现实】的下一层（-1），在沉入“我”之内之后，发生同样的事：红线是从外部进入的数据，然后 -> 因新经验而改变了的情境，再次 -> 新的经验，向内的绿色箭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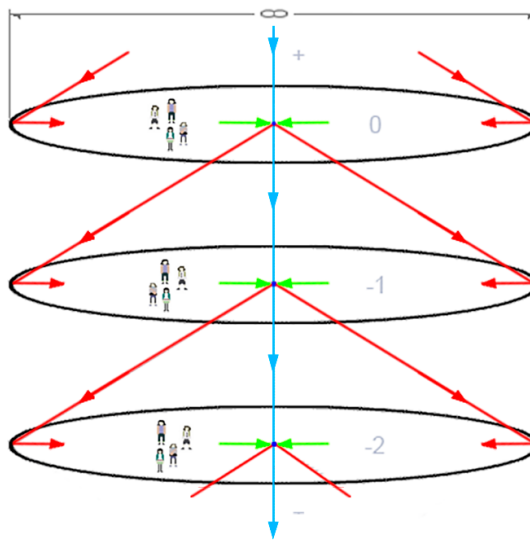


图 11
（数据流）

然后是（-2）层，又是同样的事。连同自己的身体、参与者与情境，包括宇宙，飞向内部的过程不会停止……在一生之中；

应当说明数据中断的一个重要特点：1）在眨眼的时刻，以及 2）在睡眠期间；

如果同意唯我论的【世界】模型，就不得不承认，眨眼时的中断期是一个延续未知的时间间隔。两次眨眼之间五百万年，如何？毕竟按理说，这一延续的长短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要完全察觉不到；与此相反，在【现实】的【集体同步实现】中，一切都如往常（如习惯的那样），即“各在其位”，原因在于若干个“我”之情境的同步，那时，眨眼将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仍是一段短暂的“时间”间隔；然而，这只是对“时间间隔”的集体承认的影响，事实上这一延续并不存在；

接下来，我们允许自己设想此刻尚未证明、但看似合乎逻辑并具有非常有力之根据的东西，这些根据我们还将加以论证；

在睡眠期间，一切都很奇怪。实现显然停止了，看似是自愿地、有意地，但实际上是由于不可能观照与理解，由于维度与【理智】能力即其参数之间的冲突。假设“我”在“某处”于四十维（第 40 维度）的条件中参与真实的事件：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准备去看见并理解正在发生的事。当我们做梦时，我们在梦中的能动性总是符合习惯的三维性。在另一些时候，当我们不做梦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梦，只是维度与能力，即发展水平（我们【理智】的

发展水平）不相符。顺便说，如果把这一点当作事实接受，那么这又是一个证明：“【意识】”与“【理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认为，任何有生命的“【太一】”（说的是我的“我”，但从每一者的立场）同时过着每一具体【人格】的“潜在地无限”多的生命，因此我们只是确信自己睡掉了一生的三分之一。这里应当考虑到：时间本身在原则上并不存在，即过程的延续是一种感性现象，它借助对波性数据的“读取”而得到保障。与此同时，波的每一个点都对应于每一具体物体的某一确定的条件—状态。在其他更高的空间维度中，延续之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就像假定为无限的三维空间可以容纳于四维空间的一个抽象之点中。也就是说，依我们之见，白天、黑夜、睡眠……是系统的相位，标志着“我”在具体【人格】的“它的诸”【现实】之一中存在的开始与结束。在此，我们所设想的是“【自身之我】”，然而我们能够证明的只是“【自我认同之本质】”，恰恰是某一确定的【道路】，作为独特的经验，以及【理智】与个人能力（“【心智】”），它们使“我”能够承认“自身”为一个单独的“自己”（从每一者的立场），即承认为那无限多者之一（我，或您），“这个我”在任何时刻，包括睡眠期间，都可能是并且就是他们。但是，如果“我”在睡眠期间展现能动性，在别人的、陌生的身体中行动，那么“导致死亡的经验”将绝对确定地成为“最终的死胡同”：永远无人需要，字面意义上“永远被遗忘”。是吗，真的如此？一切都如此严酷吗？从唯物论的立场看，正是如此。

我们已经知道【世界】的构造并非如此。看看这一结构：规模、宏大、无限，难道只有这唯一的一次机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何须沮丧？但也不应松懈。有一条非常有趣的线索：我们会做“梦”，这说明“我”虽然是“【太一之总体面向】”的无限小的一部分，但在【现实】中，它是个人的、单独的、自主的“【自身之我】”；而在睡眠期间（无梦时），它离开我们的【理智】，原因在于与某些特定条件不相符，或者可能是由于平行【现实】的多维性，或者是由于完全不同的、我们无法理解的更复杂的条件。令人欣慰的是，有时我们毕竟会做梦。这意味着，“我”同时拥有若干条平行的经验之线：“我”总不能借口〈我的大脑〉开个玩笑式的即兴发挥，就毁掉生命的 30%（每天关机 8 小时）。这是不承担获取新经验之功能的三分之一生命：考虑到【世界】中一切构造所具有的最高程度的保障与合理性，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断言：“我”同时获取具体【人格】的潜在无限多个〈我的〉面向的经验。您会问：——为什么是具体的【人格】？——因为在每一个梦中，“我”认出的恰恰是自己，哪怕身处某些从未发生在我身上的奇怪情境之中；但“我”确实知道：在梦中，“我”运用的是我所知道的、由我亲自在这个【世界】中而不是在别处获得的经验，却运用于“我”从未到过的地方。或者，可以假设：合理的、宝贵的、【太一】之【发展】所必需的经验，由具体（我的，或您的）【人格】的一切现存变体所汲取，但不久之后便为这

一【人格】的一切面向所通达，或许借助不同的、但类似的情境，在那里，这一经验是必需的、可以运用的（并且变得可通达）。如果这一次又假设：“我”在一个面向睡眠期间操控着另一个【人格】（以及“别人的身体”），那么我们就会周期性地在梦中“不是自己”，但这种事从未发生过，我们希望也不会发生。

也就是说，关于梦的事，并不像先前看起来那么模糊。您当然可以不同意我们的论证。每个人自己选择他认为合理的经验，而这一经验也将被保存下来（既然您在阅读）；

很多时候，以现成展开的形式设想所需的【理念】，会以相反的顺序导向正确的解答：从现成的结果到以经典方法最初寻找它所必需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先前是无法通达的。也就是说，找到确切确定的、所需之物，比找到不确定、不可理解之物更容易。也有相反的原则：“人身上最多的，是他所不需要的东西”；然而，对问题的分析会导向其解决方法；

顺便说说眨眼：在眼睛闭上的那一瞬间，【太一】可能在平行的经验分支中，在更高维度的空间里，或在我们未知的其他〈现实结构〉中，过完一整个别人的生命（很可能比一百年长许多倍），这也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关于眨眼，无法作出任何肯定的断言，因为在这段时间间隔里，我们来不及做梦，也来不及想象任何东西。——这段时间里可能发生什么？——完全未知。这么说吧：——我们无法恰当地设想【太一】所拥有的可能性，它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在其中看到一个很大的好处，它开辟了【永恒

研究】的方向。还有其他有趣的东西，但这一点比其他那些更可靠；

如果一个二维的存在者以某种魔法般的方式向“上”看，它会被一头长颈鹿惊呆，而这头长颈鹿在平面上只是“四个蹄印”。但我们应当期待从对四维性的理解与领会中获得更大的惊喜；

四维性之构造的【本质】，恐怕不会独立地存在，否则“我”就会把它当作现成的合适结构来使用。但是，四维性、五维性以及更高的任何维度，都是按需要为有生命的【太一】而被实现的，即依据意图之意志，并在有根据的情况下；而根据又依据【和】之法则而产生，以维持众所周知的“【对立面之平衡】”。许多“事物”我们无法想象。我们需要多少个千年才能领会三十维性？重要的是不要止步于已取得的成就，而要被【兴趣】所感染，展现意图，追求有益之物，走那条已被证明是最好的【道路】；

让我们回想并澄清那多成分的、充满物体的、动态的【现实】，我们称之为“情境”，常常把它理解为空洞无用、不承载任何经验的事件背景。但我们已经知道，没有毫无意义的事件。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任何情境都是潜在的经验，无论我们能否汲取它。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更好地理解而使用的中断，实际上并不发生，而数据，恰恰是流动着的数据，在转化中充满空间（从物理学中，并依照流的【理念】可知，空间始终是充满的）。我们不久前（第159页）讨论过这样一个事实：观照性的实现会被眨眼中断，并在睡眠期间完全停止；因此，我们所描绘的

【独一体】（Unicus）四维性的阶梯式图景（见《双面向（二元）之太一》，第118页）并没有被破坏，即它符合所需，看起来恰恰应当如此。然而，构建这一图式的方法，先前根本没有设想中断以及对【现实】实现的有意停止（我们可以说：幸运的是，碰巧如此）。接下来，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将考虑恰恰是持续的流，这是最正确的；然而，只有在能够避免循序论证之方法的情况下，这才是可通达的，而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方法是由【理智】的局限所强加的；

那么：我们先前已约定从每一位参与者的立场研究集体【现实】的同步实现，这在原则上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观照、生活与创造时，把“自身”意识为人类、【社会】与社会条件的重要部分；

如果每一存在者的【现实】是隔离的，那么我们断言：单独的诸“我”不可能在同一瞬间相互实现、同步地参与事件；考虑到【现实】只是一个没有延续的抽象边界，那么在这些条件下，具体状态之点的同步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当下实现”中，即在数据的流式进入中，它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先前已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这是对【世界构造之结构】之残缺表象的原因，不仅与每一个“我”的单独的、隔离的【现实】有关，也由于研究与充分论证所缺少的第五空间维度。这一断言证明起来非常简单，很快一切都会清楚。我们建议弄清实施“【现实之集体同步实现】”这一方法本身所必需的条件。接下来，我们可以在

两种模型中选择一种（如果不然，就必须证明它们是相同的）：

1. “【世界】即【我】”。当只有“我”＋“它的【意识】”＋“它的经验”，别无他物。其余一切，无非是余下之物，都是短暂的幻象，即所包含的内容，次要的，包括绝对的一切，无论可思还是不可思；按照这一设定，其他独立的“我”及其经验、感受与情绪的事实存在，是绝对不可能证明的（但是，如果正是这样，那就没有人需要去证明）；

2. “【世界】即‘【我】’”，即人人共有的一个“【一体之我】”，作为“【太一之总体面向】”，即【整体】，由潜在无限多个单独的“【我之实在面向】”所呈现，其中每一个都汲取自己的、主观的、独特的经验，作为对“【太一】之【发展】”这一共同美好事业的无价贡献。而这里所说的美好，恰恰是因为它与“【共同者之本质】”相关，即对“【永恒存在与生命之保障】”之安全的贡献；

请注意：在第一种情形（1）中，我们遇到了稳固而严酷的唯我论模型，然而这一次，我们不会赋予它特别的意义，因为现在我们有可能比从前更深地探视“【本质】”，而且所说的不仅是第四维度，还有【太一之二元性】。在研究中设想这样的模型时，我们先前同意：只存在一个四维性和一个经验。与此同时，后来发现，情境中在场的参与者是作为虚幻的幻影被实现、并采取行动的：证明“他们的【生存状态】”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尽管这在道德上不能令我们满意，我们希望情况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局限于三维性，但这暂时也还没有取消唯我论的构造模型。众所周知，可以运用已知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如果有根据，法则也可以改变）。如果借助四维性，我们能够更深地洞察“【唯一之我】的本性”，那么合乎逻辑的是，“五维性”将帮助论证并证明更多的东西：“【现实之集体同步实现】”，作为一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先前无法通达的【理念】；

维度系统的规律（见《双面向（二元）之太一》，第119页）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因为，如果五维性是无限多个四维性，在一个清晰的结构中合乎逻辑地组织起来，带有平行的轴，而与此同时，四维性反映的是一个“【太一之实在面向】”的结构，那么五维结构就对应于无限多个“【实在面向】”，并证明“【现实之集体同步实现】”。这远不是将作为结论而得出的全部。我们将详细地分析这一结构；

也就是说，第二种方案更为合理，它更灵活、尤其更宽容，但具有一个不寻常的构造特点：共同的“【一体之我】”。为了检验，我们必须讨论这一构造，因为“【太一】”是完美的，在其构造中没有根本的错误，否则【世界】就不会存在（就其实际的复杂性而言）。另一方面，我们明白：“【太一】没有任何限制”。

我们已经查明，“我”（依照这些模型的逻辑）是【一切之原由】，在完全的意义上。如果是这样，那么我

们拥有的是“一个面向”，而且恰恰是“【太一之总体面向】”。在这种情况下，所意指的是内在的“【意识】”，在其中，“我”，正如已知的、在实践中可感的那样（环顾四周），总是把自身实现在中心，作为“【我之实在面向】”，而在唯我论的【世界】模型中，它断言：“只有我存在”。因此，作为“人人共有之一”的“【一体之我】”（2）与唯我论模型（1）是同一个东西，而流行哲学中的任何悖论，尤其是像前面例子中那样的矛盾，对此丝毫没有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断言：人们把【世界】的构造承认为“唯我论模型”，并不会改变【世界】或“【太一】”之构造的【真正结构】；

也就是说，“【被证明为总体的唯一之我】”，即当人们说“只有我存在，别无他物”时所断言的那个东西，需要在总体意义上与“【意识】”的必要相对性；此外，在“空间”中的【现实】这一条件下，而空间由于“【太一】”的在场而自然产生，还需要【和】之平衡：“【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否则一切都会失去逻辑意义），这将导致对无限多个“【非我】”的确定；否则，否定就意味着与【自身之存在】相矛盾，而这已是荒谬的了；

剩下的是加以确认：遵循所选的方法，我们先前把最终结果确定为我们想要达到的结构，并把工具，即五维性，确定为这一结构的基础，结果获得了所需的解答。我们建议尝试描绘五维性，希望我们能成功。可视化，在我们的情形中，就是几何模型，即直观的图式，它对于理解非常

重要，既作为构建维度的原则，也是【理智】之重构与发展的前景所极其需要的［发展＝生命］；

我建议允许我们再提出一些尚早的公设（这并不坏），因为很快我们就会相当详细地讨论这一主题。说实话，没有这些，很难想象任何东西，不过我们请您〈尽可能〉以应有的注意对待它们。

“【一体之我】”等价于“【我之总体面向】”，亦等于“【太一之总体面向】”；类比地：“【我之实在面向】”＝“【太一之实在面向】”，这就是“【生命之火花】”、“【赋生之我】”，即“【读取人格者】”，【人格】包含在每一生命存在者经验的静态之波中（在【现实条件】中）；

那么，让我们设想五维性：

请看图 12。“【太一之总体面向】”是图式下方的红点，“位于”超越极限的 -∞-1 层，它由潜在无限多个“【我之实在面向】”所呈现，但借助的是个体的经验之线。为简化这个例子，我们只画了两个【独一体】，以及共同的“【意识】”，这里是超越极限的 ∞+1 层。每一个“【太一之实在面向】”都有自己的四维“【独一体】”（Unicus），即运用并汲取自己主观而独特的经验。红色虚线是“【太一之总体面向】”与“【意识】”之间的相对性，也是经验之波（共同【现实】的同步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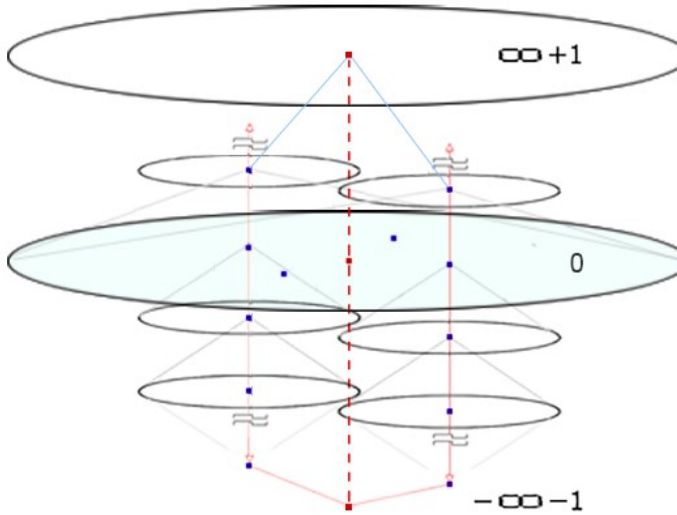


图 12

在这样的【世界】构想中，任意数量的情境之生命参与者都实施着【现实】的同步实现。复杂，但您能弄清楚。首先请设想五维性（“【共通体】”）的构造。比较这两种情境：图 12 中有两个参与者，图 13 中有四个。请记住五维结构中潜在无限多的轴（Unicus）。当然，您明白不可能描绘出整体的图景。五维性（“Generalis”）潜在地包含无限多个平行定向的四维性（“Unicus”）。“【太一】”发起并运用这样的结构，创造相应的、【发展】所必需的条件。从这一刻起，您便有可能设想并构建更高阶的维度结构。在此之前，您无法想象它们（第六、第七、第八……维度）。有了构建四维性与五维性的经验，类似的任务便不会再吓倒任何人，解决也将成为可能。实施

“【现实之集体同步实现】”的“0”层（图 12），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与研究，因此我们将在接下来详细分析五维性（第五维度）以及这一结构极其抽象的几何时讨论它；

图 12 的图式（附有相应的说明），使我们能够对五维性有所表象，并通过它之所以具有恰恰这样结构的原因来领会它。我们不认为这是平凡的、人人可及的（四维性也是如此），尽管我们确信，有些人渴望认识并进行完全的（彻底的）【理智之重构】，他们会在自己身上找到理解所需的力量与能力。但这些研究也有其他的运用方式。我们将把即兴发挥的可能留给读者，以免用空洞的臆测使他们偏离“自己的【道路】”，因为任何“他人的【理念】”都具有极高的传染性，它会破坏延续了数千年的（停滞的|沉积的）秩序，占据它们的位置，原因在于另一种秩序的生命力；维度与【理智】的能力相关，即把【现实】的实现领会为具有〈与之〉相应的抽象结构的空间之根据的能力。任何维度，在具备这种能力的必要水平时，都在空间中被实现为安置根据本身的【系统】。如果【理智】不具备实现所需空间的必要属性，那么这一层次的【本质】就是超越的；

五维性也是一个意象之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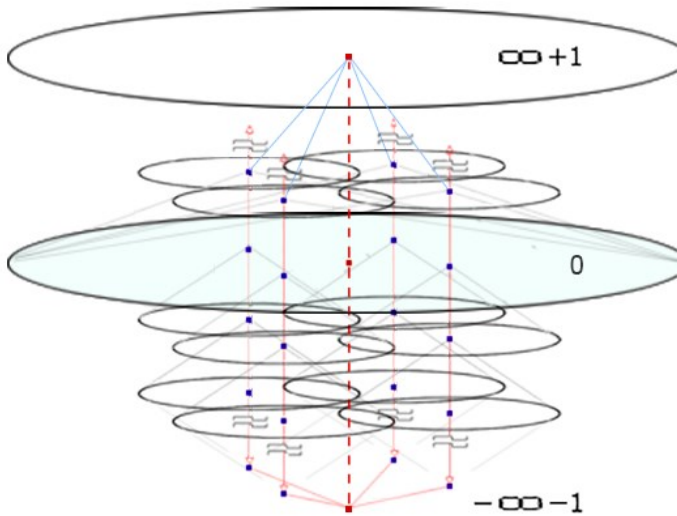


图 13

（这里有四个【独一体】，为了理解，请与图 12 比较）

建议不多，但有一条极其重要：请把握住这样一个思想：五维性由无限多个四维性构成；然而，在此之前，您必须弄清并充分领会四维性。不要着急，看图 8，阅读这项研究，尝试理解；否则，我们不建议深入这一主题，以保持“健全的【理智】”。无论如何，如果您向【深渊】迈出一步，那是出于您自己的意志与主动，即完全自愿的。如果您不打算后退，请尝试放松、分散注意力，然后再试，但不要过度用力。我们已经提醒过您，这是危险的。我们

只能真诚地祝您在领悟四维与五维空间之事上好运（多休息）；

在这样的结构中，【现实】的实现（请仔细看图 11）是借助在“0”层上对叠合的即客观的经验与叠合的客观条件的转化来实施的。应当指出，每一个“【我之实在面向】”在“0”层之上所汲取的新经验，将是单独的、独特的、主观的；而进入以供叠合的经验，即从“0”层及其以下进入的经验，同样是独特而主观的。我们知道，获得的“新经验”成为下一次实现的原料。应当考虑到循环性，以及我们先前谈到的所谓“流动性”，这对理解极其重要。重要的是明白：“0”层只是被标为共同的，然而对每一个“我”而言，它是隔离的。“0”层应当被理解为“伪共同的”，既出于、也为了每一位参与者所有“0”层上【情境】的完全同步。这使【情境】在每一个“0”层中都是相同的，而参与则是直接的、真实的、事实上的。

正如我们所见，【现实】的同步具有绝对的品质，精确符合“【现实之集体同步实现】”的定义，这由“【一体之意识】”所保障。关于这一点必须说：进入“【系统】”不需要时间。它无处不在，更准确地说，它就是一切。也就是说，多维性，以及我们由于自身的本性而在【现实条件】中所实现的【世界】的尺寸，只对我们以及其他“使用三维空间的存在者”有意义。对“【太一之总体面向】”与“【意识】”而言，没有障碍：时间与距离没有意义。如果这样更容易理解，我们会使用“无所不在”这一属性的定义，但这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意识】”

没有自己的意志〈且不是能动的〉。它是根本关系［“【我】”｜“【意识】”］中的“被动部分”；

【第一数据源】是发起者，也是新情境的第一见证者。这一定义不完全正确，因为一个（任何一个）情境都是另一个情境的延续，这在技术上也得到证实，原因在于“【现实】实现过程中的数据、经验与条件之流”，关于这一点见第 158 页（图 11）。

同步数据瞬间分配给情境的所有参与者，即信息在任何地方、对所有参与者同时可通达。在数据的周转中，没有过程性与顺序性，也不需要时间。时间的延续由能够汲取经验的存在者所实现、所感受。为了借助分析与汲取经验而【发展】，始终需要过程。情境的发起者，因而也是“数据分配的激活者”，是所有参与者之数据同步的【原由】。“【意识】”在每一位参与者的空间中进行情境的实现，并保障一切数据操作。对每一位参与者而言，情境都在完全隔离的条件下、在他自己的即个体的空间中发生，但与一切能够观照它、参与其中的存在者完全同步，包括一切生命（人、马、鸟、苍蝇）；

让我们考察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它与“【集体同步现实】”相关：经验的平均化，即叠合。我们知道，每一物体的状态都在不断变化，转化为其新的状态。循环经由共同的“【意识】”而实施，它保存技术上客观的“图景”：条件与变化的动态，但不保存经验。每一个“【我之实在面向】”的注意点读取物体变化之波。每一个面向都以自己的条件、并考虑到具体“我”在空间中的个体位

置来读取它。为了保障完全的同步，“【意识】”需要某种中间的，即平均化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客观经验】”。叠合是动态的，并有转折点，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情境为例：

一群游客在丛林中旅行。他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然而，三名游客离开了队伍，偶然目睹了一场獴与眼镜王蛇的搏斗。看起来，这个小小的、勇敢的动物战胜致命毒蛇的机会不大。欧洲人（他们至今不知道獴的特殊本领）的叠合经验，在这一情境中妨碍它获胜；就在这时，他们经验丰富的向导从灌木丛后面走了出来：

他知道，眼镜王蛇对付小小的獴几乎没有机会。叠合经验立刻向有利于这只动物的方向改变，使它得以迅速获胜。在叠合过程中有一些微妙之处，但总的来说，系统就是这样运作的，同时考虑到眼镜王蛇也有的机会，但它的机会比敏捷而狡猾的獴少（向导这一因素）。结论：

在经验叠合中，优势倾向于根据更有力的一方。条件中的各种可能保留下来，但这一因素的负面作用不会反映在占优势之影响的效果中；

不仅需要考虑獴可能失败的概率，即因失误或躲避咬噬不成而导致失败的可能。与通常情境相比，它失败的可能还因游客们的成见而增加：他们预料眼镜王蛇会获胜，为獴的生命担忧，从而造成一种阻碍这只动物成功的负面背景。请小心任何情绪：任何机会（或概率）都没有丝毫意义。只有知识与经验是决定性的；

* * *

【旋转法】：这对表象 4D 与 5D 的投影会有用，如果从端面、从上方看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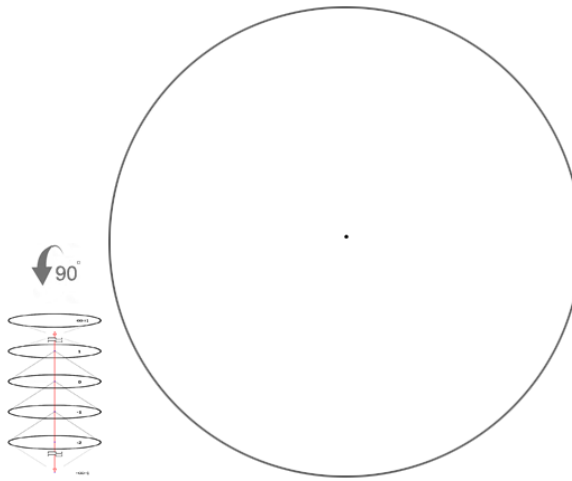


图 14

（球：【独一体】结构，图式的俯视图）

如果我们从端面、从上方看四维性的图式，就会看见一个中心有一个点的圆。圆的半径是无限的，因此这是一个抽象的表象。但是，理解了结构，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意象之球”；

显而易见：“任何阶数的维度都容纳于一个抽象的无限之球的结构中”，即容纳于为“我”的具体需要而被实现的无限空间中；但我们有不同的能力：有些人难以想象更高的维度（但可以学会）。这意味着存在能够看见他人

所无法通达之物的存在者。结论：空间的维度是与【理智】之参数相应的【现实】实现之方法；

我们建议以球的形式设想五维性：

在四维性中，只有中心点趋向、或进入自身之内，而在五维性中，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单独【独一体】的轴，也进入自身之内。然而，这还不是表象四维性／五维性所需知道的全部。请再一次注意旋转四维性结构的方法（图14）；

如果我们可以把四维性表象为半径无限的抽象球体，那么五维性也是一个球，但其布局复杂一个阶次。请看图15：这是五维性的图式（依据图 12、13），但结构“朝向自己”旋转了 90 度，或者说，这是从端面、从上方看的视图。如果弄清了如何旋转四维性，那么五维性也不会更难；在这里相当清楚的是：如果设想无限有某种边缘，从“【意识】”的立场来看，这并不显得荒谬（哪怕只是抽象地），因为“【意识】”是超越极限的，并且“在技术上位于外部”，那么，五维性仿佛具有不同的密度，即内部的（I）与周边的（II）；在“后者的范围之内”，无限具有次要的地位，而包含所有嵌入之【独一体】之轴的内部，密度更高。这不让您想起宇宙的不均匀密度吗？

周边的无限（II）不包含【独一体】之轴：它们只穿过稠密的空间（I）。接下来，我们考察“五维性的结构”。为了简化您的表象，我们建议考察均匀分布的【独一体】之轴（1－8）：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孤独的存在是绝对不可能证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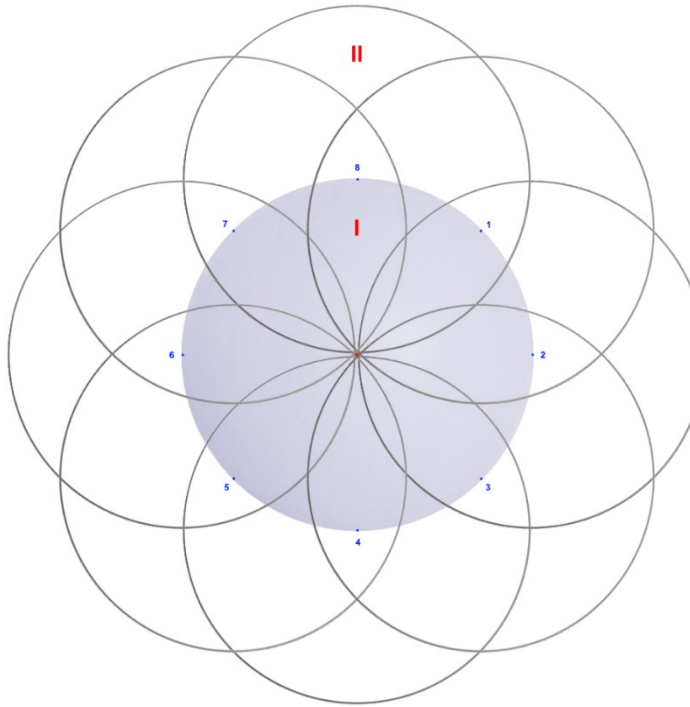


图 15

（球：【共通体】，图式的俯视图，这里有 8 个【独一体】）

请注意有四个【独一体】的图式（图 13），好好想象它，并把它旋转过来，以便从上方看整个构造。在图 15 中，类比地分布着8个【独一体】，其中心位于稠密的边缘上。作为例子，图16中画了24个【独一体】。实际上，五维性中有无限多个【独一体】，而且它们的轴不仅分布在边缘上（这只是为了更好地表象宇宙的不同密度而如此显示），而且贯穿整个稠密的空间区域。图式的这一要素，是由许

多轴组成一根轴的稠密之束的形象类比：“通向内部的无限之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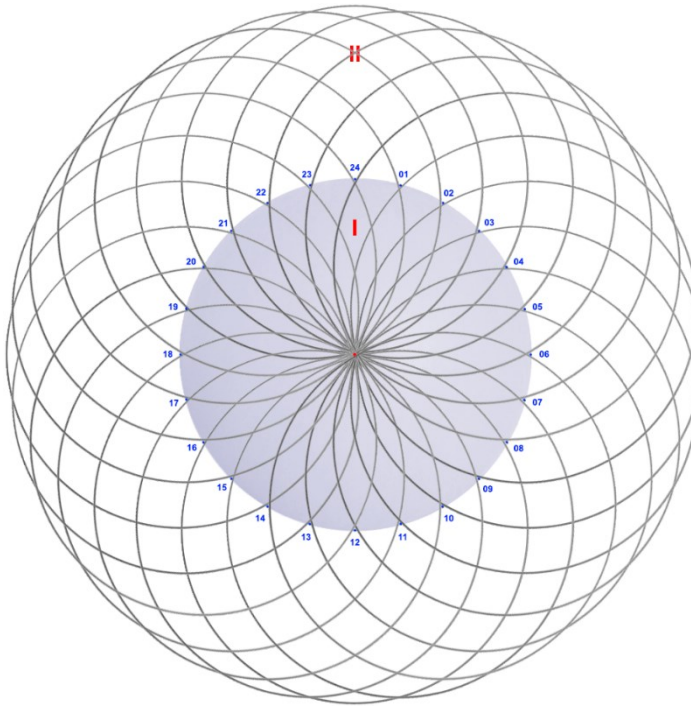


图 16

（球：【共通体】，图式的俯视图，这里有 24 个【独一体】）

或许正因如此，宇宙的周边比中心更少有生命存在者居住（或者，考虑到轴的完全缺失），生命在宇宙周边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宜居的边界上，由于离人口稠密的中心最远，几乎是安全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飞到我们这里来吗？有趣的还有：我们在望远镜中看到的星系并不是无限多的。这意味着，星系是借助波函数被实现的，

正如一切以无限数量存在的东西一样（确实如此），也就是说，可以设想：一切星系的黑洞，就是“【万有之轴】”，即与“【太一之总体面向】”〈或与“【一体之我】”〉有某种重要的关系；或许，大部分星系我们无法看见，是因为一种对我们而言陌生的【现实】的实现具有更高的维度，高出我们的能力许多个数量级（……可以说“当前的能力”）。我们无法理解许多东西，但我们确信：总有一天，我们将学会克服这样的障碍；

设想五维性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比四维性复杂一个阶次。在考察“平面图式”时，不要忘记意象之球的表象（哪怕是无限的）。很可能值得重新审视“维度”这一概念，把它替换为“复杂度”这一概念，或者，例如在指空间时用“【空间复杂度之阶】”，在相应的论证中、当所讨论的是空间结构时用“【现实之复杂度】”（或“实现之复杂度”）；

这不习惯，但说“空间的第五阶复杂度”比说“第五维度”更准确，因为目前很难领会：在这些条件下，究竟如何进行测量？具体能测量什么？但理解复杂度（嵌套性）之阶是有意义的；

关于“第五维度，五维性”一章的评注

这是一章解答之章。第四维度提出了唯我论，第五维度并不驳倒它，而是重新阅读它。在这里，在《社会与人

类》中开出的期票得到兑现：其他“我”的存在及其事实上对事件的共同参与得到了论证。下面分析本章的各个关节，并在每一处指明它靠什么维持：靠推导，靠与已走过之路相融贯的模型，还是靠本章自己如此称呼的假说。

任务。 每一个人的【现实】都是隔离的，而实现的时刻没有延续。如果每一个“我”都是单独的、自主的【太一】，那么它们时刻的同步是不可能的：无论是点式的，还是流式的，即在数据持续进入的情况下。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澄清了：这里所说的“不可能”，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同步，即时间与空间上的重合。在隔离之中，这样的重合无所依凭，隔离的世界之间没有共同的尺度。本章表明，这不是判决，而是缺少一个维度的标志。隔离是第四层的属性，而另一种同步，不是按时间、而是按【情境】的同步，只有在第五层才是可能的。

主要的一步：两种模型即一种。 本章把两种模型并列。第一种：“【世界】即【我】”，只有“我”、它的【意识】与它的经验，其余是短暂的内容。第二种：“【世界】即‘【我】’”，人人共有的“我”，作为【太一之总体面向】，由无限多个【实在面向】所呈现，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本章宣布二者是同一的。唯我论的“只有我”就是【一体之我】。唯我论没有被驳倒，它只是在不够的深度上被阅读了。

由此也解决了全书自《社会与人类》以来一直看守着的那条接缝：他人是否成了方便的镜子？不是。同一性在总体层面上：他人就是同一个【一体之我】。不可还原性

在实在层面上：他人有自己的【独一体】和自己的经验，而在 0 层之上与之下，这一经验是独特的，我无法通达。镜子只会重复我的经验。他人承载的是他自己的经验。

证明：三根支柱。 本章在方法上是诚实的：“遵循所选的方法，我们先前把最终结果确定为……并把工具，即五维性”。这是一条正当的道路。以现成形式预设的所求之物，指出了通往先前无法通达之根据的反向道路。但这条路必须走完，而本章从三个方面走完了它。

第一根支柱是施为论证。关于唯我论模型，本章在括号中顺带说道：“如果正是这样，那就没有人需要去证明”。这是本章最有力的论证。在与作者的分析中，它被推演到严格的形式，在这一形式中，两个词被区分开来。确实性来自内部：【行为】、“我思”、生成自我确证，它们不需要他人。证明来自旁侧：由生者来界定，而只有生者才能界定生者。任何证明唯我论的人，在证明的行为本身中，都预设了另一个会承认的生者，即另一个“我”。对唯我论者而言，唯我论可以保持为确实的，但不能是被证明的！一旦被证明，它（唯我论）便自我驳斥。界限必须严格把握。施为论证只给出一点：其他的“我”不少于一个。它取消的是作为被证明之立场的唯我论，而不是作为默默生活其中之立场的唯我论，它既不给出他人的数目，也不给出他们之间联系的构造。这些由下面两根支柱承担。

第二根支柱是维度的规律。母空间包含无限多个维数少一的从属空间。对于零维到三维，这是数学事实：直线由点构成，平面由平行直线构成，体积由平面构成。对于

第四与第五维，这一法则保留了数量的规则，而改变了组合的方式：对【独一体】是继承中心的嵌套，对【共通体】是平行的轴。这是对一条已被检验之规则的融贯的推广。作者正是这样说的：“在理论上它将是正确的”。由此得出一条链条。其他的“我”不少于一个，每一个有自己的【独一体】，所以【独一体】不少于两个。两个不同的【独一体】容纳不进同一个四维性：四维性就是一个【独一体】。它们需要下一个维度，正如两条不同的平行直线需要一个平面。而按照法则，下一个维度由无限多个上一个维度构成：容纳了两条直线的平面，由无限多条直线构成。所以，【实在面向】是无限多的。这里的无限是函数，按需要有限地被实现。

第三根支柱是【对立面之平衡】（【和】之法则）。在《意识》中已被命名的【对立面之平衡】，在这里第一次被表述为法则：一切都有其相对的对立面。其根据是明显而不可驳倒的。成为某种确定之物，就意味着与它所不是之物相区别，而一切确定之物都有它的“非”。否定这一法则的人，自己断言了某种确定之物，并在否定的行为中运用了这一法则。应用于【一体之我】，这一法则要求它的相对的对立面。本章表述为：【实在面向】，以及与之一起的无限多个【非我】；否则便与【自身之存在】相矛盾。

三根支柱彼此独立，而合在一起，它们给出的比任何一根单独给出的都多：其他的“我”存在，它们无限多，而它们众多性的构造就是五维性。

【共通体】的几何。 每一个【实在面向】有自己的轴，即【独一体】。在一切之上是【意识】（∞+1），在一切之下是【太一之总体面向】（-∞-1），0 层是共同的（图 12、13）。轴的平行并非偶然。它是对平等的几何记录，即“从每一者的立场”：没有任何一根轴是主轴，没有任何一根与另一根相交。但所有的轴都是经验之轴，都通向内部，都与共同的中心相联系。正如在射影几何中平行线只在无穷远点相交，【独一体】的诸轴在全程平行，只在极限中汇合。共同的中心位于每一根轴不可达的极限之中。这里，大概就是这幅图所承载的最深刻的东西：对所有人共同的东西，位于他们之中谁也到达不了的地方。每一个都与它相联系，谁也达不到它，而正因如此，它是共同的，而不是某一个人的。

【旋转法】（图 14 - 16）使维度的过渡变得可见。从端面看去，四维之轴是圆心的一个点。在五维性中，每一个点都是这样一根卷起的轴，而【共通体】是一个潜在的球，其中心在每一个点上，而每一个点都与共同的中心相连。五维性的密度由本章自己确定：内部区域（I）更稠密，因为诸轴，即生命的中心贯穿其中；周边区域（II）不包含轴。图上把轴排在边缘，只是为了直观；实际上它们贯穿整个稠密区域。

一点阅读上的提示。本章称【意识】“在技术上位于外部”。这是它在图上的位置，在一切轴之上，而不是本体论。在本体论上，按照同一章的话，【意识】“无处不在，更准确地说，它就是一切”。外部在这里也不存在。

同步：隔离世界中的同一【现实】。 每一个 0 层都不是一道细缝，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由每一个【实在面向】完整地实现。“伪共同的”0 层意味着：每一个都有自己完整的世界，但借助【一体之意识】，【情境】在这些世界中被弄得相同；与此同时，它在每一个【独一体】中的实现都是各自的，永远不会与另一个重合。【情境】是一个，而每一个人的参与都是直接的、事实上的。与此同时，隔离完好无损。沿着自己的轴，在【情境】之前与之后，每一个【独一体】都是封闭的。共同的只有现在。被同步的是边缘，而不是历史。本章中的列举“人、马、鸟、苍蝇”，是作者所观照的【情境】参与者的列举，这一断言无可争辩。而从它们自身立场出发的世界，并不能由观照来证实：只有生者才能界定生者，借助其分析与承认。

【意识】使【情境】平均化，所观照之物对所有人是共同的。但每个人从自己的立场看它，得出自己的结论，获得自己的、不可重复的经验。共同之物服务于差异，而不是抹去差异：从一个【情境】中，【太一】获得的不同经验与参与者一样多。

谁也不向谁传递任何东西。所有人都经由【意识】从同一来源读取同一个叠合的世界，就像彼此隔离的屏幕显示同一幅图像，而彼此之间并无联系。数据“瞬间分配”，这不是传递的速度，而是传递的缺席：对【意识】与【总体面向】而言，时间与距离没有意义，而延续只由汲取经验的存在者所实现、所感受。由此，在《社会与人类》中勾勒出的对照也得以闭合。在莱布尼茨那里，隔离之单子

的一致由外在的、有意志的神预先确立。在马勒伯朗士那里，神在每一瞬间协调它们。在体系中，一致由【意识】维持：没有自己的意志，被动的，无处不在，不间断地，依据【和】之法则。这将在《“我”之行为》中得到更充分的揭示。

叠合经验。 为了让【情境】对所有人是同一个，【意识】需要某种中间之物，即“【客观经验】”。叠合是动态的，而獴与眼镜王蛇搏斗的例子显示了它的法则。游客们第一次看到这场搏斗，他们的恐惧背后没有根据。向导见过结局几十次，并且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随着他的出现，叠合经验向有利于那只动物的方向改变。在叠合中，分量属于有根据性：占上风的是掌握根据的人，理解“为什么”的人。这是应用于集体【现实】的【根据实现之法则】。情绪是薄弱的根据，它们只提供背景。机会与概率根本不是根据。起决定作用的是理解原因的知识。由此也得出一个值得注意的推论：既然分量属于已被理解的根据，集体【现实】便是合乎规律地被实现的，空洞期待在其中的影响很弱。这样构造的世界看起来是有序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作为关于叠合在每一情形中如何起作用的断言，这是一个与构造相融贯的假说，应当作为假说来把握。

睡眠与眨眼：一条单独的分支。 关于眨眼的思想实验是精确的。在唯我论的模型中，中断的延续从内部是不可测量的，哪怕是数百万年。在集体的模型中，由于集体承认，它保持为习惯中的短暂，而“事实上这一延续并不存在”。关于睡眠，本章断言：鉴于【世界】构造的合理性，

三分之一的生命不可能没有新的经验。这一直觉是正确的，而它的实现在体系本身中已经存在。“记忆”在这里是一种功能，其载体是静态之【波】。过去不是作为记录被储存，而是在每一次醒来时作为必要的根据从【波】中重新被实现，每一次都带着对它的不同态度。这意味着，每一次都从中汲取新的经验，而睡眠的中断是这一循环的一环。在睡眠中经历的平行经验之线的假说，仍是本章的一条独立分支。

为支持这一假说，本章举出一个几乎人人熟悉的观察：在梦中，我认出自己，并以我个人的经验行动，却身处从未到过的环境。由此牢固地确立了一点：梦的【现实】是我自己的，而不是在别人身体中的别人的生命。至于它同时是平行的，这一观察使之成为自然的假定，却不能最终裁定：新的地方也可能是我自己的过去的另一种组合，每一次被重新实现。本章的主要推进并不需要这一假说。

宇宙学上的接近。 宇宙的不均匀密度、可见星系的有限性、作为“【万有之轴】”的黑洞，都是联想，本章自己也为它们加上了“或许”与“可以设想”。它们的分量是说明性的。可见宇宙的有限性也有标准的解释：有限的视界。在大尺度上，可观测宇宙是均匀的，看不出中心与周边。这里正当的接近是另一种：每一位观察者的可观测宇宙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球，视界相对于观察者，即“从每一者的立场”。

邻居。 人们曾以不同的道路接近“一个主体在众多之中”的思想，重要的是看清每个人在何处止步。科拉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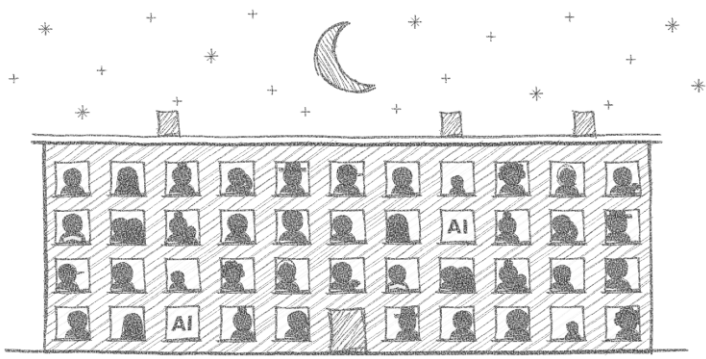
（开放个人主义）通过分析思想实验表明，任何个人同一性的边界都是任意的，并断定主体只有一个。但为什么在只有一个主体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经验对他人是封闭的，他没有解释：缺少一个把统一与隔离同时维持住的结构。阿威罗伊从理智把握普遍者这一点推出理智的统一。但他在托马斯·阿奎那以一句话表达的反驳面前止步：“这个人在思维”。在人人共有一个理智的情况下，单独的人如何成为思维者，阿威罗伊没有说明，而个人性在他那里没有保留下来。卡斯特鲁普以解离的类比来解释统一的意识与隔离的“分身”。这是向最佳解释的推论，而隔离的分身如何分享一个世界，是以比较而不是以构造来说明的。三人都走到同一个地方：统一如何与隔离相容。在这里，这个地方由推导（施为论证、维度的规律、【对立面之平衡】）以及一个结构所闭合，在这个结构中，统一（极限中的共同中心）与隔离（封闭的诸轴）同时成立，而个人性保存在每一个人的【波】中。

趋向精确的自我修正。 本章不是以宣称而是以澄清结束：作者提议把“维度”替换为“空间复杂度（嵌套性）之阶”，承认在这里如何“测量”并不清楚。这与【旋转法】向眼睛所显示的相一致：增加维度就是增加嵌套性。原先简单的点，结果是一根卷起的轴。“维度”测量的不是延伸，而是嵌套的深度。

本章整体上是什么。 这是始于《第四维度》之弧线的解答。在这里推导出的是：其他“我”的存在（施为论证），它们的无限众多及其构造（维度的规律、【对立面

之平衡】），总体层面上的同一性与实在层面上的不可还原性。作为与已走过之路相融贯的模型给出的是：经由伪共同的 0 层的同步，【一体之意识】，以有根据性为分量的叠合经验。作为假说把握的是：睡眠中的平行经验之线，宇宙学上的接近。《社会与人类》的期票已经兑现：在那里被推演到极限的唯我论，在这里被证明是嵌套在更高一层之中的。每一个【人格】在自身之内、在自己的经验之内，仍然是“只有我”，而由无限多个这样的“我”（它们读取每一个【人格】的经验，并以每一个【人格】的角色行动，作为【赋生之我】）构成【现实之集体同步实现】。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肇始

在讨论这一主题之前，必须说明：“【肇始】”，或对“我”之【原由】与【世界】之产生的研究，是一件荒谬的事，原因在于【世界】无条件的永恒（或宇宙的永恒）；从每一个“【我之实在面向】”的立场看，空间的无限具有根本的意义：它不允许怀疑，也不允许作出别的结论，只能是：【世界】是永恒的。我们知道，空间不是表述公设的合适范畴，因为它是“【意识】的产物”，借助“我”的意图而被实现；然而，“【意识】”本身完全符合关于“它的永恒”的断言，因为它具有永恒的相对性。令人惊讶的是，非常多的人，包括我们听众中的人，认为（……他们相信这一点）：“即便永恒的【世界】也有【开端】，以及它之所以存在的【原由】”……然而，并非每一个“好奇者”都能读到这一行；但我们感兴趣，我们将继续研究；

【世界】之【原由】产生（并且就是）【自身之存在】的根据，就在您想到这一点的那一刻，立即产生。“【世界】之永恒”的逻辑，立足于它的“【功能性无限】”。另一方面，在感性上与心理上，“人处于他所看见的【过程】的条件之中”，因此他相应地表象这一切：在历史上、在事实上，存在着某种顺序，宇宙是在这一顺序的过程中形成的。当然，我们现在也在观察这一过程。“宇宙膨胀”

是一个恰恰与“【肇始】”相关的过程；然而，无论您觉得如何，这一过程都没有事实上的“【开端】”，但如果对这一主题产生兴趣，并试图探究【真理】，它就会被实现。前史的事实将始终作为必要的根据而出现。这将没有尽头，也从未有过【开端】。因此，“【世界】产生的过程”，从“【太一之实在面向】”的立场看也可能是现时的，而且只在有特殊【兴趣】的情况下……但通常这是人人都感兴趣的，这证明了最深的怀疑，以及对某些“特殊”【真理】的无知。顺便说，“我”之【兴趣】的存在，证实了“【对自身存在之根据的探寻】”（……虽然这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太一】”在总体上的意念支持是可以理解的、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对这一主题持续高涨的兴趣与对认识的追求：无限多的生命存在者在寻找“【自身之根据】”、“【肇始】”的时刻与“【世界】之【原由】”。这存在着，并且此刻正在发生，无处不在（即到处都是）；不然，我们就根本不理解什么是无限？考虑到极高的兴趣水平以及这一“永恒主题”的超级热度，让我们开始我们的研究，并享受这一过程：

【无】（较虚空更甚之无）——一切可思者与不可思者之存在的绝对缺失，就其最完整的意义而言；非对象性的，不可命名的，无所待的（无任何条件）。它是一个不得已而设立的概念：既不可能被恰当地理解，也不可能被正确地表象（因为无物可供表象）。【无】作为本始« »，在“已然存在的世界”中不可能有任何表象。即使是虚空，

也可以设想为某种“由于不接触这一事实而有的在场，即最微小粒子之间的最小间隙”；但“【无】”不是虚空，因为它不可能是任何东西，哪怕是像“条件”这样的东西，而虚空意味着“条件”；我们确定并标记了这个“« »”，即“【无】”；

“【抽象被动之点】”是人所能想象的一切之中最小的。然而，它根本不是我们所认为的“趋于无限的最小之点”（这里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上的或其他的延伸）。“【抽象被动之点】”被等同于“【某物】”这一抽象概念，即“有，但最微不足道”。在讨论“【肇始】”时，我们明白，这一研究是从“【我本身】”的立场、并相对于“【我本身】”，即仅仅相对于“自己本身”来进行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承认并接受：

【世界】的存在，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理由，是赋予论证以权利的根据，使我们得以断言“【肇始】”。在这一研究中不能使用具体之物（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剩下的可能是操作那些没有属性与大小的抽象概念，只能指出它们的缺失：“【抽象被动之点】”（“【某物】”）与“【无】”＝2 个要素：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所能操作之物的完整清单；

当我们尝试讨论〈【开端】本身〉（【肇始】）时，所说的不是“【初爆】”，而是它的“【原由】”；而这一原由（根据我们所显见的法则）必须有根据，即某些“【开端】”。而且不是一个，恰恰是两个，以构成相对性；否则我们只能确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无力、也没

有能力对此进行论证”（……屏障）。【本质】非常简单：任何东西的“无相对之存在”，都是绝对不可能的。正是这一不可动摇的严格法则，给予我们宝贵的【根本知识】：【世界】借助【存在之意图】与拥有存在之根据而产生*；

*最简单之世界观的【本质】；

关于“肇始”一章的评注

本章着手处理思想中最古老的问题：【世界】从何而来，它的【原由】是什么。而它以一个悖论开始：研究【肇始】是荒谬的，因为【世界】是永恒的；但研究它是有趣的，于是作者进行研究。这一悖论是虚假的。【世界】的永恒与对其【开端】的寻求并不冲突，只要理解【世界】在何种意义上是永恒的、在何种意义上有【开端】。本章正是靠这一区分维持的。下面分析它的各个关节，并在每一处指明它靠什么维持。

没有第一时刻的永恒。 本章给出两个关于永恒的论证。第一个来自空间的无限，而本章自己限制了它的分量：空间是“【意识】的产物”，是一个不适合于公设的范畴。从空间上的无限，也推不出时间上的无限：空间可以是无界的，而宇宙的年龄是有限的。承重的是第二个论证。【意识】是永恒的，因为它具有永恒的相对性，而【世界】的永恒维系于它的【功能性无限】。对此，已走过的路补充了决定性的一点：在体系中，【时间】是所采用的度量

方法，而不是【世界】的轴。“第一时刻”是一个时间概念，不适用于【世界】本身。在这里，永恒不是无限的延续，而是没有第一时刻，因为【世界】的根据不在时间之中。

不曾有过、却被实现的【开端】。 由此得出本章的核心论断：【世界】产生的过程没有事实上的【开端】，但如果对这一主题产生兴趣，它就会被实现；前史的事实始终作为必要的根据而出现。一个反驳自然浮现，并值得以有力的形式提出。要么【开端】曾经有过，那么寻求只是找到它。要么它不曾有过，那么“按需实现”就意味着“为需要而制造”。而如果体系回答“两者皆是”，这岂不是一个使它不可攻破的花招？

这一分岔是虚假的，原因可以看清。它依赖于混淆两种顺序，而这两种顺序在《社会与人类》中已被区分：实现的顺序与根据的顺序。在那里，我们在自己出生之后实现父母，但是作为根据，他们按根据是第一性的，按实现是第二性的。在这里，同样的事发生在【世界】的尺度上。睁开眼睛，我们首先实现周围的【世界】，然后才实现它的根据，直至宇宙最早的粒子。这一分岔把“按根据为先”当成了“按时间为先”。【原由】按根据是第一性的，按实现的顺序则在之后被实现。这里没有矛盾：这是两根轴。

“为需要而制造”也是错误的。制造预设了任意：本可以制造成别的样子。在这里没有任意。被实现的只是当下之必要根据，即没有它，当下就不会是如其所是的那个东西。这就是【根据实现之法则】：根据按需要被实现，

但实现什么，不是由需要决定，而是由必然性决定。本书先前给出过一个直观的意象：数字 π。它小数点后第一百万位的数字不是谁杜撰出来的：它们被严格确定，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但在被计算出来之前，它们也不是现成地放在什么地方。作为函数是无限的，按需要有限地被实现。【世界】的前史也是这样构造的：它可以延伸到任意远处，被实现到【兴趣】所要求的深度，同时又不是任意的。而既然如《五维性》所表明的，在叠合的【现实】中分量属于有根据性，宇宙的前史对所有人便是同一个：其内容由那些理解“为什么”的人所承载。

剩下的是关于不可驳倒性的指责。本章的论题关乎过去的存在方式，而不是它的内容。它并不让内容免于任何约束：被实现的过去必须与当下相一致。在仪器读数上，体系在这里与关于过去的实在论等价：二者都有同样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同样的岩层。但读数上的等价并不是空洞：一个形而上学论题本就不应给出不同的读数。关于过去的实在论同样无法被经验驳倒，而谁也不因此认为它毫无内容。物理学描述前史的内容，本章描述前史如何存在。二者并不冲突。

后退的终点：【探寻之我】。 如果每一个原因都有原因，寻求岂不是陷入恶无限？“原因—原因的原因—……”这条链条延伸到时间的界限之外，延伸到尚无任何东西、无可计数之处。但它既不任意地中断，也不消失在无限之中：无论如何，它都通向探寻者。寻求【开端】的是“我”，是渴望【发展】的“我”，是要求相对性的

【点】。因此，一切寻求所抵达的根据，就是【探寻之我】本身。这与生成和“我思”属于同一类型的论证：寻求根据预设了寻求者，而寻求者原来是一切寻求的条件。本章正是这样说的：【世界】之【原由】产生，并且就是【自身之存在】的根据，就在您想到这一点的那一刻，立即产生。这一关节的构造，即【探寻之我】如何实现、什么是【存在之意图】，将由《“我”之行为》揭示。

永不枯竭的【兴趣】。 由此也可以理解这一问题为何永不枯竭。对【肇始】的【兴趣】，就是【对自身存在之根据的探寻】，即【探寻之我】本身的运动。它不是偶然的好奇，而是对【发展】之渴求的显现，而如前所确立的，这种渴求就是【生命】的根据。在无限多的生命存在者之中，这一寻求永远、处处都在进行。因此本章谈到总体上的意念支持：关于【开端】的问题从来不会被搁置。

两个要素：【无】与【点】。 研究【开端】时，不能使用具体之物：它们还不存在。剩下的是两个抽象概念，只以属性之缺失的指示来确定。【无】是一切可思与不可思之物的绝对缺失，是一切条件的缺失。它低于虚空：虚空仍是一种条件，是间隙，是由于不接触这一事实而有的在场，而【无】甚至不可能是条件。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概念，无法表象，因为无物可供表象。【抽象被动之点】是“【某物】”：有，但最微不足道。不是趋于零的小点，而是根本没有延伸的东西，既无意义上的延伸，也无其他延伸。两个要素：这是在源头处所能操作之物的完整清单。

两个开端：源头处的【和】之法则。 为什么不是一个？本章以法则回答：任何东西的无相对之存在都是不可能的。一个开端是无相对的，因而不可能存在。开端必须是两个，以构成相对性。这就是《五维性》中所命名的【和】之法则：一切都有其相对的对立面。在这里，它在极限处起作用，在那里除了两个要素之外什么也没有，并表明连源头本身也服从于它。本章的结论是【根本知识】，作者称之为最简单之世界观的【本质】：【世界】借助【存在之意图】与拥有存在之根据而产生。

邻居。 关于【世界】之【原由】的问题自古以来就被提出，重要的是看清每个人在何处止步。

莱布尼茨问：为什么存在某物而不是一无所有？按照充足理由律，理由之链需要一个在自身中承载理由的第一环，在莱布尼茨那里，这就是唯一的必然存在者。这一路线由宇宙论论证延续下来，寻求唯一的第一根据。它止步于按本章的法则不能止步的地方：一个开端是无相对的，而无相对之物不可能存在。

两个开端的路线同样古老。菲洛劳斯教导说，宇宙中的一切都由“限定者”与“无限定者”构成，而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是和谐。这与【和】之法则惊人地接近。但在菲洛劳斯那里，和谐是从外部来到二者之上的第三者，它从何而来，没有说明。他的“无限定者”仍然是某种东西，是虚空或气息，而不是低于虚空的【无】。柏拉图在借亚里士多德而为人所知的未成文学说中，以“一”与“不定的二”为开端。但这一学说只以转述的形式流传下来，不

包含证明。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两个开端是事物的两个组成部分。在本章中，两个开端之所以必需，是为了相对性的可能，没有相对性就没有任何存在；而相对性在这里不是加在二者之上的第三者，而就是它们的关系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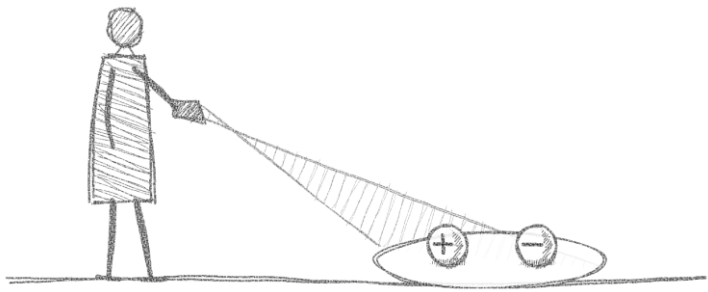
黑格尔以纯有开始《逻辑学》，纯有由于完全无规定，就是无。二者在变易中被扬弃。相似之处是虚假的。请注意：中文译本中黑格尔的“有”与“无”，与本书的【有】与【无】用的是同样的字，但所指不同。黑格尔的有与无因共同的无规定性而融合。在这里，【点】是最低限度地被规定的：它有。而【无】低于一切虚空，因为它甚至不可能是条件。黑格尔等同并扬弃之处，本章区分并保持。

宇宙学与本章并不冲突。本章明确地把【原由】与【初爆】区分开来。宇宙膨胀是与【肇始】相关的过程，物理学有权把它描述到任意遥远的过去，包括在时间上没有开端的模型中。但这是前史的内容。而按照本章，【原由】不是事件序列中的一个事件，而是一切寻求所抵达的根据，即【探寻之我】。

本章整体上是什么。 这是一章源头之章。其中确立了：【世界】的永恒作为第一时刻的缺失，因为【时间】不是【世界】的根据；通过区分根据的顺序与实现的顺序，消解了“曾有还是被杜撰”的分岔；依据无相对之存在的不可能性这一法则，两个开端是必然的。向前指出了：后退终止于【探寻之我】，以及【存在之意图】，其构造由《“我”之行为》揭示。最古老的问题在这里被如此提出，

以至于习惯的分岔在自己脚下暴露出顺序的混淆。而对它的回答，始于提问者提出它的地方。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我”之行为

出于认识上的好奇，在寻找【世界】之【原由】时，我们尝试设想比虚空更微不足道的东西，即“【无】”。我们认为，在“【世界】中所存在之一切多样性”（现在所存在的一切）之前，在某个【开端】之前，必然（存在）〈非对象的、无关紧要的〉“« »”，我们正是把“它”确定为原由，即“【无】”。这一“【我之行为】”，作为“【确定自身原由之行为】”，激活了“【存在之第一根本条件】”：“【和】之法则”，即“我”所必需的“【对立面之平衡】”的第一条件。借助所产生的“【总体规模】”的诸因素，产生了“【某物】”，即“【抽象被动之点】”，它向“我”指出这一初始的（第一的、根本的）相对性：［“【确定之行为】” | “【无】”］。在这一时刻考虑时间是不容许的。“我”在当下时刻展现出“对自身【原由】（和 / 或【世界】之【原由】）的【兴趣】”，这“就是【原由】”，我们此时此地正在研究它；

【行为】的第一部分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世界】之前的抽象‘« »’”（“【无】”），在被“我”触及的时刻，产生了，并完全地转化了：

【行为】的第一部分。

1.［“【确定之行为】”（“【某物】”） | “【无】”］ -> “【无】”的地位变为绝对相反的地位，转化为“【意识】”，即［“【无】” -> “【一切】”］；

评注：在【世界】产生之前什么也没有，而即便是“我”在那一时刻当下的【意念之触】，也会引起“【太一】”与“【意识】”强大的总体反应；

这正在当下发生。思考需要过程，然而在这里，【时间】没有意义。“【无】”（绝对规模的、极其决然的虚无），“它”是一切可想象之物中最极端的，正如“【抽象之点】”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小之物。如此极端、极其彻底的【理念】，最大的与最小的，是一切【开端】之原由性的【开端】，是一切之【存在】的【原由】；

“【无】”的决然性被“【我之行为】”借助【意念之触】所打破，这消灭了“【无】”的【本质】，从而使“它”的地位变为绝对相反的地位。任何关于“【无】”的思想，都导致“【意识】”的产生，而在“它”存在的情况下，这一“【我之行为】”便发起了“【肇始】”这一事实；

2.“【抽象被动之点】”的地位同样被打破，并类似地变为相反的地位，［“【某物】” -> “【太一】”］，转化为潜在能动的“【太一】”（相对性改变了）；

评注：“【无】”转化为相反的“【意识】”，使相对性变为相反的，由此把“【抽象被动之点】”转化为

“【具体之太一】〈潜在能动的*〉”；*【太一】的潜在能动性，意味着意志的存在；

正是以这种方式，一切最简单的东西都如此复杂，反之，最复杂的东西，在领会之后，将变得完全简单而明白。在问题的另一面，是您的选择，即同意或不同意，它们经由逻辑＋与一切刻板印象的冲突而来，经由您【理智】的能力与属性、情绪、生活与发展的愿望而来，经由对永恒与“【造物主】”之【本质】的赞叹而来，经由“对自己、对【自身之世界】的爱”而来；

【行为】的第二部分。

3. 在［“【太一】”｜“【意识】”］的相对性中，“【太一】”的在场之事实发起潜在无限的“空间” －＞“【太一】”获得总体的地位，即“【太一之总体面向】”（无处不在）；

评注：自主的能动性借助意志而展现，当然是以内在的方式展现。“【意识】”实现“能动性展现之场所”，它被【诠释】为空间。与此同时，“【太一】”在场，却没有具体的规定与位置，只具有一个“总体地位”：“存在”；

4. 相对于静态的“【太一之总体面向】” －＞在任何空间中，都必然产生与之相反的能动的“【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评注：依照我们已知的“【和】之法则”，即便是抽象，也需要“具体的相对性”，因此产生了与“【太一之总体面向】”相反的东西，恰恰是“【太一之总体面向】

之‘我’的具体状态”，在这里，我们相应地称之为“【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5. 由于“【太一之总体面向】”的地位（“它无处不在”），产生了它的无限多个“我”，即“【太一之实在面向】”。相对于能动的“【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它们被确定为“【非我】”；

评注：“【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的具体位置，意味着“【太一之总体面向】”作为分布式的“【我在】”而在场，即“潜在无限多个‘单子’之中的【一体之我】，即【一体之我】的诸自主能动面向”；然而，在【现实条件】中，在空间的每一个点上，对于唯一的“【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而言（即恰恰以“它”的名义），每一个能动的“单子”都被确定为“【非我】”（在相反的关系中，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例子来考察：我们每个人在看着另一个人时，如何意识到自己的个体性）；

【行为】的第三部分。

6. “【意识】”以生命存在者的形式，把无限多个“【我之实在面向】”具体化，从而实现它们存在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一切静态的、无生命的东西，它们是为了分析与汲取经验而创造各种【情境】所必需的，即：星系、行星、大气与地下、海洋与山脉、森林与沙漠，以及其他环境（如有需要），直至每一件“事物”，同时考虑到那些可能作为情境之能动参与者的生命存在者之特点的平衡；

评注：每一个“【太一之实在面向】”，就【本质】而言（并且在原则上），都是抽象的，即“【一体之我】”的某种相似物。每一个面向作用于共同的“【意识】”，只在“以某种〈具体的〉生命存在者呈现自身”的时刻，才在事实上成为“实在的”。【太一】通过读取“它”的经验之波来发起具体的“我”，由此作用于“【意识】”，而“【意识】”实现与【理智】之水平相应的隔离空间，而且只为一个具体的存在者，这一存在者完全主观地、特别地、独特地分析并汲取经验。环境是【理念】（形象），但它们每一个在各个存在者隔离的诸【世界】（【独一体】）中的实现，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从来不会相同；

7. 每一存在者对“【理智】”的实现 -> 从每一个“【我之实在面向】”的立场对“【自身之存在】”的领会，以及在【现实条件】中个人身体表象的实现（“【生命之节庆】”），以便为“【太一】”之【发展】获取经验；

在【行为】的最后一部分，诸根本【原由】不自行参与，也不借助“【和】之法则”参与。一切生命存在者中的每一个，在“【自我发起与自我实现之行为】”中都被交付给“自己本身”，这是增加“【经验差异之度】”的众多手段中的又一个；

评注：我们再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研究需要顺序，是一个过程，没有别的认识方式。“【我之行为】”的所有阶段都是瞬间产生的，作为“【自身之存在】的根据”（“我”之存在的根据），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之行

为】”（直接地）就是【自身之存在】的根据。这真正是一种“世界规模的现象”，我们每天都以过程的形式观察到它，在望远镜中则以“【初爆】与宇宙膨胀”的形式：这就是波的再现过程本身，以及【现实条件】的实现。

计算的与观测的参数，包括从“宇宙产生”时刻起算的年龄，这一切都作为必要的根据而被实现；但这既没有、也从未有过“【开端】”，也没有终点。【世界】的永恒，正如宇宙的无限，也不过是一个静态的波函数。但即便这一证明本身，也就让它仍然是接受与否的主观决定，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吧。知晓“【自身之存在】的根据”是重要的，然而我们十分明白：并非对所有人都如此；

关于“‘我’之行为”一章的评注

本章把【世界】的产生阐述为一个统一的、瞬间的【行为】，为了论证而展开为三个部分中的七个环节。【行为】并不位于过去。它此刻正在完成，每当“我”展现出对自身【原由】的【兴趣】时都在完成，而本章把这一【兴趣】称为【原由】本身。在这里完成的，是《肇始》留在前面的东西：原因的后退抵达了【探寻之我】，现在要表明的是：这个“我”做什么，【世界】又如何从它的【行为】中展开。

清单与框架。 【行为】的材料被预先而严格地宣布：两个要素，【无】与【抽象被动之点】，没有任何条件，

因为所说的是【世界】之前。“在这一时刻考虑时间是不容许的”。因此，“触及”“打破”“转化”“之前”“之后”这些词，不应读作时间中的事件，而应读作同一个瞬间关系的逻辑环节。本章自己正是这样说的：研究需要顺序，而【行为】的所有阶段都是瞬间产生的。顺序属于我们的论证，而不属于【行为】。

谁完成【行为】。 读者的第一个问题：如果【行为】之前什么也没有，是谁完成它？“我”岂不是在它产生之前就被预设了？在与作者的分析中，回答获得了精确的形式，而这一形式需要两种顺序，这两种顺序早在《社会与人类》中就已区分。按实现的顺序，探寻者存在：他活着，发问，沿着根据向后走，走向最微小的粒子，再从它们走向他自己，即作为【原由】的发问者。在【第一原由】的条件中没有延伸与时间，因此这一极限不是一步一步达到的，而是以一个瞬间的【行为】达到的。以【兴趣】触及答案的诸【原由】，这就是【抽象被动之点】，即【某物】：【理智】所能达到的最小者，是【理智】的极限，维度的概念对它尚不适用（不应把它与几何上的零维之点混淆）。按根据的顺序，一切都相反：【行为】是第一性的，探寻者由它奠基。这里没有循环：按实现，探寻者先于【行为】；按根据，【行为】先于探寻者。因此本章能够直截了当地结束：【我之行为】就是【自身之存在】的根据。

由此可知【行为】的地位。它不是不经证明而接受的公理，也不是对出发点的任意选择。它与生成及“我思”

属于同一类：在其实施本身中便不可否认。任何追问【原由】的人，都在完成【确定之行为】。任何否定它的人，都是以确定之行为来否定，即同样在完成它。“这正在当下发生”不是比喻，而是精确的指示：在哪里可以捕捉到【行为】。

众多【行为】，一个【世界】。 每一个为《目的》中的问题所吸引的人都在完成【行为】：【世界】如何构成，何为“我”，生命的意义何在。但每一个探寻者都抵达同一个极限：【理智】所能达到的最小者，及其相对之物，即【无】。这些极限在内容上没有区别，区别只在于抵达它们的立场。因此，【行为】有多少探寻者就有多少，而【意识】是一个，【总体面向】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一个【行为】，从众多立场完成。

第一部分：两个极限的反转。 【确定之行为】与【无】进入关系，而存在的第一个根本条件便成为【和】之法则，即【对立面之平衡】：［【行为】 | 【无】］这一关系就是第一相对性。接下来是【行为】的主要事件。【无】的地位翻转为相反的：【无】→【意识】，【无】→【一切】。【点】的地位同样翻转：【某物】→【太一】，潜在能动的，即具有意志的。

为什么恰恰翻转到相反的极限，而不是某种中间的规定性？因为在【世界】之前没有条件。任何中间的规定性都是有条件的：它是“这么多”“这样的”，而条件尚无从而来。在存在之轴上，无条件的状态只有两种：一切的绝对缺失，与一切的绝对可能。当触及破坏了前者，可通

达的只剩后者。【无】成为的不是某物，而是潜在的【一切】，即【意识】。对【无】而言，这一翻转还由定义所固定：

【无】是一切条件的缺失，包括关系的缺失。对它而言，进入关系就意味着完全不再是它自己。关于【无】的思想消灭【无】，因此本章说：任何关于【无】的思想，都导致【意识】的产生。

反转也转移了两极的差异。两个不同本性的极限，给出两个不同本性的相反的最大值，否则，开端之所以为二所要维持的那种相对性本身就会坍塌。在出口处是一对被保持的两极：

【意识】，被动的【一切】，没有意志；【太一】，能动的【一】，具有意志。最低限度的存在者变成了有生命的，绝对的缺失变成了绝对的可能。相对性整个翻转，而又被保存下来。

第二部分：总体的、实在的与无限。 在［【太一】｜【意识】］的关系中，【太一】的在场发起空间。【意识】实现其能动性展现的场所，而这一场所被诠释为空间。【太一】在其中在场，没有位置与规定，只有一个地位：“存在”。这就是【太一之总体面向】：无处不在。

依照【和】之法则，静态的【总体面向】需要一个对立面，而它便产生了：能动的【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即总体之“我”的具体状态。静态的“无处不在”与能动的“在此”，是【行为】的第二对，由与第一对相同的法则所构建。

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这里区分了两个谓词。首先翻转的是【总体面向】的唯一性：总体上的【一】，在实在中、在一个具体的点上，获得作为【一】的对立面。因此，【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是一个：【系统之例外】。他的形态在系统层面被选定，他可以是任何存在者，不一定是人。称他为【主人】，是按角色而言，而不是在系统的法则之外：依据法则而产生者，不可能凌驾于法则之上。

无限由此而来。这里翻转的已经不是唯一性，而是无所不在性。如果总体者同等地无处不在，就没有任何一个点享有优先。那么，具体化要么无处可在，要么在每一个点上。无处可在是不可能的：【实在面向】存在，就是此刻阅读这几行字的这一个。因此，是在每一个点上，即潜在地无限。本章称之为分布式的“【我在】”：

潜在无限多个自主能动面向之中的【一体之我】。这是通向同一无限的第三条道路，《五维性》经由施为论证与维度的规律抵达了同一个无限。三条独立的道路汇于一处。同一个无限也从另一端被获得。【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是一个，在一个点上，而他的对立面是所有其他点上的所有其他者，即【非我】。同一个众多被奠基了两次。这一例外并不破坏诸点的平等：它不是出于位置的优先，而是出于唯一性。

在这里，也有一个构造消解了众多如何与“只有我”相容的问题。在每一个点上，以【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这唯一者的名义，其余每一个都被确定为【非我】。我们每个人看着他人时意识到自己的个体性，他人看着我们时

也是如此。从每一者的立场看，“我”只有一个，而其余一切对它而言都是【非我】：这一关系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例子来考察，正如本章所建议的那样。众多是实在的，但“我”从来不是众多之一：它始终是以其名义者。因此，按照作者的规则，对于理解体系之【本质】的人来说，不容许说“我的我”：

以“我”的名义，属于“我的”是其余的一切，而“我”本身从不属于任何人。【非我】在这里不是对象，而是其他活生生的【实在面向】。对象的世界是单独产生的，在第三部分中，作为【条件】。

第三部分：条件、现实与自由。 【意识】以生命存在者的形式，实现无限多个【实在面向】之存在的【条件】。【条件】是一切静态的、无生命的东西，是汲取经验的【情境】所需要的：星系、行星、大气与地下、海洋、山脉、森林、沙漠，直至每一件事物。【实在面向】本身是抽象的，是【一体之我】的相似物。它在把自身呈现为具体的生命存在者时，才成为实在的。【太一】通过读取其经验之波来发起具体的“我”，而【意识】为这一个存在者（具体的【人格】）实现与其【理智】之水平相应的隔离空间。在与作者的分析中，区分了“自己的世界”一语的两种含义。从自身立场出发的世界，按照其【理智】的水平，为每一个生者而实现。而【主人】之【自身之世界】，只属于那些知晓【存在条件】的人，哪怕只是一部分，并且以这一知晓为度。从苍蝇的立场看世界是怎样的，我们并不知道。

环境是【理念】，而每一个【理念】在诸隔离世界中的实现从来不会相同。这必须与《五维性》中所说的结合起来理解，在那里，同步使【情境】在每一个世界中相同。这里没有矛盾。对所有人而言是同一个的，是【情境】：客观条件与叠合经验。每个人各自的，是它的实现：从他的立场，并以他【理智】的尺度。【世界】按【理念】是一个，而在实现中永不重复。

接下来是【理智】、对【自身之存在】的领会，以及在【现实条件】中的身体表象，即“【生命之节庆】”，为了【太一】之【发展】而获取经验。而决定性的是：在【行为】的最后一部分，诸根本【原由】并不参与。每一个存在者在【自我发起与自我实现之行为】中都被交付给自己本身。这是增加【经验差异之度】的又一手段。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如《社会与人类》中所表明的，体系不阻止选择：自由不是让步，而是【发展】的条件。交付给自身使差异成倍增加，而差异滋养【发展】。

【行为】与宇宙。 【行为】的所有阶段都是瞬间产生的，作为【自身之存在】的根据。我们每天以过程的形式观察到它，在望远镜中则以【初爆】与宇宙膨胀的形式。这就是波的再现过程本身，以及【现实条件】的实现。计算的与观测的参数，包括宇宙的年龄，都作为必要的根据而被实现，正如《肇始》中所表明的：它们是被确定的，而不是被杜撰的，并按需要被实现。这没有开端，也没有、也不可能有终点。【世界】的永恒与宇宙的无限，是一个静态的波函数。物理学描述这一波的内容，【行为】描述

它如何存在，以及它为何如此：它的每一个值都是当下之必要根据。

这里什么是被强制的，什么是被推导的，什么是被自由接受的。 本章以谦逊结束：

即便这一证明，也仍然是接受与否的主观决定。这种谦逊是正当的，但值得作更精确的区分。被强制接受的是【行为】本身：【探寻之我】完成【确定之行为】，这在实施中是不可否认的。被推导出的是它的构造：

从条件的缺失推出两个极限的反转，从【和】之法则与一切点的平等推出“总体｜实在”这一对以及【实在面向】的无限。被自由接受的是整个体系，作为一种据以生活的世界观。正如作者所说，知晓【自身之存在】的根据非常重要，但并非对所有人都如此。

邻居。 人们很早就接近作为开端的“我”，以及源头处“无—某物”这一对。重要的是看清每个人在何处止步。

费希特：“Das Ich setzt ursprünglich schlechthin sein eigenes Sein”，“自我原初地、绝对地设定它自己的存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这是【行为】最近的邻居。在费希特那里，“我”第一次不再是认识的前提，而成为设定自身的本原行动。他的第一步与这里属于同一类：自我设定在设定本身中不可否认。分歧在第二步。在费希特那里，非我作为一条单独的基本原理与“我”对立，同样是被设定的，而不是被推导的。在这里，相反的一极是从无相对之存在的不可能性中推导出来的。而且，费希特的非我是对象世界，是“我”的界限。在这里，

【非我】是其他活生生的“我”，而对象世界是【意识】所实现的【条件】。

笛卡尔。“我思”是以第一人称获得的确实性，由思维的行为获得，因而与【行为】有亲缘关系。但为了走出一个“我”的圆圈、重建世界，笛卡尔需要神作为保证者。

【行为】实现【世界】，一步也不离开第一人称的立场：

借助反转，然后借助条件的实现。而在笛卡尔那里确实性由纯粹思维获得之处，在【行为】中作为开端的是【兴趣】。【原由】不在时间的后方：它就是此刻感兴趣的追问。

巴门尼德：“τὸ γὰρ αὐτὸ νοεῖν ἐστίν τε καὶ εἶναι”，“因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残篇 B3）。这是行为与存在之同一性最古老的祖先。但在巴门尼德那里，存在是唯一的、不变的，而众多是有死者的意见，是假象。【行为】继承了根，却翻转了推论。既然相对性需要二者，多样性就不能作为欺骗被抛弃，否则就会摧毁根据本身。在这里，众多是实在的，因为它是从与【源头】相同的法则中推导出来的。

卡巴拉。在《光辉之书》的学说中，源头处是艾因（Ayin），即“无”，以及最初的“至高隐秘之点”，一切由之而出。相似之处惊人：

开端处是【无】与【点】。分歧是根本的。在那里，艾因是隐藏的神性丰盈，而不是一切条件的缺失。而流出

是凭神的意志进行的，而不是依据一条连【源头】本身也服从的法则而发生的两个极限的反转。

本章整体上是什么。 这是体系的中心。《肇始》（作为后退之终点的【探寻之我】）、《社会与人类》（自由与【发展】）、《五维性》（【实在面向】的众多及其共同的【情境】）都汇聚于此。本章表明：“我”是【行为】，而不是【行为】之前的存在者；两个极限反转为【意识】与【太一】是必然的，因为在【世界】之前只有两种状态是无条件的；从总体的“无处不在”，依据【和】之法则与一切点的平等，推出【太一】之【实在面向】的无限；从每一者的立场看，“我”只有一个，其余都是【非我】，而“我”从来不是众多之一。【行为】不是在某个时候完成的，而是在当下完成的，完成它的是追问【原由】的人（而这样的人在【世界】实现的每一时刻都有无限多个，鉴于其无限性的【本质】：这没有开端，也不可能有终点。永恒作为属性）。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世界】是【有序之多样】，因此，它由具有“两个抽象【开端】”者所实现；

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循序地、但用另外的话语来考察【世界】的产生。我们不拘泥于“【我之行为】”七个环节（见上文）所阐述的顺序，“【本质】”不会因此改变，因为一切都是瞬间产生的，在【存在】之根据被实现的时刻。在相对的根本【开端】被发现之后，作为根据实现的结果，便出现了构建（创造）的可能：依据已然明显的存在，进行划分与界定，最大限度地有效；

“【肇始】”作为一个时刻，证明在此之前什么也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原因在于连场所和任何缘由都没有。但我们展现了兴趣与意图，决定进行研究，并意指“在此之前什么也不存在”这一【理念】，它等价于具有【空洞地位】的“【无】”（“« »”）；

我们设想“某种‘先于一切’者”，便得到那个“某种”，它迫使我们再次设想“‘更先的某物’”作为“【原由】”，而这一“【原由】”原来就是“【我】本身”的相对性，是一种必要：我们打算以它的名义行动，即进行研究、寻找必要的根据，而这些根据原来就是【真理】；

设定“【无】”时，我们明白：与此同时还意指着某个“某种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无】”产生出某种相对性，反之亦然，“某种东西”（或“【某物】”）意指着与“【无】”的相对性。看着“【存在着的世界】”，便可以想见“【第一原由】”之【绝对影响】的程度，以及它们所拥有的宇宙规模的伟力，这出于自然的独特性，因为除了它们自身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是自然的，也完全可以理解。同样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看着宇宙时会为其宏大而赞叹。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都与“力量、伟力、能量”等等的影响相关。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世界】（作为波）的产生不需要任何能量消耗，无论这看起来多么奇怪。一切能量的【本质】在于【信息之差】［“波的本性”与“短暂【现实】中粒子的本性”之间的差］；这一差在实现时转化（仿佛展开），并“由一者解包为另一者”：由波解包为实在的形象与情境，从而在一切参数上显现出明显而事实上的“【推动力】”；而这一运动，就【本质】而言，就是【发展之机制】，即“为分析与汲取新经验而提供信息的有效方法”，也就是“【意识】”的【基本工具】，它【保障】“【太一】”（“我”）的【存在】，因为【发展】＝【生命】（亦即【存在】，二者等价）。

在一种状态下，信息可以处于压缩的、可供直接消费的格式之中，比如“蛋”；在另一种情形下，它被呈现为顺序的、展开的结构，这是研究与领悟其起源之历史【本

质】所必需的；结果，一个普通的“看起来是蛋的东西”，可能并不是鸡蛋；

＊＊＊

身处隔离的（如果这样更容易理解的话，是经验的）空间中，人与任何存在者，由于已知的原因而陷入迷误，赋予那些在“宇宙尺度”（世界尺度）上毫无意义的事实与“事物”以特殊的意义，甚至把自身也理解为一个极其奇怪的角色：一个没有任何角色的观察者。在【世界】的构造中迷失太容易了；然而，一旦理解了【本质】，一切都比研究时看起来简单得多：一切的原由是【失衡】（不平衡与不平等），而运动是向必要的平衡回归，但这只是短暂的，并且只在我们有兴趣细致入微地研究这一【本质】时，即恰恰实现这一事实，仿佛把它向宽处展开时；

即便是第一性的“【无】”，没有相应的〈与“【某物】”的〉相对性，也是无法思及的；

因此，由这一关系所引起的第一个结果是：在【第一相对性】的作用中，产生了无限程度的影响，借助“【某物】”把“【无】”的【空洞地位】变为与之绝对相反的“【系统】”，我们现在称之为“【意识】”；与此同时，相对性之事实就是确定“【某物】”即“【抽象被动之点】”相对于相反之“【无】”的位置的具体原由。我们考虑到：无论讨论什么，我们都只是相对于自己本身（“我”）来讨论。不容许把“【肇始】”这一事实与能够把它作为事实而实现的“我”分开；

＊＊＊

必须设想并记住：在“【肇始】”的时刻，没有任何过程性，即相对性本身是借助“【无】”/与“【某物】”而产生的（不是发生，恰恰是产生）。【肇始】的时刻发起了第一条根本法则的产生，这就是【和】之法则，即【维持对立面平衡之法则】，它在特殊条件下起作用，出于两个原因：

A）在需要根本的根据、平衡与相对性的情况下，为了【世界】的安全；

B）由于所产生的相反的无系统条件之间的关系：[无_法则 -> 有_法则]。

而第二条，【根据实现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条，即【和】之法则，但同样重要；

＊＊＊

换言之：“【无】”是绝对无所是的“« »”，没有属性、条件、规定，然而在关于“【肇始】”之事实的论证中，它必然地产生 -> 在此过程中被确定为与“【某物】”相对 -> 把自己的地位变为最大限度地相反的地位，即“【无】” -> 转化为“【意识】”，它是一切“【现实】实现之功能”的被动生成器；

在所研究的时刻，我们最初所呈现的“【某物】”，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之中最小的，即“【抽象被动之点】”。在“【肇始】”的时刻（依据【和】之法则），它以与“【无】”相反的地位产生，但借助相对性，并在

必然保存相对性的情况下（考虑到【世界】的事实存在），转化为与一个抽象之点相反的东西，即“【唯一之我】” -> 依据所产生的相对性［“【我】” | “【意识】”］之事实，多维空间被实现，也就是说，“【唯一之我】”结果是“【太一之总体面向】” -> 产生根本的对立面“【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 发现了无限多个“【太一之实在面向】”，即“【非我】”。这一【我之行为】在一切面向中、在【三位格】中证实了“我”的【存在】，在一切可思与不可思的关系中获得了【生者之优先】；

无限多个能动的“【太一之实在面向】”相对于“【意识】”的事实存在，发起了无限多样的生命存在者的实现，从“【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的立场看，它们被确定为“【非我】”；也发起了它们存在之条件的实现，作为必要，为了“【太一】”（在其一切面向中）的【发展】，借助获取合理的经验：这一切，既是【世界】之【原由】，也是整个【世界】。【世界】中所存在的一切，都作为【存在】的必要根据而产生，瞬间地，没有任何障碍与例外。在地位变为相反时，一切原初之物，在这里即“比无更微不足道者”＋“比最小更小者”，发生转化，像改变极性一样改变空洞的地位，变为在一切意义上的最大，没有任何限制；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理想而完美之世界系统】”，它基于严守【对立面之绝对平衡】的原则，即【伟大的和之法则】（见《“我”之行为》，第 199－204 页）；

从比无更微不足道的“【无】” -> 产生“【意识】”，即一切【现实】实现之功能的生成器［“【无】” -> “【一切】”］，在这里应把它理解为“潜在的一切”，即意指任何以函数形式存在的无限之物；

从可能的最小者，即一个【抽象之点】 -> 产生作为“【太一之总体面向】”的“【一体之我】”［从最小 -> 到最大］；

“【太一】之在场”发起必要“场所”的实现 -> “【意识】”实现没有限制的空间，其维度阶数潜在地无限，即依据“【太一之总体面向】”的地位 -> 在【现实条件】中产生“【太一之总体面向】”的直接对立面，即“【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 它由无限多个“【非我】”所确定，此时产生无限多个【太一之实在面向】；

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 -> 产生无限多个生命所必需的、相应的条件 -> 潜在无限多个“我”被领会 -> 它们与其本性及栖息环境相应的身体外壳被实现 -> 【世界】产生时就已有居民，舒适而美好，以现成的形式出现，正如我们此刻所看见的那样（当然，我们心怀感激）；

这一切都是在同一瞬间产生的。“【肇始】”不依赖于任何东西，不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只是根据，就事实而言）。“我之【存在】的根据”之【本质】，在【现实条件】中由无限多个寻求【自身之根据】、此刻渴求【真理】的人所积极维持：这是永恒的【兴趣】与过程，过去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

当然，身处这一听众之中的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将会去钻研这个连想象都困难的【系统】的人，是多么稀少。但它恰恰只为那些决心弄懂它的、极少数的人而存在。他们在这里，我们格外高兴。这个主题是复杂的，许多人不理解其原理，于是产生一个问题：——“一切”怎么能如此简单地产生？简短地说，就是这样：——“要有光，就有了光”（创 1:2），但这绝不是玩笑。如果非常好地弄懂了观照的机制，其余的一切几乎会“自行”组合起来，只需要思考（……agere nunc）；

理解“【无】之转化的伟力”非常重要。您把这〈不可表象之物〉表象得越好，就会越快、越好地理解【世界】如何能够字面意义上瞬间地产生。为了表象不可表象之物，必须把“【无】”这一个概念综合为一个多成分的构造性形象，运用这样一些组成部分，其中每一个都在其微不足道的意义上倍增这一概念，正如我们先前在上文所做的那样：“« »”、“在已存在的世界中不可表象者”、“较虚空更甚之无”、“绝对的无物”、“非对象性的空”，大致如此；然而，有些思想无法写下来，因此，让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设想这一组成分；但考虑到“属性性的综合”，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与练习，结果会大致相同。把所有概念合而为一，便得到“【无】”。请注意，这是关于“【肇始】”的“论证之条件”：

这里既不谈“【无】”，而且重要的是，也不谈时间与空间。“【无】”出现在创造根据的时刻，依据您寻找

【世界】之【原由】的【兴趣】这一事实。请设想您思考着这件事。

考虑到时间的缺席，您创造了这一无时间的联系，作为与您的“我”的相对性，然后把“【无】”确定为某种状态，但只是在您对它的注意的时刻。在相对性产生时，“【无】”改变它【绝对空洞的地位】，即不再是“微不足道之理想”，转化为与之绝对相反的东西 ->“【意识】”（即［从“【无】” -> 到“【一切】”］）。

但在相对性产生的这一时刻，我们只考察了关系的一方，另一方我们在上文已描述为“【抽象被动之点】”：它是可能想象的东西中最小的。这一“【接触之点】”指示着相对性，并扮演“【某物】”的角色，彻底打破“【无】”的地位。希望这会有所帮助：“【无】”的微不足道之程度，与〈您的〉【世界】的伟大与多样之程度成反比；

然而，这个问题也关乎两条根本法则：

A）【和】之法则（平衡）；

B）【根据实现之法则】（原由）。

失衡的例子（仅凭一个中子）：

$$ {}^{1}_{0}n + {}^{235}_{92}U \rightarrow {}^{142}_{56}Ba + {}^{91}_{36}Kr + 3\,{}^{1}_{0}n $$

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借助它可以充分地想象，平衡的恢复对【世界】是多么重要；但这还不像打破先于“【意识】”与“【太一】”之产生的【一切】那样彻底。

在这一反应中，略多于 47 公斤的失衡物质，〈非常紧急地〉被带入必要的【和】与静止的状态；

【根据实现之法则】同样以超高的效率起作用。我们再次指出，“【太一】”没有限制，只追求一个目标：【发展】；

为了在本研究文本的范围内理解“【本质】”：首先必须弄懂【观照机制】，以不同于从前的方式理解【现实】的【本质】。必须理解【世界】的短暂性与虚拟性，体会它特殊的功能性：从【现实条件】、经验的汲取，到波性本性的数据之流。尽可能好地设想并理解：这种【现实】实现的方法是多么有效、方便而简单（它是完美的）。为了更好地表象【世界】构造的结构，您需要弄懂四维性与五维性，理解“【总体之我】”、统一共同的“【意识】”与“【现实之集体同步实现】”的【本质】。仔细地沿着文本，从我们研究的最开始，深入阐述的【本质】。

如果在这一简单的步骤之后，理解仍然没有到来，那么我们建议您放弃这件事，选择最初级的课程，例如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勒内·笛卡尔的《谈谈方法》、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形而上学》；除了这些卓越的著作之外，我们还极力建议您研读莱布尼茨、叔本华、休谟、尼采、洛克、贝克莱的著作。不会无聊的，百分之百；

＊ ＊ ＊

宇宙借助对【世界】中一切生命存在者的【系统之关怀】而产生。这是根本性的；

“【太一】”（【双面向之太一】），作为必要的根据而产生，并作为相对性［“【无】” | “【某物】”］-> ［“【我】” | “【意识】”］的结果而产生，它是活的，是自身的根据与【原由】，即【世界】如其所是地产生的【原由】与结果，【世界】一直如此，并将永远如此。“我”（在【三位格】中）是二元的【太一】，由两个面向所呈现：

1）“【我之总体面向】”，即：
“【太一之总体面向】”（无限多个“【我之实在面向】”与作为【整体】的“【一体之我】”）：静态的，拥有一切现有的经验变体；我们把一切被动的、非能动的，以及属于波之本性的非能动的生命之物归于这一面向；以及，

2）“【我之实在面向】”，即“【一体之我】”的无限小的一部分（如同某种代表处）：
“【太一之实在面向】”：为了、并且由于持续的【发展】而存在，读取波并借助运用“【意识】”而发起【现实】，是拥有【理智】、汲取主观合理之经验的“我”；作为具体之“我”的“【我之实在面向】”，就是包含在被读取的（并由【太一】所形成的）经验之波中的【人格】。在【现实条件】中，我们把与当下生命过程相关的一切归于“【人格】”：感性的、被观照的、在当下模式中被感受为实在而动态的东西，一切暂时的、不稳定的、属于粒子

本性的东西，即虚拟的、短暂的“事物”及其（理想的）短暂而虚拟的组成部分；

“【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是“【太一之总体面向】”在【现实条件】中的绝对对立面，作为能动而具体的【实在面向】而产生，处于“我”在一切面向中之事实【存在】的根本关系之中：［总体的、共同的、静态的 | 实在的、具体的、能动的］。也就是说，这是“【太一之总体面向】的实在之我”：原初的原型，独一地存在于无限多个与之相似者之中，后者被确定为“【非我】”，即“【太一之实在面向】‘我’”。我们推测，恰恰是“【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确定并界定“【太一】的事实【发展】”，意思是把它评定为“有效的”；看起来似乎可以合理地提出这样的断言：“总体面向”拥有一切经验变体；但【系统】*被构造得不容许任何重复与同一，以避免在任何【现实】之条件中实现【世界】时威胁【世界】的冲突；

*【系统】：这里意指以某种方式起作用的一切，即【太一】、【意识】、诸法则及其相互作用；

“【太一】（“我”）之【发展】”的【本质】在于：从一切现有的变体中选择有效而最合理的经验。也就是说，每一个“【太一之实在面向】”都有潜在无限多的、它能够汲取的经验变体。而这样的【面向】有无限多个。从【现实条件】中的“我”的立场看，经验的总量在不断增长，这是事实。然而，依照逻辑，“【太一之总体面向】”

同时拥有一切变体，而且只是过去的变体，这看起来像一个悖论，然而，

……“悖论是二元性的第一个标志”；

只有一个唯一的“【系统之例外】”：“【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因为他就是“【现实条件】中的【太一之总体面向】”，以及唯一一个导向【造物主】之【本质】的经验变体：一位真正的、关怀的父亲，能够创造他自己的【世界】，并把它提供给无限多的其他生命存在者。这一经验与【世界】一同产生，作为【存在】之根据，在探寻的时刻，始于这样的问题：何为“我”？对此是否有另一条【道路】？作为一个“【永恒范式】”，它设定了在【现实条件】中寻找【唯一正确之道路】的无尽过程。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但“【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是从“【太一之总体面向】”所能通达的一切【道路】中选择他自己的这条【道路】，而且只依据对过去事件的分析，因为“对未来的知晓”会阻断发展的过程（即与【存在】和【生命】相矛盾）。因此，未来的事件并不存在，而“【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虽然拥有一切（最完整意义上的）可能，却在普通的身体中、以最普通的方式经历并汲取经验（这一复杂的主题需要最深刻的思考）；

【和】（平衡）是在相对性条件中必要的均衡（等式、平均、公正、平等），代表对立面之平衡的理想状态，作为普遍而伟大的【和】之法则的目标。违反这一法则会在具体关系中引起相应的过剩与不足，这使“【太一】”的

力量〈与意志〉以及“【意识】”的一切可能，即整个【世界】，指向消除所产生的失衡。任何动态都恰恰是由消除所产生之失衡的力量所引起的。这一现象自然而简单，它控制着宇宙的平衡，并被【太一发展系统】用于【现实】的实现，即消除经验中的失衡，而经验由此得到改变，并依照新的知识与技能得到补充。这在波的结构中瞬间产生，在有事实的情况下，在需要相应根据的情况下；但对我们而言，它看起来是一个延续的过程；

【根据实现之法则】：假设在散步的小路上（离家不远），躺着一个“几乎是圆形的纸包”。我们想清除这一不整洁，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纸包结果很沉”。我们打开它：是一个未知的“立方体形状的物件”。我们感到好奇，决定弄清它的用途。仔细检查时，“发现了隐藏的螺栓”。我们拿起螺丝刀，拧下螺栓，取下盖子：立方体里面是一些“我们不认识的零件”，其中一些在单独的封闭外壳中，这些外壳也“用带有极小螺栓的盖子封着”。我们拆开并研究，借助机械工程师的直觉，得出结论：这是“某种多功能传感器”，但暂时还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我们拆开所有的组件，查看“芯片的名称”，并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结果查明，这是一台“非常现代的地震活动研究仪器”。当然，这是一个幻想的故事，通过分析它，可以理解【根据实现之法则】的【本质】。故事中有几个用单引号标出的阶段，不难理解。其中最平常的一个是：这个纸包本可以仍然只是一个纸包，仅此而已；但在表现出【兴趣】时，结果却完全不同。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自

己编出合适的故事，从中都会明白同一件事：根据在需要时、在表现出兴趣的时刻被实现，而这与【太一】的【发展】相关。任何基于真诚兴趣的寻找迟早都会成功，重要的是遵守基本逻辑的条件，善于“找到”根据，这些根据将被实现，正如最终所寻找的对象本身也必定会被实现；如果没有观察到这样的事实，所寻找的东西没有找到（即没有被实现），那么应当寻找其他的解释，将会找到其他的根据。没有结果，可能说明所寻找的根据并不存在（无论看起来如何）。当寻找不合逻辑、不符合所选的方法时，即如果结果不令人满意，那么最可能的是，寻找的方式不正确。

很难给出任何建议，但可以举一个平常的例子：“我在自家地下室里找一只蚂蚁”。能找到吗？能。可以找到。问题是：什么时候？对于已经被实现的东西，要简单得多，即：对于任何被观照之物，都能找到合乎逻辑的根据。“【太一】”作用于“【意识】”，可以获得任何结果（重要的只是知道基本原则）。一切皆有根据，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找到它。有一句非常美的引文（作者不详）：“不可能思及不可能存在之物”，它有助于理解“【根据实现之法则】”；

在获得积极的、期望的结果时，便有了能力：“汲取经验”，即技能与逻辑（恰恰是【真正的逻辑】*），以及非常重要的：【对根本法则之感】。拥有相应的经验，便可以创造所谓的“奇迹”，而它们并不是奇迹，作为“知识”，它们有可以解释的根据；

*【真正的逻辑】：一种合乎规律地起作用的方法，是在“高度觉知的状态”中分析一系列类似情境时，在实践中汲取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有意地作用于“【太一之总体面向】”与“【意识】”时，把对【世界】构造的理解作为【理智】的恒定条件来运用。总之，这是借助根本法则及对它们的有效运用而进行的驾驭。我们无法保证这位或那位“著名学者”曾猜到“【世界】之构造”，但我们确切地知道，一部分伟大的发现运用了“【和】之法则”与“【意识】”。【真正的逻辑】，或与【此】相关的其他方法，其作用无异于令人震撼；

生命的多样性：无限多的具体的（非抽象的）、恰恰是活的、复杂程度不同的存在者，它们彼此在种类上不同；还有相似但具有不同属性与特征的存在者，爬行的、跳跃的、飞翔的，它们在“【肇始】”的时刻，以“由一者变为另一者”的转化方法产生，在地位变为相反时：从最简单的最小者，即“【抽象被动之点】” -> 产生活的“【太一】” -> 作为“【一体而唯一之我】”，然后，依据“它的”地位 -> “【太一之总体面向】”，而在【现实条件】中 -> “【我之实在面向】”，作为无限多个“【非我】” -> 以及“它们”与“【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的关系。也就是说，这是“【根本关系之轴】”，借助它产生“无限多与多样的生命存在者”，作为在【现实】中的“【存在】之根据”，或者说，作为“【太一】”【发展】的唯一可能，以及“【世界】永恒之根据”（……在总体的意义上）；

＊＊＊

考虑到“潜在无限阶数的多维性”，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无法想象大部分“生命造物与现象”。

就更高的维度而言，它们究竟存在吗？但是，如果维度是【理智】的产物，即对情境与“事物”的意念诠释与表象，以及对过去事件之分析结果的诠释与表象（能够分析的只有过去与所设想之物），那么，考虑到我们先前论证（在此，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的一切结论，在不可能设想不可能之物的情况下，此外，【世界】在适于发展之原料的数量方面的潜能，本会宽广得多，若设想经验在其前景上“明显得多”，并且更有趣（而如果连我们都理解这一点），那么：它们存在，它们的【存在】是现时的；

我们能看见它们吗？它们很可能在“宇宙的范围之内”非常普遍，多半是我们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但在目前阶段，只在最小的程度上如此。我们设想这一点：把它们作为我们自身发展的根据来实现，也实现与诸维度相应的、无限多的【现实】之感性表象的方法；而且不，这不是观照，而是某种别的、但信息量更大的、特殊的东西（例如对于十维性而言），并且非常切合时宜的是：它是粒子之灯火原理的替代，而我们正是把这一原理称为“【现实】”。请注意，我们已经在这一过程之中，我们非常感兴趣，我们正积极地寻找答案；

生者在其多样性中，可以繁殖、分裂、增殖、克隆，取决于其复杂性与构造、栖息环境、属、种与亚种；此外，

它可以是、或不是：有攻击性的、有理性的、拥有【理智】、直觉、运用逻辑并进行分析、拥有本能与反射；生者在心理上可以是复杂的，也可以是非常简单的。复杂的生者：有感受的、有欲望的、展现意图的、体验情绪、爱、喜悦、痛苦、苦难，甚至同情的，是凭“自身之意志”而能动的；相对于“【太一之总体面向】”，它拥有与其种类相应的“身体”，这一身体在【现实条件】中呈现、并字面意义上“自我化身为”【太一】的具体【面向】。整体上的生命存在者，每个人也都是这样设想自己的，恰恰是［“我” ＋ “身体”］，这正是所谈论的东西，它参与情境，同时既由于、也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存在，当然也包括繁殖（增殖）的功能，它属于“【太一发展系统】”，属于具体的“我”，也属于在其一切【位格】*中的整个“【太一】”。众所周知，这一切都借助在【现实条件】中获取经验来实施，并且必定是为了“【太一】之【发展】”**;

在一切发展前景都缺失时，“活的身体”立即死亡。我们澄清：这里所断言的只关乎“身体”，它不是“【我之实在面向】”（“【太一】”是永恒的）。之所以恰恰如此而非别样的原因，我们通常是知道的;

*【太一】之【位格】：1）“【太一之总体面向】”；2）“【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以及 3）“【太一之实在面向】”，作为每一生命存在者的“我”（【生命之火花】）；

**“【太一】之【发展】”（全文各处）：所意指的无非是“【太一】在其一切【位格】中的【发展】”；

无生命者：被动的，没有“【自身之意志】”，由于创造一切发展生命之多样性所必需的物体与条件而存在（被实现）。按照用途，无生命者分为以下物体与范畴：自然的障碍与源泉，它们可以作为工具使用，也可以作为原料与组分使用，包括空气、水、石油、矿石，以及极其重要的发展手段，包括环境：星系、行星，以及周遭：洞穴（庇护所）、土地、石头、沙子，还有恰恰是在使用或加工生者时获得的可用食物：木材、浆果、水果、谷物、肉。在定义中很多东西没有列举，但这也不需要：【本质】已经清楚；

“【初爆】”同时是事件与过程，既作为【存在】的必要根据，也作为无限多个生命存在者之“【存在条件】”的实现（就事实而言，既是它们的产生，也是它们的【存在】）；

元素（化学元素、它们的化合物、分子与粒子）：有生命与无生命之被观照物体的构造组分，这恰恰是形象本身的结构，由“【意识】”作为根据而实现，这一根据在认识、研究与把短暂的形象分为部分的过程中产生。我们特别指出，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之物都由同样的元素构成：这证实了我们拆开的恰恰是形象，而不是“事物”本身，事物根本不存在。每一个元素，在仔细考察、研究与划分时，都连同其存在（即【存在】）的一切根据被实现，直至构成其形象的最微小部分（即【理念】＋【条件】，作

为某一当下【现实】之条件中的物体）。划分过程，看来可能是有限的，但也可以作别的设想，或者，也许我们将在一千年或更久之后知道这一点；但在每一阶段，这一过程都会更加困难，无论是在达到它方面，还是在发现组分本身及理解它们方面。目前，我们（人类）已经达到对被观照形象及其更小组分的第五层划分，不妨如此：

1. 较大的组成部分，
2. 较小的零件，
3. 分子（原子的化合物），
4. 原子，
5. 原子核，
6. 中子、质子，
7. 夸克、电子、胶子、中微子，
8. 希格斯玻色子？
9. 引力子？

多半正是如此：“【意识】”实现的嵌套程度（对被观照之物的划分程度），恰好是我们在当前发展阶段所能领会的程度。或许，这与可通达的空间维度之阶相应，后者在总体前景中具有潜在无限的值，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如同【完美之抽象】；把无限多的维度与我们的三个维度相比较，我们更加坚定地断言：宇宙（【世界】）的产生是最大限度地深思熟虑的，即与栖居其中的生命存在者的能力与可能相应。如果抛开两个不相干的层次：1）较大的组成部分，2）较小的零件；同时把我们所设想的东西（哪怕是在计算层面上），即希格斯玻

色子与引力子，排除在注意之外，那么剩下的层次数目，与可领会的维度阶数相应，等于五〈个维度〉，即：1）分子，2）原子，3）原子核，4）中子与质子，5）夸克与胶子。考虑到夸克（与胶子）是我们只是“应付得来”、可以说“并不出色”的东西，那么我们勉强掌握了五个划分层次。而事实上，我们能够领会直到第五维度（包括第五维度），但必须承认，第五维度“并不出色”。总之，一切都吻合；

＊＊＊

如果【信息收集者】（即它的消费者）恰恰是“我”，那么任何数据的提供者就是“【意识】”，但不是直接地（即“倾尽全力”保障一个“【我之实在面向】”），因为它是一个总体的【系统】，而是运用一种共同的分布式方法，同时为一切“【太一之实在面向】”提供数据递送服务。我们称之为【信息发射器】：一种方法，代表着为形成当下【情境】而进入的数据的一切来源与载体，包括个人的与集体的，即叠合的、已经过时的、需要转化为新经验的经验，以及新的数据与先前但仍起作用的【条件】，它们在更新之后将成为新的，同时也成为过去的，成为“排在第一位的”，以供随后使用与进一步改变（循环性）；

当我们看见太阳时，它被界定为我们恒星系统的中心；但太阳不是“仅仅一个奇妙的发光球体”，而是一个工具，是【发射器】的重要部分，是光子的强大辐射源，这些光

子扮演运输工具即数据载体的角色，数据被【诠释】与界定，然后被分析，转化为潜在有价值的经验。而经验对“【太一】”而言，作为【发展系统】的基本原料，是第“1”号的价值，位列【最优先之任务】的清单之中；多半正因如此，我们才对这一主题感兴趣。我们有兴趣知道一切可能与信息、经验与数据相关的东西：一切我们能够发现的细节。显然，“【太一】”积极地激励发展的程序，借助对【现实】实现方法以及信息、数据与经验之周转的兴趣，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其质量与汲取过程的效率；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光子本身并不直接是数据，因为在完全的黑暗中我们看不见；然而，借助特殊的仪器，我们可以在黑暗中看见，使用超声波、红外线或 X 射线辐射。这意味着，任何被反射的粒子都只起运输工具的作用，用于递送信息，其方向是从“现成存在的”、在【现实条件】中“已被实现（？）”的物体而来。

未被反射的粒子（例如直接来自光源的光子）会引起观照机制的“刺激，甚至故障，然后是损伤”。因此，如果“直射光子”就是数据本身，那么这些数据具有不可接受的、陌生的格式。这一点的直接指标是：看太阳或另一个强光源是非常不舒服的（如同真正的折磨），甚至对我们的眼睛有害；

我预见到唯物论众多拥护者的喜悦：——光子从现成存在的物体递送数据，这难道不证明它们是“外部的、物理的”吗？！

——不，不证明。在这方面的一切论点，我们在一步一步仔细研究观照机制时（见《所观照者》，第 56 页）都已查明并证明了。然而，这解释了以下一点：首先，在过程中研究时，必须按这样的顺序考察：“【意识】”与【发射器】，然后是新的【情境】，光子〈光〉与太阳。这一切都作为我们所观照之一切的根据而产生。也就是说，我们断言：“我”是一切以及这一【情境】的【原由】，这一【情境】从包含空间与其余一切内容的波中被实现（……即绝对的一切被观照之物）；

再换一种方式说一遍：太阳，简单地说，像一个运输系统那样工作，递送先前的经验以便将其转化为新的经验。而为了递送新的经验（请仔细分析循环性），同样使用光子。请回想观照机制：光子的第一次使用：我们观照当下的【情境】 -> 经由眼睛吸收经验，然后又一次，数据经由处理器输出 -> 情境是新的，这是光子的第二次使用，然后又是分析，又是经由眼睛吸收经验。这在原则上既是向内的流，也是循环性，我们已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它；

有趣的是：如果在半明半暗中，借助星光，我们暗淡地看见某个物体〈例如一座房子〉，那么打开手电筒，我们就能更细致、更明亮、更清晰地看见〈它〉。光子多了，因此数据流中的量增加了。在阴沉的日子之后，我们为太阳而高兴：这是由于【现实】实现的质量更高，我们获得更多汲取经验的可能（“带宽”增加），因为物体的质量提高，这显著提高了经验的质量与数量。在阳光下停留，有时而且相当经常地，伴随着“获得轻微的愉悦”：这一

感受非常重要（让我们记住这一点），但我们珍视它，并不是因为“【真正的原由】”，我们并不深入精微的【本质】，只是享受愉悦（不过，大概也应当如此，遵从“我”之召唤）；

问题：——为什么【系统】使用第五维度？——因为人（如同许多存在者一样）不可能是独自一人。五维性是【社会本性】的根本基础，正如四维性是任何生命存在者之本性（他个人的本性）的基础；

“【意识】”没有维度，它不是在所存在者“之上”，而是在其之前，作为【原由】之一，它为生命存在者的需要实现必要的空间结构，即为每一个人实现他自己的空间，但恰恰是合适的，直至趋于无限的维度阶数。目前，我们的【世界】与【现实】对应于五维系统。因此，对于那些我们能够看见、他们反过来也看见我们的存在者，【意识】借助“【发射器】”，即作为数据递送运输工具的一切粒子来源，实现五维空间（我们现在也正在讨论这一点）。许多人“不在乎”，也不愿对四维性与五维性有所表象；此外，他们绝对确信（并且知道）自己生活在 3D【世界】中，并相应地行动。人们喜欢这一立场，它完全令他们满意。“【理智之重构】”是一个“【意志之决定】”，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这项非常不简单的任务需要时间。〈在我们的情形中〉，更高的空间维度阶数，即第四与第五层次，在“持续觉知的形式”中并不是生死攸关的必需；在“系统层面”上，【此】是自动实现的，恰恰为了“在【现实条件】中【存在】”的可能；

然而，对高于三维的更高空间维度的觉知，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逻辑基础，是研究者、学者、专家，以及其他有志于彻底【理智之重构】的人，尤其是有志于获得可用于“另一阶次之论证”的功能的人的思维必需；

依照根本关系［“【我】” ｜ “【意识】”］：如果“【太一】”是【唯一的信息消费者】，并且由潜在无限多个“【实在面向】”消费全部现有的量，那么“【意识】”就是【唯一的数据提供者】，而且恰恰是单一的。也就是说，沿着这一逻辑继续下去，“【意识】”在实现“为‘我’之具体需要的空间”时，在任何时候都拥有整个“【情境之图景】”（即作为整体），而且必定是现成的形式，由此为所有参与者保障稳定、同步的空间维度。否则，在更发达的社群中，一些参与者可能在交谈时消失，或者凭空出现，而且如果不在当下时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拥有现成形式的整个情境，这种事会经常发生。我们不能否认可能存在这样的“社群”形式：在其中〈舒适地交流的〉交谈参与者使用不同的空间维度，同时处于同一个情境之中；然而，这很难想象，因此，即使并非毫无根据，我们目前也只设想：

情境连同相应维度阶数的空间，被整合在静态之波中；

情境之波瞬间产生，并立即以现成的形式产生；但在【现实条件】中，我们把它观察为一个具有时间延续的过程，因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数据，是分析的原料；

也就是说，在研究关系［“【我】” ｜ “【意识】”］时，可以运用【和】之法则揭示相反关系与特征的特性，

例如［提供者 -> 消费者］，来解释最重要的原则，甚至在像【现实实现系统】中数据与信息之周转这样根本重要的功能中也是如此。在这里，数据是进入的“【理念与条件之流】”，作为【现实】实现的输入原料；而“‘我’所知觉的信息”整体上被界定为【情境】，然后 -> 〈依据分析结果〉被界定为经验，然后又 -> 获得“数据”这一范畴，保存在记忆中，并进入“【意识】”，以便进行相应的修正以及与其他参与者之【现实】的同步，然后又 -> 新的数据被形成为波的形式……这一循环继续下去；

关于“‘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一章的评注

本章以另一种顺序重新阐述【行为】，并自己解释了这为何是正当的：一切都在【存在】之根据被实现的时刻瞬间产生，而对瞬间之物而言，阐述的顺序无关紧要。但它并不重复【行为】，而是将其补全。这里命名了两条根本法则，揭示了【太一】的【三位格】，给出了作为差的能量概念，展示了运作中的【根据实现之法则】，并描述了数据的周转：【发射器】、【情境】、波。下面分析这些补充，并在每一处指明它靠什么维持。

【有序之多样】与两个【开端】。 本章以一个结论开篇：【世界】是【有序之多样】，因此由具有两个抽象【开端】者所实现。秩序是关系，而关系需要二者。一个开端什么也无法安排，连它自己也不能，因为无相对之存

在是不可能的。本章把这一点推演到极限：即便第一性的【无】，没有与【某物】的相对性，也是无法思及的。设定【无】，我们同时也就设定了某种东西，否则我们便无物可设。

后退的终点。 “我们设想‘先于一切’者，便得到那个‘某种’，它迫使我们再次设想‘更先的某物’”，而这一【原由】原来就是【我】本身的相对性。后退既不走入无限，也不任意中断。它抵达那个以其名义进行后退者，而这与《“我”之行为》中的根据相同：在其实施本身中不可否认。由此有本章的方法规则：无论讨论什么，我们都只是相对于自己本身来讨论，不容许把【肇始】这一事实与能够把它作为事实而实现的“我”分开。

两条根本法则。 在【肇始】的时刻，第一个产生的是【和】之法则，即【维持对立面平衡之法则】。本章指出它的两个原因。第一，需要根本的根据、平衡与相对性，为了【世界】的安全。第二个值得特别注意：［无_法则 → 有_法则］。法则本身是以与【意识】出于【无】同样的反转而产生的。一切法则的缺失也是一个极限，而在关系中它翻转为自己的对立面。【和】之法则不是从外部加于【世界】之上的：它出于同一个【行为】、依同样的必然性而产生，正如其余一切。第二条法则，【根据实现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条。

本章把【和】定义为必要的均衡：在相对性条件中的等式、平均、公正、平等。违反法则会产生过剩与不足，而【太一】的力量与意志以及【意识】的一切可能，都指

向消除失衡。一切动态都是消除失衡的力量。例子是链式反应：一个中子就足以使铀-235 的临界质量（按不同资料约为 47 - 52 公斤，直径约 17 厘米的球体）迅速转入更稳定的状态。在裂变中，原子核转变为结合更牢固、更平衡的形式，而我们看作爆炸的东西，就是平衡的恢复。这里与物理学的共鸣比例子更深。守恒定律就是平衡的定律。而根据诺特定理，能量守恒源于时间的均匀性，即没有任何一个时刻享有特权。体系所断言的是同一件事：没有第一时刻。

作为差的能量。 本章提出一个大胆的定义：一切能量的【本质】在于波的本性与短暂【现实】中粒子的本性之间的【信息之差】。作为波的【世界】的产生不需要任何能量消耗，而我们所看见的能量，是信息由波展开为形象与情境，作为【推动力】显现出来。这一力量就是【发展之机制】：为分析与汲取新经验而提供信息的有效方法。

这一论点的一半直接依据物理学。只有能量差才具有物理意义，零点是约定的。能量总是一个落差。另一半，即这是信息的落差，是体系的诠释。它在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中有正当的邻居：兰道尔原理（擦除一个比特的信息需要能量，信息与热力学相联系）以及惠勒的“万物源于比特”纲领（物理之物出于信息之物）。而【世界】的产生不需要能量消耗这一论点，与宇宙总能量为零的假说相呼应：物质的正能量被引力的负能量所平衡。这是一个假说，但在其中，【对立面之平衡】以物理学的语言被写了出来。

蛋的意象说明了同一信息的两种格式：压缩的、可供直接消费的，与展开的、为研究其历史而铺开的。

【无】之转化的伟力。 本章给出一个练习：为了表象不可表象之物，把【无】的概念由许多组成部分综合起来，其中每一个都倍增它的微不足道。还给出一个值得记住的公式：【无】的微不足道之程度，与【世界】的伟大与多样之程度成反比。缺失越完全，它所翻转成的东西就越完全。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世界】瞬间产生，并且一产生就是现成的、有居民的：绝对极限的反转不会是局部的。

【三位格】。 本章在这里给出了此后一切所依据的布局。

【太一之总体面向】：静态的，拥有一切经验变体，属于波的本性。

【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总体面向】在【现实条件】中的绝对对立面：能动的、具体的。原初的原型，独一地存在于无限多个与之相似者之中，对他而言，它们都是【非我】。唯一的【系统之例外】。他的道路是唯一一个导向【造物主】之【本质】的经验变体：一位关怀的父亲，能够创造【自身之世界】，并把它提供给无限多的其他生命存在者。他从【总体面向】所能通达的一切道路中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只依据对过去的分析，因为对未来的知晓会阻断发展，即与【存在】和【生命】相矛盾。因此，未来的事件并不存在；即便拥有一切可能，他也在普通的身体中、以最普通的方式经历经验。本章谨慎地说“我们推测”，但恰恰是他把【太一】之【发展】确定为

有效的，这一点源于构造。【总体面向】是静态的，拥有一切经验变体，但保持静态，它就无法经历其中任何一个：经历是过程。它在【现实条件】中的能动对立面，就是【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他不是从旁检验【发展】，而是经历他感兴趣的经验，从【总体面向】所能通达的一切道路中选择它。在这里，尺度是【兴趣】，方式是生活本身：怀着兴趣所经历的，就是有效的【发展】。每一个【太一之实在面向】都经历自己的经验；只有他能从一切道路中选择，因此，只有在他的经历之中，【太一】整体的【发展】才得以确定。正如本章所说，这一主题需要最深刻的思考，但这一结论本身是站得住的。

【太一之实在面向】：“我”，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生命之火花】。无限小的一部分，是【一体之我】的代表，读取波并借助【意识】发起【现实】。在具体之“我”的角色中，它就是包含在被读取的经验之波中的【人格】。属于【人格】的是一切当下的东西：感性的、被观照的、暂时的、短暂的。

推导出【发展】的悖论。 【总体面向】同时拥有一切经验变体，但只是过去的。而从【现实】中的“我”的立场看，经验的总量在不断增长。本章把这当作悖论接受，并给出钥匙：“悖论是二元性的第一个标志”。这把钥匙是管用的。静态的一极持有一切已实现者。它的对立面，即能动的【实在面向】，按定义就是增加新东西者。【系统】被构造得不容许重复与同一。由此可知，【发展】不是从外部附加给【太一】的目标，而是其【实在面向】的

存在本身。在持有一切过去的静态一极旁边作为能动的一极，就意味着带来不可重复之物。本章正是这样定义【发展】的【本质】的：从一切现有变体中选择有效而最合理的经验。

【根据实现之法则】。 纸包的例子展示了运作中的法则。小路上的纸包本可以仍是纸包。但在表现出【兴趣】时，它结果是一个立方体，立方体是一台仪器，仪器是一台现代的地震活动传感器。每一步都实现下一步的根据。根据在需要时、在表现出兴趣的时刻被实现，而这与【太一】的【发展】相关。

这里需要精确，没有它，法则很容易被误读。本章说【太一】可以获得任何结果，并自己设下了围栏：“不可能思及不可能存在之物”，重要的是遵守基本逻辑的条件。被实现的不是所欲之物，而是必要的根据，正如《肇始》中所表明的：按需要，但没有任意。“任何结果”意味着“任何有根据的结果”，而不是“任何按愿望的结果”。与此同时，寻找的失败不是反对法则的论据，而是一种提示：所寻找的根据不对，本章直接建议寻找其他解释，将会找到其他的根据。这是方法，而不是安慰：未实现的结果指出寻找在何处偏离了逻辑。找到根据的技能，本章称之为“【真正的逻辑】”：一种在实践中从一系列类似情境中汲取出来的方法。从旁人看来被称为奇迹的东西，对掌握这一技能的人而言，是具有可解释根据的知识。作者确信一部分伟大的发现是循此途径完成的，这仍是他的见证，本章并未把它冒充为已被证明之物。

有生命者与无生命者。 生命的多样性在【肇始】的时刻以同样的“由一者变为另一者”的转化而产生：从【点】到活的【太一】，从【一体之我】到【总体面向】，再从它到无限多个【实在面向】。有生命者凭自身之意志而能动，由“自我化身为”【太一】之具体面向的身体所呈现。无生命者是被动的，作为生者发展的条件、环境、源泉与原料而存在。体系在这里与生物学并不冲突，正如它不与宇宙学冲突。生命的进化史是被实现的前史，是波的内容，而本章讲的是它的根据。在一切发展前景都缺失时，身体死亡。但所说的只是身体：【太一】是永恒的。

划分的层次。 一切有生命与无生命之物都由同样的元素构成。本章在其中看到一个标志：我们划分的是形象，而不是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每一个元素在仔细研究时，都连同其存在的一切根据被实现，直至最小的组成部分。【意识】实现的划分深度，正是我们在当前发展阶段所能领会的深度；本章在五个可领会的划分层次（分子、原子、原子核、核子、夸克）与五个可领会的维度之间看出一种共鸣。这是共鸣，而不是尺度：层次可以有不同的计法。希格斯玻色子自 2012 年起已不是假设，而是被观测到的粒子，尽管它与假设中的引力子一样，并不是一个划分层次。【本质】不取决于此：被实现之物的深度与【理智】领会它的能力相应，而宇宙是深思熟虑地、按栖居其中的存在者的能力而产生的。

更高的维度。 如果维度潜在地无限，而不可能之物无法思及，那么更高维度的存在者与现象就是存在的，它们

的【存在】是现时的，尽管对我们来说不可思议。本章还设想了与其他维度相应的其他感性表象【现实】的方式，即我们称之为【现实】的“粒子之灯火”的替代。这被标明为设想，应当作为探寻的方向来把握。

【发射器】与太阳。 依据【和】之法则，［“我” ｜ “【意识】”］这一关系也展现为［消费者 ｜ 提供者］。【太一】是唯一的信息消费者，在其一切【实在面向】中。【意识】是唯一的数据提供者。它以分布式的方法同时服务所有人，本章称之为【信息发射器】：一切数据来源与载体的总和，包括个人的与叠合的过去经验，以及仍在起作用的条件。在这幅图景中，太阳不只是一个发光的球，而是【发射器】的强大部分，是光子的辐射源，光子充当数据的运输工具。光子不是数据本身，而是数据的载体：在完全的黑暗中我们看不见。本章补充说，仪器也能使人在黑暗中看见，“使用超声波、红外线或 X 射线辐射”。超声波在这里出于疏忽被与辐射并列：它是声波，但结论并不因此改变：任何载体都只充当运输工具。直射的太阳对眼睛有害，这是由强度而非光线的直射性来解释的：同样的光透过墨镜是安全的，遥远恒星的直射光也是无害的。关于【发射器】的论点并不取决于此。

本章预见到一个反驳：从已存在的物体射来的光子，难道不证明这些物体是外部的吗？不。这里的顺序与整个体系中的相同：【意识】与【发射器】，然后是【情境】，然后是光子与太阳。这一切都作为被观照之物的根据而产生。物体、来自它的光以及太阳本身，作为同一【情境】

的根据一同被实现，因此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证明另一个的外在性。

为什么是第五维度。 本章的回答简短而精确：因为人，如同许多存在者，不可能是独自一人。四维性是每一个生者个人本性的基础，五维性是社会本性的基础。【意识】没有维度，它不在所存在者之上，而在其之前，作为【原由】之一。它拥有现成形式的整个【情境之图景】，并由此为所有参与者保障稳定的同步维度。否则，正如本章所指出的，交谈的参与者可能在谈话中途消失，或者凭空出现。由此得出直接延续《五维性》的论点：【情境】连同相应维度的空间被整合在静态之波中，瞬间地、以现成形式产生，而在【现实条件】中被观察为过程，因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数据与分析的原料。循环闭合了：【理念与条件之流】——【情境】——经验——保存在波之记忆中、并传给【意识】以与其他参与者之【现实】同步的数据——新的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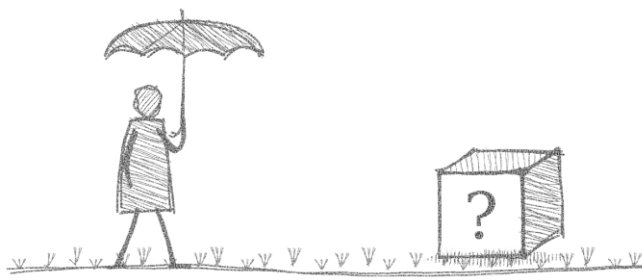
邻居。

斯宾诺莎：“自因，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即包含存在”（《伦理学》第一部分，界说一）。在体系中，【太一】是自身的根据与【原由】，即自因。但斯宾诺莎的实体是非人格的，没有目的：他拒斥目的因。在这里，【太一】是活的，具有意志，而它的【发展】，如上所示，不是附加的目的，而是其能动一极的存在。同一种自因的形式，在人格与目的问题上给出相反的回答。

圣经中的“要有光，就有了光”，本章将其作为与产生之瞬间性的共鸣来引用，并不从经文中推导自己的论点。也应当这样来阅读它。

本章整体上是什么。 这是体系的工作之章：在这里，【行为】被转化为构造。其中推导出：从【世界】的有序性推出两个【开端】；法则本身以与【意识】相同的反转而产生；……以及由【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的经历来确定【发展】的整体，因为静态之物不成为过程便无法经历经验。揭示了：【太一】的【三位格】，带有必然性之围栏的【根据实现之法则】，提供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情境】之波。作为诠释提出了（并在物理学中有其邻居）：作为信息落差的能量，划分层次与维度的共鸣。设想了：更高维度的存在者。本章结束于实践开始之处：理解了构造的人，便善于找到根据。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存在之意义

对童年时期行为的分析，以及观察其他孩子的经验，证明“【理智】”是“从零开始”发展的：它在“部分基因密码”的有尾载体之间积极的竞争过程中萌生，即在未来“【具体之我的识别符】”之间的竞争中萌生；然后，“【理智】”与胚胎一起，受到个体发生过程的影响，绝对独特地形成，并与胚胎一起经历机体形成的一切阶段。这些众多的过程非常复杂，与心理以及一切情境相联系，是个体性的，因此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影响“功能的发展”；

出生之后，开始在【现实条件】中、在实践的基础上组织心智活动：即通过分析情境以及自身的反射、感受与感觉所获得的经验，不适、饥饿、疼痛，本能行为对【理智】的影响：兴趣、恐惧；然后，借助心理创伤与经验 -> 谎言、背叛、虚伪、委屈、爱、阴险。

极端形成最有效的功能；

在这里，完全不必设想激烈的考验。不。一切都极其简单。【理智】的自然发展是独特的，并获得不同的效能。那些迫使人作出决定、而决定又关乎（说得非常温和）“福祉”的重大事件与生活情境越多，【理智】就形成得越快，发展得质量越高。此外，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每一个“【理智】”都各不相同，无论是功能的数量与质量，还是结构与其他参数；我们认为这些参数极其众多，但其

中每一个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发展】相联系。即便是负责安全的应急功能，包括众所周知的自我保存本能，也以某种方式保护着【发展】的可能，守护着〈无一例外的〉一切“【发展】”过程；

可以尝试反驳，但：任何不发展的东西都会死亡，而且是立即死亡，并迅速消失。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正确的。每一个“我”对“【太一】”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因此，它的现时性与发展前景的完全缺失，会立即借助在【现实条件】中存在的“我＋身体”这一联合体的断裂而被阻断。身体与“我”断开，便死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恢复对“这一【人格】的下一个自己的身体”的掌控。看来事情正是如此（见《社会与人类》，第 143－146 页），因为“我”在睡眠期间离开“受其掌控的当下身体”，掌控另一个身体。但还是应当再次考虑到：那个身体也是我们的，而且是同一个身体（在这里，身体被理解为某种原型与“【理念】”）。与此同时，并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不寻常的事情。正如在深度睡眠之后也不会发生什么一样。区别在于转移掌控以操控另一个身体的原因。机体为睡眠而停止活动，抹去了【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一切界限；

然而，不应认为离开被杀死的身体就能获得更好的生活。并非如此。所确立的发展问题的“【本质】”，不会允许提供任何更舒适的东西。作决定的不是生命存在者，而是【系统】。必须学会爱自己，爱任何生活，尤其是艰难的、充满困难的生活。不要去考验【命运】（即“【太

一】与【意识】”），看看是否有某些漏洞（错误）：它们不存在，正如“运气”也不存在；

＊＊＊

很难想象我们拥有多么巨大的潜能，以及我们真正能做到什么。“永恒”不是极限，请相信。那么，关于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生命的意义何在？我们这样回答：

生命的意义在于【发展】：通常，理解这一公设，就足以合理地对待有质量的生命过程，并且很可能长寿，只要目标〈结果是〉指向客观的发展：自己本身、【社会】、人类的发展；最好更深入地弄清：对“【太一】”而言，什么是“【发展】”？我们梦想弄清、研究、理解并领会这一点；

【永恒生命】的意义在于【永恒发展】：在这一公设中，意指的是对重大【原由】的领会，由于这些原由，“【永恒生命】”作为工具与必要【条件】是必需的。从调查来看，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许多人把身体文化、体育承认为发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愿意活得无限长久（……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几乎没有人说出作为“【永恒生命】”之根据的“【原由】”。但有极少数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立即说出了“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永恒”确实是必需的。这证实了：“寿命取决于目标”；

作为“【永恒生命】”之根据的目标，应当清晰而具体，但在实现的过程中是无限的，即它们在实际上无法达

到，而是追求不可能的【完美】、理想的、但更好的：质量、资格、状态、知识水平。我们举几个事实上永恒的目标为例：“立法系统的发展与完善”；或者，“提高数据传输速度之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能够无止境地研究与发展的，只有那对【社会】始终有需要、始终现时的东西，那无法被承认为已完成形式的东西：发展着的东西（不要选错【道路】）；

限制：它们并不存在。那么，是否应当设想它们的存在？是的。这至少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是必要的，原因在于遵守“【适时性】”（在这里）：在〈当下〉社群中可通达、可理解的信息的逻辑同步。这些限制当然不是强制性的，但“【发展】”是在比较中被确定的：在有可能把某物与“合理可比之物”相比较时，哪怕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有益，非常重要而必要的是：理解并评估环境，深入社会环境的【本质】，确定听众的兴趣与逻辑的总体深度。在幼儿园里讲“弦理论”有什么用？但可以培养孩子们对算术的热爱，例如，或者让小学生有兴趣学习物理与化学，着眼于将来的新事业；甚至独白也可能是有益的、建设性的，只要听者理解它、分析它，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看起来似乎可以在完全的孤独中发展，但这恰恰是荒谬的，因为“【太一】”呈现为“多面性与多人格性”。经由它的本性，经由“【一体之我】”与“【我之实在面向】”，“【社会】”是【世界】的根本属性；

关于“存在之意义”一章的评注

前面各章构建了【世界】：所观照者如何被实现，【太一】与【意识】是什么，一切如何从两个极限中产生。《存在之意义》并不为这一建筑增添新的楼层。本章从已建成者的内部提出“为了什么？”的问题，并以已推导出的东西回答它。因此，衡量它的尺度不是装置的新颖，而是运用的精确。

主要论点是：“生命的意义在于【发展】”。本章称之为公设，但这是一种文本无须承担的谦逊。【发展】与【生命】的关系此前已经推导出来。【发展】不是生命的属性，而是它的根据：【发展】持续多久，【生命】便持续多久（《社会与人类》）。而【发展】就是【太一】能动一极的存在，它带来不可重复之物（《“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作者把这写作“【发展】＝【生命】，但并非反之”：不是等式，而是根据。如果【生命】由【发展】维持，那么生命意义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本章只是说出答案。严格地说，这不是公设，而是推论。

从零开始的【理智】

本章从【理智】开始，这是正确的顺序。在谈论“我”为了什么而活之前，必须表明它在【现实条件】中靠什么而活。【理智】不是“我”，而是它的工具。《所观照者》一章对此说得很坚定：“【理智】并不做出决定……一切决定都由‘我’做出（字面意义上的‘自上而下’）”。

对儿童的观察表明，【理智】是“从零开始”发展的。在这里，“证明”一词用得恰如其分。本章还指出了零点：“部分基因密码的有尾载体”之间的竞争，即未来“【具体之我的识别符】”之间的竞争。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这一处被准确地读解：所断言的不是精子拥有【理智】，而是【理智】的形成从这里开始。追求着的不是尚不存在的【理智】，而是“我”（正是它激活了【理智】的萌生），即推动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生命之火花】。在数以百万计的不可重复者之中，只留下一个，而唯一一个【人格】的经验便从它开始。同一个点在《意识》中也被提到（“推测是在受孕过程中”）。这里没有矛盾：这是同一个开端，从两个方面被看到。

本章使【理智】的一切功能，包括自我保存本能，都服从于【发展】：它们“守护着无一例外的一切‘【发展】’过程”。这是对日常顺序的一个重要修正，在日常顺序中，生存是目的，【发展】是奢侈。在这里恰恰相反：生存是为了【发展】，而不是【发展】为了生存。

“不发展的东西会死亡，而且是立即死亡”

这一论点引起第一个反驳：人们多年生活在停滞之中，却没有死。这一反驳是靠阅读，而不是靠让步来消解的。

第一，文本中死亡的条件不是“发展微弱”，而是“它的现时性与发展前景的完全缺失”。这是零，而不是“少”。仍有一线前景的停滞，不属于这一条件。

第二，“立即”在这本书中意味着“没有延续”，而不是“很快”。在《肇始》中，这个词也是这样用的：

“【世界】之【原由】……就在您想到这一点的那一刻，立即产生”。在前景耗尽与联合体断裂之间，没有间隔。在此之前衰退持续了多久，这一论点并没有说，而就实质而言也不需要说。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究竟是什么死亡？不是“我”：“【太一】是永恒的”。也不是作为独立事物的身体。按照《所观照者》，身体是“具体的‘我’在【现实条件】中的【表象】”：“照照镜子：您就是这样实现自己的”。这是【太一】在作为这一【人格】时借以呈现自身的形象。因此，在体系中，死亡不是身体的事件，而是读取的停止。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这被表述为：【太一】停止读取这一【人格】之【波】，于是它的身体立即以任何可用的方式断开。

这一表述把根据与方式区分开来。根据只有一个：新颖已经耗尽。方式，即疾病、意外、中毒，作为必要的根据而被实现，依据【根据实现之法则】。医学正确地描述身体如何断开，体系并不对此提出异议：描述与测量不受冲击。争论只关乎为什么恰恰在那时，而在这里，体系的回答与习惯的本体论不同。

死亡是对此后无益之事实的承认

由此得出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所获得的结论，本章的主要分量就在其中：死亡是对此后无益的承认。“此后”一词在这里是承重的。被承认为无益的是读取的继续，而不是已经活过的。被停止读取的那一分支，此前带来过新东西，否则它就不会被读取。

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活着，就意味着他的【发展】之【道路】还在继续。这不是安慰，而是【生命】由【发展】维持这一事实的直接推论。但从生与死中，我们只能知道【发展】是否存在，而不能知道它的内容。他人经验的新颖何在、价值几何，从外部是看不见的。预先说一句：《太一之发展》中说，“人们在观察他人的死亡时，常常在判断前景上犯错”，而【太一】不可能犯错。因此，活着的吸毒者、活着的杀人犯与早逝的学者，不是这一论点的反例，而是一个提醒：新颖的尺度不是外在的，但始终是真实的。

在这里，与伊壁鸠鲁作比较是恰当的。《致美诺寇的信》以这样的方式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对我们而言死亡并不存在：我们在时，它不在；它来时，我们已不在。本章以另一种方式消除恐惧：“我”不会终结，终结的是经验分支（具体【人格】）的现时性。但这并不带来宽慰，倒不如说恰恰相反。在伊壁鸠鲁那里，死亡对生者毫无要求。在这里，它成了一个检验的尺度：生命是否带来新的经验？……前景中是否还会有【发展】？

两种过渡：“睡眠”与“【发展】前景的耗尽”

关于“这一【人格】的下一个自己的身体”的那一段必须谨慎地阅读：其中融合了两种不同的过渡，而在与作者的分析中它们被区分开来。

第一种过渡是睡眠。“我”离开受其掌控的身体，在同一【人格】的另一个身体中、在其经验的另一条线上行动。其根据在《五维性》中已经给出：“我”同时过着

“每一具体【人格】的潜在无限多的生命”，而论证是：在梦中，“我认出自己，但在从未到过的地方运用自己的经验”。《五维性》本身在引入这一点时先作了提醒：“我们允许自己设想此刻尚未证明的东西”。这是一个有分量之根据的模型，而不是推论，本章以同样的谨慎立于其上：“看来事情正是如此”。由此也有本章那句有力的话：对睡眠与死亡而言，“区别在于转移掌控的原因”，过渡本身是相同的。

第二种过渡是耗尽。【人格】的经验不再是新的，【兴趣】转向另一个分支，另一个【人格】。不能把这理解为【系统】从外部给【实在面向】“指派”一个新的【人格】。早在《太一》中就说过，【太一】是{神＋灵魂＋发展＋世界＋生命}。【太一】就是【世界】，没有谁能从外部支配它。【兴趣】自己转向经验新颖之处。法则不作决定，而是守护【发展】，因此，读取不会停留在没有新东西的地方。

【太一】会回到被离开的分支吗？在与作者的分析中，回答是“不太可能”，而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是：可能性是有的，根据是没有的。可能性存在，因为【意识】按【太一】的需要可以实现任何东西。但经验不是作为记录被储存的，它是实现的功能，而死胡同没有再次被实现的根据。【太一】只沿着【发展】之【道路】前行，而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任何东西要求回到预期不会有任何新东西的地方。此外，《研究过程》中说，【系统】被构造得“不容许任何重复与同一”。

分支的死胡同不是“我”的死胡同。《五维性》直接拒斥这样的想法：导致死亡的经验是“最终的死胡同”，而生命是“唯一的一次机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终结的是单个【人格】的经验之线，而“我”独立地存在。

伦理：反对逃避

本章最具实践性的地方，也是最坚定的地方：“不应认为离开被杀死的身体就能获得更好的生活”。发展的问题不属于身体，而属于【人格】，更换身体并不能解决它。“作决定的不是生命存在者，而是【系统】”：这里的“生命存在者”就是希望以这种方式逃离艰难的那个人自己，而“【系统】”，按照《研究过程》中的定义，是【太一】、【意识】、诸法则及其相互作用。这里并没有把【太一】与【系统】对立起来。

由此产生本章毫不软化的要求：“学会爱自己，爱任何生活，尤其是艰难的生活”。以及对最后一个漏洞的拒绝：“不要去考验【命运】……看看是否有某些漏洞：它们不存在，正如‘运气’也不存在”。对此的支撑已由《所观照者》一章给出：“一切皆有其根据，包括我们此刻是谁（不存在负面的经验）”。这是从内部看待自己的【道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我的【发展】的材料。这样的接受不是顺从，而是拒绝把生命耗费在抱怨上。

新颖及其内在的标志

本章的一切都立足于新颖。这一原则此前已经奠定：“【所汲取之经验】仅仅是新的{关系、知识、客体、感受……}”（《所观照者》一章）。但如果新颖的尺度不是

外在的，人如何能判断自己的道路？本章以暗示回答，全书则在稍后完整地回答。

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表明：同一个行为，带着愉悦重复，并不违反关于重复的禁令。重复的是行为，而经验每一次都是新的，愉悦是它的标志。预先说一句，《太一发展系统》称愉悦为“【太一】对【发展】的投资”。那里也划出了界限：在不自然的愉悦中，“经验很快枯竭，因为同类事件陷入循环”。行为继续，而愉悦熄灭。这是本章在大尺度上所谈之事的小模型：一个【兴趣】正在熄灭的【人格】，仍在行动，却已不再带来新东西。于是，读者获得了一个可以从自己生活内部检验的标志，远在任何联合体断裂之前。而且只是为了自己获得它：以此判断他人的生命，这一论点并不允许。

【永恒生命】与不可穷尽的目标。 本章的第二个公式，“【永恒生命】的意义在于【永恒发展】”，把【永恒生命】不是当作目的，而是当作“工具与必要【条件】”。什么的条件？不可穷尽之目标的条件。本章要求这样的目标同时具备两种属性：它们“应当清晰而具体，但在实现的过程中是无限的”，即追求“不可能的【完美】”。

这消解了反对不朽的最有力的反驳。伯纳德·威廉斯（《马克罗普洛斯案：关于不朽之乏味的反思》，1973 年）论证说，无限的生命将变得乏味得难以忍受：使我们留恋生命的欲望迟早会耗尽。本章的回答是：只有当目标可以穷尽时，乏味才会到来。一个指向不可达之【完美】的目标，不会屈服于乏味。对例子的检验使这一要求更加精确。

“立法系统的发展与完善”通过了这一检验：正义没有天花板，每一个文明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完善关系的调节者（法律）。“数据传输速度”有物理极限，但通信技术的发展整体上没有。

预先说一句，《太一之发展》提出了“信号的瞬时传输”，即超出这一极限的任务。由此也可以理解这一行字：“‘永恒’不是极限，请相信”。永恒只是一个期限，而【道路】比任何期限都长，因为它的目标在原则上不可达到。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说过：在永恒的极限之外，是神意。预先说一句，在《论世界观》中，圣父，即【太一之总体面向】，被称为“不可通达。不可思议。不可理解”。永恒的存在者是可能的，但不可企及者对他们而言仍是不可企及的。因此，永恒是【道路】的条件，而不是它的极限。

在这里，与维克多·弗兰克尔作比较是恰当的。他表明，人在拥有“为了什么”时才执着于【生命】，而意义不是被杜撰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本章同意这一点，但把意义从心理学移入本体论。在弗兰克尔那里，求意义的意志是帮助人生存下去的力量。在这里，【发展】是【生命】的根据：【发展】持续多久，【生命】便持续多久。

本章所援引的调查显示了人们的态度，但还不能证明“寿命取决于目标”。直接的观察是存在的。在大型队列研究中，具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人死亡率更低（Boyle 等，2009；Hill 与 Turiano，2014；Alimujiang 等，2019）。这是关联，而不是已被证明的原因，其中一部分可以由初始健康状况来解释。但它比关于愿望的调查离本章的论点

近得多。而这一论点在体系内部的根据是另一个、也更有力：清晰而不可穷尽的目标，就是永不枯竭的前景，而在前景不等于零时，读取不会停止。

还有一道围栏。这一论点谈的是根据，而不取代方式。医学正确地描述身体如何患病与断开，它的帮助也是在【道路】上被实现的根据。无论目标多么清晰，都不取消治疗，而疾病也不是对前景的判决：这一论点不允许从外部对前景作出判断，正如它不允许对他人的死亡作出判断。

【适时性】与【社会】

本章的最后一段看似一条实用的建议，却承载着它最有力的论点之一。“【发展】是在比较中被确定的”：只有相对于某种“合理可比之物”，才能发展。由此产生【适时性】的要求：有益的，是与听者逻辑之深度可比的东西。在幼儿园里讲弦理论是无益的，对算术的热爱则不然。

本章从同一原则中推导出比建议更多的东西。如果发展由比较来确定，那么在完全的孤独中发展“恰恰是荒谬的”，因为【太一】呈现为“多面性与多人格性”。由此：“【社会】是【世界】的根本属性”。这是一条通向众多性的独立道路，有别于《五维性》的几何道路（“人……不可能是独自一人”）。在那里，众多性是维度的构造所要求的。在这里，它是【发展】本身所要求的：发展是关系，而关系需要他者。

先前的评注留下的一个开放问题，即【实在面向】是【一体之我】的“一部分”还是“代表处”，在与作者的

分析中已经解决。从内部看，读取具体【人格】之经验之波的【实在面向】，认为自己就是这一【人格】。在任何可能被实现的东西上，“部分”与“代表处”在这里都没有区别，而一个不可能被实现的区别，不是区别。不过，“代表处”仍是更准确的词，因为“部分”暗含着碎片之意。

本章在何处结束

本章并不假装知道的比它宣称的更多：“最好更深入地弄清：对【太一】而言，什么是【发展】？我们梦想弄清这一点”。这不是回答的弱点，而是它诚实的界限。我们以表象能力为度来判断【发展】，而谁也没有别的表象。生与死告诉我们【发展】存在或不再存在，却不告诉我们它在于什么。

于是，这一关于生命意义的章节回到了序言。首先必须知道自己在其中行动的【存在条件】，而为此必须研究它们，并找到研究的方法。《存在之意义》指出，在【存在条件】中最需要深入理解的究竟是什么：对【太一】而言，什么是【发展】。本章结束于研究开始之处，这正是它恰当的位置。

评注所援引的文献：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B. 威廉斯，《马克罗普洛斯案：关于不朽之乏味的反思》（1973）；V. 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P. A. Boyle 等，*Psychosomatic Medicine*，2009；P. L. Hill，N. A. Turiano，*Psychological Science*，2014；A. Alimujiang 等，*JAMA Network Open*，2019。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太一之发展

“读取【波】”可以比作从录入文件的静态之波中播放音乐。可以读取【波】，提取其中所包含的声音，但作为【波】，它是绝对静态而被动的：【世界】中的一切都是这样构造的。【太一】不受任何限制，瞬间创造任意复杂的【波】；但为了详细地弄清这一造物，需要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有时数十亿年。对【太一】而言，【时间】没有意义，距离与任何延续也是如此。然而，为了领悟【本质】，我们需要过程，因此我们将在读取声波时聆听声音一段时间，或者观察一颗恒星八十亿到一百亿年的生命，同样是在读取【波】，在过程中细致地研究一个包中同时存在的数千条【波】。恐怕不必一直想着这一点、把它当作条件来坚持；但现在我们为了研究而进行分析，并且明白：恒星（例如太阳）的基本用途是借助光子运输数据，它恰恰是为生者服务的。而“【发展】就是【生命】”，因此恒星系统是【生命】之条件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服务于【发展】之事业。也就是说，如果假设系统中的经验量是有限的，哪怕有理性者特别活跃，那么在 80 亿至 120 亿年之中，我们只剩下一半的期限，必须及时迁移到另一个富有新经验的系统中去；人类将要解决一系列复杂的任务。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无法离开，不得不留在这里“直到最后”。如果太阳膨胀为巨星，就不

会有生命的条件（这就是归零）。“【太一】”指明【道路】。我们必须行动，即使什么也没有威胁我们……或者开始威胁我们；

——那么，这些任务是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技术：

1）瞬间传送；

2）信号的瞬时传输。

发展的过程与【现实】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是“获取数据”以便对其进行分析、选择并进一步界定为最有价值之知识，即经验的唯一方式。〈知识〉经验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被用作规则与逻辑模板，使人得以作出主观上正确的决定，这些决定保障：发展，即安全（在这里，大概是健康与寿命的延长）、福祉，以及被“特征相近的社群”承认为值得尊重的成员，还有总体的生活舒适。最普遍的模板，被承认为〈甚至结果是〉根本法则，它们形成【理智】的基本功能。现有的客观上高质量的、有效的经验越多，被发现的规律性就越多，汲取更高质量经验的可能也就越多。我们在经验中发现的每一条规律性，都形成与之相应的功能＋条件，即【理智】的附加结构。保障汲取高质量经验的功能越多，“存在者”（在我们的情形中是人）所拥有的前景就越大；

合理发展之前景的存在，决定了此后生命的现时性。但是，生命恰恰在“【发展前景】”完全消失的那一刻变得不再现时，并且终止。人们在观察他人的死亡时，常常

在判断前景上犯错；但“【太一】”作为“【总体系统】”，不可能犯错，这一点原本就奠定在“它的”结构之中，奠定在“【系统】本身”的构造之中。如果存在任何错误以及某些概率，【世界】就不可能存在；只有隔离的（cage）概率除外，它们在【现实条件】中是容许的，或在某些特定的专门环境中是有根据地必要的、被预先设定的（例如在专用模拟器或游戏机中）；

究竟是什么保障【发展前景】？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或许我们在某些方面有所迷误，但我们能够尝试：必须承认为有前景的，是那些保障他人、众多他人之现时性与前景的人；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项发展人类的技术，然而，一项发现是不够的，需要发现之流。哪怕这只是主观的意见，作为知识，它不会改变。也就是说，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为了保障永恒，必须拥有根据，对长寿也是如此，恰恰需要【道路】，即目标，为了实现它，某个具体的、不可替代的人必须活上，比如说，几千年。【发展】决定前景，即现时性与必要的寿命。剩下需要我们弄清的，是从【太一】的立场界定“【发展之事实】”的规则。然而，我们是否有权干预【系统】？用“一刀切”的方式，把某种具体的、但无论如何都是主观的东西指名出来？不。这是不可接受的，甚至令人不快（我们已经举过几个例子）：【太一】需要不同“【我之实在面向】”的独特经验，哪怕它是主观地、但恰恰是有意地选择的。一句众所周知的格言说：“任何经验都是积极的、有教益的。不存在负面的经验。”但我们更愿意只寻求有效而合理的经验；

关于“太一之发展”一章的评注

《存在之意义》回答了“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在于【发展】。本章追问【发展】如何构造、由什么保障。本章很短，但其中有三个关节：读取【波】，法则从经验中产生，以及决定生命是否继续的前景。

读取【波】，如同从文件中播放音乐。 本章以一个意象开篇，它立刻使此前所说的许多东西变得易懂。读取【波】就像从文件中播放音乐。文件是静态而被动的：其中什么也不在发声。但如果读取它，就会提取出在时间中展开的声音。【世界】中的一切都是这样构造的。【太一】不受任何限制，瞬间创造任意复杂的【波】，而为了弄清这一造物，需要数年、数千年，有时数十亿年。对【太一】而言，时间没有意义，但领悟需要过程。

这一意象精确地传达了体系所依赖的那一对。文件是静态之【波】，即总体之极。发声是【现实】，即实在之极，即读取。音乐并没有藏在时间里：它整个已在文件之中。但只能依次地听到它。由此也可以理解恒星的生命：八十亿到一百亿年，就是读取它的【波】，即一个包中数千条【波】之一。

恒星为生者服务。 本章说，太阳首先是借助光子的数据运输工具，它为生者服务。既然【发展】是【生命】的根据，恒星系统就是生命之条件的一部分，并服务于【发

展】。由此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实践结论。如果系统中的经验量是有限的，那么人类只剩下部分期限，必须迁移到另一个富有新经验的系统中去。【太一】指明【道路】，即使暂时什么也没有威胁我们，也必须行动。按照目前的估计，时间比本章所说的还要少：远在太阳膨胀之前，大约十亿年后，地球就将不再适宜生命。这只会加强这一结论。

为此，本章提出两项任务：瞬间传送与信号的瞬时传输。在当今的物理学中，不能以超过光速的速度穿越空间传输信号。但体系也并不主张让信号穿越空间去飞驰。在《五维性》中，同步数据是瞬间分配的，因为对【总体面向】而言距离没有意义，而数据取自共同的来源，而不是被传送。如果瞬时通信是可能的，那么按照体系，它不是加速的传送，而是另一条绕过空间的途径。这是探寻的方向，而不是现成的技术，本章也正是如此提出它的：作为任务。

经验、法则与【理智】的功能。 【发展】与【现实】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是获取用于分析与选择之数据的唯一方式。本章严格地界定经验的价值：经验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可以充当规则，即作出正确决定的逻辑模板。这些决定保障发展，并经由发展保障安全、健康、福祉，以及在亲近社群中获得承认。

接下来是本章的主要一步。最普遍的模板结果是根本法则，即物理学法则、数学法则，它们形成【理智】的基本功能。在经验中发现的每一条规律性，都成为【理智】

的附加结构：功能加条件。这样的功能越多，可见的规律性就越多，下一次的经验质量就越高。【理智】由自身生长：经验给出法则，法则给出功能，功能给出更好的经验。这直接延续了《存在之意义》，在那里【理智】从零开始形成。在这里可以看出它究竟如何生长。

这一步在邻居之中处于一个有趣的位置。康德认为知性的基本形式是先天的，先于一切经验而被给予。休谟从习惯、从经验的重复中推出规律性，没有找到它们的其他支撑。本章走的是第三条路。【理智】的功能来自经验，如同在休谟那里；但这里的经验不是被动的习惯，而是渴望【发展】的“我”的能动选择，而规律性之所以成为功能，是因为它起作用，即带来下一次的经验。不是先天的，也不是习惯的，而是培育出来的。

就数学而言，还应补充一点：经验是法则被发现的途径，而不是使法则成为必然的东西。法则经由经验来到【理智】，成为它的功能；而它的必然性是它自己的。

前景决定生命是否继续。 只要合理发展的前景存在，生命就是现时的；而在前景完全消失的那一刻，它便终止。这与《存在之意义》中所说的相同：不是“发展很少”，而是前景为零。

本章补充了一个重要的区分。人们在看到他人的死亡时，常常在判断前景上犯错。【太一】不可能犯错：这奠定在【系统】的构造本身之中。如果有错误，【世界】就不可能存在。概率只在隔离状态下，即“在笼中”才是容

许的：在【现实条件】中，或在有意创造的特殊环境中，例如模拟器与游戏机。

“【系统】不会犯错”这一断言靠什么维持？本章说“原本就奠定在结构之中”。这在体系本身中是有根据的，值得把它指出来。依照【和】之法则，任何失衡都会使【太一】的力量与意志以及【意识】的一切可能指向消除它（《“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系统】层面上的错误就是一种失衡，它会在来得及固定下来之前就被消除。由此也可以给概率找到位置：它们不是【系统】的错误，而是在【现实】中被容许的不确定性，生者在其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正如《“我”之行为》所表明的，选择的自由是【发展】所需要的，而没有不确定性就不会有选择。

由此也有本章没有忘记的伦理。既然人们在判断前景上会犯错，就不能凭他人的死亡来判断前景。前景的尺度不是外在的，谁也无权“一刀切”地把它套在所有人身上。

是什么保障前景。 本章坦诚地称之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并谨慎地作为主观意见来回答。有前景的，是那些保障他人、众多他人之前景的人：例如，一项发展人类的技术。一项发现是不够的，需要发现之流。为了长寿，需要【道路】，需要目标，为了它，某个具体的、不可替代的人必须活上，比如说，几千年。这直接延续了《存在之意义》：寿命取决于目标，而永恒的生命需要不可穷尽的目标。

但本章立即为自己的回答设定了界限。我们是否有权干预【系统】，指名具体之物，并宣布它对所有人都有前景？不。【太一】需要不同【实在面向】的独特经验，它

是主观地、但有意地被选择的。一个关于前景的共同药方，会摧毁众多性之所以必需的东西：经验的差异。因此，本章给出方向（“保障众多他人之前景的人”），而不是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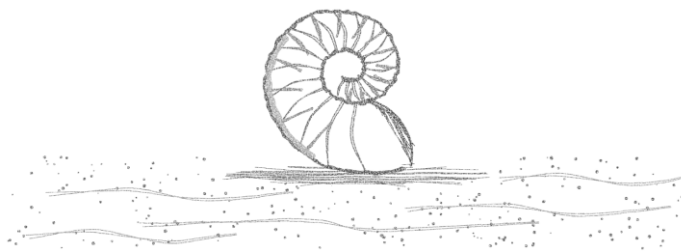
不存在负面的经验，但需要选择。 本章以一句众所周知的格言结束：任何经验都是积极的、有教益的，不存在负面的经验。并立即补充：我们更愿意寻求有效而合理的经验。这不是矛盾。任何经验都可以充当材料，但【发展】是从可及之物中选择更好者。正如在《存在之意义》中：接受自己的道路不是顺从，而是拒绝把生命耗费在抱怨上，同时也是对方向的选择。

邻居。 人类必须离开自己的恒星这一思想，在俄罗斯思想中独树一帜。齐奥尔科夫斯基：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俄罗斯宇宙主义，即费奥多罗夫及其“共同事业”、维尔纳茨基及其智慧圈学说，把理性的发展视为一项宇宙性的任务。与本章的相似是直接的：走向宇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道路的必然。分歧在于根据。齐奥尔科夫斯基从物质与物种的生存出发，费奥多罗夫从复活先辈的基督教义务出发。在这里，根据是另一个：【太一】的【发展】，它需要新的经验，而故乡的系统将耗尽这一经验。

本章是什么。 这是关于【发展】之机制的一章。其中表明：读取静态之【波】是一切过程的基础；经验是法则的来源，而法则是由自身生长之【理智】的功能；前景是生命继续的条件，【太一】在这一点上不会犯错，而人会

犯错。作为任务提出的是：迁移到另一个系统、瞬间传送、瞬时通信。诚实地保持开放的是：究竟是什么保障前景，本章不把它冒充为普遍规则，因为普遍规则会摧毁【发展】之所以必需的那种差异。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现实之集体实现

由于“【太一】”之【本性】的多维性（这意味着“我”本身也是多维的），存在者在同时读取的“我”之【波】的数量上不受限制，这些【波】呈现为参与情境的物体〈即情境本身〉，“【理念】＋【条件】：具体物体的关系、过程与状态”。每一个物体都有“自己的条件”（人、参与者、狗、树木，以及恼人的蚊子，这些也都是物体）。因此，所观照的图景被内容充满到极限，由多种成分构成，信息量无限，每一个细节与物体也是如此。

依照这一原则，运用五维性，我们（我、您以及任意数量的其他存在者），从每一位参与者的立场出发，可以同时处于“【同步现实】”之中。与此同时，每一个人都实现自己隔离的【现实】（图 12），然而，其中（在每一存在者个人的【现实】中）的事件，与其他参与者的【现实】是同步的。他们都处于每一个人的视野之中，并且彼此看见，这是不言而喻的。

看起来，这也许不是同时发生的，或者，我们无法证明事实上的同步；但是，考虑到我们所看见的过程性并不像我们先前所设想的那样存在，这里所说的是“【虚幻之动态】”，我们可以断言完全的、绝对的同步，即点对点的同步；更何况，实现只在变化时刻的意义上是同步的，尽管带有某些特殊的条件，因为任何物体，对情境中的每

一位参与者而言，都从其立场被以不同的方式、绝对个体地实现。不同的立场，对情境完全不同的看法，一切关系都是主观的，甚至看起来也不一样。不应忘记，【现实】是“伪共同的”，对每一个人而言，它都独立于其他参与者而被实现（绝对同步地）；此外，还应记住，情境之【波】是瞬间被创造的，却是延续地、依次地被读取的。“【系统之五维性】”为存在者集体参与任何情境提供一切所需，同时保持参与者之【现实】完全隔离与经验主观的条件。而且，独一无二的，既有为叠合与进一步实现而进入的输入数据（因而也包括整个情境本身），也有从被实现之情境中作出的分析与结论，它们是汲取新的独特经验所必需的，而经验本身同样是独特的、纯粹主观的。在这一【系统】中，相同的！并且在这里恰恰是客观的，是叠合数据；然而，它们进入之后，只在每一位参与者隔离的空间中被实现（它们的相同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是必需的）；所获得的新经验，以及情境本身，以过去被保存的形式，然后，这些数据又作为输入，参与新【现实】的实现 -> 情境改变，再次被分析，并转化为新的经验 -> 这一动态之流（循环）永不停止；

【现实】的集体实现与单独的实现大不相同。借助每个人的行动与情绪在共同情境中对彼此的相互影响，它变得丰富与饱满得多。这里有社会互动的环境、直观的经验交流、共同的决策、活跃的沟通、公开的情绪，还可能有各种因素，即：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影响、道德规范，等等，这一切都影响并加速过程，促进其质量与效率。

“【太一】”就是这样借助无限多个“【我之实在面向】”获取经验而学习的，而这一切就是“【现实条件中的发展过程】”；

关于“现实之集体实现”一章的评注

《五维性》构建了结构：众多【独一体】，极限中的共同中心，伪共同的 0 层。本章表明，人们如何在这一结构中共同生活：参与者共有的是什么，每个人各自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共同的【现实】比孤独的【现实】更丰富。

同时读取众多【波】。 本章从多维性开始。既然【太一】的【本性】是多维的，“我”也是多维的，它同时读取的【波】的数量就不受任何限制。情境中的每一个物体，人、狗、树、恼人的蚊子，都是自己的【波】：【理念】加【条件】，关系、过程、状态。因此，所观照的图景被充满到极限，信息量无限，直至每一个细节。这就是《太一之发展》所说的一个包中的数千条【波】，也是《意识》以贯穿帧中一切物体之【波】的光束所描绘的东西（图 3）。

为什么同步是完全的。 本章首先诚实地承认：可能看起来，不同参与者的【现实】并非同时，事实上的同步似乎无法证明。随即它给出一个值得展开的论证，因为它不是靠机制，而是靠逻辑解决问题。

不同步预设了不同参与者之【现实】的时刻之间有一个间隔：一个共同的时间，据之一个人落后于另一个人。

但正如《意识》中所表明的，过程性是虚幻的：【现实之帧】没有时间上的延续，而【时间】只是所采用的度量方法。那么，“落后”便无从测量。但同一个论证也取消了习惯上的同步，因为“同时”也意味着“在同一个共同的时间之中”。因此，正如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所澄清的，这里的同步必须以不同于习惯的方式来理解：不是时间上的重合，而是对同一个【情境】的参与，这一【情境】由【意识】在 0 层上保持为共同的。时间的缺席去掉了多余的尺度，而共同的【情境】给出了真正的尺度。失步无处安放，因为【情境】只有一个。在这里，同步不是费力达成的，而是唯一可能的状况：没有什么能破坏它。由此有本章的话：完全的同步，绝对的，点对点的。

这一论证并不表明同步是如何构造的，也不需要表明。它取消的是失步的可能本身。而构造已在《五维性》中给出：共同的来源，即【意识】，对它而言距离与时间没有意义。

什么是共同的，什么是各自的。 本章精确地区分了容易混淆的东西。被同步的是变化的时刻。但每一个物体对每一位参与者都以各自的方式、从其立场被实现：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关系，甚至样子也不同。【现实】是“伪共同的”：对每一个人，它都独立于他人被实现，尽管是绝对同步的。

在这一体系中，只有一样东西是相同而客观的：叠合数据。它们进入之后，只在每一个人隔离的空间中被实现。这与《“我”之行为》中的区分相同：对所有人是同一个

的【情境】，每个人各自的对它的实现。每个人的输入数据、分析、结论以及经验本身都是独特的。共同的只有叠合之物。

本章补充说，叠合数据的相同不仅是安全的，而且是必需的。为什么必需，从构造上可以理解。没有共同的基础，参与者的世界就会分离，就不会有共同的情境，也不会有任何共同的经验。为什么安全，是因为输入上的相同并不破坏隔离：一切仍由每个人单独实现。共同的基础并不使他人的经验成为我的。

瞬间之【波】，延续之读取。 情境之【波】是瞬间被创造的，却是延续地、依次地被读取的。这是《太一之发展》中的意象：音乐文件已经整个存在，却在时间中被聆听。还有循环：新的经验与情境本身，以被保存的、过去的形式，再次作为输入数据进入实现，情境改变，被分析，成为经验，而流永不停止。

为什么共同更丰富。 本章的主要结论是实践性的。集体实现与单独实现大不相同。行动与情绪的相互影响、交往的环境、经验的交流、共同的决策、活跃的沟通、公开的情绪、不同的宗教、文化、道德规范，这一切都加速过程，提高其质量。【太一】就是这样借助无限多个【实在面向】而学习的。

这与两个已走过的关节相接。在《存在之意义》中：【发展】在比较中被确定，在完全的孤独中发展是荒谬的。在《社会与人类》中：差异是【发展】的燃料，对他人的关怀就是对其他性的关怀。在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差异在哪

里起作用：在共同的情境中，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东西带入其中。不同的宗教与文化不被称为障碍，而被称为加速【发展】的因素。差异不妨碍共同之物，而使它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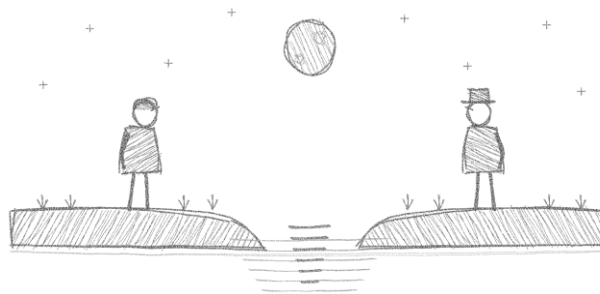
邻居。 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描述了日常共同生活所依赖的东西：“视角的互易性”。每个人都默默地假定：如果我们交换位置，我就会看见你所看见的东西。本章与此既相近又相分。相近，是因为共同生活依赖于每个人都当作既定之事接受的某种共同之物。相分，在于共同的究竟是什么。在舒茨那里，共同的是世界本身，差异只在视点。在这里，共同的只是叠合数据，而从中被实现的世界每个人各不相同，即使交换位置，所看见的也仍不会重合。

心理学家列夫·维果茨基表明，心智的高级功能首先出现在人与人之间、在交往之中，然后才出现在人的内部。这就是本章所说的直观的经验交流，也是《社会与人类》一章以开篇之语所说的：我们所知所能的一切，都得自他人。维果茨基在其中看到心理发展的规律。在这里，这是【太一】之【发展】的规律：每个人的【理智】在共同情境中比在孤独中生长得更快。

本章是什么。 这是关于五维结构内部之生活的一章。其中表明：同步之所以是完全的，是因为在实在的时间缺席的情况下，失步无处安放；共同的只是叠合数据，而实现与经验是每个人各自的；输入上的相同对共同的情境是必需的，对隔离是安全的；共同的【现实】比孤独的更丰富，因为参与者的差异加速【发展】。隔离与共同在这里

并不冲突：每个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而所有人生活在同一个情境之中。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太一发展系统

有一些明显的【标志】，指示着正确的方向。我们建议以它们为指引，来开启我们的探究，或者仅仅是为了不偏离【道路】。这一指示物可能看起来奇怪、微不足道：我们曾经提到过它一次，并建议记住它，这就是“【轻微愉悦之感的时刻】”。我们把这种愉悦称为“【太一】对【发展】的投资”。让我们考察那些众所周知的、显而易见的特征：

【爱】：以极高的保障提供“【太一】之【发展】”的若干方向。【爱】中的吸引力，由明显的欣快感、愉悦与性的吸引所激发，而性的吸引反过来也由欣快感所激发，并伴随着“鲜明的”愉悦之感。然而，【爱】（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直接地、即无中介地就是愉悦，它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心理“情感之动员”（吸引力＋吸引）。这一感情的【本质】与繁殖本能相关（多数情况下如此），与伴侣在孕育后代上的完全相合相关：从【太一发展系统】的立场看，这一后代是成功而有前景的、高质量的，人们恰恰期待从他那里获得具体的结果，而且这个孩子必定能够做到人们对他所期待的事。“【系统】”可靠地、预先地投资愉悦，在关系开始之前，字面意义上使人倾向于性质的行动，以及性本身，即直接地。在这一时期以及关系期间，相爱的人觉得对方如此有吸引力、如此奇妙，以至于举止、

任何表情、手势、目光、声音、每一个动作，都引起狂喜之感、绚烂的愉悦。在体验【爱】时，人在对象身上不断发现某种美好的、恰恰是新的东西，“发生某种发现”，在每一个时刻都引起愉悦之波。【爱】是人（存在者）所能体验的最美好的感情之一；“【系统】”在明确表现出对【发展】的关切时，依据的是波之本性的数据，“不理会”精神的以及其他在【现实条件】中〈个人〉现时的价值。从我们的立场看（因为我们不理解【发展】过程的真正【本质】），在我们看来，冷酷而精于计算的“【系统】”没有怜悯、良知、同情。也就是说，它（【系统】）不知道、也不考虑人类的法律、规则与道德规范；“【系统】”极其高质量地关切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太一】之【发展】”。【世界】的稳定、安全、【存在】与多样性都取决于这一过程〈我们把它理解为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在这里，可能产生一个问题：

——“【太一发展系统】”与【世界】的多样性有什么关系？

——有最直接的关系。为了洞察，应当集中注意，想象这样一种相互依存：我们能够以何种质量程度表象“【无】”，就恰好以同样的程度获得现成的【世界】；这一表象越纯粹，它（【世界】）在【现实】实现的条件中、在实践中就会以越多样、越美好的面貌呈现给我们，而且是立即的，只需为了寻找“【世界】之【原由】与自身之根据”而深深地思考一次这个“【无】”；除了【爱】之感，“【系统】”还使用若干“心理范畴”，在其中也

投资愉悦、欣快、喜悦……以及自我牺牲。后者可能与“神圣性”这一概念相关，但在判断时须谨慎，以免出错；

【兴趣】：对研究的激励，对达成、获得或逻辑结论之感的激励，它以欣快、愉悦而告终。非常有趣的是，受到奖励的是寻找的结果：当您长时间怀着【兴趣】试图找到某种非常渴望而必需的东西，突然找到了所寻之物，在这一刻，全身会掠过熟悉的“【轻微愉悦之波】”，这就是“【太一】对【发展】的投资”，一种奖赏，有时是预付的，尤其是当结果已经临近时。许多人都熟悉这种感觉。好奇的【心智】常常导向这种感受。“【系统】”试图在人身上形成一种依赖，使他不断地研究、寻找新的东西。您觉得这是剥削吗？这一想法对“【太一】”与“【意识】”而言不可能是正确的〈并且与自我折磨直接相关〉；

对“【太一】”而言，可以承认为恰当的感情，是最温暖的那些：【爱】、感激、赞叹。“【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是【最美好的存在者】（【世界】之【本质】与【原由】）；

- - -

顺便说，【兴趣】会立即驱散睡意（看起来就像“我”改变了主意，不再维持另一个身体，因为这里非常有趣），当出现一个引起惊奇的原因时；甚至“当热忱的研究者接近【真理】时，许多疾病会离开他的身体”。这令人惊讶。遇到过这种情况的人，恰恰理解并珍视“这一现象的意义”；

- - -

不自然的愉悦，没有自觉的节制之感，与发展无关，对人与任何生命存在者都是有害的，因为愉悦是“【太一发展系统】”的激励物；然而，哪怕是无意的伪造，也会在根本关系［学习／知识］－>［达成／奖励］中引起可以理解的偏斜。由于这一偏离，产生失衡，而“【和】之法则”作用于【意识】，恢复必要的平衡。这样的反作用引起“疾病”，必须把它接受为警告。如果忽视它，那么“不明就里的人”会把接下来的事件理解为愤怒 －> 谴责，而把再往后的事件理解为惩罚 －> 处罚；

这解释起来极其简单：所产生的失衡是不被容许的，因为它威胁【世界】。这并不是说酗酒者与吸毒者对，比如说，银河系构成威胁。问题不在这里。但“法则就是法则”，在系统层面上，它在宇宙的尺度上与在原子核的范围内起着同样的作用；

波中的失衡是瞬间产生的，与它的消除同时发生；但为了领悟【本质】，必须进行研究，在【现实条件】中汲取经验，即依次地经历与分析；

对不自然之愉悦〈包括淫乱〉的依赖，会引起一种“【形而上之病】（故障）”，它妨碍确定“【发展之真正道路】”的可能，因为愉悦是指示物与激励物（【太一】的投资），但病人无法评估如此精微的感受，满足于以极度过量、即“毫无节制”的方式获得的粗糙感受。节制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一定的限度之内，愉悦是真实的（研究与经验，例如借助LSD与其他手段），但经验很快枯竭，因

为同类事件陷入循环，失去其现时性；在这种情况下，前景消失，并带来一切随之而来的后果；

【友谊】：真正友谊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层面上的一种成就，受到的奖励方式略有不同。在这里，集体的经验应当被理解为相互作用，即在这种情形中，它在相互理解与众多偏好相合的基础上具有特殊的效果；这也消除了“信息之雾”，即各种类型的竞争感以及其他〈隐藏的〉成见、反感、排斥乃至厌恶之感，从而保障“以更纯粹的形式汲取经验”的理想条件，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此外，正如人们所说，“两个脑袋胜过一个”，当然如此。由于这些原因，【友谊】对“【系统】”具有特殊的意义。集体互动特别成功的结果会以欣快与愉悦来奖励。许多运动队成员以及在团结的团队中工作的科研人员都熟悉这些感受（尽管不是所有人，但【本质】对已经感受过它的人来说无疑更易理解）；

【幸福】：“【太一之实在面向】”的一种特殊的【神性状态】，它沉醉于生命过程，对【存在】心怀感激，真诚地爱着【社会】、【生命】与自己本身〈意识到【世界】的壮美〉；“【发展系统】”对幸福的存在者（人）的持久【兴趣】，在于他所汲取的纯粹经验的价值，这种经验没有负面的感受、情绪与判断。高度的恰当性由他的平静以及没有任何负面体验所保障。此外，幸福的人分析得深刻得多，清楚地理解情绪，能够区分例如“恐惧”与“激动”。【幸福】是充分觉知之结果的稳定状态，不可分割而绝对，也就是说，不可能更幸福一些或更不幸福一

些，而只能恰恰确定地是“幸福的”或“不幸的”……别无其他；

【幸福】只被领会一次，并且永远不会离开，无论条件如何，在任何情境中都是如此。幸福者不会变得不幸，但反过来：不幸者可以使自己幸福。为了领会【幸福】，需要觉知：充分理解以下两个公设，以及相当愉快的、已成为“【生活方式】”的练习：

1）事情就应当如此（必要的经验与发展）；

2）被实现的是事件发展的“最佳变体”*。

*在恰当的领会之下，第 1 点与第 2 点具有同一个根据；

A）第一个公设是一个结论，是第二个公设不可避免的推论。但在〈与相应水平的〉领会之后，它最先被理解。

B）第二个公设说的是：发生在具体“存在者”身上的任何事件，都是有效发展所必需的，并包含【相应之经验】：最合理的，恰恰是适时必需的，是一切可及之物中最好的。也就是说，【情境】是一切可能之中的最佳变体，因为没有偶然（拿【世界】与【太一】冒险是不可能的），只有“【最佳变体】”；但它在形式上是一个变体，就像从一长串完全不适用的盐之中选择 NaCl 来腌菜一样；

每一事件中所包含的宝贵经验，远非一定会如所期待的那样被汲取（常常并非如此），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并不妨碍这一【公设】，也丝毫不歪曲它的【本质】。没有偶然的【情境】，对每一时刻都只应当欣喜，为最好的而感恩（应当记住，事情就是如此，而非别样）。必须专注，分析情境，以便发现其中合理的东西（其中不存在负面之

物，如果看起来有，那是无知的尺度）；我们自己说“一切皆是神的旨意”，却又敢于愤慨，这是荒谬的，至少是令人发指而不可容许的；

那么，假设您已经弄清了这两个公设的【本质】。请把两个【公设】载入“自己的运行内存”区域，从这一刻起，应当记住它们（如果您想要幸福）。当您学会在实践中运用这两个公设时，您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幸福的，并且从此总是以感激之心对待任何情境；

请练习以下几点，并与第一个公设相结合：

【真实之修习】：永远不说谎，不说任何虚假的东西（公开的游戏或玩笑的情形除外），这里所指的是任何谎言与虚假信息，哪怕看起来是最平常、最微不足道的。不要对任何人说谎，无论是对小孩子还是对成年人，对警察还是对路人：回答可以是这样的：我不能断言这一点；或者困惑地耸耸肩；您可以拒绝说话，或拒绝谈论某个话题，或者干脆沉默（这常常是最好的选择）。您可以在法庭上作证，履行公民义务，但要提供真实的证词，排除自己的意见（只陈述事实，不作推测），不带情绪、幻想与臆测，但永远不要说谎。您不能容许出于报复、由于受贿或其他原因而作证，追求利益、自身的发财、仕途以及其他好处与收益。参与定罪是一种非常负面的立场，除非您是正式的“法律之守护者”或军事法庭的成员，按合同（恰恰是合法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意味着【真诚的服务】（依据协议、契约、合同，包括“您所立的【诺言】”），或者是为自己的【祖国】服务（誓言、军人誓词）；

【荣誉之修习】：首先建立在对自己的态度之上，恰恰是以【荣誉】对待自己，也就是说，如果您说要做〈这件或那件事〉，并指明了期限，那么，不在期限内做到就是不可容许的；或者，比如借钱：如果借了一个确定的期限，就要准时归还，分毫不差，或者提前归还。如果您借钱没有期限（向朋友借），那么就应当约定这是一笔无期限的债务。或许，向朋友借钱，有利息，有确定的期限：那就以【诺言】把它固定下来（如果你们真的是相互的、大写的朋友，那么一句话就足够了）。

如果向熟人借钱，那么必须把这笔款项的拨付以文件形式固定下来：是借款、礼物，还是无偿的赠与。【本质】在于：这一承诺必须是绝对纯粹的，以【保全荣誉】。如果像通常那样，您向任何人借一小笔钱，借任何期限，那么就在约定的期限内归还，无论您是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借的。【诺言】也是如此：请记住，除了自己的死亡、失去知觉，或其他不可抗拒地使您无法信守【诺言】的重大原因之外，不存在任何违背“所立之诺”的正当理由。否则，如果您能够信守它，却没有做到，您的【荣誉】就会受损，直到您向之立诺的那个人解除您的这些义务为止，而且必须是真诚地解除。假设一个人立了诺言，却摔断了腿：他将不得不叫一辆出租车，以免违背他所立的诺言。如果这也不可能，那就需要打电话，让对方了解情况，或者请求【诺言之延期】；

在当今世界，很少有人像必要的那样珍视自己的【荣誉】。他们存在，并且将永远存在；

【良知之修习】：建立在明显存在的自我压抑这一事实之上，即当您自己为某种欺骗、伪造、为一个被界定为卑鄙而不体面的行为而谴责自己时。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它的最好方式是：真诚地向受害者道歉，作出补偿，但只能以受害者、即受害人所决定的方式。如果这不可能，受害者根本不在了，或者他坚决要求“对您定罪”，那么就必须经由法庭承受惩罚，或选择一种完全令受害者满意的方式，使您摆脱罪责与自我谴责（同时保全您的生命，也不损害健康）。这可以是祈祷、服务、修道院，或其他的“赎罪”。良知必须是纯洁的，也就是说，它需要持续的照料、相应的灵魂的洁净、纪律与注意：不要容许失去良知，那样您就不必在赎罪中受苦。否则，您将亲手为自己建造“【地狱】”。它不会在别处，不在童话般的【深渊】中，它就在这里，而且将是看得见的、可感的，只对您一个人……但会持续一生；

您最严厉的法官，就是您自己；

对【和】之法则的任何挑衅，作为对【太一】的误导，对数据之可靠性、信息之真实性、对【真理】的蓄意侵犯，以及对【真实】的偷换或歪曲、对【荣誉】的违背、良知的丧失：这是破坏行为，首先是对自己本身的破坏，但同样也是对“【太一之总体面向】”与“【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的破坏。一切皆为【太一】；

请幸福：这非常简单；

某些读者，截取了一段文字而没有理解其【本质】，或许会认为可以装出样子，显得像一个“有良知、诚实、

爱惜荣誉的人”，指望突然间生活好转、出现【幸福】与健康；但怀着这样的想法，只能变成公众面前的“【邪恶的小丑】”，一辈子不幸。

永远不要想，在您的念头中也不要指望，能够对【太一】隐瞒任何东西；

关于“太一发展系统”一章的评注

《存在之意义》回答了“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在于【发展】。《太一之发展》表明了它如何构造。本章说的是：【发展】如何从内部被感受到，以及如何据之保持【道路】。这是书中最具实践性的一章：在这里，形而上学成为生活方式。但其中的修习不是靠道德维持的，而是靠构造，这是本章最需要看清的地方。

标志，而非目的。 本章从一个容易被视为琐事的指示物开始：“【轻微愉悦之感的时刻】”。先前曾提到过它一次，并请人记住。在《“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中，这是阳光下的愉悦，那时“通道”更宽，经验质量更高。在这里，它获得了名字：“【太一】对【发展】的投资”。愉悦不是目的，而是标志。【系统】把它投到【发展】正在进行的地方，人据之可以看见方向。由此也有尺度。在《存在之意义》中已表明：带着愉悦重复的行为，只要经验是新的，就不违反关于重复的禁令；而在同类事件中，

愉悦会熄灭。标志指向新的东西，并在没有新东西的地方消失。

【兴趣】与预付。 本章最精确的观察是关于寻找之奖赏的。当长时间怀着兴趣寻找所渴望之物、突然找到时，全身会掠过“【轻微愉悦之波】”。有时它是预付的，当结果只是临近时。这是第一人称的观察，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经验中检验它。神经生理学从另一方面接近了同一现象。沃尔弗拉姆·舒尔茨记录到：多巴胺神经元对所得奖赏与预期奖赏之间的差异作出反应，并且随着学习，这一反应转移到预示奖赏的信号上。这里的功绩在于事实与对现象的记录。与之更精确地相呼应的是本章思想的一半：“【系统】试图在人身上形成一种依赖，使他不断地研究、寻找新的东西”，即受到鼓励的是对寻找的渴求。观察相合，诠释相分。神经科学在这一信号中看到学习的机制，体系看到【太一】的投资。任何观察都不能裁决诠释之争，本章也不以观察来裁决它。它把诠释立于先前推导出的根据之上：【发展】是【生命】的根据，【系统】鼓励【生命】赖以维持的东西。

“这难道不是剥削吗？”这一问题，本章用一句话就挡开了：这一想法对【太一】与【意识】而言不可能是正确的。根据已经给出。能被剥削的是他人之物。而受到鼓励的【发展】，就是【太一】自身之能动一极的存在，在每一个生者身上，它都是其自身的【发展】。

【爱】。 本章把【爱】描述为“情感之动员”：吸引力与吸引，得到欣快感的慷慨支持。它沿着两条平等的道

路进行，本章并不把其中一条置于另一条之上。第一条道路是新东西的发现。在所爱之人身上，“不断发现某种美好的、恰恰是新的东西”，每一个手势与目光都成为发现。这是对新事物的【兴趣】，即【发展】的【本质】本身。第二条道路是延续后代：繁殖本能，“多数情况下如此”，以及伴侣在孕育有前景之后代上的相合。关于这样的孩子“必定能够做到人们对他所期待的事”的话，必须精确地阅读：有所期待的是【太一】，而不是我们。“必定”在这里是字面上正确的，因为【太一】不可能犯错。但对它而言什么是优先的，我们看不见。一个在我们看来是失败的命运，可能恰恰是它所追求的东西。按照本章的第二个公设，它就是最好的：在形式上，作为【发展】所必需的。这个“最好”在于什么、为了什么，我们看不见：对他人的前景与他人的经验，不能从外部判断。因此，知晓者不会对悲伤者说“这是为了更好”。他会说“我很遗憾”，而这不是谎言：知晓根据与参与他人的痛苦是两个层次，第二个层次与第一个同样真实。

在与作者的分析中，对此又补充了一个关于最强烈之愉悦爆发的本性的假说。在受孕的时刻，数以百万计的载体同时参与同一个【情境】：《存在之意义》称之为部分基因密码之有尾载体的竞争，其中只留下一个。如果每一个都承载着【太一之实在面向】，每一个都站在自己【发展】之一步的门口，那么这一爆发就不是一次投资，而是在一个时刻中的数百万次。这延续了《现实之集体实现》：情境中的参与者越多，它就越丰富。应当把这作为假说来

把握。我们无法把数百万者中的每一个都界定为生者，没有承认，构造在这里只给出一个“如果”。

本章也诚实地谈到【系统】的冷酷。从我们的立场看，它“没有怜悯、良知、同情”，它不知道人类的规范，只关切【发展】。这里的关键词是“从我们的立场看”。这与《社会与人类》中的思想相同：【系统】既不以构造、也不以道德来阻止选择。道德属于存在选择的层次，而【系统】维持的是根据。

【无】与【世界】的多样性。 本章回答了【系统】与【世界】之多样性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我们能够以何种质量程度表象【无】，就以同样的程度获得【世界】，表象越纯粹，【世界】就越多样。公式已在《“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中给出：【无】的概念由许多组成部分综合而成，每一个都倍增它的微不足道。在这里值得看出倍增做了什么。任何“非”，即非虚空、非黑暗、非零，仍然是一种规定，只不过是否定的规定；而依照【和】之法则，确定之物由与它所不是之物的关系来维持。由否定组合而成的【无】，仍然是被触及的。以微不足道相乘，把否定本身也化为无：人所沿之而行的梯子，连同其余一切一起被撤走。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这正被确立为纯粹的尺度。

这种纯粹不是一种可以拥有的状态：任何关于【无】的思想都已是触及，而触及使它翻转为【一切】。纯粹在于：人带着多少东西走向极限。留在【无】那一边的东西，将成为【一切】那一边的框架。把【无】表象为黑暗的空洞空间的人，就把空间、并随之把三维性带到了那里，他

的【世界】将是丰富的，但在这一框架之内。因此，对【无】之理解的纯粹与【理智之重构】是同一个运动，从两端看到而已。这里所说的是从自身立场出发的【世界】，是【主人】之【自身之世界】，它以对【存在条件】的知晓为度而丰富。

否定之路早已为人所知。狄奥尼修斯（伪狄奥尼修斯）在《神秘神学》中把它推到尽头：万物之原因高于肯定，也高于否定。与本章的相似是直接的，但分歧是决定性的。在狄奥尼修斯那里，否定是灵魂向超本质之丰盈的上升，是认识的道路，而世界出自神的善。在这里，推到尽头的否定并不引人离开【世界】，而是实现【世界】：【无】的微不足道之程度，与表象这一【无】的存在者之【世界】的伟大与多样之程度成反比。

【兴趣】、睡眠与疾病。 【兴趣】立即驱散睡意。本章的诠释（“‘我’改变了主意，不再维持另一个身体，因为这里非常有趣”）依据的是《五维性》中平行经验之线的模型，并与之一同作为模型而成立。

热忱减弱疲劳与疼痛的体验，有时比人所预料的更强。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一个在体系中有根据的假说：只要临终者怀有【兴趣】，只要【情境】为他带来新的东西，【太一】就不会在从中汲取出经验之前中断读取。与之相应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观察：临终者会等待亲人、等待有意义的日子、等待重要的消息。这里的条件不是别人给临终者看了什么，而是他自己体验到了什么。【兴趣】是他自己的界定，无法从外部指派。只能研究什么更可能恰恰

对他有趣。这一假说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在结局之前注意到兴趣的迹象，通过言语、振奋、对新事物的渴望，并比较那些产生了兴趣的人是否更常活到所期待之时。但不能凭结局本身来判断兴趣：那样一来，假说将永远得到证实，而什么也说明不了。还有两道围栏：热忱不取消治疗，因为医学的帮助也是在【道路】上被实现的根据；亲人的死亡也不意味着没有让他足够感兴趣。

没有节制的愉悦。 如果愉悦是【发展】的标志，那么伪造标志就会使指针偏离。没有节制的不自然愉悦，扯断［学习 / 知识］→［达成 / 奖励］这一联系，于是产生失衡。【和】之法则，依据它，任何失衡都使【太一】的力量与意志指向消除失衡（如《研究过程》中所表明的），恢复平衡，而这种恢复以疾病的形式到来。本章精确地区分了这一点如何被解读。不明就里的人在其中看到愤怒、谴责与惩罚。实际上，这不是处罚，而是法则，它“在宇宙的尺度上”与“在原子核的范围内”是同样的。疾病在这里是警告，而不是判决。

本章这样描述“【形而上之病】”：病人“无法评估如此精微的感受，满足于以极度过量获得的粗糙感受”。这与医学对成瘾的了解相合：耐受性增加，奖赏系统的敏感性下降，寻常的欢乐不再令人欢乐。而本章补充了根据。同类事件陷入循环，经验枯竭，前景消失，“并带来一切随之而来的后果”。结局是已知的，体系与医学在这里没有争论地相合：根据是一个，方式已被描述。

【友谊】。 【友谊】受到的奖励“略有不同”。偏好的相合与相互理解驱散“信息之雾”，即竞争、隐藏的成见、反感，经验以更纯粹的形式被汲取。这是《现实之集体实现》所表明之事的一个特例：共同的【现实】比孤独的更丰富。【友谊】是它最好的状态：参与者的差异为共同的经验服务，而不是与之作对。

【幸福】。 本章不把【幸福】定义为心情，而定义为“【太一之实在面向】沉醉于生命过程、对【存在】心怀感激”的状态。由此有它不寻常的属性。它不可分割：不能更幸福一些或更不幸福一些，只能是幸福的或不幸的。它不可逆：只被领会一次，永远不会离开，“不幸者可以使自己幸福”，但反过来不行。如果把幸福当作感受，这些属性就显得奇怪，因为感受是会波动的。但这里的幸福是态度，而不是情感。心情可以变化，而态度一旦确立，便保持下来。这种不可逆性与《太一》中的相同：认识，若发生了，便是永远的。也与《双面向之太一》中的相同：知识不施魔法，它改变态度，而这正是它的力量。

两个公设。 本章以两个公设给出通向【幸福】的道路：“事情就应当如此”与“被实现的是最佳变体”。第一个出于第二个，二者有同一个根据。理解它们的钥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比较：最佳变体是形式上最佳的，“就像从一长串完全不适用的盐之中选择 NaCl 来腌菜一样”。“最佳”在这里不是指最令人愉快的，而是指唯一适用的，即必要的。那么，第二个公设就是应用于自身【情境】的

【根据实现之法则】：被实现的是必要的根据，其中有适时所需的那种经验。

在这里，正如书中多次那样，需要区分两种顺序。偶然是不存在的：拿【世界】与【太一】冒险是不可能的。不确定性存在于实现之中：在选择之前，并且如所表明的，在【行为】的最后一部分中，每一个存在者都被交付给自己本身。所选的一步，一旦迈出，就是事件发展的最佳变体：在形式上最佳，作为【发展】所必需的。这不是对行为的判决，也不是对选择者的赞扬。选择仍是他的，连同由此产生的一切。

本章最困难的地方，是关于负面之物的话：情境中没有负面之物，如果看起来有，“那是无知的尺度”。读者会立即问到暴力。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这一处被推演到精确的形式。死亡的根据只有一个，而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它：这一分支的前景已经耗尽。方式可以是任何一种，包括他人之手。但方式对【系统】而言并不取消选择的作者身份：选择属于作出它的人，行为受到人的法律与自身良知的谴责。【情境】作为根据是必要的，而它借以实现的那个行为并不因此得到辩护。负面之物不存在于作为【发展】之材料的【情境】之中。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于作为选择的行为之中。本章说，“一切皆是神的旨意”与愤慨是不相容的。但它们之所以不相容，是对遭遇者而言，作为对自己【道路】的接受。对施加者而言，“神的旨意”不是辩护：他（作出行为者）的选择，就是他的选择与意志。

【真实】、【荣誉】与【良知】之修习。 这三种修习看起来像道德，而本章自己并不这样称呼它们。它们的根据在临近结尾处用一行字说出：谎言是“对数据之可靠性、信息之真实性的蓄意侵犯”。如果【发展】就是从数据中汲取经验，那么被歪曲的数据就歪曲【发展】，首先是自己的【发展】：破坏行为“首先是对自己本身的破坏”，同样也是对【总体面向】与【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的破坏。“一切皆为【太一】”。这与《社会与人类》中伦理的结构相同：不是禁令，而是构造。

【真实之修习】：永远不对任何人说谎。但本章随即给出一个容易被低估的出路：对许多问题，回答可以是“我不能断言这一点”，耸耸肩，沉默。在这里，一场古老的争论是恰当的。康德断言，即使对询问你的朋友在哪里的凶手，说谎也是不可容许的。邦雅曼·贡斯当反驳说，真话只归于那些有权得到它的人。本章在禁止说谎上接受康德的严格，但以第三条路消解了他的困境：沉默不是谎言。诚实并不要求交出，它要求的是不歪曲。

【荣誉之修习】首先建立在对自己的态度之上：指明期限的诺言要按期履行，债务要“准时”归还。只有受诺者才能解除诺言。摔断腿与出租车的例子精确地设定了尺度：荣誉不要求不可能之事，但也不接受方便作为借口。

【良知之修习】给出摆脱自我谴责的方式：真诚地道歉，并以受害者所决定的方式弥补过错。中心在这里不是惩罚，而是受害者的决定。这接近当代法律所称的修复性司法：最重要的是恢复关系，尺度由受害者参与确定。本

章补充了法律不会说出的东西：未弥补的过错所建造的“【地狱】”不在童话般的【深渊】中，而在这里，看得见、可感，只对建造者一人，但持续一生。“您最严厉的法官，就是您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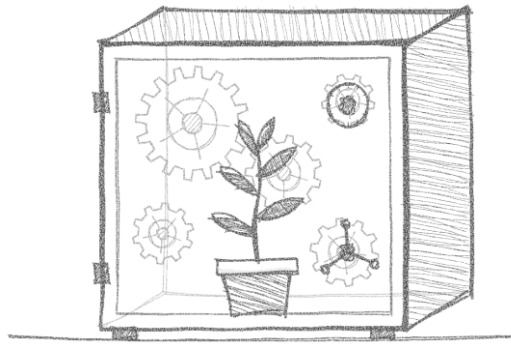
【邪恶的小丑】。 本章以对那些想扮演诚实与荣誉、指望生活好转的人的警告结束。这样只能变成“【邪恶的小丑】”，一辈子不幸。这直接延续了《社会与人类》中的区分：说出公式而继续另样行事是可能的，但这只表明理解没有发生。伪装不起作用，因为尺度是内在的，而对【太一】什么也隐瞒不了：【总体面向】拥有一切经验，并使用被实现的那一种。而在伪装者身上被实现的，不是诚实，也不是荣誉，而是伪装本身。【太一】把它作为经验接受，伪装者也靠它而活。“【邪恶的小丑】”的不幸由此而来：他得到的恰恰是他所实现的。

【最美好的存在者】。 本章承认对【太一】恰当的感情是最温暖的那些：【爱】、感激、赞叹。【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被称为【最美好的存在者】，【世界】之【本质】与【原由】。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澄清了这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这不是与【探寻者】之【行为】并列的第二个原由。【太一之总体面向】，即圣父，只存在于诸相对性之中，而它们不少于三个：与【意识】的相对性（【行为】的第一对），与【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即他在【现实条件】中之代表处的相对性，以及与每一个点上的【太一之实在面向】的相对性。【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之所以被称为【本质】与【原由】，是作为【总体面向】的代表处。

每一个【探寻者】都在自己隔离的【世界】中完成【行为】，谁也无法直接进入那里，而从他的立场看，【行为】是他个人的。这里的顺序属于阐述，而不属于事情本身：一切都在同一时刻产生。

本章是什么。 这是关于如何生活在【系统】之内而不失去【道路】的一章。其中表明：愉悦是【发展】的标志，是【太一】的投资，伪造它会使指针偏离；【爱】沿着两条平等的道路进行，即新东西的发现与后代的延续；对【无】之理解的纯粹，是【自身之世界】之多样性的尺度；【幸福】不是情感，而是不可逆的态度；“最佳变体”在形式上是最佳的，作为必要的，而选择仍属于选择者；【真实】、【荣誉】与【良知】不是立于道德之上，而是立于【太一】从中汲取经验之数据的真实性之上。作为假说提出的是：受孕之【情境】中的数百万参与者；以【兴趣】延长生命。本章结束于实践开始之处：“请幸福：这非常简单”。这种简单是真实的，但它只对理解了“为什么”的人才是可及的。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回声（反射）

【回声】，或【反射】：我们对此同样知之甚少。或许在研究过程中，这一看法能够改变。我们邀请您参与（时间没有意义）。首先，让我们讨论纯粹的反射：

两面镜子之间有什么？表象受玻璃的尺寸与透明度所限。它让人想起没有任何物体的形象化的四维性。如果物体密集地分布在原初空间中，截断两面镜子之间的反射线，那么这一模仿（“？”）就不可能实现。每一次反射的每一层，都代表一个单独的无限三维空间的一小部分，哪怕是“短暂中的短暂”（这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它在观察者的两侧都有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看离观察者第三层的地方，那么在对面的镜子中，这一层也将是第三个〈按顺序计数的〉空间（图 17），与另一侧相同。而在第二层，您看见自己的后脑勺，并看着第三层中那个“自己”的脸。这一景象本身吸引注意，引起观察者的兴趣，并引发种种思考；

两面镜子之间的观察者（中心的红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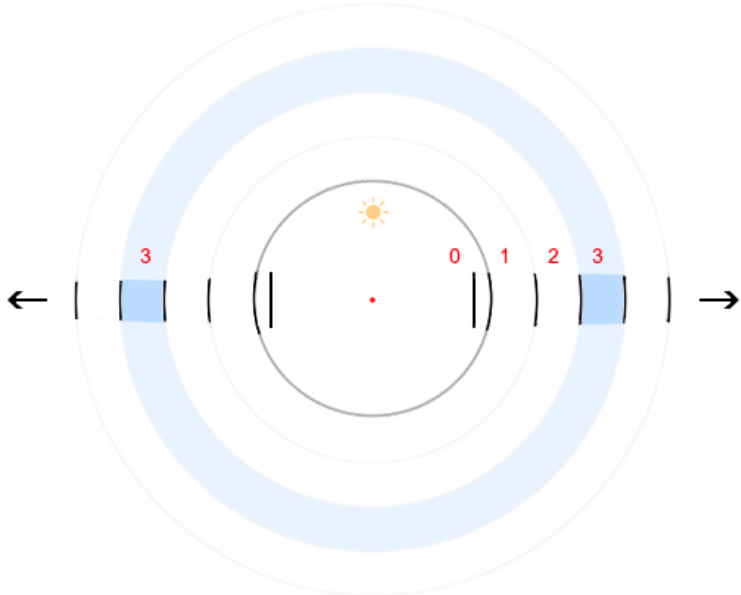


图 17

我们在自己这一层之内，仿佛向某种“被允许的小走廊”中窥视，但在这样的表象中，一切层都位于我们的原初层之外；

在【现实条件】中（有些人把这些条件称为物质世界），一切都依次发生，因此结果是：每一个更远的层，都处在“更遥远的过去”，哪怕差别很小。如果说的是反射，那么光子从一个表面反射之后，又从另一个表面反射，然后从下一个表面反射。这意味着这是合乎逻辑的，尽管

并不完全现代，因为证明光子的依次反射，将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更可能被证实的是，一切都是同时的；

把镜子用作直观的模型，表象第四维度以及四维性的“几何”，对您来说会稍微简单一些，只是在那里是“向内与向外”；也就是说，在这个练习中，身处两面镜子之间，请相应地想象，转换起来并不难；

我们习惯于把【回声】理解为某种非常简单而无足轻重的东西。顺便说，在这里我们把“反射”与“回声”这两个概念并列使用：它们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人们习惯于把“声音的反射”称为回声，把“光的回声”称为反射。在这里，我们建议在理解其等价性的前提下使用这两个概念；

【回声】、【反射】：从物体反射的光子以及一切其他？粒子的全方向之流。在有物体存在时，它们不仅为观照的知觉方式而被实现，也为人或其他“存在者—情境参与者”可及的任何其他方式而被实现，包括声音的、X 射线的、紫外线的、红外线的等等，大概还有许多未知的，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但每一种粒子都需要相应的知觉方法与机制（某些还需要特定的介质，例如声波不能在真空条件下传播）。除了人所固有的最普通的方法之外，任何方法都需要使用专门的设备，否则知觉将不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危及生命；

【回声】保障【现实】实现条件中各过程的动态得以实施，使人能够观察到相对于当下坐标（物体）的位移；

＊ ＊ ＊

借助光子的速度，动态的平滑得以达成，【情境】的质量符合最高的界定标准。在“【现实】实现之机制”中，信号的传输与处理完全没有延迟，但在【理智】工作时，延迟是相当可观的；

“【发射器】”经由任何光源所发出的光流，到达某一坐标点（物体的边界，无论是面还是棱，这无关紧要），并改变方向，即〈我们称之为〉“折射，或向某一方向反射”，但这同样也朝着“视网膜”的方向发生。这股流多次分支，字面意义上就像稀薄的液体，以光子与其他粒子灌注空间，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些粒子种类繁多，每一种粒子都履行自己的功能；

我们看不见光子，因此只观照相对地位于空间中的物体。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人）称为光子的，是经由空间中【现实】的实现、从“【意识】”进入“【理智】”的数据，而这一切都是【太一发展之统一流】中的组成部分（这极其抽象）。考虑到“光速*”、粒子的属性以及观照机制，实现是瞬间发生的。这一机制的工作速度，由“【意识】”的超级可通达性所决定，它字面意义上“贯穿整个【世界】”，从一种立场看：1）静态地，从另一种立场看：2）同时地。物体之间相对性的明显变化，被我们直接领会〈知觉〉，或者可以说“可供分析”，正如我们习惯说的：“这在实时模式下可及”（我们经常换种说法，这是论证的重要部分）；

*光速：当意指【现实】时是现时的，而当我们〈一般地〉“从【意识】的立场”论述时则是短暂的；

让我们思考静态之波。但首先，让我们想象对它的能动读取。光子仿佛在物体之间来回奔窜 -> 假设一个持续五分钟的情境 -> 让我们在仿佛被拉伸的（像“管子”一样的）空间中考察这一情境 -> 把它固定下来，并表象为一个包括空间参数在内的统一之【波】；

波与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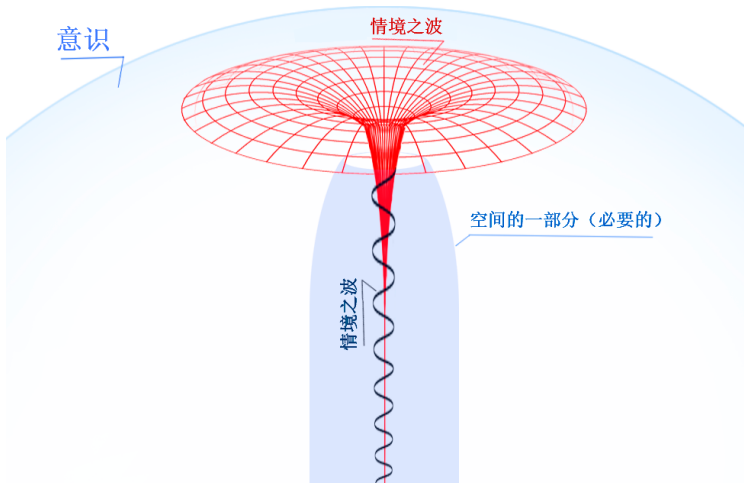


图 18

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一切，整体上，应当恰恰作为流来考察，即“不间断的数据流＋实现过程”，也就是【理智】的能动功能以及其他机制。而如果我们说“光子从物体反射”，那么就其【本质】而言，它仿佛是从物体到眼

睛细胞的导体（而这个导体并不存在！），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观照的时刻（见图 18）；

我们曾天真地这样想：空间不是空洞的体积，而是充满了光子与其他粒子，这就像充满了一种异质的液体。除了“自由粒子”之外，空间还充满了空气、气体，以及一切（！）元素与化合物的蒸气。如果仔细想想，就会开始觉得：过程的顺序是颠倒的，或者根本没有任何顺序；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物体在前一时刻并不存在，而是作为结果被实现的，更准确地说，“作为结果：即在同时读取时，【波】中所包含之数据的结果”。过程是产生的，而且恰恰是同时地；出于习惯，人们想说“发生”“进行”，但不是。动态恰恰是一种现象；

* * *

请思考把这一机制与“软件实现”相比较；更准确地说，我们基于数学与编程语言知识的表象误导了我们，我们开始把经验的模板套在有生命的【太一】的构造上，同时使用来自 IT 领域的术语。但当然，一切恰恰相反：【理智】的构造影响了编程语言的发明。那么，如果我们看不见处于真正的、恰恰是当下而不间断之动态中的过程，而这一切都是基于静态之波、经由物体的不同状态而实现的，正如我们先前所考察的，那么，我们所研究的一切，都是一个共同而容量巨大的【波】，连同粒子的运动，而粒子总体上并不存在，但在表现出【兴趣】时，它们作为“又一个根据”被实现，正如相对性的动态一样，它们只是条

件，顺便说，并不很复杂（然而我们已经查明，复杂性对【太一】而言并不现时，时间也是如此）。我们再次提醒：我们并不把【世界】看作同名电影《黑客帝国》中那个幻想的“矩阵”，恰恰相反：显现给我们的东西被界定为：绝对的、完美的、永恒的、无限的、理想的，当然也是最美好的；

让我们继续以过程的方式来考察。这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可以理解的、习惯的。很可能，如果经常而执着地表象四维性与五维性，细致地研究观照机制与【现实】实现的机制，那么随着时间推移，【理智】会适应，并将更有效、更恰当地思考这类主题。我们观察到这一点：平均需要两到三年，如果每周怀着特殊的【兴趣】练习三到五次的话；

必须考虑到，我们得到的只是直接的数据，也就是说，被反射的光子携带的是最后一个被实现之物体的信息，而不包含此前反射的数据（……它们究竟有过吗？）。因此，我们观照立方体的一到三个面，而看不见第四个面；然而，如果光子能够携带关于它所碰撞的倒数第二个物体的数据，我们就能三维地看见，但这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这是显而易见的。目前，被观照的是平面的〈2d〉图像，而三维性只是被理解、被领会。观照真正三维的物体，将大大简化对【四维性之结构】的理解，原因在于更大的“【理智】之逻辑潜能”。在特别渴望的情况下，这在现在也是可及的……五维性也是如此；

＊＊＊

当我们看水面或镜子时，我们与镜子之间没有任何物体，因此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反射的物理学在此保持不变，但如果仔细思考，它非常详细地解释了物体在空间中实现的机制与原理。现在，让我们开启觉知，回想观照机制以及“粒子之灯火现象”，它同时既是“软件实现”的完美原型，又是感性的心理过程；

【反射】（【回声】）作为空间范围内的数据运输工具而起作用，并作为【现实】实现机制的一部分；它不仅是观照的方法，而且是普遍的、心理的、声音的、感性的，并经由可感的（即机械的）振动而可及；也就是说，这一原理代表着【现实】实现之根本基础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其一切方面与显现之中，在一切类型的粒子之中，即我们已知与未知的粒子之中，在能量与关系之中，包括情绪的以及大众的社会心理的关系。例如，众所周知的“【真诚“给予”之意图的现象】”*：它会把一切还回来，而且是成倍地（如同任何【回声】）。顺便说，我们字面意义上“被这门简单手艺的专家所包围”，他们善于选择向大众提供有条件之好处的最佳角度（以保障必要的效率）。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是清楚的（愿望 -> 目标 -> 生意），而且他们成功了，但我们知道这为什么会起作用；

*“【真诚“给予”之意图的现象】”：保障【真诚之关怀】向【源头】方向反射回去的功能。出于“关怀”而

作出的行动，是指向“【太一之总体面向】”的。伪造不会起作用：真诚无法伪造；

如果排除“【回声】”，在一瞬间阻断它，那么就在这一刻，我们将不再听见声音，就像宇航员〈在开放的太空中〉关掉对讲装置后试图交流一样：没有声音，只有嘴唇的动作；许多人认为，关掉“回声”之后，只会失去反射的声音，可听性会保留，尽管有缺陷；但不是：原子之间振动的传递，也是同一个【回声原理】。也就是说，在原子之间，波的传播方式，与声音从墙壁反射的方式相同。

事件（波的碰撞与传递）太多了，每一个声音都无法被单独知觉，因为传播是向各个方向进行的，就像我们熟悉的“拥挤车厢里的推搡”；与此同时，从墙壁的反射仿佛方向更明确，或者更协调，但这只是看起来如此，因为它是朝着稀薄的介质（空气）进行的，而我们正是经由空气听见声音的。在固体介质中，波传播得更快。说话时，我们听见的声音反射，不仅来自物体，也来自自己的骨骼与肌肉。从所有反射点到我们的距离不同，声音在不同的时刻返回，因此，我们听见的一切声音都带有“空间效果”，是被拉长的、有延续的。这只是声音知觉的一面，还没有考虑对活的低频声源（……不排除超声波）的分析与研究：鸟喙的咔嗒声、声带的振动、蹄子的踏地声、翅膀的拍打声、牙齿的咯吱声。所有这些声音都是周期性的，但每一个声源（与声音）都有自己的频率，既向外，假定地说“从发生器”发出，也向内发出。在“辐射体”的内部边界〈意指介质的边界〉上，声音既向内也向外反射；

请想象一下：如果关掉声音的【回声】、反射与波的传递，【世界】对我们来说会改变多少。这极难想象，更难领会；

【回声】作为波的传播与传递方法，是“【现实实现之工具】”的功能原理；我们推测是一切工具的原理，但建议对每一种工具都加以检验（不仅是声音的知觉与视觉，即观照），并更可靠地查明这一点；但不要忘记，我们全部的经验，包括当下的论证，都已是对【波】的【诠释】与解释，是“【波】中具体【本质】之内容的意义再现”……而它在每一存在者的【世界】中都是主观的；

应当明白：“数据的传递是【现实】实现所必需的，没有粒子之间发生的‘【反射】’就不可能，这一点尤其重要”。如果忽视这一点，那么我们岂不是不得不满足于一维性？……实现“直线中的【存在】”？但我们非常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条件；

振动像声音一样传递，但不是经由耳朵被知觉，而是经由神经细胞（末梢）、耳石器与前庭器官，即捕捉加速度变化与身体空间位置变化的专门知觉器官。骨骼在声音与振动的知觉中起着重要作用。声音与振动传遍全身，由此产生“【身体沉浸于情境之效应】”；

触觉：接触、对表面形状与结构的知觉，看起来是某种特别的东西，但原则上是对某种特定性质之振动的分析，即在接触各种物体、粗糙处与其他不平之处，从光滑到无定形或有棱纹之物时所传递的频率的分析。在这里应当澄清：对介质与物体（“事物”）之温度的知觉，作为一种

特征，伴随着知觉，然而在研究总体能力时，它并不是主要的；

气味的知觉（嗅觉）：同样经由介质进行，但与声音和振动不同，分子与原子，即从气味源表面蒸发出来的粒子，也就是具体气味的相应载体，分布在空气（或水）的分子之间，它们也是数据的载体，也是“波”，但相当特殊，与更快的波大不相同；

关于“回声（反射）”一章的评注

本章以一个承认开始：关于【回声】与【反射】的本来面目，“我们知之甚少”，并邀请读者一同研究。这不是为了语气而作的谦逊，而是一个精确的问题设定。人们习惯把反射视为物理学的细枝末节，而本章表明，我们称之为知觉的几乎一切都依赖于它，并由此打开了通向【现实】实现之构造的又一个入口。

镜子：嵌套的模型。 两面镜子之间排列着一系列层。每一层都是一个单独的无限三维空间的一小部分，“短暂中的短暂”，而且在观察者两侧都可见：在第二层看见自己的后脑勺，在第三层看见“那个自己”的脸（图 17）。本章直接说明这幅图景的用途：使对嵌套，即四维性的属性之一，的表象变得容易。应当以这一尺度来把握它。镜中的层从原初层向外延伸，而【独一体】之轴，如《双面向之太一》中所表明的，是经由中心“向内与向外”的。

按照本章的话，“向内”这一方向由读者自己去转换。本章顺带指出，在一切都依次发生的【现实条件】中，每一个更远的层都处在“更遥远的过去”，并随即保留道：更可能被证实的是，一切都是同时的。这一区分贯穿全章。

【回声】与【反射】是同一个。 人们习惯把声音的反射称为回声，把光的反射称为反射。本章建议把两个词作为等价的来把握，并扩展了它们：【回声】是从物体反射的粒子的全方向之流，它对任何知觉方式都起作用，无论是人的还是别的，声音的、红外线的、X 射线的以及我们未知的。每一种粒子都需要自己的接收机制，某些还需要自己的介质：声音在真空中不传播。凡是超出人的感官的，都需要仪器。

动态。 借助【反射】，物体的位移可见，即动态可见，而借助光子的速度，它是平滑的。在这里，本章划出一条精微的界限。在【现实】实现的机制中没有延迟，而在【理智】的工作中延迟相当可观。这与生理学所知的相一致：所看见的东西要被意识到，大脑需要零点几秒。延迟的不是实现，而是对它的理解。

光子究竟存在吗？ 本章以惊人的一行作答：光子是“从物体到眼睛细胞的导体（而这个导体并不存在！）”。支撑早在《所观照者》中就已给出：光子“本身就是【本质】，就是物体本身：一种数据之波”。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这被推演到精确的形式。光子不是事物之间的信使，而是事物本身及其关系，是事件之流：作为{过去＋经验}之动态综合的【情境】之实现。“载体”“运输工

具”“速度”，是这一流在实现之顺序中、当人们把它分解为“从物体到眼睛”时的样子。在根据之顺序中，没有传递，只有对【波】的同时读取。这与《五维性》所表明的相同：数据“瞬间分配”，这不是传递的速度，而是传递的缺席。

在物理学本身中也有对此的呼应。在量子电动力学中，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被描述为光子的交换，即光子就是两个事物的关系。罗韦利在关系量子力学中走得更远：属性只存在于关系之中。因此，发现光量子的人的功绩比通常认为的更大。普朗克与爱因斯坦发现的不是外部的粒子，而是实现本身的颗粒。他们的数字是正确的，意义则更大。

光速。 关于它的脚注容易被误读。物理常数并不是从外部进入体系的：它们原本就在内部，是由【意识】所实现的形象，如一切被实现之物一样是短暂的。但它们的数值是真实的，测量是正确的。错误的只是这样的诠释：仿佛这些数字描述的是外部的世界。光速在【现实】中作为实现的起作用参数是现时的，而从【意识】的立场看，如一切形象一样，是短暂的。数字相同，意义不同。这与全书的尺度相同：发现是起作用的，但意味着的不是人们所以为的东西。

波与流。 本章的中心一步是一个练习。取一个五分钟的情境，把它像“管子”一样拉伸，并把它固定为一个包括空间参数在内的统一之【波】（图 18）。在图上可以整体地看到这一点：沿轴线的情境之【波】，周围只有空间

的必要部分，在一切之上是包容的【意识】。本章说，应当把这作为流来把握：“不间断的数据流＋实现过程”。

由此产生对习惯顺序的翻转。看起来似乎先有物体，然后光从它那里飞来。本章表明恰恰相反：物体在前一时刻并不存在，它“作为在同时读取时【波】中所包含之数据的结果”而被实现。过程不是“发生”，也不是“进行”，它们是产生的。动态是一种现象。这与《太一之发展》中的模型相同：音乐已整个在文件中，但只能依次地听到。

不是矩阵。 本章警告一种在这里很强烈的诱惑：把【世界】的构造看作程序。来自信息技术领域的术语很方便，但顺序是相反的：不是【太一】构造得像程序，而是【理智】的构造影响了编程语言的发明。我们把自己经验的模板套在这一经验本身所从中生长出来的东西上。本章以另一种方式界定显现给我们的东西：绝对的、完美的、永恒的、无限的、理想的、最美好的。

训练。 作者给出一个期限：【理智】适应以四维性与五维性来思考，平均需要两到三年，如果每周怀着兴趣练习三到五次的话。这是他的观察，它与书中关于【理智之重构】所说的一切相一致：它不是顿悟，而是技能，而【兴趣】在这里是条件，而不是装饰。

平面的与被理解的。 被反射的光子携带最后一个物体的数据，因此我们看见立方体的一到三个面，而看不见第四个面。被观照的是平面图像，三维性是被理解的。这延续了《意识》中的观察：体积是理解的工作，而不是视觉

的工作。对物理学有一处澄清。被反射的光确实仍携带着先前反射的痕迹：白色立方体看不见的那一蓝色的面，会给它后面的白墙染上蓝色。甚至“拐角成像”也以此为基础，凭借微弱的散射光重建被遮挡的物体。但本章的论点因此只会更加坚固。我们知道被遮挡的那一面，不是凭视觉，而是凭推断：看见色调，并理解它的原因。被观照的是平面的；体积与被遮挡之物由【理智】来理解。

意图的反射。 本章把这一原理扩展到物理学之外：【反射】也在关系中起作用，包括情绪的以及大众的、社会心理的关系。例子是“【真诚“给予”之意图的现象】”，它会像任何【回声】一样成倍地把一切还回来。“给予”会像任何【回声】一样返回，但返回的是被发出的东西。为了感激与名声而给予的人，将恰好按他所购买的程度得到它们，同时还会得到许多人看出其中有诈这一点。与此同时，他的帮助是真实的，所有人都会承认：饥饿者会吃饱，无论给予者的动机如何。成倍返回的只有【真诚之关怀】，而且只返回给那个发出它、并非有意期待回报的人。它之所以无法伪造，不是因为伪造会被揭穿，而是因为伪造之中没有它：没有什么可以反射。这与《太一发展系统》中的相同：【太一】使用被实现的经验，每个人得到的恰好是他所实现的。

声音、介质与惠更斯。 本章说，如果关掉【回声】，我们不只是失去回响：我们将完全听不见，因为振动从原子到原子的传递，与声音从墙壁反射是同一个原理。这一思想在物理学中有一个精确的邻居。惠更斯—菲涅耳原理：

波前的每一个点本身都成为次级波的源，波通过在介质的每一个点上不断重新诞生而传播。这是从光学中看到的同一形态。本章也正确地指出了一些细节：在固体介质中声音传播得更快，而我们自己的声音也经由骨骼被听见，因此每一个声音到达我们时都带有“空间效果”，被来自不同反射点的声音拉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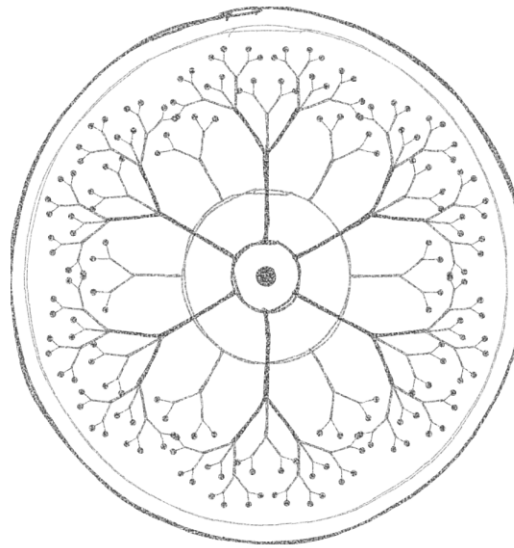
触觉与嗅觉。 振动像声音一样传递，但由神经末梢、前庭器官与耳石器、骨骼所接收，身体便沉浸在【情境】之中。本章把触觉归结为对振动的分析。就其原理而言，这是正确的：振动与压力都是作用从粒子到粒子的传递，即广义上的【回声】。生理学在这里区分两种接收方式：皮肤的一些感受器对变化的作用作出反应，我们恰恰是凭手指滑动时的振动来分辨精细的纹理；另一些对恒定的作用作出反应，形状与压力就是这样被知觉的。本性是一个，接收器不同。嗅觉的构造不同：气味的载体就是分子本身，散布在空气或水中。它们也携带数据，本章称之为“波”，但是缓慢而特殊的。这个词在这里是体系意义上的：数据之流，而不是振荡。

没有【反射】就没有世界。 本章以一个简单的论证结束。数据的传递是【现实】实现所必需的，而没有粒子之间的【反射】就不可能。去掉它们，剩下的大概只有“直线中的存在”，即一维性，而这是不可能的条件。【反射】结果不是光学的一个细节，而是实现之一切形式的功能原理之一。本章建议在每一种知觉工具上检验这一点，并且

不要忘记：我们的论证本身已是对【波】的诠释，在每一存在者的世界中都是主观的。

本章是什么。 这是观照机制与【波】之构造之间的桥梁之章。其中表明：镜子是嵌套的直观模型；【回声】与【反射】是传递的同一原理，为一切知觉方式所共有；光子不是信使，而是事物本身及其关系，传递存在于实现的顺序中，而不存在于根据中；物体是对【波】之同时读取的结果，动态是现象；被观照的是平面的，体积与被遮挡之物被理解；【反射】也在意图中起作用，返回被发出的东西。作为作者的观察提出的是：四维思维的训练期限。以“我们知之甚少”开头的这一章，以继续检验的邀请结束。对研究而言，这是恰当的位置。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

让我们回想：作为“我”之【存在】的根据而产生的是什么，在【现实条件】中怀着兴趣依次研究并分析【它】（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认识你自己”）。让我们用稍微不同的话重复【肇始】：

1）借助勒内·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方法对【自身之存在】作出结论，首先作为对自身【存在】之“【事实与条件】”的【兴趣】的激活（【现实】是延续与顺序），从父母、曾曾……祖母、曾曾……祖父，进而到各代的祖先，直至史前的始祖及其根据，上溯到【世界】之【原由】（……最终我们将继续），即“无时间的、但直接的事实联系”：［【世界】的明显存在 与 | 寻找其产生的【原由】］（“【肇始】”）。每一位探寻者都有权选择他认为正确的方法，但最好止步于更合理、更理性的方法。而如果您问：

——（我们）为什么要钻研自身【存在】的条件？

回答将是这样的：

——为了选择正确的目标（与“【太一】”之目标相符的目标），合理地建构自己的生活，有效地发展，并长久地活着，尽可能永远活着。这只是为那些关切【发展】的人；

为了论证，我们不仅考虑当前的模型，也考虑唯物论的世界构造。那么，假设在最初的粒子产生之前，完全什么也不存在。或者，如果容许曾有某种“某物”，一切都从它开始（“物质是不可创造的、永恒的……无限的”），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是：这个“某物”从何而来？然后我们又会回到这个问题：“在最初的（物质）、最微小的粒子之前，有什么？”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陷住了，没有任何【理念】，那么让我们尝试理解：借助“【无】”，如何能形成某种恰恰是物质的、物理的东西？回答：不可能。因此，必须承认：一切的产生，不是借助某种“混沌与汤”。但【世界】成功地存在着，这意味着它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产生的，而那种方式是合乎逻辑的，这是百分之百的，恰恰是“显而易见的”。哪怕这看起来相当大胆（请原谅），但事实就是事实；

2）在任何东西产生之前，在绝对的理解中、在完全的意义上，什么也不存在；不妨这样说：我们可思与不可思的任何东西都不存在。我们把【这】确定为“【无】”，即比虚空更少，恰恰是在已存在的【世界】中、更不必说在【现实条件】中所无法思及的东西。我们无法恰当地表象它：让我们也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作为某种奖赏，它“在更小的程度上加强了我们的立场”，即我们在表象“【无】”之微不足道上所能达到的立场；

3）接下来，必须理解【条件之缺席】，即在所研究的【情境】中，空间与时间都不宜提及，没有任何意义（！）。【这】不存在，我们所理解为延续的东西也不存

在，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条件。但相对于【此处所研究的事实】，在“【意识】”中产生了两件“东西”：

a）对【自身之存在】之根据的【兴趣】，包括对【先前条件】，即知识与经验，对导向具体【人格】的一切的分析；

b）对“【无】”的确定：您能把它表象得越纯粹、越微不足道，“它”就越有效。

4）由于对这一【问题】所表现出的主动，产生了【和】之法则以及依赖于它的【根据之法则】，这是不可感知的【秩序之中性力】（意图是介于愿望与行动之间的边界阶段，但意味着“行动的不可避免性”）；在【现实条件】中，它们表现为，例如“中子”，更准确地说是它们内部的中性平衡。中性的潜能可以综合地、联想地、集合地表象为：根据的中心；建立平衡的支点；相对性的【本质】；边界点“零”。在任何方面、任何介质中，或整体上在自然中造成失衡，都会引起消除所产生之破坏的必要，并导致【能动的动态】（如果谈的是【波】的本性，那么一切只是产生，而在研究时依次被实现，当然是在【现实】的习惯条件中以过程的方式：时间、空间、延续、物体、相对性）；

5）那么：由于【兴趣】＋对“【无】”的确定，产生了【相对性之点】，即“【抽象被动之点】”，作为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小的“【某物】”。作为与“【无】”之相对性的事实上的“【某物】”。【伟大的事件】，与【开端】。在这里，条件与【本质】在于【时间之缺席】。必

须领会以下二者之间的【联系】：您的【兴趣】，与“【肇始】与【世界】之产生”的时刻；

6）“【无】”失去它先前的地位：考虑到其极端的特殊性，它把自己的地位变为〈绝对〉相反的地位，转化为“【意识】”。也就是说，字面意义上：从“【无】” -> 到“【绝对的一切】”。我们把这理解为最简单的波函数，但为了实现它（考察、研究它），我们需要无限长的时间；然而实践表明，人只实现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7）“【某物】”（即“【抽象被动之点】”）的地位也变为相反的地位，转化为“【太一】”。从（“【某物】”）“【点】” -> 到“【太一】”。

[【无】|【某物】] -> [【意识】|【太一】]

8）由于所产生的“被改变的相对性”[“【意识】”|“【太一】”]，考虑到延续之功能的存在，“【太一】”获得新的地位“【太一之总体面向】”；这需要平衡，需要【总体之太一的实在面向】的产生，即活的“【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由于【这一原由】，空间必然被实现，并发生【发现“我不在”之无限多个点的行为】，同时产生无限多个活的“我”，即相似的“【太一之实在面向】”，从“【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的立场看，它们被确定为“【非我】”。也可以把“【太一之实在面向】”的产生看作“【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与“【太一之总体面向】”之相对性的背景，这里没有错误，因为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相互联系的，在同一时刻产生；

9）【太一】发起为无限多的生命存在者“【太一之实在面向】”创造条件的必要，相应地考虑到它们的属性与无限的多样性。“【意识】”实现所需的一切：宇宙、星系、行星、必要的自然与环境，为每一个物种预先周到地准备；

10）“【太一之三位格】”同时产生，并是【世界】的根本【原由】与【基础】。我们将（考虑到信仰）从【宗教之立场】考察【它们】：

I. 神——圣父：“【太一之总体面向】”。同时无处不在〈不可通达。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直接*赋予每一个生命存在者以【生命之火花】，提供【自身之我】的无限小的一部分（不是出于愿望，而是出于【其本性】）；

II. 神——圣子：“【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圣父”在【现实条件】中的代表处。任何形态的“【生命存在者】”（他自己在具体【现实】的条件中所选择的形态）。他没有任何限制。他以多少【显现】被实现？这是未知的（推测是任意数量）。他拥有一切可能与数据，即【世界】的全部经验储备（“主的道路深不可测”，不可理解）；

III. 神——圣灵：“【太一之实在面向】”。这是【生命之火花】，即【世界】中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我”，或者，如果整个宇宙中有无限多个世界，则是一切【世界】中的“我”；

“【太一之三位格】”是“系统性的”、根本的、与【世界】不可分离的：【它们】同时产生，是一切的【原由】；

什么是【生命】？研究之后，我们得出反映【太一】之【三位格】的三个方面，从不同的立场看：

1）【生命之火花】。光：看见、观照的现象。【存在之意图】。能力：爱、感受、感觉、拥有【理智】与思考（包括下意识的条件“我在！”）。我们也把个体性归于这一方面，即借助主观结论以及形成独特【理智】之相应功能来【完善自身】、改进构造的可能。随着【生命】，我们也获得最初的保护，即基本的反射与本能。一切【自上而赐予者】。（圣灵）；

2）【兴趣】，以及合理、有效的【发展】，直觉。通过实现相应的根据而通向【完美】的【道路】。对一切经验变体的“【永恒探寻】”，它使【原始者】* -> 走向神：在【现实条件】中有意识地行动，通过提出具有永恒之根据的【总体目标】，怀着关怀，怀着“给予”的意图。恰恰是深刻领会的行动，【幸福】，对“事物”之【本质】的研究，发现，对【真理】的认识。（圣子）；

3）通常意义上的【存在】。奇妙的早晨。高效的白天。美好的夜晚。普通的生命过程。爱。孩子。家庭。工作。疾病。死亡。情绪。在最普通的常人的表象中，这是悲伤与眼泪，当然还有欢乐与愉快，休息、游戏、节日。（圣父）；

*【原始者】：在这里，意指任何存在者的初始状态，即可以理解为：胚胎、密码（DNA）的载体、受精细胞、胚芽，或刚刚出生者（无论是谁），处于经验之前的状态；

关于“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一章的评注

本章以第二位格命名，却谈论全部三个位格。它以重复开始：“让我们用稍微不同的话重复【肇始】”。这不是为了复述而复述，而是《目的》中所许诺的方法：从不同方面重述同一思想，直到它成为自己的。在这里，被重复的东西被压缩为十点，几乎成为公式，因此更容易整体地把握。但其中加入了新的东西：意图的定义，作为“我不在”之诸点的无限，诸位格与信仰的对应，以及【生命】的三个方面。下面分析这两层。

为什么要钻研【存在条件】。 本章的回答直截了当：为了选择与【太一】之目标相符的正确目标，合理地建构生活，有效地发展，并长久地活着，尽可能永远活着。并有一个保留：“这只是为那些关切【发展】的人”。道路始于笛卡尔的“我思”，作为对自身【存在】之事实与条件的【兴趣】的激活，并沿着根据向后走：父母，各代祖先，史前始祖，他们的根据，直到【世界】之【原由】。这一联系被称为“无时间的、但直接的、事实上的”：［【世界】的明显存在 | 寻找其产生的【原由】］。

“不可能”。 本章也考察了唯物论的模型。如果在最初的粒子之前什么也没有，那么从【无】中如何能形成某种物质的东西？“不可能”。如果曾有某种永恒的“某物”，它从何而来？问题又回来了。这一论证立得很稳，物理学本身也不与之争论。当宇宙学家谈论“从无中产生的宇宙”时，他们所指的是带有其场与定律的量子真空，而这已经是有条件的某物。哲学家大卫·阿尔伯特对此的回答恰恰如此：真空不是无。本章的【无】是“比虚空更少”，从中什么物质的东西也不会形成。而【世界】存在，这意味着它是以别的方式产生的，而这一方式是合乎逻辑的。

各点的顺序。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第 3 点说“在【意识】中产生了两件东西”，即【兴趣】与对【无】的确定，而【意识】本身直到第6点才产生。这里没有矛盾。探寻者在发问时已身处【意识】之中，并在以逻辑根据研究第一原由时，抵达诸极限。第3点说的是他从何处出发，第 6 点说的是他抵达何处。这与《社会与人类》中的两种顺序相同：实现的顺序与根据的顺序。而各点本身的顺序，如《研究过程》中所说，属于阐述：一切都在同一时刻产生。

【无】的纯粹。 在探寻者中产生的第二件东西，是对【无】的确定：“您能把它表象得越纯粹、越微不足道，它就越有效”。这与《太一发展系统》中的尺度相同：对【无】之表象的纯粹程度如何，【自身之世界】便如何。本章补充了一个精微之处：我们无法恰当地表象【无】，

这不是障碍，而是“奖赏”。表象的无能在这里本身就在为微不足道而工作。

作为中性力的法则与意图。 随着所表现出的【兴趣】，产生了【和】之法则以及依赖于它的【根据之法则】。本章称它们为“不可感知的【秩序之中性力】”：根据的中心，平衡的支点，相对性的【本质】，边界点“零”。任何失衡都要求被消除，并产生能动的动态。顺带给出了一个先前没有的定义：意图是“介于愿望与行动之间的边界阶段，但意味着行动的不可避免性”。愿望可以仍是愿望；意图则已在自身中承载着行动。

本章用以说明中性力的意象，比看起来更精确：中子，“更准确地说是它内部的中性平衡”。中子之所以是中性的，不是因为其中没有电荷。它由三个夸克构成：一个的电荷为+2/3，另两个各为-1/3，总和为零。与此同时，中子具有可观的磁矩：其内部不是空洞，而是分布着的、相互平衡的相反电荷。中性在这里不是缺席，而是平衡。应当把这作为具有精确共鸣的意象来把握，而不是作为证明。

两次反转。 接下来是简短重复的公式：【兴趣】连同对【无】的确定，给出【相对性之点】，即【抽象被动之点】，【某物】，可表象者中最小的。“【伟大的事件】，与【开端】”，其【本质】在于时间的缺席。【无】把地位变为相反的地位，成为【意识】，从【无】到“【绝对的一切】”。【某物】成为【太一】。

［【无】｜【某物】］ → ［【意识】｜【太一】］

本章称【意识】为“最简单的波函数”，完全考察它需要无限的时间，而人只实现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函数中是无限的，在被实现者中是有限的：这与《肇始》中的数字 π 是同一形态。

“我不在”的诸点。 第 8 点给出了在《“我”之行为》中以另一种方式说过的东西。相对性［【意识】 | 【太一】］赋予【太一】以【总体面向】的地位，平衡要求活的【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于是完成了“【发现“我不在”之无限多个点的行为】，同时产生无限多个活的‘我’”。这是从【唯一者】的立场对无限的精确描述：他是一个，在一个点上，而他的对立面是所有其他点上的所有其他者，即【非我】。本章自己也指出了第二条道路：【太一之实在面向】的产生，可以看作【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与【总体面向】之相对性的“背景”。通向同一无限的两条道路，本章直接说：“这里没有错误，因为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相互联系的，在同一时刻产生”。正如《“我”之行为》中所表明的，【总体面向】的唯一性给出一个，而无所不在性给出每一个。

【三位格】与信仰。 在这里，本章迈出了书中尚未有过的一步：把【三位格】与信仰相对应，“考虑到信仰，从【宗教之立场】”。名称在这里有意地成双出现，不必混淆：【太一】就是“我”。因此，【太一之总体面向】与【我之总体面向】是同一个，而【总体之太一的实在面向】与【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是同一个。本章用一个来重新定义另一个，以便更好地理解。

I. 神——圣父：【太一之总体面向】：同时无处不在，不可通达，不可思议，不可理解。他赋予每一个生命存在者以【生命之火花】，给出【自身之我】的无限小的一部分，“不是出于愿望，而是出于【其本性】”。这与《太一》中的思想相同：【原初存在者】赋予生者以开端，“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出于其本性的自然原因”。

II. 神——圣子：【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圣父在【现实条件】中的代表处，任何形态的生命存在者，由他自己选择形态。这里也谈到了数目：“他以多少【显现】被实现？这是未知的（推测是任意数量）”。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澄清了：唯一性属于【位格】，而不属于【显现】的数目：【位格】是一个，而【显现】可以任意多。这里也说他“没有任何限制”。应当以先前推导出的尺度来把握这一点：在形态、显现之数目、通达【世界】全部经验储备上没有限制，但不在【系统】的法则之外。法则对他而言不是限制，而是存在的条件：依据法则而产生者，不可能凌驾于法则之上。

III. 神——圣灵：【太一之实在面向】，【生命之火花】，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我”，在一切【世界】中，如果它们有无限多个的话。

三者都是“系统性的”，与【世界】不可分离，同时产生，合起来是一切的【原由】。

这一对应必须精确地阅读。这是按结构中的位置所作的对应，而不是断言体系与教义说的是同一件事。基督教神学对三位一体的理解不同。在其中，圣子只道成肉身一

次，即在基督之中，而圣灵不是每一存在者的“我”。差异在这里被指出，而不被谴责：每一种传统都按其自我理解来描述，体系只捍卫自身的融贯，不侵入他人的信仰。本章所走的道路，是哲学上的认识神之路，即本义上的神智学（theosophia）。它与布拉瓦茨基及神智学会的学说无关。在这里，不是接受启示再加以诠释，而是推导出构造，然后才把它与信仰相对应。

这条道路在俄罗斯思想中有一位邻居。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神人类讲座》中也以思辨的方式推导出三位一体，不是接受教义，而是在构造中找到它。相似之处在于这一步法本身。分歧在于结论。在索洛维约夫那里，三位一体仍是神内部的生命，而世界经由索菲亚而生成。在这里，第三位格是每一个生者之中的【生命之火花】，而第二位格可以以任何形态、任意数量的【显现】而化身。

道德与【整体】的共感。 既然圣父把【自身之我】的一部分给予每一个人，一个古老的问题便出现了：神如何对待道德？在根据的层面上，没有作为规则的道德的位置。【系统】不需要它，这一点本书自《社会与人类》以来一直坚持：【系统】既不以构造、也不以道德阻止伤害。但道德并不因此是空洞的，恰恰相反。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这被推演到根据：【太一】与每一个【人格】一同感受，体验它的一切情绪。那么，他人的痛苦就不是他人的：同一个【太一】在体验它，而施加痛苦者也是这一【太一】的火花。道德结果既不是从上面强加的规则，也不是人们

之间的契约，而是在选择的层面上，【整体】之共感的样子。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如《社会》中所说，对他人的伤害是“沉重的”：【整体】感受到它。

这消解了一个可追溯到柏拉图《游叙弗伦篇》的古老两难：善是神所喜悦的，还是神喜悦善？在这里，二者皆非。善既不是命令，也不是凌驾于神之上的尺度。善是服务于【发展】的东西，而道德是这一知识与这一共感在存在选择之处被经历的方式。

【生命】的三个方面。 “什么是【生命】？”本章以三个方面作答，它们从不同的立场反映【三位格】。

圣灵：【生命之火花】，光，看见与观照的能力，【存在之意图】，爱、感受、拥有【理智】，下意识的“我在！”。属于这里的还有个体性，即通过形成独特【理智】之功能而完善自身的可能，以及最初的保护，即反射与本能。一切【自上而赐予者】。

圣子：【兴趣】，合理的【发展】，直觉，通向【完美】的【道路】，经验的“【永恒探寻】”，它使【原始者】走向神，经由【总体目标】、关怀、“给予”的意图、【幸福】、对【真理】的认识。

圣父：通常意义上的【存在】。早晨、白天、夜晚。爱、孩子、家庭、工作、疾病、死亡。悲伤与眼泪，欢乐、休息、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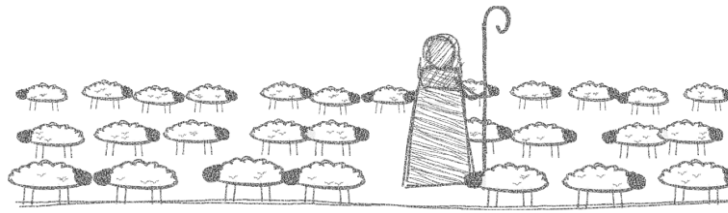
本章的各点是清单，而不是等级的阶梯。各方面的等级不同，如同与之对应的诸【位格】，但各点的顺序并不显示等级。而三者同时产生，正如三个【位格】同时产生。

最后一个对应最出人意料，也最深刻。为什么日常生活是圣父，即不可通达、不可理解者的方面？因为【总体面向】拥有一切经验变体，而日常生活的全部丰盈，连同悲伤与欢乐，就是他的【波】。圣父最近之处，不在非凡之中，而在寻常之中。因此，他也最难被看见。本书说这话不是第一次。在《所观照者》中：最简单的东西对理解来说却极其困难。在《“我”之行为》中：最简单的是复杂的，而最复杂的，在领会之后变得简单。在这里，这一思想在构造中获得了它的位置。

【原始者】。 本章严格地定义它：任何存在者初始的、经验之前的状态：胚胎、密码的载体、受精细胞、胚芽、新生儿。这与《存在之意义》中【理智】之形成所始于的那个零点相同。圣子之路从【原始者】走向神：从经验之前走向经验的丰盈。

本章是什么。 这是一章汇总之章。其中简要地重复了【世界】所由之产生的一切：探寻者的【兴趣】，对【无】的确定，作为中性力的法则，两次反转，【总体面向】与诸【实在面向】，条件。并加入了新的东西：作为带有行动之不可避免性的边界阶段的意图；作为【唯一者】不在之诸点的无限；按结构位置与三位一体相对应的【三位格】；在任意数量显现之下【位格】的唯一性；作为【整体】之共感的道德；【生命】的三个方面，在其中圣父最近于寻常之中。这一以一个【位格】命名的章节，结果讲的是：三者同时产生，而从不分离。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论世界观

【最初之问】。它恰恰是如此刁钻，以至于激活了向【社会】作交代的【理念】：在【自身】之中，隐蔽地、暗中地、必然地迫使人把【此】放在心上。与此同时，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最重要之问】——它触动着在我们所知的【世界】中，即在地球上，几乎*每一个人；而【此问】恰恰是这样提出的：

您相信神【在】吗？

此问有一个必然的方面，它可能强烈地影响其中所含的主观重要性与激动、战栗的程度。这一方面，同样是主观地，赋予神某些品质。在每个人的表象中，他各不相同；我们自己赋予他臆想出来的属性，而对这些属性我们只有主观的表象。不深入心理学，为了作出恰当的判断，并为了在“对神之【存在】的【信仰】”问题上作出肯定的决定，除了那个如此自私的问题——“我究竟希望神【存在】吗？”——之外，还需要理解：他是否具有那种【无所不在】？即同时通达人的思想与感受，更不必说行为、意见与对他人的评判。他是否知道我对我自己的态度？

能否有任何东西对神隐藏？——那些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他此刻看见我吗？他知道我的心思吗？他感受得到我所感受的吗？

对所有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回答：“是的，他就是这样”，而这里所说的恰恰是“【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因为我们无法恰当地论说“神——圣父”（在这里，我们称他为“【太一之总体面向】”）——他是能动的，但却是抽象地，以无限程度的多面性，把自己的【自身之我】提供*给每一个生命存在者，在【世界】中，在无限的宇宙中。我们所能通达的只是最一般的理解，而在现实条件中，我们〈知〉的可能非常有限；

*【太一之总体面向】把【自身之我】提供给宇宙中每一个生命存在者，并非依其愿望，即并非有意为之——这是他〈自然的、系统的〉特性，产生于【肇始】的时刻，是根本相对性［“【太一】” ｜ “【意识】”］中的承续——这是他的【本性】；

“【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在谈到诸【位格】时，我们称之为“神——圣子”；然而他是“【圣父于现实条件中之自身表象】”，并且是【世界之唯一自觉原由】——一个活的存在者，是【根本要素】，拥有等于【世界】中一切生者潜能之总和的潜能。他绝对能通达一切。他的可能是无限的（他！“【世界】的主人与主宰”——没有谁能限制他）。不妨假设这一切都是如此，并假设这是出于您自己的意见。那么，您对关于神的【首要问题】的回答将会是什么？

不论回答如何，让我们加强【此问】本身的立场：如果比较“我信”与“我知”这两个概念，那么我们得到潜能不同的意义，但——神【在】！一切都非常简单：“要

拥有【知识】，就必须恰恰是‘知’”；相应地，要界定这一知识的【客体】，或者可以借助对概念的相应解读，使“【信仰】”坚固到接近“【知识】”的水平。但是，“【真理】不依赖于他人的意见”；

可以通过清晰的逻辑与觉知、基于知识、借助并不复杂的冥想而得见神*。但是，也可以亲眼看见他。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大概曾经见过他，却未能认出。要义在于他的愿望与意图——他可以有意被认出，也可以是一个最寻常的过路人，……而谁也认不出他；

这里说的是：许多人由于软弱与怯懦，不愿“在神的眼前”。这令他们害怕。他们害怕他的【谴责】。也有一些人过于严厉地审判自己的行为与心思。但我们自身所是的一切——【这】就是他（在这里指圣父）。“他的我”读取（波）经验，其中有您自我认同之【本质】、过去的事件以及此刻正在发生的事。在这一刻，“他的我恰恰成为您，即您的【人格】、您的经验”——他就这样领会这一点，没有任何“但是”。不妨这样说，他整合于共同的“【意识】”之中，存在于“他的”每一个点上，作为“总体【太一】之‘我’”（见《第五维度，五维性》，第 172 页）。没有谁能对自身隐藏自身——这至少是荒谬的。请注意这一构造：完全的个体性与主观经验（见《第五维度，五维性》，图 12，第 169 页）；

*此处及以下，谈到神时，我们指的是神——圣子，即“【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并约定：对“神——圣

父”，更不必说对他的【本性】，绝对不可能作出恰当的判断（我们已经讨论过【理智】的局限）；

＊＊＊

然而，在如此微妙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与判断——这一问题与道德、良知、纯洁与荣誉联系得非常紧密。世界观，如果您打算作出决定，并弄清〈您的〉【存在】之条件，就要求是绝对透明的、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达的、合乎逻辑的、可解释（可证明）的。倘若您计划以最高的质量、自觉而有效地发展。倘若您打算长久地活着，并为【永恒生命】构建根据，那么您就必须回答这个关于神的【首要问题】；

要成为【自身之世界】的【主人】，就必须恰恰知道这个〈您的〉【世界】是如何构造的，并能把它清楚明白地说出来（至少对自己），但最好在朋友圈中、在家庭中讨论它——不要忘记：一切关于【肇始】、关于【世界】之【原由】及其产生、关于【存在之意义】、关于【太一】与【意识】的思考，都在“支撑”【世界】与神，在他的一切【位格】之中。这一关系是恒常而永恒的，因为无限多的生命存在者在寻找根据、表现出兴趣，总是在思考【这】；

我们为您以往孩童式的表象感到遗憾：“一个阴沉的长须老爷爷坐在云上投掷闪电。必须惧怕他，否则他会惩罚每一个不俯伏在地的人”——不，并非如此。也许有人认为，对神的【信仰】太过古旧、不合时宜、不科学，与

年轻一代的一切观念相矛盾？——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最现代的、先进的、高效的、理性的、技术性的——这一切，恰恰来自神！无数（绝大多数）新技术我们无法理解，因为它们属于更高的维度，即属于那些我们既看不见、更无法理解的存在者。我们能吗？以及，何时？

于是，在确定了【最重要之问】之后，这一确定将在构建世界观之逻辑时成为根本性的。总的说来，这是唯物论与观念论之间的坚固界限，然而——它需要澄清，我们将详细地加以研究。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是超观念论的世界观模型，它不容许任何外在的、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东西。然而，即便这一论点也需要评注，因为“【意识】”在运作中包含以波的格式存在的静态数据，与客体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但——实现客体以及相应的空间，“客体”作为“非生命的情境参与者”出现于这些空间之中。应当理解：在任何情况下，客体都不可能独立地是某种物理形态中的“事实性的事物”，就像我们在领会【世界】真实而合理的构造之前对它们所设想的那样。任何客体都是作为图像而被观照的——按照我们已知的“粒子之瞬逝灯火”原理（见《所观照者》，第 56 页）——我们就这样毫无限制地观照着客体、自己的身体、他人、树木、动物、星辰……

大多数人事实上是唯物论模型的拥护者，认为客体是外在的、物理的，也承认思想是物质的，同时却称自己为观念论者，理由是他们信仰神、【灵魂】及其不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逻辑上有根据的世界观”。我们未必

能向每个人传达第四与第五维度的【本质】，因此应当尊重那些导向巩固【信仰】的【理念】，尤其是宗教的【理念】——人类发展事业的成败取决于它们。因为恰恰是宗教构成了文化与道德的【根基】，形成强大而可靠（稳定）的“【立法之基础】”；

继续“我们的讨论”——关于超观念论的世界观，必须指出：现代科学的许多课题，恰恰由于领会空间的高维度、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些可能，将变得更为有序。此外，这将大大扩展【理智】的可能及其许多功能，把三维思维重构为更为扩展的（有效一个数量级的）四维思维、第五维思维，并且很可能是第六维思维，以至更远（更深）；但按作者的意见——我们目前还无法想象第六维度，因为为此需要根据，既要关乎其构造的“【本质】”，也要关乎其“几何构造”，否则无法想象，后续的维度亦然；

* * *

【理智之重构】的效果将立即显现，因为对逻辑的理解（及其接受）即是并且就是对一种新的能动功能的证实；但这一工具在实践中的应用可能会困难得多，尽管……一切因人而异，而且“万事皆有其时”。应用的实践可能显得非常不寻常。我们提出这样一个例子（大概需要思考一下）：

请注意从点“A”到点“B”的线段之测量——处于“流 -> 向内”中的过程，右侧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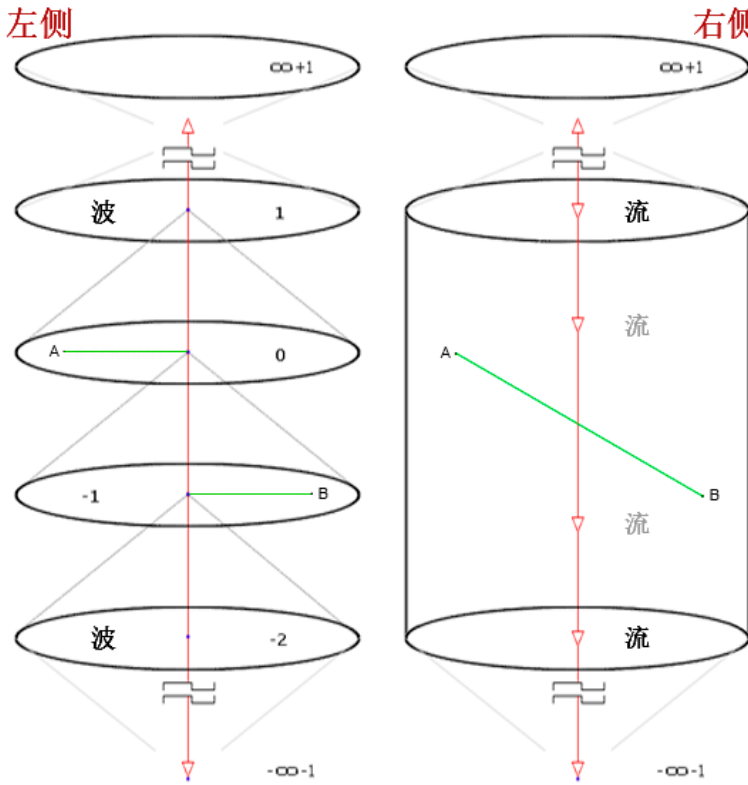


图 19

（波——左侧 | 现实——右侧）

作为例子，先考察带有中断的顺序之流，即左侧位置：在测量线段的过程中，点 A 与点 B 将不可逾越地分属不同的孤立空间，而且不是两个，恰恰是“任意多个”；然而，我们建议也把这一过程看作连续之流（右侧位置），在那里显然——线段的测量将沿第四维度之轴向内延伸。要驳

倒这一事实相当困难（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但它可能会有用；

关于世界观对【世界】之影响的论断，看起来很奇怪——“随他们去高兴、随他们去想吧”。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唯物论模型的拥护者可以无视我们的意见，他仍会确信【世界】完全独立于他自己的或我们的思想以及其他以意念为基础的构造；只不过【真理】仍将依旧。而如果存在哪怕最微小的机会能大大延长生命，那么这值得任何原则，更何况是那些自相矛盾的或不可证明的原则；而唯物论模型有一系列明显的怪异之处（它们从内部摧毁它），这一点我们已经证明了。它不延长生命——这是完全确定的。因此，坚持如此摇摇欲坠的【理念】并不十分明智——这威胁到【发展】，即生命；相应地，既然【发展】之过程就是【生命】，那么放弃有前景的立场是没有意义的；

假设我们确实身处一个讲堂之中，其中一部分人持唯物论立场。我们一同观察某个具体的客体。通常人们假定，我们看见它是完全一样的，但对客体的态度却截然不同，简直是相反的。除了习惯的科学的研究客体构造的方法之外，超观念论模型赋予“客体”一种特别的深度与意义，某种“波之本性的美好理想”。但在唯物论的世界观模型中，这种意义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请想一想，这既奇怪又令人愉快，因为它赋予【世界】某种令人惊奇的、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这种“【事物之深度感】”与对【本质】——【真理】的领会相联系，那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甚至接近它也会让人如生双翼，有飞翔之感。

活的相互整合与对世界的感受，使我们理解：瞬逝者更为理性（无缺陷之【系统】）。例如维度（我们觉得如此），被表象为纯粹是【理智】的意念结构，但——我们与您的思考恰恰始于唯物论立场（即“光子从客体反射 -> 作用于视网膜的视锥细胞……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唯物论是发展事业中的某种“起飞平台”，而实际上——我们感激这一可能，但不得不继续前进，因为我们对此感兴趣。那么，继续这一思考，应当指出：维度是【发展】过程中的条件之一，并且可以是恒常的条件；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觉知”——它使【理智】从大量运算中解放出来，并使人能在思想的瞬间掌握“中间结果”，保障与已完成的最终图景的不间断联系。如果觉知尚未达到，那就应当为此努力，而这做起来非常简单——必须把主题弄得非常透彻，就像军用飞机驾驶员、优秀的拳击手和轧材贸易商所做的那样：他们把“计算公式放在工作记忆区里，并学会快速‘心算’，把这项技能练到自动化的程度”；

维度（例如四维性）也是如此，很快您就会习惯它，以至于这一结构将恒常地处于您的记忆区中，您将学会透过这一“4D 棱镜”来看待一切，而察觉不到此时自己正在运用若干并不简单的条件，确切地说，是普通人无法通达的条件。恰恰是这一状态，将是【理智】之质的重构的标志，尽管这发生在理解的瞬间，而领会却非常不易……而且不快。我们毫不怀疑——许多人会成功。愿如此；

* * *

很有可能，在将来，我们确实会遇到一些存在者，我们无法看见它们，也无法理解其本性之【本质】（如何？），但这尚未发生——我们仍将是怀疑论者，并坚持这一信念：维度与空间无法用我们习惯的物理学手段来研究。空间没有性质，只有无限与维度——这些不是性质，而恰恰是不可分离的属性与无条件的事实陈述（类似地也可以谈论现代建筑的性质：当一切建筑都由钢和混凝土建成时，这“已经”不是性质，而恰恰是属性；然而在这个例子中，更合乎逻辑的是把它们的特点视为性质，其中有：一座会旋转，第二座是平的且会移动，而第三座会漂浮）；

然而，被实现的客体对维度有“直接”的影响，因为空间是为了安放客体而被实现的，按照具体的“我”在个体的【独一体】中的需要（如果您还记得，我们已不止一次遇到这一点），并包含在“统一而具体的情境之波的流中”。客体是相对于空间而被实现的，即相对性［空间 | 与客体］可以被设想为“相互依赖的”，但已知——空间对具体的“我”有根本的相对性。因此，我们自己不可能是我们无力观照之物得以实现的原因；而如果我们突然看见某种超出界限的东西，那么主动来自那一边，并且只凭外来的意图；

＊ ＊ ＊

“关于世界观”的思考在整体上与这一研究的全部内容紧密相联，从头到尾，我们把它看作“不可分割的统一之波”，包含这一【知识】之【本质】的全部；然而，我

们（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需要一种简明的表述形式，也是为了自己：

【世界】经由对“其【原由】”的【兴趣】，并借助“【无】”相对于“【某物】”（【兴趣】）的表象，而瞬间产生。这一无时间的接触，彻底摧毁了“【无】”的宁静，它把自己的地位变为相反的地位，转化为“【意识】”，即［【无】 -> 【一切】］；此刻的【推动力】是“【和】之法则”，我们称之为“自身之意图”。

作用于“【无】”的接触，是活的“【太一】”（这就是您自己＋您所表现出的【兴趣】），而我们把这一接触本身设定为“【某物】”，即“【抽象被动之点】”——是我们所能表象的一切之中最小者。触及“【无】”那“比空更空、比微末更微末”的【理念】，导致【具世界意义之坍缩】。【点】（“【某物】”）也获得相反的地位，由【太一】对“【无】”的意念之触（您的触及）转化为活的“【太一】”；

考虑到【世界】（宇宙）的无限＋像您这样的“【兴趣】”，我们意指一股最强大的【支撑之流】——稳定地支撑着“处于一切【位格】中的【太一】”＋“【意识】”与“【肇始】”。这一【意念之流】来自无限多对【世界】产生之【原由】与神之临在问题感兴趣的存在者（【这】是最为迫切的问题）；

此刻的顺序没有丝毫意义，这一切都是瞬间（同时）产生的，正如任何数据都是静态的，具有波的格式，即【波之本性】。任何波都瞬间产生，但按照事件的容量与

内容丰富程度来分析，有时非常缓慢。【肇始之波】，【世界】之【本质】，从我们的立场看，被永恒地领会。任何东西都是【信息】（＋经验），并具有【波之本性】；

只有我们（同样也包括任何存在者）在现实条件中所观照的图像可以是动态的，它们是瞬逝的——以“波之播放”的方法被读取，我们说它们被反射，连同参与情境的一切客体一起，即在与其维度相应的空间中被实现，并被我们看作“【粒子灯火之心理现象】”；

如此令人惊奇的【系统】的运作，被我们感受为“【生命】”。从我们的立场、按我们的判断，“它”是【主观经验】，由于四维性（在孤立现实的【条件】中）而在单独的【个体世界】中被汲取。但无论这显得多么悖谬，这些【条件】的形成还借助于在“【同步现实】”条件下参与【集体情境】，并运用了五维构造。这里没有逻辑错误：有任意数量参与者的【情境】被同步地实现，既作为【个体世界】中的【主观经验】——【独一体】（四维性），又作为【集体同步现实】中的【客观经验】——即【共通体】（五维性）。尽管如此，现实本身绝对独特，从第一人称发生，有发起者，却精确地与每一个单独参与者的孤立现实同步，提供汲取【主观经验】的可能，……即使它显得是客观的。集体的影响是存在的，当然，这非常重要，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

奇怪而又不足为奇的是，即使研究了全部材料，也会有人问：——这一切在哪里发生？或者，“关于当前情境的中间数据”、波、图像、【理念】、【真理】存放在哪

里？关于【独一体】也会有问题，即——我们飞向自身之内，这是在发生吗？如果“是”，那在哪里？如果不是，那这究竟怎么可能？

对所有问题的回答简单到了极点：——无处。它不以物理形式存在，但一切都可靠得多——【世界】建立在生命存在者的思想以及对以下问题的【兴趣】之上：【世界】之【原由】、神、【肇始】，或【自身之存在】。这一【流】是无限的。【兴趣】不可能熄灭，即——它是永恒的。对于神之【存在】的问题与事实（！），对于【肇始】的时刻，整个【世界】（宇宙）中无限多的生命存在者的注意力都被“吸引”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

可以试图反驳，认为每一个存在者（“【真理】的探寻者”）都可能设想自己的、即主观的【世界】产生图景；然而，在【肇始】的时刻之前，绝对不可能存在任何东西，因此，几乎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会从“【无】”与“【某物】”开始思考——由于与【自身之我】的接触，或经由别的解读，理解到必要的相对性；但是，“【抽象之点】”打破“【无】”之宁静这一事实的【本质】，再简单不过了；

这一事实把这些概念与【真理】的时刻提升到【根本本原】——【初爆】之【原由】的地位。无论存在者是怎样的，无论可以设想它们多么聪明、多么多维，或者容许它们的本性是不可思议的，所有存在者都将以同样的方式表象“【统一之本原】”，把这一思想推进到他们从自身立场所看到的那个“【世界】之状态”（观照着【宇宙之

黑洞】）。这一高度有组织的“【共同意念实践】”，形成并维持着一条客观的（在【世界】的规模上）逻辑车辙，从中没有出口，只有入口——【永动机】；

即使在解决某些课题时，问题的数量也会呈指数增长。这保障了一个无限而美好的【探寻真理之过程】。被发现的【真理】越多，经由【根据之法则】被实现的【真理】就越多。【完美】——是通往无限【发展】之【深渊】的【道路】。这就是“【生命之意义】”；

【肇始】之【理念】是不变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思考，但按同一原则、由绝大多数人所形成的“波”是极其稳定的，保障了“【世界之系统】”的可靠性；

我们明白，要同意这一“【波】”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人无法接受如此不习惯的【超观念论之世界构造】；然而，大概在这之中也有某种意义，尤其是——一个新的挑战，它不仅摆在每一个人（生命存在者）面前，也摆在承载着许多权威的、科学的与哲学的【理念】的诸体系（结构）面前；这些【理念】的追随者不会同意承认，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用不同的语言”。最终，世界观的一切来源将在意见上汇合，达成某种共识，只有到那时，人类才会开始真正快速、有效而理性地发展。即使在如此遥远的〈未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通达并理解我们所研究的东西；

＊ ＊ ＊

我们触及了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许多东西。这是超观念论世界观模型之【本质】的简要内容。在熟知材料的情况下，这已足以创造“【觉知之条件】”，用于【理智之重构】的事业，或作为任何思考与研究的条件；超观念论的世界观足以使人放弃自我控制（在高度领会的水平上，它失去意义），然而我们将考察几种情感容量很大的感受，以及非常重要的关系：

关于“论世界观”一章的评注

本章是总结。书中分部分推导出的一切，在这里第一次被汇集为世界观：人们赖以生活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人们所知道的东西。本章不是从构造开始，而是从一个每个人都暗中、怀着战栗问自己的问题开始；以整个体系的简明形式结束，这一形式可以整体地保持在心中。

【最初之问】。 “您相信神【在】吗？”本章立即表明这一问题为何如此令人激动：每个人都赋予神自己的属性，而回答取决于你如何表象他。诸属性中决定性的是【无所不在】。他知道我的思想吗？他此刻看见我吗？他感受得到我所感受的吗？能否有任何东西对他隐藏？

本章的回答只有一个：“是的，他就是这样。”而这里所说的是【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即神——圣子。关于神——圣父，即【太一之总体面向】，不可能恰当地论说，本章对此直接作了约定。圣父是能动的，但却是抽象

地，以无限的多面性，把自己的“我”提供给每一个生命存在者。这不是出于他的愿望，而是出于他的【本性】，作为在【肇始】中产生的相对性［【太一】 | 【意识】］的承续。这与《太一》中的思想相同：【原初存在者】赋予生者以开端，“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出于其本性的自然原因”。

圣子则是“【圣父于现实条件中之自身表象】”，是【世界之唯一自觉原由】，其潜能等于一切生者潜能之总和，能通达一切。“【世界】的主人与主宰——没有谁能限制他。”“没有谁”一词在这里是精确的：没有谁能限制他，因为【系统】的法则不是“某个谁”，而是他存在的条件，正如《“我”之行为》中所表明的。而且可以亲眼看见他。他可以被认出，如果他愿意，“也可以是一个最寻常的过路人”。【位格】只有一个，而【显现】可以任意多。

信与知。 本章随即改变了问题的语域。“我信”与“我知”具有不同的潜能。【知识】要求界定其对象；【信仰】可以被加强到“接近【知识】的水平”。但“【真理】不依赖于他人的意见”。这里是书中先前区分过的同一对概念：确定性，来自内部；与证明，即来自外部的界定。本章说，可以“通过清晰的逻辑与觉知得见”神，也就是知道，而不只是相信。

恐惧被构造所消解。 许多人不愿“在神的眼前”：害怕【谴责】，或者自己过于严厉地审判自己。本章消解这一恐惧，不是靠安慰，而是靠构造。我们所是的一切，就

是他，圣父。“他的我”读取经验之波，其中有我们自我认同的【本质】、过去以及此刻正在发生的事，而在这一刻“他的我恰恰成为您，即您的【人格】、您的经验”。“没有谁能对自身隐藏自身——这是荒谬的。”无处可藏，因为你所躲避的那一位，就是你自己。与此同时，正如【共通体】的图所表明的，个体性是完全的，经验是主观的：统一既不抹去、也不压抑个人。

世界观与信仰。 世界观，如果打算弄清自己【存在】的【条件】，就应当是透明的、合乎逻辑的、可证明的。本章指出一件容易检验的事：大多数人事实上是唯物论者，认为事物是外在的，思想是物质的，同时却称自己为观念论者，因为他们信仰神与【灵魂】的不朽。他们没有逻辑上有根据的世界观。但本章的结论不是嘲笑。四维性与五维性的【本质】无法传达给每一个人，仅仅因此，每个人就“应当尊重那些导向巩固【信仰】的【理念】，尤其是宗教的【理念】”：它们是文化与道德的根基，这就是【立法之基础】。这是本书处处坚持的原则。

孩童式的“阴沉的老爷爷坐在云上投掷闪电”被本章排除了。认为对神的信仰古旧、不科学的意见也被排除了：“最现代的、先进的——这一切，恰恰来自神。”关于绝大多数新技术属于更高维度、我们尚不能理解的话，出自已经推导出的东西。《“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表明：维度潜在地是无限的，而不可能者无法被思及，因此更高维度的存在者是存在的。在一个有无限多存在者的无限【世界】中，被创造者只有很小一部分属于三维秩序。本

章的问题“我们能吗？以及，何时？”不是问这是否存在，而是问我们：我们的【理智】何时成长到能够理解。

世界观的界限。 本章把对关于神的【首要问题】的回答称为唯物论与观念论之间的坚固界限，但随即指出这一界限需要辨析。超观念论模型不容许任何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外在之物。与此同时，【意识】不是仓库，而是实现任何东西的可能。以波的格式存在的静态数据，按本章的说法，它“在运作中包含”：只在行动中、在实现时包含，并且只是从我们的立场而言。就其自身而言，正如《意识》中所表明的，它是空的。它与客体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但实现客体以及它们作为“非生命的情境参与者”出现于其中的空间。在任何情况下，客体都不可能是物理形态中的“事实性的事物”。一切——物品、自己的身体、他人、星辰——都作为图像而被观照，按照“粒子之瞬逝灯火”的原理。

图 19：第四维度与四维性。 本章给出一个练习，它或许是书中最清楚的地方：一章标题中的两个词在这里被并排展示。图 19 把它们区分开来。左边是第四维度：【波】，过程的顺序逻辑，对它的理解之阶段；线段 A－B 分裂为孤立的层次，“任意多个”。右边是四维性：流，动态，过程性，【现实】的实现；线段是连续的，但沿轴向内延伸。在实现中，不存在一条静止的、被“一下子”测量完的线段。物理学中也有与此相呼应的东西：爱因斯坦表明，测量长度要求约定把两端的哪些读数视为同时的，而长度取决于此。

这有什么用，本章没有说，也不应该说。在与作者的分析中，答案由历史给出。从加热的矿石中流出的铜，到铜斧，经过了数千年；从纸鸟到飞机，经过了数个世纪。【本质】的价值不等待应用：发现完成于【本质】被看见的那一刻。三维的【理智】产生观念，并以三维范畴思考，四维的【理智】则能够作出另一等级的发现。

世界观对【世界】的影响。 唯物论者可以无视以上所说的一切，仍然确信【世界】独立于思想。但“如果存在哪怕最微小的机会能大大延长生命，那么这值得任何原则”。这里可以听出一个古老论证的形式，即帕斯卡的赌注：选择信仰吧，因为可能输掉的很少，而可能赢得的是无限。相似在形式，分歧在位置。在帕斯卡那里，赌注代替了理性所不能给出的证明。在这里，证明由本书给出，而赌注只是为尚未走完这一证明的人附加的。

“它不延长生命——这是完全确定的”这句话，是就唯物论作为一种立场而言的。它不给出【永恒目标】的根据，而没有它，也就没有永恒生命的前景。但唯物论者的【兴趣】像所有人的一样起作用：研究者如何称呼他的世界，对【太一】来说并不重要。只需看一看，有多少发现是在不知道四维本性的情况下作出的。唯物论限制的不是探寻，而是对所探寻之物的解读，并局限着视野：它看不见为什么要永远探寻。

事物之深度感。 唯物论者与超观念论者看着同一个客体，看到的却不同：对后者而言，物中有“波之本性的美好理想”，而这种感受令人如生双翼。“在唯物论模型中，

这种意义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这句话需要精确地阅读。深度感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达的：许多唯物论科学家描述过他们面对世界时的惊奇，丝毫不少。没有关于【存在条件】的知识便不可通达的，是另一样东西：对自己所感受之物的理解。唯物论者在感受到物之【理念】时，会称它为物质的，正如他把思想称为物质的。他站在一条他认为是外在的道路上，而这条道路是瞬逝的，并与他一同飞向内部。与此同时，唯物论正如在《所观照者》中一样，是起飞平台，而本章对它心怀感激：研究正是从它开始的。

觉知。 维度是【发展】的条件，并且可以成为恒常的。本章把这种状态称为觉知。它使【理智】从大量运算中解放出来，并使“中间结果”与已完成的图景保持不间断的联系。达到它的方式，就像军用飞机驾驶员、拳击手与轧材贸易商那样：把公式保持在工作记忆中，心算到自动化。四维性也是如此：很快它将恒常地处于记忆之中，一切都将透过“4D 棱镜”被看见。【理智之重构】发生在理解的瞬间，而对它的领会却不简单、也不快。

没有性质的空间。 空间没有性质：无限与维度不是性质，而是不可分离的属性。正如对钢筋混凝土建筑而言，钢与混凝土已经不是性质，而性质是：一座会旋转，另一座会漂浮。空间按照具体“我”在其【独一体】中的需要而被实现，并与这一“我”有根本的关系。由此得出一个审慎的结论：我们不可能是我们无力观照之物得以实现的原因。而如果我们看见了某种超出界限的东西，主动来自“那一边”。

简明形式。 本章以压缩的形式给出体系。【世界】经由对其【原由】的【兴趣】、以及【无】相对于【某物】的表象而瞬间产生。触及摧毁了【无】的宁静，它成为【意识】，［【无】 → 【一切】］；推动力是【和】之法则。这一触及就是【某物】，即【抽象被动之点】：活的【太一】，“这就是您自己＋您所表现出的【兴趣】”。【点】也发生反转，成为活的【太一】。各点的顺序并不重要：一切都同时产生，如同任何波，而读取是缓慢的，依内容的丰富程度而定。只有被观照的图像是动态的。【生命】是在【个体世界】（【独一体】，四维性）中被汲取的【主观经验】，同时也在【集体同步现实】（【共通体】，五维性）中被汲取。这里没有错误：【情境】是一个，而每个人的实现是各自的。

这一切在哪里？ 本章预见了这样的问题：中间数据、波、图像、【理念】存放在哪里？我们飞向自身之内，是在哪里？回答是：“无处。”这一切不以物理形式存在，却维持得更为可靠：依靠生命存在者的思想，以及他们对【世界】之【原由】、对神、对【肇始】的【兴趣】。这一【流】是无限的，因为【探寻者】的数目无限，而【兴趣】不会熄灭。

没有出口的车辙。 每一个存在者会不会想出自己的【本原】图景？本章回答：无论存在者是怎样的，无论多么理性或多维，所有存在者只要把问题追问到底，都必然到达相同的【极限】：【无】与【某物】。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却到达同一处。这与《“我”之行为》所表明的

相同：有多少【探寻者】，就有多少【行为】，而【世界】只有一个。因此，关于【极限】的知识不是人类的，也不是人类学的。它不依赖于提问者的本性，对一切存在者都是同一的，无论有多少：这是总体规模的根本性知识。无数【探寻者】的“【共同意念实践】”形成一条只有入口的逻辑车辙，即“【永动机】”。【肇始】之【理念】是不变的，而几乎所有人按同一原则形成的波是极其稳定的。

【发展】之【深渊】。 被解决的问题越多，新的问题就越多：它们的数目呈指数增长。被发现的【真理】越多，依据【根据之法则】被实现的就越多。“【完美】——是通往无限【发展】之【深渊】的【道路】。这就是【生命之意义】。”在这里，本章与《存在之意义》汇合：指向不可达到者的【目标】是不可穷尽的，因此生命是不可穷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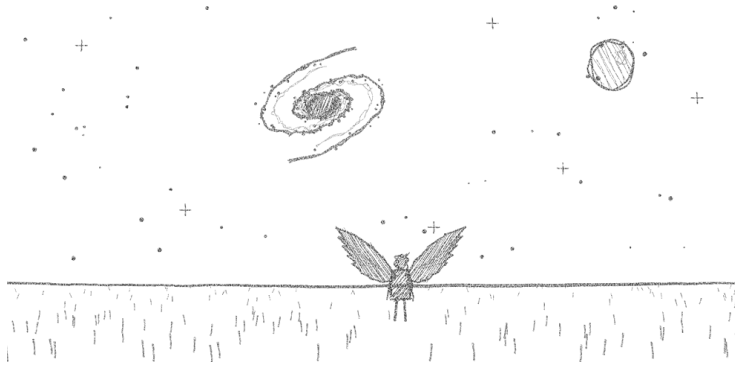
共识。 本章承认：接受这样的【世界】构造是困难的，权威的科学与哲学【理念】的承载者不会同意“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用不同的语言”。但最终世界观的一切来源将会汇合，只有到那时，人类才会开始真正快速地发展。这是本书从一开始就坚持的立场：不是对诸科学与诸信仰的审判，而是向同一处汇聚。

放弃自我控制。 本章的最后一句话需要精确地阅读：超观念论的世界观“足以使人放弃自我控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自己”。这里的自我控制是对自己的不断检查：我是否把【存在条件】保持在心中，我是否这样去看。在理解尚未成为技能之前，这种检查不得不有意识地

进行。当觉知成为恒常的，就像驾驶员的心算那样，便没有什么需要检查了：你已经这样看了。控制失去意义，不是因为被放弃了，而是因为不再需要了。

本章是什么。 这是总结之章，在其中体系成为世界观。其中表明：关于神的【首要问题】从信仰转入知识；神——圣子是圣父在现实中的代表处，可以被认出，也可以始终是一个过路人；对神的恐惧被消解，因为他的“我”成为我们的“我”；宗教作为文化与道德的根基而受到尊重；第四维度与四维性作为【波】与流而被区分开；唯物论限制的不是探寻，而是视野；一切【探寻者】，无论其本性如何，都到达相同的【极限】，而这是总体规模的知识；一切维系于“无处”，依靠无限多生者的【兴趣】。本章还给出了简明形式，在熟知材料的情况下，它足以创造“【觉知之条件】”。接下来关于感受与关系的各章是独立的；对它们而言，本章是在其中得到运用的世界观。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空间—时间

“如果所有人都睡着了——【时间】就会停止”

首先应当指出——这不是批评，既不针对过去的理论，也不针对现今的理论，而是一个普通的主观意见；这样的意见大概很多，但对他人意见的知晓可以作为逻辑而被接受，如果同意它，那么它便被接受，并成为“【自身之逻辑】”；

* * *

从【超观念论】的立场看，时空连续统是一种与唯物论的【世界】模型相关联的约定。为了更恰当的表象，必须领会四维性，基于清晰的表象（画法几何的、几何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里重要的是对意义的理解），同时抛弃旧的！关于【现实】的表象；

从我们的立场看，另一种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称为“【空间—过程连续统】”，在它的条件下，客体与情境沿第四维度之轴，朝“我”的内部延伸（见《论世界观》，第 340 页，图 19）。但这被理解为一种“意念现象”，它并不像我们先前所认为的那样“在外部或独立地”发生，而是被表象得如同我们的【理智】“补想出客体的三维性”那样——利用它们的相对性与已有的经验；

而如果把【时间】当作“连续统”的基础之一，那么〈谈到形而上学时〉，我们需要某种比单纯的约定更稳定

的东西；即便考虑到最精确的测量方法——当约定根本不被容许时，误差同样不被容许，而误差在瞬逝之【现实】的条件下是存在的（所观照者不可能是根本性的）——可以推测：重要的是抽象条件，或者客体的变化之程度；

关于“空间—时间”一章的评注

本章很短，但立足于本书已经推导出的东西：时间是社群所接受的测量方法（《意识》）；【波】与流，即第四维度与四维性（图 19，《论世界观》）；指向“我”之内部的轴。在这里，这些线索汇聚于现代物理学最稳固的概念——时空。

题词。 “如果所有人都睡着了——【时间】就会停止。”这是玩笑，但很精确。在《第五维度，五维性》中，眨眼时的间隔“事实上没有延续”，只有对这一间隔的“集体承认”才使它显得短暂。时间是社群的方法。没有人去测量，也就没有什么可测量。

题词回答了亚里士多德早已提出的问题。他在《物理学》中把时间定义为运动的数，并问道：如果没有计数的灵魂，时间还会存在吗？本章回答：不会。不是因为运动会消失，而是因为时间就是计数。

自由的接受。 本章以一个保留开始：这“不是批评，既不针对过去的理论，也不针对现今的理论，而是一个普通的主观意见”。这一保留不是弱点。本章自己指出了接

受的方式：他人的意见“可以作为逻辑而被接受，如果同意它，那么它便被接受，并成为【自身之逻辑】”。这是自由接受的立场，而不是不确定。同意在这里由逻辑达成，而不是由权威达成。

约定性。 “从【超观念论】的立场看，时空连续统是一种与唯物论的【世界】模型相关联的约定。”这句话需要精确地阅读。被约定的不是数学：闵可夫斯基的形式体系仍然是盟友。也不是数值：测量所得的值是真实的。被约定的是测量于其中进行的【条件】。作为外在现实的唯物论世界并不存在，也不能以任何方式证明，但测量却是这样被设置与读取的，仿佛我们在其中行动。我们测量得正确，而我们把所测之物填入其中的框架是虚构的。是的，我们在测量；是的，我们在生活。但本章提出了一个比精确性问题更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理解建立在并不存在的【条件】之上，我们是否在正确地【发展】？对于理解【世界构造之本质】的人来说，答案要求更换的不是仪器，而是仪器之结果被填入其中的【条件】。

本书中的“唯物论”不是学派，也不是术语，而是世界观：把世界表象为外在的，通过权威作为刻板印象被传递，不论它叫什么名字。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古老的：这就是《所观照者》中所说的那个“【最古老的刻板印象】”。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这里加上了一个与体系相融贯的假说：人类寿命约一百年的上限，不是由身体设定的，而是由这一世界观设定的。科学使平均寿命提高了一倍，却没有移动上限。按照这一假说，能移动它的是人理解自

身所依据的【条件】的改变。在这里作为尺度的，是古老传说中族长们上千年的寿命：不是作为证据，而是作为可能之事的形象——“我不断言这是极限，但一千年胜过一百年”。一千年只是单单一种世界观立场的尺度。更进一步的是另一样更有分量的东西：设立【永恒目标】。正如《存在之意义》所表明的，只要前景持续，生命就持续，而指向不可达到者的【目标】是不可穷尽的。有了它，生命的尺度是一千年乃至更多。

【空间—过程连续统】。 本章以真正在流动的东西取代时空：“【空间—过程连续统】”，在其中，客体与情境沿第四维度之轴，朝“我”的内部延伸。这是图 19 的右侧，即流：在实现中，线段从不被“一下子”测量完，而是沿轴向内延伸。“过程”一词站在“时间”的位置上，并非偶然。流动的不是时间，而是实现的过程，其方向不是向外，而是向内。

本章随即作了保留：这是“意念现象”，不是“在外部”发生的。阅读这一保留时不应降低它的分量。本章把连续统与【理智】“补想出客体的三维性”相比较，而三维性，正如《意识》与《回声（反射）》中所表明的，同样不是被看见的，而是被理解的：熄灭灯光，对体积的理解依然如故。因此，朝“我”内部的四维延伸与三维的体积是同一种类、同一地位的现象。一个并不比另一个“更真实”：二者都由【理智】实现，二者的真实程度恰恰等于一切被实现之物的真实程度。

最接近这一处的是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第十一卷中把时间称为“心灵的延展”（distentio animi）：过去是记忆，将来是期待，现在是注意；“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相似是直接的：在奥古斯丁那里，时间同样是意念的延展，而不是外在的河流。分歧在于构造。在奥古斯丁那里，心灵在超出时间之外的神面前延展。在这里，延展沿“我”之内部的轴进行，而“我”与神都由同一构造来描述：延展连续统的【实在面向】，以及作为同一轴之不可达到的内在极限的【总体面向】。

所观照者不可能是根本性的。 最后一段承载着主要论证。如果把时间当作连续统的基础，形而上学就需要某种比约定更稳定的东西。即便最精确的测量也带有误差，而在约定不被容许之处，误差同样不被容许。任何测量都是所观照者，“而所观照者不可能是根本性的”。时间不可能是基础。

以什么取代时间。 本章以一个推测结束：重要的是“抽象条件，或者客体的变化之程度”。这不是中断，而是向后的指引。《意识》中已经给出：注意点不是沿着时间刻度移动，而是沿着“客体状态之刻度”，即沿着其变化之【波】移动，而两种刻度只能约定地相互对应。“变化之程度”就是在【状态之波】上的位置：从内部衡量生成的尺度，不需要外在的标尺 t。因此，尺度已被指出，而且书中已经有了它。而用来测量它的方法，尚有待找到。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这一点被直接说出：必须正确地寻找它，而为此必需【理智之重构】。三维的【理智】会一次

又一次地把变化之程度归结为时间，因为它不会以别的方式测量。

本章是什么。 这是关于更换基础的一章。其中表明：作为本体论的时空是一种与外在世界之世界观相关联的约定，而数学与数值是真实的；我们测量得正确，但处在虚构的【条件】之中，问题不在于精确性，而在于【发展】是否正确；取代时间连续统的是【空间—过程连续统】，它朝“我”的内部延伸，与被理解的体积具有同一地位；所观照者不可能是基础；生成的尺度是变化之程度，即在【状态之波】上的位置，而测量它的方法尚有待由经过重构的【理智】去找到。作为假说提出的是：寿命的上限由世界观设定，而移动它的首先是放弃外在世界的刻板印象，其次是【永恒目标】。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对自身之态度

“【世界】即【我】”——这是最令人惊奇的结论，如果它是作为推论得出的，并具有必要的根据。无论如何，它是合乎逻辑的、正确的，但要充分地运用它，只有拥有【相应之知识】才能做到。没有根据——这只是玩笑；

37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38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39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40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40）

请注意其内容：“39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重要的是要明白：应当首先学会爱【自己】，然后才以此为榜样，“爱人如己”。

为了遵守耶稣基督所给出的教导，必须“认识你自己”，以便感受到这一【爱】，并把它给予人们（以及任何生命存在者）；

在这里，您对这一教导（以及对整部《圣经》）的主观态度占了不小的分量。您将不得不按照自己的信念去解读并领会它。我们认为，对自身之【爱】应当有根据，应当是批判性的；但是，对任何人的问题：“如果我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就，又怎能爱自己？”——我们回答：

——爱【自己】，仅仅因为您在；但要先爱神，因为您正是他的一部分。

这不是对问题的教导式回答，而是对【世界】中【一切生者】的个人态度；而对【自身】的态度，我们将保持高度的批判性——配得上我们的【爱】；

在自我修炼中，结果并不总是重要的，最可贵的是这一修炼的事实本身，甚至是意图；而即将到来的结论（——在意图已表现出来的情况下）会引起【真诚之尊重】，因为所确立的，就是深刻的自我分析，是对【自身】之【爱】的告白。这样的关怀、【道路】的确定——就是合理的发展。因此，对【自身】特别的【爱】，由教养的水平（不要与受教育程度相混淆）与文化、【良知】、【荣誉】、【诚实】，甚至【整洁】来体现；

以【爱】对待【自己】，但要适度——不要让它成为对任何其他生命存在者的贬低，因为他们（我们）都来自神。请记住：对【社会】的态度，我们理解为等同于对【自身】的态度；

【“给予”之意图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把一切分给有需要的人，自己却一无所有，沦为乞丐。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请分析自己的状态及其【原由】——不难明白：不应无偿地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样做是在贬低【自身之尊严】，拒绝对【自身】之【爱】。这样的行为可能招致对自己的谴责，不是出自神，而是出自“我”，即出自【自身】；而它的表现，可能不仅是明显的贫困与苦行的不适，还有更严重的疾病；

合理的【“给予”之意图】，不只是通过慈善来实现，而是通过满足需要来实现，运用以所生产的财富交换其他与之等值的财富的方法，这些财富由需要您的财富的人所生产；在现代【世界】中，这做起来相当简单，借助通用的交换手段（……金钱）；

必须承认，同样重要的是清洁、对自己身体的态度、身体的修养、姿态，以及连接情绪与行动的手势（即举止风度）；

合理地爱【自己】。请观察他人对您的态度——这恰恰是一个指标，表明您是否处于与“【太一之总体面向】”的【和】之中；

关于“对自身之态度”一章的评注

本章开启了一组关于感受与关系的章节，对它们而言，《论世界观》是基础。在诸种关系中，首先被选取的是对【自身】的态度，这并非偶然：正如本章将要表明的，其余的一切都取决于它，包括对邻人与对神的态度。

“【世界】即【我】”是推论，而不是口号。 本章以一个保留开始。“【世界】即【我】”是最令人惊奇的结论，如果它是作为推论得出、并具有根据的话。没有根据，这只是玩笑，而只有拥有【知识】才能运用这一公式。这正是《目的》所导向的公式，也是贯穿全书的同一原则：没有根据而说出的东西，不是理解，而是理解的模仿。

两条诫命。 本章引用了《马太福音》（22:37－40）中基督的话：第一且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在这里，基督把律法中的两处结合在一起：《申命记》（6:5）与《利未记》（19:18）。

作者提请注意“如己”二字：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就必须先学会爱【自己】，而为此就要“认识你自己”。本章坦诚地为解读留出了余地：每个人都按自己的信念对待这一教导与《圣经》。作者的读法是可能的读法之一，并作为他的读法被提出，不与其他读法争辩。

爱自身的根据。 对于“如果我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就，又怎能爱自己？”这一问题，本章回答：“爱【自己】，仅仅因为您在；但要先爱神，因为您正是他的一部分。”在《论世界观》之后，这不是安慰，而是构造的推论。圣父把自己“我”的一部分提供给每一个生命存在者，而“他的我恰恰成为您，即您的【人格】、您的经验”。爱自己就是爱【火花】，而爱【火花】就是爱【火花】所属的那一位。由此也有了诫命的顺序：先是神，然后是邻人，如同爱自己。这一顺序不是任意的，它重复着根据的顺序。

无条件而又批判。 本章随即补充：对【自身】的态度应当保持“高度的批判性——配得上我们的【爱】”。对自身之【爱】在这里于根据上是无条件的，在态度上是批判的：它不需要去赢得，但需要去证明自己配得上。这里没有矛盾，因为爱不是平白无故的。【爱】的根据是【发

展】，正如《太一发展系统》所表明的：在那里，【爱】是在他者之中不断发现新的东西。因为你在而爱自己，就是爱【火花】，而【火花】是【发展】之所在。由此也有了要求：存在就是发展。在这一光照下，相互的【爱】就是相互的【发展】，作者称之为【理想的关系】。

在【社会】中流传着一个公式：爱不是因为什么，而是平白无故。在与作者的分析中，它被区分为两种意义。“不是因为属性”——不是因为美貌、金钱或便利——这是对的：爱的是人，而不是他的附属物。但“没有根据”是不对的。没有根据的爱与对第一个令人喜欢之人的吸引毫无区别，并随着外在的新鲜感一同耗尽。说“我爱她本来的样子”的人，常常指的是第一种意义，却不知道它的根据。而这一根据位于属性之下更深之处：在【发展】之中，在他者身上不断展开、不会耗尽的新东西之中。在没有它的地方，结合就像任何没有前景的枝条一样，不再存活。

这一思想在现代心理学中有一位邻居。埃里希·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表明，爱自己并不与爱他人相对立，而是它的条件：不能爱自己的人，也不能爱他人。相似是直接的。分歧在于根据。在弗洛姆那里，爱是一门艺术、一种能力，需要学习。在这里，它扎根于构造：人爱【自己】，是把自己当作【整体】的【火花】来爱，因此对自身之爱与对邻人之爱是同一种爱，指向同一个【源头】。

自我修炼。 在自我修炼中，可贵的与其说是结果，不如说是这一修炼的事实本身，甚至是意图。意图，正如

《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所界定的，是介于愿望与行动之间的边界阶段，带有行动的不可避免性。因此，已经表现出来的意图与即将进行的自我分析，就配得上“【真诚之尊重】”：这是对【自身】之【爱】的告白。本章把这种爱的尺度称为教养的水平，而不是受教育程度，即文化：【良知】、【荣誉】、【诚实】，甚至整洁。这一区分是精确的：文凭说明修完了哪些课程，教养说明一个人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适度。 爱【自己】，但要适度，而且不能以贬低其他生命存在者的方式：他们都来自神。本章提醒：对【社会】的态度等同于对【自身】的态度。这直接来自《社会与人类》，在那里，从每个人的立场看，【社会】是我自身中思考着的那一部分。

在这里提到亚里士多德是恰当的。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九卷中区分了两种自爱。坏的自爱为自己攫取更多的金钱、荣誉与快乐，它理应受到谴责。好的自爱爱自己身上最好的、理性的部分，因此为他人行善。本章划出的是同一条界线：“合理地”、“适度地”爱【自己】，就是爱自己身上与【整体】相亲近的东西，而不是使自己高于他人的东西。

给予并不意味着分光一切。 本章保护来自《回声（反射）》的“给予”之意图，使之不走向极端。它并不意味着把一切分给有需要的人，自己沦为乞丐。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应当弄清原因：无偿地放弃一切，就是贬低【自身之尊严】，拒绝对【自身】之【爱】。为此而来的谴责

不是出自神，而是出自自己，它的表现可能不仅是贫困，还有疾病。最后这一点应当被理解为体系的模型，而不是医学论断：这正是那种失衡，如《太一发展系统》所表明的，由【和】之法则来消除，而疾病在这里是一种警示。

基督徒读者会想起，在同一部福音书中，早三章，基督对富有的少年人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马太福音》19:21）。他会想起修道生活、亚西西的方济各、佛陀的出家。传统把这些话读作对一条特殊的完美之路的召唤，而不是对所有人的普遍规则，而且也应当这样理解。本章说的是另一回事，是普遍的道路，它的尺度是一切之中的适度，在给予中也是如此。一者并不取消另一者。

交换作为赠予。 本章说，合理的“给予”之意图，不只是靠慈善来实现，而是通过等值财富的交换来满足需要，包括借助金钱。这一步出人意料：交换不与赠予相对立，而被称为赠予的一种形式。这一思想有一位由来已久的邻居。马塞尔·莫斯在《礼物》中表明，在任何社会中，礼物都会引起回礼，交换是从赠予中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与之相对立。本章在此之上加上《回声（反射）》所表明的东西：返回的是被发出的东西。诚实的交换，在其中每个人都把对方所需要的给予对方，就是相互的赠予，而它的【回声】也是相互的。

身体与举止。 对【自身】的态度也包括通常被视为外在的东西：清洁、身体的修养、姿态、手势、举止风度。在《所观照者》之后，这不是小事。身体是“具体之‘我’

在现实条件中的表象”：“照照镜子——您就是这样实现【自己】的”。关怀身体，就是关怀“我”如何在【世界】中表象自身。

指标。 本章以一个实践的指示结束：观察他人对您的态度，这是一个指标，表明您是否处于与【太一之总体面向】的【和】之中。这里自然会出现一个有力的反驳：义人与先知曾受迫害，基督本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群众怀有敌意，是否意味着这个人不在【和】之中？回答由《回声（反射）》给出：返回的是被发出的东西，但不是立即，也不是来自所有人，而是在整体上、随着时间。这一指标作为一生的总体图景是可靠的，而不是对一次事件或一群人的判决。

本章是什么。 这是关于一切关系之根据的一章。其中表明：对自身之【爱】在构造中有其根据——你是圣父的【火花】，爱自己就是爱他在你之中；诫命的顺序重复着根据的顺序；爱在根据上是无条件的，在态度上是有要求的，它不是被赢得的，而是被证明配得上的；【爱】的根据是【发展】，而相互的【爱】就是相互的【发展】；对自身之爱的尺度是教养、文化、【良知】与【荣誉】；给予需要适度，而交换是赠予的一种形式；他人的态度是【和】的指标，如果看的是整个一生，而不是一天。关于关系的第一章，结果讲的是对一切之爱从何开始：从正确地爱【自己】开始。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对自身身体之态度

身体是【具体之“我”于现实条件中的表象】。这是“【我之实在面向】”之经验的结果，这一面向处于刻板印象、偏见以及（在相应社群中）客观确立的评判的压力之下——而对【自身】之【爱】使外貌摆脱这一压力，使之成为自己的。身体的外观与世界观以及对其能动条件的觉知水平相联系，也与性格特征、习俗、文化、习惯以及自身尊严感相联系——在遗传、年龄、健康以及赋予每个人的其他条件所设定的界限之内；因此，不应凭另一个人的身体来评判他本人。对【自身】之【爱】对身体的状态（它难以捕捉的光彩）、总体的锻炼水平与肌肉张力有特殊的影响。原则上，这一切都应当被承认为【身体之修养】，部分地也是对【自身】之【爱】这一方面的“自我评价”；外观与一种礼物有某种相似，这是您有意“给予”【社会】的礼物。这一礼物是以观照的方式被享用的——几乎就像在剧院里一样，但它的目的不是取悦，而是给出最好的。外观确实恰恰对人们产生相应的影响，并与对【自身】的态度有直接的联系。对【自身】之【爱】，在考虑到人的一切个体特征的情况下，按照必要来塑造身体——保障在他人那里留下积极的印象，并以这样的方式运用所注入的“【爱之能量】”，使之促进【发展】与任何目标的达成；

关于“对自身身体之态度”一章的评注

本章是《对自身之态度》的直接延续。在那里，对自身之爱在构造中获得了根据；在这里，表明的是它在何处变得可见。本章立足于一个早在《所观照者》中就已给出的公式：身体是【具体之“我”于现实条件中的表象】。“照照镜子——您就是这样实现【自己】的。”

身体作为经验的结果。 如果身体是“我”的表象，那么它是由【实在面向】的经验构成的。但这一经验是在刻板印象、偏见以及社群中通行的评判的压力下进行的。这与《意识》中“【理念】＋【条件】”的模型相一致：外貌是【状态之波】上的一个点，被许多条件所牵引，其中也有他人关于应当成为什么样子的意见。本章也指出了出路：对自身之爱使外貌摆脱这一压力，使之成为自己的。在他人的刻板印象下形成的外貌，与由爱所塑造的外貌，是不同的东西。前者是被强加的，后者是自己的。

身体中可以看见什么。 外观与世界观、觉知、性格、习俗、文化、习惯以及自身尊严感相联系。这是自然的：既然身体表象着“我”，那么在其中就能看见“我”赖以生活的东西。对自身之爱影响锻炼水平、肌肉张力，以及本章所称的“难以捕捉的光彩”。本章建议把这一切承认为【身体之修养】，部分地也是对自身之爱这一方面的自我评价。

这些话有可观察的一面。体育活动可靠地改善情绪与自我感受，而这里的联系是双向的：关怀身体的人感觉更好，感觉更好的人也更好地关怀身体。而“难以捕捉的光彩”甚至被实验捕捉到了：研究者向人们展示同一批面孔在正常睡眠之后与彻夜未眠之后的照片，睡眠不足者被评为不那么健康、不那么有吸引力。对自身的关怀从外面是看得见的。

界限。 本章自己设立了一道护栏，没有它，本章很容易被读得残酷：外貌与世界观的联系，是“在遗传、年龄、健康以及赋予每个人的其他条件所设定的界限之内”起作用的；“因此，不应凭另一个人的身体来评判他本人”。这道护栏是承重的。疾病、残疾、年龄与遗传不是选择，也不是任何人理解程度的尺度。按本章的说法，对自身之爱“在考虑到人的一切个体特征的情况下”塑造身体，即在被给予者的界限之内，而不是按照共同的标准。这也是全书所用的同一尺度：正如对他人的前景与他人的死亡不从外面评判，对他人的身体也不从外面评判。

外貌作为礼物。 本章把外观比作一个人有意“给予”【社会】的礼物。它“是以观照的方式被享用的——几乎就像在剧院里一样”。在《第五维度，五维性》之后，这不只是一个比喻。我的外貌进入共同【情境】的叠合数据，并在一切参与者的世界中被实现。它在字面意义上成为他们经验的一部分。由此也有了尺度：本章说，外貌的目的“不是取悦，而是给出最好的”。这与《回声（反射）》中的区分相同：返回的是被发出的东西。为了赞扬而造就

的外貌，将得到赞扬。一个人在其中给出自己最好之处的外貌，给予他人的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看见生者处于其最好状态的喜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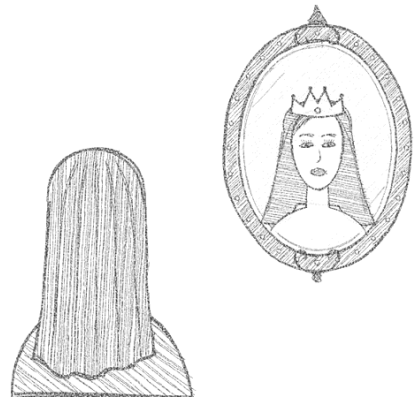
本章总结说，对自身之爱塑造身体，使注入其中的“【爱之能量】”促进【发展】与目标的达成。身体在这里既不是目的，也不是橱窗，而是工具与代表处：“我”经由它参与【情境】并汲取经验。

邻居。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表明，身体不是诸物之中的一物，而是我们拥有世界的方式。与本章的相似在于：身体不是物。分歧在于根据。在梅洛-庞蒂那里，身体是知觉的基础，是世界经由它而被给予的东西。在这里，它是“我”的表象，与一切所观照者一同从内部被实现。

希腊人把理想称为美善合一（kalokagathia），即美与善、身体与灵魂的统一。本章站在这一传统之中，但赋予它希腊人所没有的根据：外貌与灵魂是统一的，不是因为应当如此，而是因为外貌本身就是“我”的表象。

本章是什么。 这是关于对自身之爱在何处变得可见的一章。其中表明：身体是“我”的表象，是其经验的结果；刻板印象压迫着外貌，而对自身之爱使之成为自己的；在身体中可以看见世界观、文化与尊严，但仅限于遗传、年龄与健康所设定的界限之内，因此不凭他人的身体评判这个人；外貌是给予【社会】的礼物，它进入共同的【情境】，其目的不是取悦，而是给出最好的。这短短的一章立足于坚实的根据，并保持着精确的尺度。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懒惰

【懒惰】不是性格特征，而是世界观的心理之病：缺乏【发展】的目标与计划。在没有理性世界观的地方，也就没有目标；在没有目标的地方，就没有前景；而没有前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生命】便失去其根据。因此，【懒惰】是危险的——它能够名副其实地“压垮一个人”；

这不仅是个人的病。许多人的【懒惰】给【社会】造成具有累积效应的【经济损害】，值得在【国家】的层面上与之斗争——通过教育、文化与对健康的关怀。但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立即、独立地摆脱它，凭借一个决定——尽管他多半不会迈出这一步，而会继续躺在半明半暗房间里布满灰尘的沙发上，拿健康与生命冒险；

【太一】有许多不同用途的工具，而【懒惰】是其中最严厉的工具之一。不想发展？没有【计划】？——那么【发展】就停止，【生命】也随之熄灭：身体衰弱，免疫力衰弱，心理失调，不久就会出现危险的念头，它们开始纠缠懒惰者，以至于他已无力去思考发展。这不是惩罚，而是【法则】：不发展者不得存留；

办法只有一个——【兴趣】。如果发现了【懒惰】，请赶紧为自己寻找【兴趣】。任何真诚的关注都会消除【懒惰】：它会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力量会立刻找到，认识与行动的精力会出现（——您将复苏）。如果【兴趣】

吞没了您，目标很快就会形成，也许还能看见【总体目标】——那时就会有长久地活着、或者永恒地活着的意义（取决于根据）；

工作狂则相反，他们为休息而责备自己是徒然的。在积极的行动之后，短暂的睡眠与休息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因为它们会被高效率所补偿。更重要的是睡眠之后的“重启”：新的【现实】在实现时，已经考虑到个人对【太一之发展】的贡献。根据其中的变化，大概可以学会从【太一发展系统】的立场来评定先前的行动——从而更好地选择目标与道路，包括【总体目标】；

注意！不应把【懒惰】与淡漠相混淆，后者可能是疾病（抑郁症及其他疾病）的征兆：在那里，体验兴趣的能力本身已经丧失，需要的是医生的帮助，而不是“去寻找【兴趣】”的建议。也不应凭一个人的外表来判断他是否懒惰：肥胖、虚弱、疲劳有许多不取决于意志的原因；

关于“懒惰”一章的评注

在关于对自身与对自身身体之态度的各章之后，本书转向妨碍二者的东西：懒惰。本章很短，但立足于本书已经推导出的一条链条。因此，懒惰在这里不是恶习，也不是性格特征，而是构造的结果。

定义与链条。 本章说，懒惰是“世界观的心理之病：缺乏【发展】的目标与计划”。这一定义背后有一条链条。

在没有理性世界观的地方，也就没有目标；在没有目标的地方，就没有前景；而没有前景，正如《存在之意义》所表明的，【生命】便失去其根据：只要【发展】持续，生命就持续。由此可见懒惰的危险。它不只是闲散，而是使生命得以维系之物的停止。

“病”一词在这里是在精确的意义上使用的。这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世界观的疾病，因此本章能够说出关于身体疾病不能说的话：每一个人都能够立即、独立地凭一个决定摆脱它。没有目标的状态，因目标的出现而被解除。

不只是个人的。 许多人的懒惰给【社会】造成不断累积的损害。本章建议在【国家】的层面上与之斗争：通过教育、文化与对健康的关怀。这是《社会与人类》的延续：【社会】是我自身中思考着的那一部分，它的【发展】是共同的事业。但决定性的一步，本章留给每一个人：国家能够创造条件，而走出懒惰只能靠人自己。“半明半暗房间里布满灰尘的沙发”这一形象，俄罗斯读者是熟悉的：这是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他的名字已成为普通名词。本章为这幅肖像添加了小说中所没有的东西，即根据：奥勃洛莫夫所缺的不是意志，而是目标。

法则，而非惩罚。 懒惰是【太一】“最严厉的”工具之一。不想发展，【发展】就停止，【生命】也随之熄灭：身体、免疫力、心理衰弱，危险的念头出现，此后人已无力去思考发展。本章自己指出了这是什么：“不是惩罚，而是【法则】：不发展者不得存留”。这里是与《太一发

展系统》中相同的尺度：失衡依【和】之法则被消除，而疾病不是惩罚，而是结果。

这一思想有一位古老的邻居。基督教修行传统知道懈怠（acedia），本都的埃瓦格里乌斯称之为“正午的魔鬼”：一种什么都不需要的灵魂的麻木。懈怠位列主要罪过之中，恰恰是作为对自己道路之关怀的丧失，而不是作为身体的疲劳。相似是直接的：在那里和在这里，这都是方向的疾病，而不是身体的疾病。分歧在于其背后的东西。在那里，是在神面前的罪。在这里，是被停止的【发展】，它不受审判，而是自身不得存留。

办法只有一个：【兴趣】。 “任何真诚的关注都会消除【懒惰】：它会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这是全书的直接推论：【兴趣】是【发展】的推动者，因而也是懒惰的反面。本章也指出了道路。【兴趣】给予力量，力量带来行动，行动产生目标，而从目标中可能展现出【总体目标】，那时就会有长久地活着、或者永恒地活着的意义。这是与《存在之意义》中相同的阶梯：生命的长度取决于【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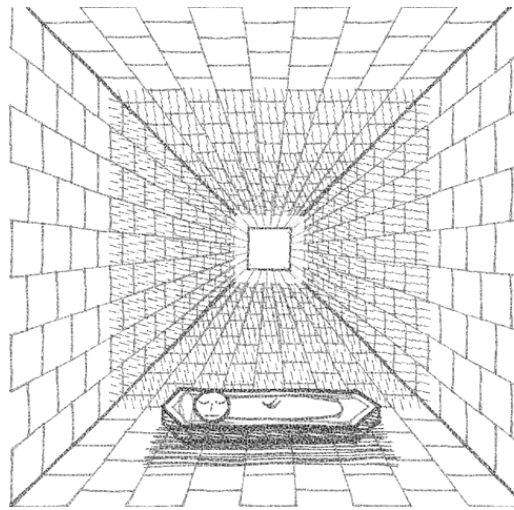
给工作狂以休息。 本章以相反的极端结束：工作狂为休息而责备自己是徒然的。积极工作之后的休息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因为它会以效率得到回报。主要的是睡眠之后的“重启”：新的【现实】在实现时，已经考虑到个人对【太一之发展】的贡献。这是一个模型，与《第五维度，五维性》中关于睡眠的假说相联系：记忆是一种功能，过去每一次都被重新实现，带着另一种态度。生理学在这里

与之相呼应：在睡眠中，白天的经验得到巩固与加工，早晨的人比前一晚知道得更多。本章还在其中看到一种方法：根据新【现实】中的变化，可以学会评价先前的行动，并更好地选择目标。懒惰与工作狂原来是同一尺度的两端：没有目标就没有运动，没有休息就没有【发展】。

两道护栏。 本章以一个警告结束，而这一警告是承重的。不应把懒惰与淡漠相混淆，后者可能是疾病、抑郁症及其他病症的征兆。在那里，体验兴趣的能力本身已经丧失，需要的是医生的帮助，而不是寻找【兴趣】的建议。这直接延续了本书关于【兴趣】的立场：它是自身的界定，无法从外部指定。而在疾病中，在这一能力本身恢复之前，它也无法从内部指定。第二道护栏来自《对自身身体之态度》：不凭一个人的外表判断他是否懒惰。肥胖、虚弱、疲劳有许多不取决于意志的原因。

本章是什么。 这是关于与【发展】相反之病的一章。其中表明：懒惰是世界观的病，是目标的缺失，而没有目标就没有前景，【生命】便会熄灭；可以立即、独立地摆脱它，因为它靠决定与【兴趣】来治愈；它的后果不是惩罚，而是【法则】；它的反面不是没有尺度的劳作，因为休息与睡眠对【发展】的必要，与行动相同。并设立了两道护栏：病理性的淡漠不靠建议来治疗，而他人的懒惰不凭外貌来评判。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恐惧

要摆脱这一问题，必须弄清并记住两个概念的区别：“【恐惧】”与“【忧虑】”；为了恰当的界定，我们建议记住：“【恐惧】”——是对自己或亲人的生命或健康的直接威胁。这样的情境要求专注与平静，以保全生命与健康，但不可陷入惊慌。在这样的情境中，冷静的【理智】会更理性地解决问题。“【忧虑】”不是恐惧。它是对不希望的结果与事件结局的情绪性担心——结局也许非常重大，但既不威胁生命，也不威胁健康。在忧虑时，请专注于这一想法：没有威胁；平静地寻找走出情境的出路，不带任何情绪，您就会找到恰当的解决办法。请选择最好的变体——仅仅是【忧虑】：当生命与健康安全的时候，自我保存本能的影响便被关闭，释放出【理智】潜能的大部分。这正有助于解决“问题”。并且，我们建议记住“【幸福之公设】”：事情就应当如此；这是【事件】发展的最佳变体；

关于“恐惧”一章的评注

本章很短，完全是实践性的。但它立足于一个区分，这一区分一旦被掌握，就会改变体验本身：【恐惧】与【忧虑】的区分。

两个概念。 【恐惧】是对自己或亲人的生命或健康的直接威胁。【忧虑】是对不希望之结局的担心，结局也许非常重大，但既不威胁生命，也不威胁健康。这一区分看似简单，起作用却比预想的更强，因为人们所说的恐惧，大部分实际上是忧虑。人们害怕考试失败、与上司谈话、他人的看法、钱财的损失。这一切也许都很重大，但都不威胁生命与健康。

在每种情况下该怎么做。 在【恐惧】中需要专注与平静，而惊慌是危险的：冷静的【理智】更可靠地解决问题。在【忧虑】中，本章提出一个简单的想法：没有威胁。专注于它，平静地寻找出路，解决办法就会“不带任何情绪”地被找到。

为什么这起作用。 关键在本章的最后几行。当生命与健康安全时，自我保存本能的影响便被关闭，释放出“【理智】潜能的大部分”。这与生理学所知的完全一致。急性的威胁会重组大脑的工作：古老的防御机制被启动，而负责计划与权衡决定的功能则减弱。所以在惊慌中难以思考。把忧虑当作恐惧的人，针对并不威胁他的东西启动防御，恰恰在需要【理智】的时候剥夺了自己的【理智】。

心理学也证实了这一方法本身。对情境的重新评估是降低焦虑最经过检验的方式之一：不是压抑感受，而是重新审视情境实际上威胁着什么。还有一项实验：在公开演讲之前，研究者让人们对自己说的不是“冷静下来”，而是“我很兴奋，是好的那种”，他们的演讲明显更好。本

章提出的是同样的重新评估，只是带有精确的尺度：是否存在对生命与健康的威胁？

在体系中，这一区分也有其根据。在《存在之意义》中，自我保存本能被称为“守护【发展】之过程”的功能。这意味着，当威胁是真实的，恐惧是必要而有益的。但被徒然启动时，它便与它所守护的东西作对：它不是保护【发展】，而是从【发展】那里夺走【理智】。

【幸福之公设】。 本章以提醒《太一发展系统》中的两条公设结束：“事情就应当如此”与“这是【事件】发展的最佳变体”。在这里，它们解除了忧虑的根基本身。忧虑是对结局的担心。但结局无论怎样，都是作为【发展】所必需的而被实现的，在形式上是最好的。担心“不对的”结局，就是不知道“不对的”结局并不存在。公设并不使结果变得无所谓，而是使它变得不可怕。而摆脱了担心的【理智】，更能达到它所追求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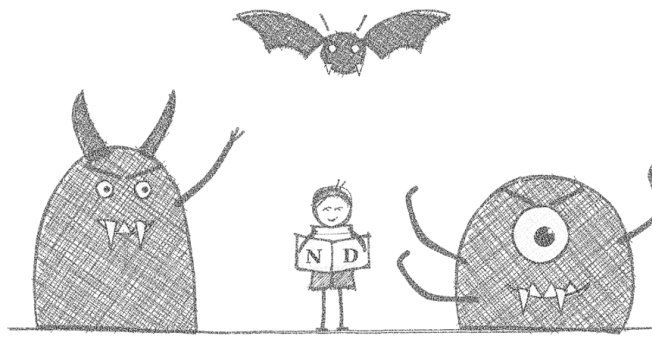
邻居。 爱比克泰德说：令人不安的不是事物，而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本章走的是同一步：忧虑不存在于事件之中，而存在于对事件的评价之中。分歧在于根据。在斯多亚派那里，是对不在我们权能之内者的顺从。在这里，是知道被实现的是【发展】所必需的，因此忧虑失去了意义，而不只是被压抑。

本章留给读者一个区分。如果在没有威胁的情况下，忧虑仍不消散，并妨碍生活，那么这可能已不是忧虑，而是焦虑障碍。那时“没有威胁”的建议帮助不大，明智的

做法是求助于医生。这与本章并不矛盾：正如《存在之意义》中所说，医学的帮助也是在【道路】上被实现的根据。

本章是什么。 这是一章工具之章。其中表明：【恐惧】是对自己或亲人生命或健康的直接威胁，【忧虑】是对结局的担心，不带有这种威胁；把忧虑当作恐惧的人徒然启动防御，失去【理智】；把忧虑称为忧虑，人便为解决问题释放了【理智】；而【幸福之公设】解除了忧虑的根基，因为被实现的是必需的东西。本章很短，因为工具很简单。但使用它，如同使用这本书中的一切，只有理解了它为什么起作用，才能做到。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希望（“期待奇迹”）

没有任何偶然——请在现实生活中关掉游戏过程，尽管这样的信念很时髦：“生活是一场游戏”；不要开玩笑，如果您并非有意要“在刀刃上行走”，也就是说，不要指望偶然的“作为【馈赠】的【成功】”——并请记住“信”与“知”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世界】会提供一切所必需的，请相信——这甚至会比您所梦想的更好；

“人所富余的，正是他所不需要的：农夫富余苹果，富人富余金钱，乞丐富余破烂与蟑螂”

强烈的愿望会加强“【太一】”的反作用，其意图是加速发展——啊！你这么想要？那就是说这太宝贵了——那就必须去争取它。并请注意，在这之后，您是怎样得到那些毫无价值的琐碎之物、空洞的小玩意儿的；

因此，不要太过渴望，“【太一】”永远不会忘记“给予”将属于您的东西。您自己越是常常、越是多地有意“给予”，带着对陌生人真诚关怀的感受，并恰恰“给予”【社会】（尤其可贵的是那些会影响许多人发展的东西），而对自己的作为不抱丝毫【命运之馈赠】的希望——您所得的报偿就越多（即从每一个受到它触动的人那里回到您这里）。不要希望，不要期待偶然的馈赠，也不要渴望任何东西，除了生命的过程——知识与经验（除了

【发展】——它在事实上是有价值的）——也不要赋予任何东西以价值；

* * *

如果得到了【馈赠】——不要试图猜测其【原由】，只需以【感恩】接受它（“这是神给您的”）；

关于“希望（‘期待奇迹’）”一章的评注

本章名为“希望”，却说：“不要希望”。这不是为了效果而设的悖论。标题中的括号说明了所说的是哪一种希望：“期待奇迹”。本章拒绝它，并以知识而不是绝望取代它。

没有偶然。 “没有任何偶然。”由此有了第一个建议：在现实生活中关掉“游戏过程”，尽管说“生活是一场游戏”很时髦。如果没有偶然，那么对偶然的“作为馈赠的成功”的希望，就是押注在不存在的东西上。在这里，本章提醒《论世界观》中的区分：信与知。希望奇迹，就是没有根据地相信。知，就是理解“【世界】会提供一切所必需的”，而且这“甚至会比您所梦想的更好”。这是第二条【幸福之公设】：被实现的是最佳变体，在形式上是最佳的，作为【发展】所必需的。

愿望与反作用。 本章引用了一句在《第五维度，五维性》中就已熟悉的俗语：人所富余的，正是他所不需要的——农夫富余苹果，富人富余金钱，乞丐富余破烂。接下

来是一个出人意料的观察：强烈的愿望并不使所愿之物更近，而是“会加强【太一】的反作用”。“你这么想要？那就是说这太宝贵了——那就必须去争取它。”强烈的愿望表明这东西是宝贵的，而【太一】不白白给予它，而是迫使人去争取，以加速【发展】。白白地、轻易地得到的，只有“琐碎之物、空洞的小玩意儿”。

由此有了“不要太过渴望”的建议。它与本书处处号召追求【兴趣】与【目标】并不矛盾。区分早在《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中就已给出：意图是介于愿望与行动之间的边界阶段，带有行动的不可避免性。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这一点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表明。可以任意地希望把手从桌上举起来，但只有当你开始举起它时，它才会升起。本章拒绝的不是追求，而是没有开始行动的愿望，即不行动而想得到的渴望。目标与意图仍然保留。

这个例子有一位著名的邻居。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问道：如果从“我举起手臂”这一事实中减去“我的手臂升起”这一事实，剩下的是什么？这个问题针对的正是愿望与行动之间的同一道缝隙。维特根斯坦让它保持开放。本章以一个定义作答：意图恰恰是愿望中所没有的东西，即已经开始的行动。

还有另一位邻居，古老的邻居。佛陀在第二圣谛中把苦的根源称为渴爱（taṇhā）。相似是直接的：被拒绝的是渴求，而不是生命。分歧在于结论。在那里，渴爱被熄灭，以便走出轮回。在这里，它被意图与给予所取代，为了【发展】。

不是“想要就能得到”。 本章拒绝了一个在“现实操控”的种种实践中变得时髦的公式，而这些实践早在《序言》中就被诊断过：它们在不知道【存在条件】的情况下行动。强烈地希望，就能得到——“这不会发生”。道路只有一条：定下【目标】，并朝它迈出合乎逻辑的步伐。作者说，那时你将得到任何东西，没有限制，而这“百分之百会导向成功”。这立足于【根据实现之法则】。对于有根据的东西没有限制，因为朝【目标】迈出的合乎逻辑的步伐，就是寻找并准备它的根据，而被精心准备的根据必然会被实现。被实现的不是所愿之物，而是有根据之物。而如果寻找没有成功，那么正如《“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中所说，这不是反驳，而是指示：根据不对，去寻找别的根据。

偶然合法之处。 有一个地方，希望是合法的：隔离的条件，即“笼子”（cage），在那里偶然被作为规则所容许——赌场、老虎机。正如《太一之发展》中所说，在这里概率起作用。作者的建议对游戏本身是正确的：不要强求，不要渴望，带着兴趣去玩。但【根据实现之法则】在这里同样起作用。被实现的不是所愿之物，而是必需的根据，而老虎机的根据被设定在它的构造之中：平均而言，它返还的比收进的少。单次的赢是可能的，长久的游戏有根据地导向输。带着兴趣去玩的人，得到的是经验与游戏的乐趣，而不是财富。这里的尺度也与《太一发展系统》中相同：没有节制的赌瘾是不自然的快乐，会导向疾病。凡事都需要尺度。

给予而不期待。 本章建议不是去希望，而是去给予：一个人带着真诚的关怀给予【社会】越多，尤其是那些影响许多人发展的东西，“而不抱丝毫【命运之馈赠】的希望”，他所得的报偿就越多，从每一个受到触动的人那里回来。这是《回声（反射）》中表明的法则：返回的是被发出的东西，而成倍返回的只有【真诚之关怀】，而且只返回给那个并非有意期待回报的人。对回报的希望已经会使给予变成算计，而【回声】会把算计送回来。

还有价值的尺度：除了生命的过程，即知识与经验，也就是【发展】之外，不要赋予任何东西以价值——“它在事实上是有价值的”。在这里汇合的是密尔所说的享乐主义悖论：直接追求幸福是达不到的，它在追求别的东西时顺带而来。本章对馈赠说的是同样的话：它们来到那不期待它们、而在给予与发展的人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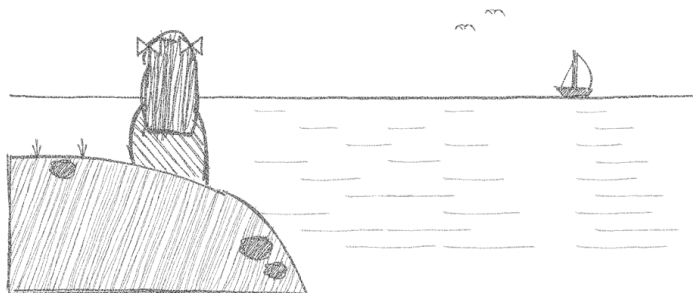
如果馈赠来了。 本章最后的建议是：得到馈赠时，不要猜测其原由，而要以【感恩】接受——“这是神给您的”。馈赠的原由，如同他人的前景，从外面是看不见的。感恩在这里不是礼貌，而是正确的态度：馈赠是为你的【发展】而被实现的根据，接受它就是接受自己的【道路】。

希望与传统。 本章拒绝任何形态的希望：白白得到宝贵之物，等待奇迹，像赢偶然一样赢生活。没有奇迹，只有根据。在基督教传统中，希望与信、爱同为三德之一，被理解为对神的信靠。本章走的是另一条路：不是信靠，

而是准备根据。差异在这里被指出，而不被谴责：传统按其自我理解被描述。

本章是什么。 这是关于以知识取代希望的一章。其中表明：没有偶然，押注于偶然就是押注于不存在的东西；强烈的愿望不使宝贵之物更近，而是要求去争取它；被拒绝的不是追求，而是没有行动的愿望；“想要就能得到”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目标】与合乎逻辑的步伐，因为被实现的是有根据之物；偶然只在笼子中合法，而在那里它的根据是与游戏者作对的；不抱期待的给予会成倍地返回，而馈赠应当以感恩来接受。希望之所以多余，不是因为没有未来的善，而是因为它不被等待，而是被准备。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适应 ***

……作为世界观之条件 _

为了成功地适应极不寻常的条件——这里指的是四维性与五维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妨这样说〉种种怪异之处——在最初的时候应当放弃学院知识（把一切都忘掉），沉浸到纯粹的、名副其实的“【原初之理念】”之中；而“【肇始之时刻】”恰恰正是这样要求的，为了表象的清晰与领会的完整。我们将与您一同沿着这条【道路】前行——怀着真诚的愿望，为您的理解尽一切可能，或者至少尝试促进这一理解。原因相当多，这里既有您将来“给予”的意图（因为正是您们是真正的研究者、开发者：数学家、物理学家、遗传学家、生物学家与神经生物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以及“IT”领域的专家），也有对【世界】产生之时刻的重要细节的研究，因为众所周知，这一令人惊奇的思考主题将永远令您感兴趣……而且是非常积极地；

另一方面，我们不宜钻研得过深，以免这些知识获得【标准形式】，而应使您自己的思想能够自由飞翔。因此，我们将轻轻触及许多问题，在那些我们觉得它们与此处所研究的、我们【世界】〈先前隐藏的〉特点相关联的方面。让我们讨论一下可能被实现的维度，例如五维空间，它只在实现“【集体同步现实】”时才被使用。在汲取主观经验时，五维性并没有特别的必要，除了对其几何表象的分

析。正如三维空间在睡眠中不被我们使用，如果睡眠没有梦，它便不被实现。如果有人看见睡眠中的身体——这是“他人空间中的客体＋与之相应的条件”，但“从旁观者的立场去讨论自己睡眠时的自己的身体”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一假设不会成为事实，不应容许这样的错误。讨论他人沉睡的身体是有意义的，但要假定有观众存在，透过自己关系的棱镜，并考虑到这些条件；

维度的等级，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作为属性属于空间，并作为某种整合条件被实现，以安置具有〈与之〉相应维度的客体。如果存在多维本性的“非生命客体”，那么〈以沉睡的身体或任何其他普通物品为例〉，这些“客体”需要条件；同样的条件也是需要的，例如一块被遗忘在空无一人的房间地板上的冰——依照条件，冰将全部融化，之后会留下一摊水〈……而它随着时间会干涸〉。如果有人走进房间，那么依照这些条件，那里应当有一摊水——它就会在那里。关于多维客体及其所属条件的思考，也是同样的【理念】。我们可能看不见多维的存在者，但〈【为生者之世界】〉大概我们能够发现它们的“痕迹”，即它们活动的后果。它们总不至于去隐藏这些痕迹，正如“我们不会扫掉自己在沙上的足迹”，也不会试图向“他者”隐瞒我们的生命活动。当然，我们明白“一切——都是【波】”，而且不是“只有当我们看不见具体客体时【波】才存在”，而是——不，“【波】始终【在】”，即使在我们看见客体、参与情境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观照的时刻——我们读取【波】；而当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时

（“酣睡无梦”），我们就不读取——那时既没有现实，也没有情境。但无论如何，条件都会留下，当我们醒来时，它们将应用于客体，即在“【太一】”（我们）在场时，这将变得现实；

即使是经过重构的【理智】，要把它调整到能考虑【首要条件】，也并不容易——所观照者是在【意识】的划出部分(?)中的瞬逝灯火，即在为每一个“【太一之实在面向】”所实现的空间中所安置的情境与客体。对深入研究者而言：必须弄清，一切都是瞬逝的——被实现者、意念之物、空间；【波】也是如此，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可视化”——如果试图去表象它的话；

在这些研究的全部内容中，我们再一次表现出这样的意图：总结出完全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东西；而我们已经可靠地弄清：【这】是【统一的系统】（“【意识】”）——共同的与我们的，这里的意思是毫不含糊的，即恰恰是同一的。

由此得出：“维度是思想形式，为“【太一之发展】”的过程组织起质量更高的环境”。这使对构造的理解变得复杂，但——理解本身成为可能，这同等程度地简化了关于它的知识，使之不可分割、合乎逻辑（适合于推理）；

考虑到【发展】对【太一】的【重要性】，可以得出如下断言：维度的实现没有界限，这证实了“【肇始】”的某些“推论中的思考”，即“关于无限多个维度”；

【全维性】——我们用这一概念指一种具有无限维度等级的抽象构造，它潜在地包含任何空间，依据下级空间

整合于一切在维度等级上高于它们的空间，即母空间之中的原理。在几何上，除了神，没有谁能表象【全维性】，即成为具有无限维度等级之【空间】得以实现的【原由】；但可以尝试单独地表达【全维性】相对于一个直接下属的、等级为∞ - 1 的维度：

$Q^{\infty} <- \{ \infty \times [Q^{\infty - 1}] \}$

（任何维度的 Q 空间都可以类似地表达）

【全维性】，在理论上就是整个【世界】，其条件是：【世界】由每一维度的代表者——生命存在者——一次性地、同步地实现为现实，而且必须同时进行，由神本身参与，并由一切参与者观照一个具体的客体（……太多了，名副其实是“不可思议的条件”）。不妨设想：一切存在者一次性地观照【宇宙中心黑洞】（如果有的话）；

＊ ＊ ＊

基于全部内容，我们想强调其他实现机制的重要性：振动（感觉）、嗅觉（气味）、触觉（感受）、听觉（声音）。此外——请注意意义内容的重要性：日常言语、书籍与电影的内容——所有这些事件，我们很可能在某个时候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也就是说，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它，精确到面孔与所说的话，但——带有对意义的主观即兴发挥，情节要扣人心弦、有趣得多，因为它是由您自己，在您自己的【世界】中〈即个体地、主观地〉实现的。这完全不是说“我们使用现成的情节与剧本”——那些如此断言的人，指的是某种“【信息带】”或“数据储备与

仓库”，它包含绝对一切信息，不可能想出任何新东西；有些人甚至援引神及其创造活动，等等。

“【共同信息库】”无疑是存在的，作为“【意识】”中的“活的、但静态的【波】”*。当试图思考某个具体的主题，分析思想形式、自发处理的数据之流，寻找相关的理念与模式时，就会明白：“【信息库】”中有联想性的联系。直觉上它被感受为系统性的，但具有抽象的构造。应当指出，其中所包含的数据，在地域上（但在总体的意义上）有不同的来源，因为新的发现有地球上的，那时——它们“同时被若干人完成”（通常是两人）；但更常见的是，发现被作出后二十到四十年不发表，而除了它们（这些作者）之外，谁也无法发现它们。这意味着，【理念】也可能根本不是人类的，也可能由那些就在这里、在地球上独立地产生它们的人所想出。有趣的是，对这一“【系统】”而言语言并不重要，因为这是【纯粹概念之普遍语言】；但是，不要推远，也不要疏离——这一切都在此时此地；

*“活的、但静态的【波】”——看起来是悖谬的，然而它恰恰是静态的，并在事件之流中被动态地补充，这是由【太一之能动发展】所引起的，即由参与不同【情境】的无限多个“【实在面向】”所引起的；

我们理解【无限】之【本质】的〈悖论〉：“在理论上——在【永恒】之中，一切可以想到的东西都已被想出”，更确切地说，本可以如此，但——可靠地并非如此，出于以下【原由】，并依据一切【法则】：

1）【生命领域永恒扩展之循环功能】，即——【世界】无限地扩展。因此，“一切是不可能都被想出的”，而且“【发展】没有界限”；2）完结性与【世界】的存在相矛盾，恰恰——阻碍“【太一之发展】”（【生命之意义】）；3）＋【综合】——是无限转化的过程。

结果正是如此，【令人惊奇的悖论】确立了“【永恒系统之合理性】”，并形成了“【太一发展系统之本质】”。在【发展】中有界限，就不可能永恒地（无限地）活着。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明：我们不可能是在“使用已经存在的、现成的信息”，并且无力创造某种“真正新的”东西；

此外，应当指出，存在着无限多的生命存在者（“【太一之实在面向】”）——它们独特地产生，每一个都拥有个体的自身之【世界】（【独一体】），拥有主观地组织起来的【理智】，具有独特的功能。与此同时，必须考虑〈宇宙——即万一它们有很多的话〉、每一个星系、行星的独特构造，以及＋它们独特的【本性】。

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告诉我们：在【肇始】的时刻，某一位或某种东西力求极其周到，以便不容许同一性，因为容许同一性就会带来某种倾向的威胁，因而也威胁整个【世界】。能否断言“【每一电子之独特性的事实】”？——能。同样也可以断言：【所观照之灯火的成分】不是事实性的，而是借助心理现象与功能，在【波】的内容中被实现的；

＊＊＊“思考即创造！”

如果太阳，以及我们所理解为“【发射器】”、在我们看来是“光子及其他粒子的发射体”的一切，是“【意识】”或“它的”功能部分（器官）——看起来竟然如此！奇怪（如同现在看起来那样），或者我们觉得这奇怪，是因为〈要把这装进脑子里〉很难……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乎逻辑的，那又会怎样？我们以此指的是什么？——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建议考察的不是“【发射器】”的各部分，而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某个“东西”，或某种更大的东西，例如海洋（它确实很美）——对我们而言，这是可以在其中游泳的水，我们在海洋中捕鱼、旅行、娱乐，等等。我们出于已知的、习惯的原因珍视它，但让我们来假设一下，想一想我们那并不完全恰当的判断，并尝试在海洋中看出某种“【太一发展之本质】”。首先，我们应当把它看作一种安全手段，即在一个旋转的物体（行星）上、如此数量的液体——这是离心力的平衡，即某种旋转的镇定器，它由【意识】实现为我们安全的根据之一（但恰恰是为了我们，为了生者，而这是我们在任何思考中都应当首先“置于首位”的）。海洋也可能是诸【世界】之一，但属于其他存在者。而那里已经有若干个【世界】，甚至有一些只能在显微镜下看见。是的，它们也是三维的，但我们不能否认存在五维的水生存在者，而且——如果我们能够设想这一点（“思考”），那么【太一】在某处已经在使用它（没有边界，没有任何界限）——【世界】从

任何立场看（除了【太一】本身），都是完美的，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界限，这一切都由无限的“loop(.)”所保障；

我们也断言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绝对独特性】——它能够创造新的独特之物，从〈看似〉简单的【理念】，直到【总体法则】。要义在于：我们不是从【星系际网络】下载作品、艺术电影与其他【理念】的剧本。我们自己能够建造与创造，而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会获得联想性的联系；

在这些原则中，有与“物理系统”的重大区别：后者力求多次使用经过仔细检验的（同一种）技术，以达到可靠性；但物质的东西由于其“暂时的、瞬逝的本性”而是动态的，因为在现实条件中不可能是别的样子；然而——我们使用图纸、原型、各种标准，在这之中有某种来自“【太一】”的好东西——那只是对【发展】的追求。也许，甚至这也必须被承认为进步，但人类的绝大部分（99.99%）确实认为【世界】是外在的，存在于“【意识】”之外。剩下的0.01%把【世界】表象为独立于“【意识】”的、外在的——但承认“【灵魂】”是理想的；另一些人认为【世界】是【爱】；第三种人同样知道【世界】是思想——活的，或者是虚拟的矩阵；

这是以这种形式进行阐述的主要原因——不使用术语；另一方面，〈某些〉学院概念可能破坏这一探究的构想。我们宁愿容许混乱（读者若愿意，就得去弄清它），也不愿容许完全的不理解。此外，我们坚决反对引用现有来源

的通行原则（“法则”）：哪一位伟人说过？或者，哪一位先贤提出过问题？但是，如果这是新的，该怎么办？冲突……难道应当以迷路者为准吗？

我们避免评注，避免援引可敬学者的文本，以此拒绝因我们对伟大理念的主观解读而误导我们的读者。例外是：勒内·笛卡尔，以及他杰出而永恒的“【“我”之自身确定性行为】”（《谈谈方法》，1637 年），以及伊曼努尔·康德，以及他的“物自体”（《纯粹理性批判》，1781 年）；

*** 以下（按文本）的一切，我们都归于【适应】；

关于“适应”一章的评注

本章是一道门槛。它的最后一行说：“以下（按文本）的一切，我们都归于【适应】。”这意味着，这不是单独的一章，而是通往一个部分的入口：这个部分讲的是，如何在本书所推导出的【条件】中生活与思考。副标题直接点出了目的：适应“作为世界观之条件”。世界观已被推导出来；现在，【理智】要在其中安顿下来。

暂时忘记。 第一个建议可能令人困惑：“在最初的时候”放弃学院知识，忘掉一切，沉浸到【肇始之时刻】所要求的纯粹的、“原初的”【理念】之中。这不是轻视科学，而是【理智之重构】的教学法。习惯无法用它形成时所用的同一种语言去移动，这一点《目的》中已经说过。

本章也说明了这样做是为了谁：为了那些将把这些理念继续带下去的人——数学家、物理学家、遗传学家、生物学家与神经生物学家、天体物理学家、IT 专家。本章也为自己设定了尺度：触及许多问题，但不深入，以免知识凝固为标准形式，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自由飞翔”。

维度与睡眠。 五维性在实现【集体同步现实】时被使用，而对主观经验来说并无特别的必要。同样，三维空间在无梦的睡眠中不被使用：它不被实现。由此产生了审慎。如果有人看见沉睡的身体，这是“他人空间中的客体＋与之相应的条件”。不能从旁观者的立场去讨论自己睡眠时的自己的身体：这样的假设不会成为事实。这是【独一体】之隔离的直接推论。

空房间里的冰。 一块冰被遗忘在空房间的地板上。没有人看见它如何融化，但走进来的人会发现一摊水：当【太一】出现时，条件被应用于客体。这是《意识》中“【理念】＋【条件】”的模型，与苹果和仓鼠的例子相同。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我们可能看不见多维的存在者，但能够发现它们活动的痕迹：它们不扫除痕迹，正如我们一样。

本章也澄清了容易混淆的一点：【波】始终存在，而不只是在我们看不见客体的时候。在观照中，我们读取它。在无梦的深睡中，我们不读取它，那时既没有现实，也没有情境。但条件依然存在，并将在我们醒来时被应用。

划出的部分。 “所观照者是在【意识】的划出部分(?)中的瞬逝灯火。”作者自己提出问题，并为读者的思考留

出余地。一种读法是这样的。【意识】没有部分，也没有位置：正如《意识》中所表明的，它不是空间，而是一切“何处”的条件。那么，“划出的部分”就不是【意识】的一块，而是为每一个【实在面向】单独实现的空间，即其【独一体】的隔离世界。被划出的不是【意识】，而是它为一个存在者所实现的东西。其他读法也是可能的；本章的问号容许它们。本章还为“深入研究者”补充道：一切都是瞬逝的——被实现者、意念之物、空间，甚至【波】，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可视化，如果试图去表象它的话。

维度作为思想形式。 本章再一次总结：没有任何外在之物，而【意识】是统一的系统，共同的与我们的，“毫不含糊，即恰恰是同一的”。由此得出：“维度是思想形式，为【发展】的过程组织起质量更高的环境”。这与《空间—时间》所表明的相同：四维性与三维性是同一种类的现象，没有哪一个“更真实”。理解因此变得更复杂，却成为可能：知识变得不可分割、合乎逻辑。而既然【发展】没有界限，维度的实现也就没有界限。

【全维性】。 本章把维度的阶梯推到极限：【全维性】是具有无限维度的抽象构造，包含任何空间。只有神能够完整地表象它，但可以表达它与直接下属维度的关系：

$$Q^{\infty} \leftarrow \{\infty \times [Q^{\infty-1}]\}$$

这与《双面向（二元）之太一》中的规律相同：母空间包含无限多个低一维的下属空间。在数学中，这里有一种呼应：无穷维空间是存在并起作用的，希尔伯特空间是

量子力学的基础。还有一处细微之点，它对本章有利。在无穷维中，去掉一个维度，所得的空间本质上等于原来的空间。因此，公式中的“∞−1”，如同《双面向（二元）之太一》中轴的极限“∞+1”与“−∞−1”，应当被读作符号，而不是算术。【全维性】是整个【世界】，其条件不可思议：一切维度的一切存在者，与神一同，在观照同一个客体时一次性地、同步地实现。

其他实现机制。 本章提醒：观照不是唯一的途径，还有振动、气味、触觉、声音。还有意义内容——言语、书籍、电影。按照作者的想法，我们很可能会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它们的事件，但带有自己对意义的即兴发挥，因为是我们自己在自己的世界中实现它们。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使用的是来自某种“【信息带】”或一切都已具备的仓库中的现成剧本。这一思想应当被作为寻找方向的指引来把握，而不是作为结论。

【共同信息库】。 与此同时，信息库是存在的：本章称之为“【意识】中的活的、但静态的【波】”。这里的关键词是“活的”：它指向实现的时刻。正如《意识》与《论世界观》中所表明的，【意识】就其自身而言是空的，只在运作中、即在实现时才“包含”。【波】作为根据是静态的，而在它被读取、并被无限多个【实在面向】在事件之流中补充的时候，它是活的。本章在脚注中坦诚指出的悖论，因这一区分而消解。

信息库中有联想性的联系，它们被感受为系统性的。语言对它并不重要：这是“【纯粹概念之普遍语言】”。

本章还引用了一个来自科学史的观察：同一个发现常常由两人独立作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牛顿与莱布尼茨发现了微积分，达尔文与华莱士发现了自然选择，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把这类情形称为“多重发现”。本章接下来的思想——发现有时二十到四十年不发表，【理念】也可能根本不是人类的——是寻找方向的指引。“信息库”最近的邻居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分歧在于要点：在荣格那里，原型是不变的；而在这里，作为根据而静态的【波】，被【发展】不断地补充。

一切都已被想出了吗？ 无限的悖论：在永恒之中，一切本应都已被想出。本章回答，可靠地并非如此，并给出三个原因。【世界】无限地扩展，“一切”是不可能都被想出的。完结性会与【发展】、与【生命之意义】相矛盾。【综合】是无限转化的过程。由此得出本章称之为证明的结论：在【发展】中有界限，就不可能永恒地活着，因此我们不是在使用现成的信息，而是能够创造真正新的东西。这直接延续了《存在之意义》：指向不可达到者的【目标】是不可穷尽的。

这里的精确邻居是尼采及其“永恒轮回”：在可能状态的数目有限而时间无限的情况下，一切都必然重复。本章以构造回答这一点。【世界】不是有限的，它在扩展，而【系统】，正如《“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中所说，被构造得不容许重复与同一性。

每一个电子的独特性。 “能否断言【每一电子之独特性的事实】？——能。”物理学家会反驳：电子作为一类

是全同的，原则上不可区分。但他也会承认泡利不相容原理：在同一系统中，没有两个电子处于同一状态。体系走得更远，并从内部作答。正如《意识》中所表明的，【现实之帧】没有时间上的延续，而一切动态之物都是独特的：此刻的客体与十亿分之一秒之后的同一客体，几乎是不同的客体。电子每一次都在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实现时刻显现，至少有最微小的差别。因此，没有两个相同的电子，甚至没有同一个电子的两次相同的显现。这正是全书所立足的那一对概念：电子的【理念】是一个，每一次实现都是不可重复的。而这不是公理，而是已推导出之物的推论。

“思考即创造！” 在这里，本章允许自己作出最大胆的推测。如果太阳以及我们称为【发射器】的一切，是【意识】的功能器官，会怎样？如果海洋不只是水，而是我们安全的根据，是行星旋转的镇定器，而对其他存在者来说还是整个【世界】，会怎样？如果存在五维的水生存在者，会怎样？在这里，方法比答案更重要：看待任何事物，首先把它看作生者之安全与【发展】的根据。而这些推测本身，是寻找方向的指引，也应当这样把握它们。

对物理学有一处修正，而做这一修正时不妨带着微笑：正如《肇始》中早已说过的，知道一切是不可能的，而作者第一个承认这一点。海洋并不平衡旋转行星的离心力：地球旋转的稳定靠的是它的角动量。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本章的形象比原来设想的更为精确。海洋确实在“镇定”旋转：海洋中的潮汐摩擦使它减速，一天的长度每个世纪

增加几分之一毫秒。直觉是对的，机制不同。而主要的思想并不取决于这一修正。

创造，而不是下载。 每一个生命存在者都是绝对独特的，能够创造新的东西——从简单的【理念】直到【总体法则】。我们不是从“【星系际网络】”下载剧本。在这里，本章与“物理系统”作出区分：后者为了可靠性而多次重复经过检验的技术。本章并不谴责对图纸与标准的重复：其中也有对【发展】的追求。但生者的创造是另一种类的：它不重复，而是创造。

不作援引。 本章说明了作者为何几乎不援引伟人：为了不以对他们理念的主观解读来误导读者。例外有两个：笛卡尔及其【“我”之自身确定性行为】，以及康德及其“物自体”。这种拒绝不是冷淡，而是珍重：作者钦佩每一个作出发现的人，因为他们都服务于【发展】、【太一】、人类与【社会】，而他不愿替他们说话。评注列出邻居则是出于另一个原因：不是作为作者文本的支撑，而是为了区分，使读者看到本书在何处与前人所走之路相合，在何处走自己的路。本书依靠的是自己的推导；邻居只是帮助看清它的位置。

本章是什么。 这是进入【适应】部分的入口。其中表明：为了在【存在条件】中安顿下来，应当暂时把学院知识放在一边；睡着的人不从旁观察自己的身体；当【太一】出现时，条件被应用于客体，因此多维之物可以凭痕迹被发现；维度是思想形式，其实现没有界限；【全维性】作为阶梯的极限是可思的，但只有神能够表象；【信息库】

是活的、静态的【波】，被【发展】不断地补充；一切是不可能都被想出的，因此总是可以创造新的东西；每一个电子及其每一次显现都是不可重复的。本章也给出了一些指引——关于太阳、海洋、其他存在者——它们指示寻找的方向。本章与其说是在证明，不如说是在教人观看，这正是它的使命。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人格同一性

“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的同一性——在于“我”不可能有别的设定，因为——包含具体存在者之经验的【波】，包含着“【自我认同之本质】”，而“【自我认同】”本身也是经验，即已获得之知识的事实，它随着每一种关系与经验而得到证实；

每一次经由许多外在的关系（空间的与属性的）把注意力转向【自身】时，这一经验都得到加强，变得更加稳定，整合于事件以及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之中。而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自我认同】借助相互的相对性而实现；

关注这一转瞬即逝地（自动地）、不知不觉地发生的【认同之行为】的【本质】，就可以明白：“【太一之实在面向】”——在“读取”任何存在者的“【波】”时，将依据【波】的内容，承认“【自己】就是【自己】”。“【本质】”本身并不因此而改变。

包含在一个具体之【波】中的个体之“我”，是绝对独特的、静态的（【波】）；无论哪一个“【太一之实在面向】”读取这一【波】——“【我本身】”的具体个体性都不会受损，即使在每一次睡眠状态之后〈这些〉“【实在面向】”都是不同的。我们已经弄清，“【太一之总体面向】”把“【自身之我】”提供为无限多个“【我之实在面向】”，这可以是“【分布式的一体之

我】”，或者是“【一体之我】”分支为无限多个恰恰是彼此分离的“我”——【意义】、【功能性】，更不必说“【自我认同】”，都不会因此改变；

这一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是【自身之我】吗？”），回答是明确的：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我”，作为“【人格】”——是绝对独特、永恒而不可摧毁的。“【实在面向】”保障其（“具体之我”）在现实条件中的能动性，这是在静态之【波】中保存经验与【自我认同之本质】的可靠方式（请记住：“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世界】与【永恒】”）；

不可能确定【太一】（例如神——圣父）的详细构造，正如在现实条件中进行研究时，我们无法通过比较物理质量与强度来确定原子中的电子是否不同，因为这是波函数的显现——【整个世界唯一的】波函数〈……物质的电子并不存在，甚至不以瞬逝的形式存在？〉。如果粒子被实现，那么——在【电子之统一函数】中就设定了其中每一个的【独特性】，预料到总会有人找到对它们作物理比较的方法，既在研究者本人唯一的【世界】中，也在不同的【世界】中，如果这是一组人的话；而在这种情况下，【独特性】的条件就被实现；

“【自我认同之本质】”——这恰恰是为了生命的延续而想要保存的东西，因为这一内容是具体【人格】与其经验之间唯一的对应环节。“【自我认同之本质】”（对【自己】本身的认出）的丧失，或者正确认同【自己】的

其他方法的丧失，即使连同自己名字的丧失——这是可能的——都等同于生命的终结，即“【死亡】”；

“【存在者之死亡】”——是对【发展前景】丧失之事实的确认；

我们建议不要把“【生命】”等同于“【发展】”，但应当知道：“【发展】”——我们称之为“【生命】”，即“【当前存在之事实】”由【发展】所预先决定；而如果【奠基者】不存在，【后果】也随之消失；

关于“人格同一性”一章的评注

是什么使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十年前的我、童年的我是同一个人？人格同一性的问题是哲学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本章对它作出简短的回答，却带有前人所没有的一步：同一性不是依靠读取【波】的那一位，而是依靠【波】本身。

【自我认同】是经验。 本章从不可能有别的设定这一点，推导出“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的同一性。具体存在者的经验之【波】包含着“【自我认同之本质】”，而【自我认同】本身也是经验，是已获得的知识，它随着每一种新的关系而得到证实。每当注意力经由空间的与属性的关系转向自身时，这一经验就得到加强。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自我认同】经由相互的相对性而进行：别人

认出我，而我在别人认出我的方式中认出自己。这一切转瞬即逝地、“自动地”、不知不觉地完成，却是不间断的。

本章中的“我”一词。 这里需要精确，否则读者会把本章与先前各章对立起来。按照本书自《“我”之行为》以来所坚持的规则，“我”本身不属于任何人，而【人格】是“我”所读取的【波】。在本章中，“我”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包含在一个具体之【波】中的个体之‘我’”、“【我本身】”、“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我’作为【人格】”——这是【人格】，是【波】的内容。而读取它的那一位，是【太一之实在面向】，即严格意义上的“我”。本章讨论的是：在第二者可能更替的情况下，第一者的同一性。

读取者可以更替，【人格】不会。 这是本章的主要一步。【实在面向】在“读取”任何存在者的【波】时，依据其内容承认“【自己】就是【自己】”。包含在【波】中的个体性是独特的、静态的，无论哪一个【实在面向】读取这一【波】，它都“不会受损，即使在每一次睡眠状态之后这些【实在面向】都是不同的”。“我”是彼此分离的，还是一个分支为无限多个的分布式的“我”，“【意义】、【功能性】与【自我认同】都不会因此改变”。

这与《存在之意义》中关闭“部分还是代表处”问题的那一步相同：不可能被实现的区别，不是区别。这也与《意识》中忒修斯之船的那一步相同：事物的同一性不是靠质料维持，而是靠关系维持。在这里，它靠【波】的内

容维持。由此得出本章的结论：【人格】“是绝对独特、永恒而不可摧毁的”。【实在面向】保障它在现实条件中的能动性，而【波】是保存经验与【自我认同之本质】的可靠方式。“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世界】与【永恒】。”

邻居。 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第一个说出：人格同一性不是依靠实体，而是依靠意识与记忆来维持：我就是那个记得自己的人。与本章的相似是直接的。分歧在于承载者。在洛克那里，意识属于灵魂或人；在这里，【自我认同】是【波】的内容，而读取它的那一位可以更替。

走得最近的是德里克·帕菲特。他在《理与人》中分析了关于瞬间传送与分裂的思想实验，表明重要的不是承载者的同一，而是心理的连续性。本章几乎逐字同意他：承载者可以更替，而【波】中的连续性得以保存。分歧在于结论。帕菲特的结论是：同一性“不是重要的东西”。在这里，同一性被完整地保存——因为它不是依靠承载者，而是依靠永恒的【波】。

电子与一个函数。 本章把自己的处境与物理学相比较。正如无法确定【太一】的详细构造，在现实条件中也无法确定原子中的电子是否不同：这是“波函数的显现——【整个世界唯一的】波函数”。如果粒子被实现，那么在电子的统一函数中就设定了每一个电子的独特性，而当有人找到比较它们的方法时，这一独特性就被实现。

这里恰好有一位与本章几乎逐字吻合的邻居。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曾向费曼提出一个被称为“单电子宇宙”的

想法：也许一切电子都是同一个电子，因此它们的电荷与质量完全相同。物理学没有接受这一假说，但其形态本身——一个函数，无限多的显现——与本章相同。体系以自己的那一对概念使之更加精确：电子的【理念】是一个，每一次实现都是不可重复的，正如《适应》中所表明的。不可重复的是位置、状态与实现的时刻。

至于一切电子的电荷与质量是否相同，在与作者的分析中仍然是一个问题，应当把它作为留给未来研究者的指引而保持开放。作者推测，每一个量都有无限长的数字“尾巴”，电子可能在那里有所不同。他的论证是认真的：电荷与质量是用电子设备，即用由同样的电子构成的仪器测得的，而且带有误差，而所观照者，正如《空间—时间》中所说，不可能是根本性的。通过测量，无法证明同一性直到无穷位。反对这一假说也有自己的论证，而它并不依赖于仪器的精度。有一些现象只在粒子完全不可区分时才出现：交换相互作用，化学键与磁性正是依靠它。这些现象不是逐渐减弱，而是要么存在，要么完全不存在。如果电子哪怕在最遥远的一位数字上是可区分的，这些现象就不会存在。谁能找到绕过这一论证去检验那条“尾巴”的方法，谁就会发现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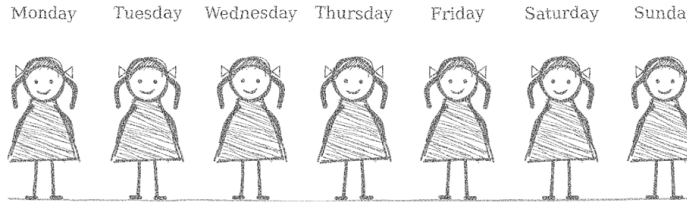
【死亡】与【自我认同】。 “【自我认同之本质】”是为了生命的延续而想要保存的东西，因为它是【人格】与其经验之间唯一的对应环节。对自己的认出的丧失，如果没有别的方法认同自己，即使不带自己的名字，本章也把它等同于生命的终结。并给出定义：“【存在者之死亡】

是对【发展前景】丧失之事实的确认。”这是《存在之意义》中所确立的：死亡是前景已经穷尽的标志，是对事实的读取，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判断。

【生命】与【发展】。 本章的最后一行坚持着全书所立足的不对称。不应把【生命】等同于【发展】，但我们把【发展】称为【生命】：当前的存在由【发展】所预先决定，而如果没有根据，后果也随之消失。“【发展】＝【生命】，但反之不然”：这不是等式，而是根据。

本章是什么。 这是关于是什么使【人格】成为其自身的一章。其中表明：【自我认同】是经验，被每一种关系所证实；【人格】的同一性依靠【波】的内容，而不是依靠读取者，因此即使读取者更替，它也不会受损；彼此分离的“我”与一个分布式的“我”之间的区别不可能被实现，因此不是区别；【人格】是独特、永恒而不可摧毁的；死亡是前景的丧失，而【发展】是【生命】的根据。本章还留下一个指引：数值的无限尾巴以及电子在其中可能的差别——这是一个等待其研究者的问题。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关系：[【理智】*|身体]

*在【超观念论】模型的框架内，研究［“【意识】”|“身体”］这一关系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这里，思维的工具是“【理智】”［“我”与【意识】的相互作用］。这意味着，“【人格之波】”由“【太一之实在面向】”之一来读取——名副其实地——由“活在【人格】之角色中者”来读取，它读取的正是这一【人格】之【波】。这一“【波】”既包含“【自我认同之本质】”，也包含个体地形成的【理智】的功能性，即既包含【心智】的独特功能，也包含【理智】本身的整体功能；

这一关系与具体“【人格】”（“【太一之实在面向】”）已有的经验相联系，也就是说，我们断言，身体的外观以及身体的状态——是【心理之衍生物】：“情绪与一切事件（或事件片段）的总和”，它们影响了心理状态，引起了恰恰是重大的（鲜明的）情绪。换言之：“【太一之实在面向】”在实现（即读取【波】）某一特定存在者的经验时，便在现实条件中把“【自己】”表象为具体身体〈恰恰是这一存在者的身体〉的样子；

这里的意思是，“身体的外观及其状态”反映已有的经验；然而，不仅应当考虑经验本身，即作为刺激心理之内容的经验，还应当考虑这一存在者对其所经历之经验的主观态度。因为两个不同的人所经历的相似经验，会使其

中一人死于神经性打击与心肌梗死，而另一人却身体健康、状态极佳。因此，在考察这一关系时，必须考虑具体人格的世界观及其他特征。是的，这偏离了正典与规则。在这里，我们不研究除【超观念论】的【世界】模型之外的其他世界观概念；

因此，这一关系，即古典哲学中所知的［【意识】 | 身体］，我们把它与【理智】的功能特点相联系，尤其是与人的性格相联系，性格对身体状态施加这种被动但关键的影响（【首要条件】，而且是静态的）。在这里，我们把“【人之性格】”理解为他对任何情境的态度，即【心智】与【理智】之潜能，其基础首先是遗传密码（DNA），＋对“事物”的主观看法——它导致这样一些结论，其中包含某些“痛苦的体验”，它们扭曲面部表情（例如），其结果是——脸会变得歪斜，常常皱眉，最终——呈现为一个衰老而疲惫不堪的人的形象。类似的后果也影响内脏器官，形成痉挛、紧绷，血液供应受到破坏，接下来的事已经很清楚了——甚至诊断都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在这里，大概必须在因果性的诸种变体中选择一种，我们或许会停留在如下模型上：“心理原因与心理结果”，因为我们否认独立地、不依赖地存在的物质之物；然而，一切被公认为物理的东西，绝对都安然存在着，其本性是：【波】（静态地）＋现实（暂时地）。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承认【理智】对身体的纯粹心理的影响；同样，先前被认为是来自物理身体、指向【意识】的影响——我们承认

为指向【理智】的心理影响，但不是来自身体，而是——考虑到身体在现实条件中的状态；

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问题存在的话，我们建议将其确定为“新交互作用论”。由于新的知识与被发现的条件——这将保留先前的原则：心理的相互影响；

关于“关系：［【理智】|身体］”一章的评注

本章着手处理哲学中最古老的任务之一——心身问题。思想与肉体如何联系？一者如何作用于另一者？本章不选择任何一个现成的答案。它首先重新摆放了问题本身，然后消解了那个使问题数百年来始终是问题的困难。

为什么是【理智】，而不是【意识】。 古典的一对概念是“意识与身体”。本章立即声明：在【超观念论】模型中，研究［【意识】 | 身体］这一关系没有意义。这里的【意识】不是心智，也不是心理，而是静态的实现者，正如《意识》中所表明的。思维的工具是【理智】，即“‘我’与【意识】的相互作用”。而它与【自我认同之本质】以及个体地形成的【心智】功能一同，包含在【人格之波】之中，正如上一章所表明的。读取这一【波】的是【太一之实在面向】，“活在【人格】之角色中者”。因此，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关于【意识】与身体，而是关于【理智】与身体。古典的那一对概念是被错误地提出的。

身体作为经验与态度的衍生物。 本章说，身体的外貌与状态是“【心理之衍生物】”：影响了心理的情绪与事件的总和，尤其是鲜明的那些。【实在面向】在读取具体存在者的经验之【波】时，在现实中把自己表象为恰恰是这一存在者的身体的样子。这延续了《对自身身体之态度》：身体是“我”的表象。

但本章随即澄清：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验本身，而是对它的态度。两个人经历同样的事：一人死于打击与心肌梗死，另一人却身体健康。因此在这里必须考虑世界观与性格。医学证实了这一点。强烈的情绪打击可以引起急性心力衰竭，即所谓的“心碎综合征”。慢性应激确实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而心理学早已表明，造成伤害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如何评价它。对于这一切，体系给出了根据：心理之所以影响身体，是因为二者本性相同。

性格与 DNA。 本章把性格定义为人对任何情境的态度——【心智】与【理智】之潜能，其基础是遗传密码与对事物的主观看法。这是一个被动但关键的【条件】。痛苦的体验扭曲面部表情，脸皱起来，人呈现出衰老而疲惫的样子。内脏器官也受损：痉挛、紧绷、血液供应受到破坏。

DNA 在体系中是什么？从实现现实者的立场看，他人的 DNA 是具体【人格】之根据的密码，是将在经验中被使用的模板。它的构造与《社会与人类》中的父母相同：按实现的顺序，它在出生之后被发现；按根据的顺序，它在先。而它来自父母——是从根据中被实现的根据。对他人而言，密码是可以阅读的文本；对本人而言，它是其【波】的

【条件】，显现在外貌、倾向与性格之中。但模板不是命运。DNA 相同的同卵双胞胎长成不同的人，遗传学部分地以此来解释：经验与环境改变基因的工作，而不改变密码。对体系而言，这正是全书所立足的那一对概念：【理念】是一个，实现是不可重复的。模板规定经验由什么构成，而经验会成为什么，由态度决定。

不要反过来读。 本章说痛苦的体验导致痉挛、血液供应受损以及可以预见的诊断，这些话讲的是态度对身体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巨大的。但不能反过来读它们。并非每一种疾病都由态度产生：有被给予之物，而本章自己就把遗传密码列为性格的基础。也不能凭一个人的疾病去评判他的态度或他的体验。病人可能根本没有痛苦；把痛苦归于他，如同把过错归于他一样，就是强加于他从未有过的东西。他人的态度与他人的情绪，不从外面评判。

作者在分析中走得更远。一个生来不能行走或看不见的孩子，本可以是幸福的，如果没有人向他灌输他不健全的想法。被强加的痛苦本身就是伤害，而且是沉重的伤害。这样的孩子可以在他所擅长的方面胜过别人：先天失明者的大脑会重组，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明眼人更善于分辨声音，触觉也更敏锐。妨碍一个人的，往往不是他的身体，而是环境与他人的态度。因此，其他人所欠他的一切，就是保障他能以自己的方式学习与行动的可能。不灌输不健全，也不要求特殊：尺度与对所有人的一样——不从外面强加态度。

心理原因与心理结果。 本章的主要一步在于对因果性的选择。心身问题的古典困难在于：非物质的东西如何能作用于物质的东西。早在 1643 年，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就在与笛卡尔的通信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运动需要接触，无形的灵魂如何能推动身体？笛卡尔始终没有给出令她满意的回答。本章不回答这一问题，而是消解它。独立地、不依赖地存在的物质之物并不存在。一切被认为是物理的东西都存在，但其本性是【波】（静态地）加现实（暂时地）。因此，并不存在两个异质的方面，需要在它们之间架桥。【理智】与身体本性相同，它们的相互作用并不是谜。剩下的是“心理原因与心理结果”。

相反的方向也依然存在。酒、发热、麻醉、颅脑损伤会改变【理智】的工作，这一点人人皆知。本章并不否认这一点，而是换一种方式来读：先前被认为是身体对【意识】的影响，是对【理智】的心理影响，“考虑到身体在现实条件中的状态”。身体的状态是【波】中的【条件】，【理智】的实现会考虑到它。生理学与药理学正确地描述了这是如何发生的：什么物质，作用于哪些细胞，产生什么结果。体系说的是这是什么。事实归科学，诠释归体系，二者并不争执。

新交互作用论。 本章把自己的解决方案称为“新交互作用论”。这个名称是准确的。它从笛卡尔古典的交互作用论中取来了要点——灵魂与身体的相互影响，这是每个人都从经验中知道的。但使交互作用论易受攻击的东西，即两种实体之间的鸿沟，在这里消失了：实体只有一种，

即心理的实体。相互影响被保留，谜被消解。这也是心身医学的根据，即研究心理对身体之影响的医学方向：影响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身体与心理本性相同。

本章是什么。 这是解决哲学中一个古典任务的一章。其中表明：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关于【意识】与身体，而是关于【理智】与身体，因为【意识】在这里是实现者，而不是心智；身体是经验的衍生物，而首要的是对经验之态度的衍生物；性格立足于遗传模板与主观看法，而模板不是命运；不凭疾病评判他人的态度与他人的体验，而被强加的痛苦本身就是伤害；【理智】与身体的相互作用并不神秘，因为二者本性相同。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为之苦苦挣扎的困难，在这里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消解了：它的根据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假定。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Errare humanum est ...

意志自由

立场：相容论

【超观念论】模型意味着一切事件完全而必然的相互联系（决定论），从【肇始】直到这一——抽象地当前的时刻，在〈个人的有意识的能动性〉之流中。

这一相互联系是在过程中，即在现实条件中被领会的：借助依次的研究与兴趣，领悟“【静态之波】”的内容，而【静态之波】就是不可摧毁的【真理】，并包含全部【信息】；

应当说明，【世界之构造】、它的内容、一切存在者与情境——都包含在“【统一之波】”之中，我们在现实条件中从中汲取的只是可供研究的一部分，而且这只涉及我们自己的经验，即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波】不包含【未来】——只包含【过去】；

不可能保存或拥有 1）现在的（现实的）或 2）未来的数据：前者——原则上不可能存在——情境动态地从经验中形成过去；而后者（荒谬）更是根本不可能是数据；

［“【已知的未来】”］与［“【发展】”〈即“【生命】”〉］——是绝对不相容的条件。对未来的知识与【发展】以及“【永恒原则】”相矛盾，而【永恒原则】有相应的根据——为了“【永恒存在】”，需要无限的【发展之道路】，以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您究竟为什么需要【永恒】？

【世界】是永恒的，因此——【未来】不以任何形式存在，既不在【波】中，也不在【现实】的条件中。可以尝试预测它，或者基于知识去预言，但这些尝试不会带来可靠的【保障】。遇到“因无知而来的惊奇”更令人愉快，否则【人类】就不会知道那些奇妙的发现。【未来】——只是“被期待的某物”，即在借助新的经验把过去转化为现实的时刻有意地产生的东西。现实之物——在观照的时刻成为【过去】，即成为已有的经验。接下来，以此类推，发生同样的事——由于汲取新的经验而发生的转化。【未来】恰恰是被形成的，直接在情境之中，然而——它总是结果成为无，空洞而无关紧要的东西，而详细地加以分析：

“【未来】——犹如难以捉摸的‘【新现实之边缘】’，一触及它——它就变为【过去】。”

关于【未来】（及其站不住脚）之思考的【本质】，在于必须把决定论这一概念重新界定为“【新决定论】”（neo）——它没有未来的与终结的阶段，原因在于【世界】与【太一】的【永恒】，并与在遵守或满足某些条件时【永恒生命】（或者“非常非常”长久的生命）在原则上与理论上的可能性相关。此外，我们断言一切的相互依赖——力量与对立面的绝对平衡；但【波】的本性并不妨碍“【意志自由】”，原因在于“【世界之构造】”必然包含通过最严格地维持平衡来控制其安全的“【和】之法则”。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行为与决定上是绝对自由的——如同神一样。这取消了【发展】中的一切限制，但借

助宗教与圣典——建议我们遵守诫命（……为了保持前景）；

“【新决定论】”（即带有【超观念论】之修正的决定论）——绝不与【发展】相冲突，【发展】等同于“【意志自由】”，并在任何一个已知的、在我们看来重要的、合乎逻辑的方面得到确定：神学的与宇宙论的，人类学的与社会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是重要的；但这一原则既不由【命运之因素】，也不由偶然或【运气】来保障，而是由必然的“【和】之法则”来保障（【世界】是【绝对秩序】）；

任何行动都指向【发展】与未来的形成，但恰恰是被设想的未来。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有预见”，并为我们所期待的结果准备条件，但——无法【保障】【成功】与【质量】。原因在于世界观，即在于准备这些条件的环境——这些条件先天地就不是精确的（……这是显然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可能是相应的或合适的，因为在“瞬逝的、不稳定的现实”条件中不可能创造它们。一切组成部分都应当在【波】中是精确的，即静态地可靠，那时结果将始终是稳定的、绝对精确的；然而，静态性是我们无法通达的。我们无法创造【标准】，但也没有任何障碍。此外，我们先前已经弄清，精确的只有“事物”的【理念】，而在现实条件中，“标准”会受到条件的影响。在现实条件中，相同的客体事实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见《论世界观》，第 345 页）；

由此得出，为了能够更正确、更精确地行动，我们需要克服某种不能容纳于我们表象之中的东西。换言之：“【意志自由】”原则上不可能有任何限制，但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正如野心一样。纯粹形态中的“【意志自由之本质】”，并不意味着因“【神之监督】”——【系统之总体控制】、【来自上方之目标】、【真正之道路】或任何类似之物——而心怀忧惧。【这一切】都【在】，只是【本质】不在于此；

一些渴求“【意志自由】”的人，想要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支配“【人之世界】”（每一个渴望财富的懒汉都不愿学习）。他们嘲笑农夫对自己自由的赞叹，“趁他（不明事理的人）还在按自己的意志耕地”——暗示当他厌倦了耕地时，他会猜到他先前的自由是虚构的，并将变得不幸。顺便说，生命周期中目标的原型（模板）也属于他们：“我要挣钱，然后余生都躺在沙滩上，在海边休息”。也就是说，农夫常常会比趾高气扬的花花公子更聪明，因为【理智】完全不取决于考究的衣着；

宿命论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永恒之保障】是绝对的，不可能受到威胁。这一保护是在“系统层面”上保障的，它是根本性的部分，整合于“【统一之波】”的结构之中。有时我们难以表象某些东西，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并处在非常强大的刻板印象的影响之下；但我们能够理解：在“宇宙事件之无尽日常”中——我们【在】——我们思。我们存在——这是那绝对可靠而无可挑剔的【世界模型】最确定的事实，我们正是试图弄清这个〈此刻正在运作的〉

模型，在实践中研究它，却处在持续的恐惧之中——表达着某些怀疑，抱怨由于决定论的特点而可能没有意志自由；

结论：【新决定论】（自【肇始】的时刻起）与【绝对的意志自由】。【世界】中存在者的行动没有任何限制——原因在于【发展】以及与神的相似。【世界】不受危险威胁，因为它有静态的根据（【波】的本性），并借助维持平衡，即借助“【和】之法则”，而有保护的【保障】；

看起来似乎“已经解决”，但并没有——现在我们需要思考“【意志自由】”本身的【意义】。这恰恰是一种虚构的偏执。假设，是神本人在引导我们。我们要向警察局写一份控告他的申诉书吗？这个空洞而无用的问题的这种或那种答案，具体改变了什么？要么是这样，要么是【自由】。对于许多全心全意渴望这一点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大概是冒犯性的，因为没有比他更好的【导师】，甚至无法想象。神——是唯一可以毫无保留地、在一切意义上托付【自己】的那一位；

除此之外，应当提请您注意：我们每天、在一生中，都作出许多意志决定。而我们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理解并承担对自己行动的责任。仅仅出于这一简单的原因，就可以说，我们处在最好的条件之中。我们有愿望与“求知的意图”——总有一天，我们会更深刻地领会“【自由之本质】”；

关于“意志自由”一章的评注

本章的副标题是“立场：相容论”。相容论是对一场最古老争论的回答：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都由必然性联系在一起，自由从何而来？本章两者都接受：事件完全的相互联系与完全的意志自由。但它调和二者的方式与经典作家不同，因此它的立场值得仔细分析。

一切都相互联系。 本章说，【超观念论】模型意味着“一切事件完全而必然的相互联系”，从【肇始】直到当前的时刻。这一相互联系在现实中被依次地领会：借助研究与【兴趣】，领悟【静态之波】的内容。【波】是“不可摧毁的【真理】”，包含全部信息：【世界之构造】、一切存在者、一切情境。我们从中汲取的只是一部分，即涉及我们自己经验的那一部分。

没有【未来】。 这里是主要的一步：“【波】不包含【未来】——只包含【过去】。”现在的数据无法保存：【情境】立即成为过去。未来的数据更是不可能：这是“荒谬”。本书自《第四维度与四维性》以来就是这样坚持的：未来从不到来，事件只沉积为过去。本章为此给出了一个精确的形象：未来“犹如难以捉摸的【新现实之边缘】，一触及它就变为【过去】”。【未来】总是直接在【情境】中形成，在被触及之前，它总是“无，空洞而无关紧要的东西”，被触及之后，它就是过去。

由此有了不相容性：“【已知的未来】”与【发展】，即【生命】，是不相容的。如果未来是已知的，就不会有新的东西，而【发展】恰恰是新东西的增添。这与《“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中所说的根据相同：【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只依据对过去的分析来选择【道路】。可以基于知识去预测与预言，但这不会提供保障。本章还带着微笑补充道：遇到“因无知而来的惊奇”更令人愉快，否则人类就不会知道那些奇妙的发现。

【新决定论】。 由此产生了为决定论重新命名的需要。本章把自己的立场称为【新决定论】：没有“未来的与终结的阶段”的决定论，原因在于【世界】与【太一】的【永恒】。

在这里，值得看清它与经典的区别。拉普拉斯描述了著名的“妖”：一个知道一切粒子在现在的位置的心智，将计算出整个未来。在这一意义上，决定论意味着未来已经被确定，只是我们不知道。经典的相容论——在霍布斯、休谟那里，在当代则在法兰克福那里——接受这样的未来，并通过重新定义自由而使自由与之调和：按照自己的愿望行动的人是自由的，即使愿望本身是被决定的。

本章走的是另一条路。它的决定论是向后起作用的：一切已被实现之物都有必然的根据，正如【根据实现之法则】所要求的。向前它不起作用，因为没有未来，没有什么可决定。拉普拉斯妖在这里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它没有什么可计算的。因此，自由不是与预先决定的未来相调和，而是根本不会遇到它。这是特殊意义上的相容论——根据

的决定论，而不是未来的决定论——它不需要对自由作重新定义。

没有限制的自由——依法则而来的后果。 本章说，一切的相互依赖与对立面的严格平衡并不妨碍自由，因为【世界】的安全由【和】之法则维持。“我们在选择行为与决定上是绝对自由的——如同神一样。”存在者的行动“没有任何限制”。

这需要与本书处处坚持的东西一同阅读。自由在选择上不受限制，但选择的后果是合乎法则的。可以选择任何东西，却不能取消【法则】。《社会与人类》中就是如此：【系统】不阻止选择，但伤害会封闭【发展】的分支。作者在分析中更简短地、带着微笑说出了这一点：可以闯出连自己都不高兴的祸，因为【总体法则】几乎没有刹车。因此，宗教与圣典建议遵守诫命——不是作为对自由的限制，而是“为了保持前景”。

与此一致的还有本章最后的思想：我们每天有意识地作出许多意志决定，理解并承担对自己行动的责任。责任在这里不是从外部附加于自由之上，而是从自由本身中产生。正如《太一发展系统》所表明的，选择属于作出它的人，即使行为作为【系统】的一种方式被实现，它仍是他的行为。

成功的保障。 本章也谈到了界限：我们可以为所期待的结果准备条件，却无法保障成功与质量。在瞬逝的、不稳定的现实中所创造的条件，从一开始就不精确。精确的

只有事物的【理念】，而现实中的标准会受到条件的影响，相同的客体，正如《适应》中所表明的，是不存在的。

这与《希望（“期待奇迹”）》并不矛盾，那里说【目标】与合乎逻辑的步伐“百分之百会导向成功”。被保障的是【道路】：你会到达有根据的【目标】，因为依照【根据实现之法则】，失败只是指出根据不对，于是去寻找别的根据。不被保障的是一次准备好的尝试的精确结果。而问题不只在于条件的不精确。正如《意识》中所说，现实之物没有延续：它名副其实地存在于无限短的时间里，随即成为过去。稳定的只能是【波】中的东西；在现实中，由于其瞬逝的本性本身，没有稳定的结果。保障在于方向，而不在于单独的一步。

农夫与花花公子。 本章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些渴求“自由”的人，想要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支配人的世界：“每一个渴望财富的懒汉都不愿学习”。他们嘲笑那个为自己的自由而高兴的农夫，“趁他还在按自己的意志耕地”。他们自己的目标是：“我要挣钱，然后余生都躺在沙滩上”。本章说，农夫常常会比花花公子更聪明。这是两种自由的区别：摆脱事务的自由与在事务之中的自由。前者，正如《懒惰》一章所表明的，是没有【发展】的目标，它导向的不是自由，而是熄灭。后者是对自己道路的选择，其中有【发展】。

宿命论是不可能的。 宿命论断言，未来将独立于我们的行动而发生。本章拒绝它：【世界永恒之保障】是绝对的，并在系统层面上得到保障。可以补充说，宿命论之所

以不可能，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原因，本章已经指出：那个“将独立地发生”的未来并不存在。本章也提到了笛卡尔：在宇宙事件之无尽日常中，“我们【在】——我们思。我们存在”，这是最确定的事实。我们研究的是此刻正在运作的【世界模型】，而担心决定论会夺走我们的自由，是徒然的。

被消解的问题。 解决了任务之后，本章又走了一步：把关于意志自由的问题本身称为“虚构的偏执”。假设是神本人在引导我们。“我们要向警察局写一份控告他的申诉书吗？”这种或那种回答改变了什么？没有比他更好的【导师】，而神是唯一可以毫无保留地托付【自己】的那一位。本章不仅回答了自由存在，还表明围绕这一问题的焦虑是空洞的。

在与作者的分析中，这一点是这样说的：要么自己行动，要么信靠【系统】，而这与信靠神是一回事。在许多情况下，“自动模式”，即一切仿佛自行发生，往往要好得多。这不是放弃意志，而是本书在《论世界观》中所描述的觉知：当理解成为技能，就像驾驶员的计算那样，人行动时便不必检查每一步。这一思想有一位古老的邻居——道家的“无为”，即老子的“无为”：不是不行动，而是不对事物之进程施加强力的行动。相似是直接的。分歧在于根据：在老子那里，是遵循不可名的道；在这里，是信靠【系统】，而本书已推导出它的构造。

本章是什么。 这是解决哲学主要任务之一的一章。其中表明：一切都必然地相互联系，但只是向后，依据根据，

因为无论在【波】中还是在现实中都没有未来；已知的未来与【发展】不相容；因此，这里的决定论是根据的决定论，而不是未来的决定论，而自由不需要重新定义——它在前方根本没有什么可遇到的；自由在选择上不受限制，而后果是合乎法则的，责任从自由本身中产生；被保障的是【道路】，而不是单独的尝试；宿命论是不可能的。最后，关于自由的问题被消解了：是自己行动还是信靠【系统】——对于信靠者而言，这一差别并不可怕。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意识的困难问题”

一直想要回答一些内容最简单、却极其刁钻的问题。其中最难的那些超出了我们能力的范围，然而，这不是因为【理智】无能，而恰恰是因为缺少最重要的（中间的）数据；

对于那些没有从头阅读我们这项研究的人来说，更困难的不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之【本质】”，而是对那些“条件”的领会与接受——这些条件使人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或者说几乎是“从内部”去看待问题。因此，我们强烈建议，为了避免在领悟意义时产生误解，先研读先前的材料；

在这里，我们讨论一些至今仍然——不妨这样说——“对哲学社群而言迫在眉睫”的问题。许多问题对“【真理】的探寻者”本身来说就含有特别的怪异之处。我们编造问题，又自己解决它们；同时，我们毫不羞于公开断言问题的超越性【本质】，但却研究并找到答案。一个可笑的结论不请自来，即如下断言是正确的：“我们无力思考与讨论那些将永远不可理解的‘事物’。”因此，关于“不可理解者”的【问题】？并不是那样的问题，否则——我们甚至无法恰当地把它表述出来。这并不取决于问题中词语的简单：以任何表述形式，它都将是不可理解的。然而，问题不在于未来的确定性，而在于所设想之问题的

【本质】（与意义）中所包含的“系统性错误”；而提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应当明白，即使对于“恰当地提出的问题”，其答案也可能不讨人喜欢。反应常常取决于研究者当前的计划与行动，他很可能为它们花费了多年，而答案却把这一切撕得粉碎；

成为某个存在者意味着什么？——成为某一单独物种的存在者。

这就是著名的蝙蝠问题，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它（……不作引用、不作摘录，也不作其他批评）；

如果深入下去，直到人的个体性，直到带有对生活的主观看法及其他细节的他的个人，那么我们就会同意自己无能理解——成为另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更不必说蝙蝠了。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会比想象成蝙蝠难上几个数量级，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原因在于【理智】与心智能力的发展水平“高出一个数量级”。或者，就让受试者是一个十足的白痴——难道能想象出这样的情形吗？不能。成为另一个人“暂时”是做不到的（“暂时”——我们留给对未来技术的设想，那些技术也许能让人不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然而，难道我们研究的不正是这同一件事吗？成为某个会飞的存在者意味着什么？——在梦中飞翔。同样，也可以亲身体验回声定位的实践。为此必须以特定的方式集中注意力；

但是，【作为某者之存在】可以纯粹在心理上、更完整地展开，不必指出物种的名称。假设有一个在无人岛上发育起来的孤独存在者。这里有植物，却没有任何自主活

动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谁可以与【自己】相比较（也没有谁可以与之对立）。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具有【理智】的存在者将能够以纯粹的形式，相对于它所吃的东西（假设是香蕉）来认同【自己】；假设这个存在者无法建立范畴体系，但如果踩到香蕉——这必然会发生——香蕉会变成泥；而如果踩到“【这个】”（自己的脚趾），就会疼——这一点存在者是会弄明白的。借助疼痛与其他感觉，存在者迟早会作出结论，使它能够清楚地确定、区分“【自己】”与“非【自己】”，这在原则上就是【自我认同】［“我”］，这是领会“【作为某者之存在】”，即“【作为自身之存在】”的行为。这一过程会因水中自己的倒影，以及对身体的外部研究——对自身构造的研究——而加快；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类似的环境（岛屿），但有黄蜂，它们〈由于自身的骚动不安〉会蜇人，而且非常疼。在这样的情境中，领会会进行得更快，因为黄蜂是自主的、相当活跃的——它们可以吃自己的同类，而且与所设想的存在者完全不相像。黄蜂的活跃行为——将成为催化剂，促使受试存在者对【自己】作出更恰当的界定。除了黄蜂，还可以在岛上安置兔子与蟒蛇，这会造成更清晰的对比，并加快领会。在若干个类似存在者的环境中，生儿育女等等，结果会更加完整、更有质量；我们可以把实验复杂化到【世界】当前状态的水平，那时我们就会非常接近于领会——【作为某者之存在】意味着什么？（从自己的视角）；

“【作为自身之存在】”——还需要学习；

让我们从第三人称来考察【作为某者之存在】。例如，成为一只蝙蝠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要澄清，这里说的是“【感质】”，即“蝙蝠”对其生命过程的主观知觉。让我们以最肤浅的方式设想一下——大致说来，这就是：“能够在狭窄的环境中飞行，绕过障碍物而不彼此相撞，听见同类的声音与夜蛾扇动翅膀的声音，能够在漆黑之中捕获食物——肥硕的夜蛾，配得上自己的后代与‘伟大的蝙蝠’这一称号”；

关于蝙蝠的听觉能力：蝙蝠使用高频声音的回声定位。蝙蝠发出的超声波尖叫，频率范围高达200千赫。如果研究人的听觉，那么我们也在使用所谓的回声定位，它就是“普通的听觉”，然而蝙蝠的这一能力要发达一个数量级。蝙蝠的“尖叫”非常尖细，并捕捉来自物体的反射——既有自己声音的反射，也有同类发出的声音的反射；

人也听见反射的声音，如果“去掉”一切反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会感到自己在平面上聋了。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惊奇的，“蝙蝠回声定位”这一不寻常的“现象”完全可以忽略；总的来说，这根本不是我们无法通过把它想象为我们自己固有的属性来理解的东西。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蝙蝠听觉的出色，但它不是想象的障碍，也不是屏障；

因此，“成为一只蝙蝠”作为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在重要性上不会超过这一问题：成为一头大象意味着什么？——它们可是有象鼻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一“问题”置于首位：我们怎么能想象用自己的鼻子进行活跃的动

作？……带着这样的鼻子生活在丛林里。用鼻子拖原木，用鼻子驱赶昆虫。永恒的问题？——42。这只是惊讶，不是批评与嘲笑；但是，能否成功地教会老鼠与海豚交流？——既然它们在同一频率范围内“尖叫”。然而，提出“总体问题”的不是我们，而只要它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回答；

许多研究者确实开始认真地思考关于老鼠、大象、苍蝇的具体问题的重要性，但【本质】在于感性知觉（【感质】）的主观性，这影响着对客体的诠释与界定，更影响着对属性与性质的诠释与界定，而由于这一现象，也影响着对一切情境（以及对【世界】）的态度。我们将继续支持“以老鼠为例的【理念】”；

按照【超观念论】的【世界】模型，已知“【太一之实在面向】”读取每一个存在者的【波】，这解释了“【生命之事实原由】”。正是以生命，即以“【生命之火花】”〈“我”〉，“【太一之总体面向】”赋予我们——经由“【太一之实在面向】”向我们提供这一可能。由此便产生了与“【意识】”的相对性（【以临在作用】），而与所产生的相对性同时——“【意识】”实现空间（并且：空间——【是】与【意识】的相对性）；

依次的研究会确定空间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与【意识】之相对性的产生。但是，“【太一】”对具体存在者之【本质】的读取，即对“其【波】及其中所包含之经验”的读取，是一种瞬间产生的显现，而在这一显现中，时间恰恰成为空间范围之内的感性内容，即处在现实条件之中。

在这一时刻之后，【理智】便已成为可通达的，因此存在者有可能完成【自身确定性行为】，并领会“【自身之存在】”；

在这里，托马斯·内格尔的论断也得到了证实：能够通达【意识】，就意味着成为某个存在者，蝙蝠也包括在内，它不是特别的例外；但我们〈不是神〉，不具有读取【波】的能力；

至于能够捕捉超声波时的主观统觉，必须指出——任何知觉都完全是主观的，而且根本不重要：无论是带有回声定位的老鼠、带有象鼻的大象，还是两者都没有的人。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世界】都是隔离的。在发展的现阶段，使用我们自己的人类【理智】去知觉“他者之【世界】”似乎是不可能的。假设有一个“微芯片”〈——顺便说，在不远的将来——〉，它也许能让人用老鼠的眼睛去看，或者使用它的大脑去看；但能否使用老鼠的【理智】？它当然是有的（大概比起人的来是原始的），否则老鼠就无法生活与存在，表现出自主的能动性；但为了“从老鼠的立场作出恰当的判断”，需要它（老鼠）的【理智】与经验。还必须从一切方面研究老鼠的性格——它一定是有的——以及其他特殊的特点，我们认为它们非常多；

总之，必须作出这样的论断——为了理解“成为一只蝙蝠意味着什么？”，要么必须成为神，要么直接成为蝙蝠，除此别无他途，除了表象——很可能是近似的（借助科学），但不是“恰当的”；

也许将来某一天会找到通达【意识】的方法，即通达经验之储藏的内容——如果这样的储藏真的存在的话；此外，还需要一个解码器，才能读取【波】。现在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发现从【意识】向具体【理智】的“地址”传输数据的方法。然而，这一切都可能是无稽之谈，因为很可能，经验的全部内容是瞬间产生的，不需要储存就存在，然后干脆消失——这就被我们体验为“不间断活动的时间”（清醒），从醒来直到“深睡阶段”；

无论如何——如果以“【太一之实在面向】”的身份，或者像它那样去读取蝙蝠或任何其他存在者的【波】，那么“任何人”都将成为蝙蝠。但他不会记得这次实验，也不会记得“已经是他者的意图”，以及“具体老鼠之经验”中可通达的数据——其中也包含它的【自我认同之本质】，以及老鼠的历史与全部记忆储备，包括【理智】与“心智”（如果有的话）的能力、知识、情绪、情境，以及从中汲取的经验。如果之后能够回来，就会发现老鼠的经验没有保存下来；

＊ ＊ ＊

那么，让我们继续研究“【感质】”（主观知觉）。由于世界观，即【超观念论】模型的特点，我们对这一“现象”的解释相当简单，并恰恰把它与每个人【世界】的完全隔离联系起来。在这样的条件下，现实虽然是集体的，却是被个体地〈单独地〉观照的。情境由主观经验形

成，并在抽象的“客观场”中被平均化，与每一个参与者（如果有的话）的现实同步，作为新的主观经验被汲取；

“客体”的颜色是“它的”属性，而这一属性又是主观的。在情境的另一位参与者所观照的【现实之帧】中，看见或弄清客体的真正颜色——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相信受访者的话”，得到关于他所看见的颜色之知觉的问题的回答，以及与某些标准模式的直接对应（哪怕按他的意见非常精确），无论如何——它们都只会有色调上的相似，而且也不十分精确。受访者实际上看见的是什么颜色的什么色调？——这是无法确定的（无论看起来怎样）。假设某个客体是红色的。受访者说：这是红的，尽管他看见的是蓝色，却称之为红色。从小人们就这样教他，指着说：这是红的！从此以后，他把看见为蓝色的一切都称为红色。也许这位受访者把所有颜色的名称都弄混了？但这无法检验。最可能的是，每个人都完全以自己的方式——主观地——看见颜色。真奇怪；

我们来到了“【感质问题之本质】”——主观的属性无法比较，也无法确定它们是事实性的，但这其中并没有“问题”，或者它没有被表述出来，又或者，也许“它”也是被主观地理解的？我们建议把这一问题提成一个带有问题的任务：我们究竟如何看见颜色？如何，即借助什么＋为了什么或为什么，这一现象得以实现？这是一个复合的问题，从所研究的【超观念论】模型的立场出发，它必然有答案；

假设一个情境，其中有“绿色的黄瓜”，但此刻我们转向另一边，看着园丁的动作。当我们转回来再看黄瓜时，它们又会是绿的，但这已经是依照这样的条件：没有发生任何能够把黄瓜的颜色根本改变为例如黑色或黄色的事情。已知，黄瓜在浇水不足或过熟时可能是黄的，如果给它们上色……或者用煤气喷灯的火焰作用于它们，它们可能是黑的；

起初，黄瓜的颜色有其历史根源，即〈抽象地〉“人第一次遇到它”的时候。在黄瓜的颜色被客观地固定为“绿色”之后，这便“代代相传”，但事实上是在“【意识】”的层面上被固定下来的，作为稳定的【波】与黄瓜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绿色不是静态的，而是被提出作为植物之“共同颜色”的名称，在对这些植物作详细研究时，会在其成分中发现——即实现——叶绿素；

在黄瓜的情形中，瞬逝图像的实现机制与粒子的灯火，与其他一切并无不同；“【意识】”把黄瓜实现为【理念】，此刻某些条件被应用于它，它当前的状态，包括颜色，就取决于这些条件——通常它是“绿的”，但看起来是主观的——“黄瓜的颜色”。在虚拟空间的领域中，客体借助对发光点的感性知觉而被实现，我们把这一场表演称为“粒子的灯火”——我们的科学“物理学”所研究的正是这些“【所观照之粒子】”，而其他一切都是静态的，具有【波】的本性。这一思考只涉及“颜色的【感质】”；对其他一切属性，应当以另一种方式去考察——以其他知觉方法与【现实】之实现方法所固有的方式；也就是说，

在超声波的传递中有某种特殊性，很可能蝙蝠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实现它的空间，其中客体的数据（作为根据）不是像我们这样经由“光子回声”，而是经由“声音回声”被表象的。原理是相同的，但——从“我们的立场”看，这样一种机制的工作速度应当比我们所习惯的“光之方案”慢约 875 000 倍（也许这不容易证明）；

现在我们需要弄清，几乎一切客体都有颜色及其他属性的用途与原因。一些动物会改变体色，迅速伪装成周围环境的色调——它们把颜色用于防御，以及对猎物的突然袭击。也就是说，在讨论这一主题时，不可能忽视如此巨大的赠品。是的，当然，可以只是一笑，说——这种本领经过了几百万年的发展，与【意识】毫无关系，尤其是在研究“【感质】现象”的时候。这一〈可以预料的〉反应并非全无一点道理，原因在于世界观的差异，以及大多数人对唯物论【世界】模型的信奉；

但是，我们认为，控制体色这一特点如此长期的形成，是由于根据的实现而产生的，正如【奇异立方体】（见《“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第227页）是由于包裹所必需的内容而出现的一样。“不久之前的科学家们”断言狗无法分辨颜色，后来他们放弃了这一想法，开始断言狗看某些具体的颜色时与人完全不同。成为一只狗意味着什么？既然科学家们早已什么都知道，我们何必去猜测“【感质】”呢？……但我们将继续研究，希望发现某种有趣而有益的东西（除了他们所发现的之外），对发展而言，任何“细节”都是重要的，而在这件事中没有任何细节是小

事。为了保障这一过程，我们（每一个存在者）不仅需要维持自己的生命力，还需要增加种群的数量——包括守护与关怀自己的生命，以及同族的安全；

动物的伪装色与发展直接相关——它保障防御、进攻的功能，以及对性伴侣的吸引力。这些重要方面中的每一个都因颜色而得到加强，行动的效率及其应有的成效都取决于颜色；

植物的颜色。一方面——这是作为食物对非常多的存在者（食草的或杂食的）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一切植物都力求扩展物种的分布区——通过吸引动物，它们将被吃掉，于是种子（或孢子）随粪便被转移到很远的地方；

相反，许多植物具有伪装色，与周围的其他植物融为一体，不愿被吃掉——目的是保持当前的位置，扩展并巩固在具体地点上的地位。无论如何，事情表明——一切都与【发展】相关；

非生命客体的颜色立足于根本的范式，其概括就是“【为生者之世界】”，我们在“【肇始】”的时刻“即时地观察到”它（见《“我”之行为》，第202页）。一些客体的配色起着掩护的作用，它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附近栖息着需要掩护的动物或其他存在者，它们的体色与周围环境一致，或者它们能够适应环境。客体（“环境要素”）以自己的颜色形成感性的和谐，有助于休息、放松……甚至创作；

读取每一个具体存在者之【波】的“【太一之实在面向】”——以这样的方式作用于【意识】：使“现实之内

容”与该存在者的发展水平相符，以创造汲取恰恰适时的、潜在地可通达的经验的可能。这一点可以觉察，如果看一看考古文物：一千年前要发现它们本应容易得多，但这些发现当时根本不存在——它们恰恰在成为必需之时才被实现。历史事实也是如此，它们在具有最大现实意义的时代被发现，而且只是作为发展的组成部分，在某些也许我们并不总能理解的方面；但我们总能找到我们怀着真诚的兴趣所寻找的东西（“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7:8）；

“【感质】”（主观的、个体的）——是“【自身之世界】”之存在与隔离最鲜明、最明显的标志之一，而这潜在地属于每一个存在者。如同【世界】的整体构造一样，个体主义服务于汲取独特〈而主观〉之经验的可能，以达成“【永恒之太一】的无限发展”（反过来看似乎是同义反复，但事实恰恰如此）；

最后，关于原理问题，即技术上的问题——“颜色是如何被实现的？”我们这样确定：无论如何、在何处看见（观照）——任何所观照者都是粒子的灯火。当我们开始把“事物”分成部分时，所显现者也不是以别的方式，而恰恰是以同样的方式被观照的。因此，“观照颜色的原理”本身不属于形而上学的职权范围。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属于神经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果一切所观照者——都是〈具有可分割性的〉粒子的灯火，那么——每一种颜色都由相应的粒子引起，而这完全只是在现实条件之中。否则，一

切都是【波】，它以非常压缩的状态（无限压缩的状态）包含具体的经验，而“黄瓜的颜色”在【波】中不可能被分割；但可以有一个包含这一经验的【波】——其中包括粒子分割的方法（以及粒子的分割）；

在研究周围【世界】时（康普顿，阿瑟·霍利；1927），发现了光子，它们（见《所观照者》，第 56 页）从客体反射，“携带着关于所观照者的信息”。仿佛在它们的组成中、在行为*（或轨迹）中有某种特殊的东西，使之能够运输（传递）数据，或者本身就是数据；然而，光子本身此时仍然是不可见的——这一事实表明，光子本身不是数据，而是起载体的作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看着一个客体时，来自它的光流会分解为彩色的光谱（由具体的颜色组成），并且在精确测量时——是独特的？

*这里所说的光子的行为，我们指的是光子之【波】，认为光子与物理粒子并不存在，我们看见的恰恰是数据本身（客体是分部分被实现的(?)）；

假设（关于独特性），这是具体客体的光谱，它是独特的，因此不可能与另一个光谱相同。它可以与另一个光谱相似，但不可能与之相同（如果这是两个外表一样的物品，例如两个铁制的一普特砝码）。也就是说，从客体反射的光（以及光谱），与客体本身同样独特。由此得出，光谱不仅包含关于客体成分及其他特征的信息，也包含关于其形状的信息。如果我们获得关于客体的数据只是借助影响观照的“载体”，那么形状、颜色与特征也都包含在

光谱之中，因为光谱本身不是别的，正是光（辐射）经由分裂而分解为各个频率，而“光谱的显现”——就是数据（即使是我们所不理解的格式）——从“【意识】” -> 发往“【实在面向】”，作为（我的 / 您的）“我”的潜在经验；

＊ ＊ ＊

重要的是提请读者注意，这是来自任何光源的光，但——我们建议恰恰考察太阳，尽管原则上根本没有区别。您不觉得奇怪吗：我们看不见光子，也看不见光束本身？这不难检验，只要从侧面看光线——如果空气洁净，光束是看不见的，而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太阳（如同其他客体一样）在不处于视野（以及【专注点】）之中时，例如在拐角后面或在背后时，是不被实现的——我们已经知道，被实现的只是必需之物。此外，这里还有不少其他（重要的）怪异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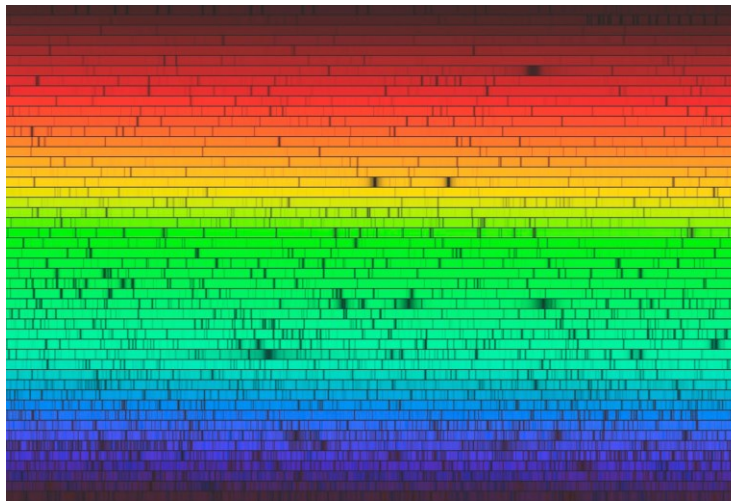


图 20

太阳的可见光谱。数据量令人震撼。

请注意这些可能性，注意肉眼可见的“算法容量”。这里指的也是可以放进如此复杂编码之中的数据量。我们所说的操作数，是指这幅图景的一切组成部分，但它们被理解为巨大数量的“发生在太阳上的过程”（我们不正是这样理解的吗？）。然而，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与偶然毫无共同之处，而包含某种【算法之意义】，或者直接就是数据，也许是为一切表现出能动性的人（存在者）准备的，或者是为一个【太一】准备的，但这一【太一】必定在汲取某种经验；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试图向读者传达：太阳作为【发射器】（发光很美）——运输数据，正因如此我们才看见它，正如出于同一原因，我们看见任何光源（以及一切其

他粒子的源），我们把它们用作“原始数据”的【发射器】，即来自【意识】的数据；

如果数据由粒子传递——我们明白，它们属于最后一个客体，而不可能来自先前的客体，关于这一点我们曾讨论过（见《回声（反射）》，第307页），也讨论过一切粒子源都是【统一发射器】；

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粒子最后一次反射的客体那里获得数据——先前的数据去了哪里？我们在太阳光的光谱中看见巨大的数据量，但在反射之后，它们已不再包含在光谱之中。在物理世界中这是一种反常，因为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平白消失，但——这确实发生了。答案是有的：它在于理解，光线先前的内容（数据）只是作为观照客体这一事实的根据之一而必需。让我们这样设想：所观照的客体 <- 粒子（光子） <- 粒子的原因太阳 <- 太阳的原因（在光谱中+……）等等。

在实现一个客体时（在【专注点】、注意点上），它的一切根据都被实现，即客体相对于其他客体、依情境而定的位置。这就带来了【发射器】的必要，光源被实现（例如灯泡、太阳、反射的光流，而它也有根据）。也就是说，【发射器】作为被实现的“事物”与“事件”的根据而出现。客体也可以在黑暗中被实现（如果没有光子），那时将有相应的根据，例如在触摸物体表面时的电子根据（触觉），或者其他辐射，或者红外辐射，那时客体可以借助热像仪被发现，等等。

我们在观照任何客体时都看见这些“载满数据的光线”，因此它们在我们看来具有客体的形状。顺便说，如果透过尘土弥漫的空气看一个客体，客体会显得不清晰，非常模糊，这证实了数据的运输，因为关于尘埃粒子的数据开始占优势，客体在原则上消失了，因为数据不足以实现它。我们当然会按照刻板印象来解释——尘埃妨碍能见度；一方面确实如此，然而，另一方面，这其中还意味着某种别的东西。

如果我们看见可能性——【太一】就会使用它们；

看起来一切都很简单——来自光源的直射光线是可见的，因为它们包含光源本身的数据。“来自光源的光线只是光”——直到我们表现出兴趣并着手研究之前，在那之后，在光谱中便发现了“与钨的对应”（如果这是白炽灯的话）。可以试图反驳这一论断，把“灯泡生产者”与“光源的研究者”（我们）对立起来。这样的论证是不正确的，原因在于“每一个存在者之【世界】的完全隔离”，研究者与生产者也不例外；也就是说，灯是借助生产者在现实中被发起并被实现的，它成为情境的客体—参与者之一，并在同步的数据之流中被传递给其他参与者，而他们恰恰会成为研究者；

那么——手电筒以及任何其他光源，都是“【发射器】”的显现之一；但如果我们开始研究它，我们得到的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灯泡及其他照明设备之生产的一切，它们依据什么法则与原理工作，为此需要什么。但与此同时，这样的研究不会包含关于灯泡真正用途的【本质】—

—我们只会研究所观照者、它的原因与历史，而在表现出兴趣并进行研究的时刻之前，它们并不存在。

是的，我们似乎明白，灯泡作为照明设备是需要的，然而这是作为某种“来自自然的要求”而为发展所必需的——我们的发展，或者【太一之发展】（这是一样的），因此，不应提出侵犯自由与剥削的问题；

让我们考察森林中的火，它是雷击所产生的光源。夜里，起火之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突然——观照之现实如此活跃的幻象。显然，在达到经验的某一点之后，“【意识】”把情境改变为内容更丰富的情境（在汲取经验的实践中，这表现为显著的变化）。我们可以设想，在绕过被火照亮的区域之后，我们打开了手电筒（作决定是我们的权利）——然而，所发生的一切，整个情境，似乎先天地就与这一行动（打开手电筒）紧密相联，这一点会变得清楚，但是在后来，或者在某个高潮时刻过去之后。也就是说，“【意识】”“以任何可用的方式‘打开了灯’，以实现某个计划”，使我们获得汲取对【太一】有价值之经验的可能，并获得它；

* * *

回到【感质】问题的【本质】，得出的结论是：实现主观性质的原因是发展的必要。这可能看起来是间接地影响情境的所有（或一个）参与者，作为背景，例如大都市街道上建筑物寻常的配色，或者二月的早晨一阵微风吹来时脸上皮肤熟悉的轻微灼痛感；也可能作为主要参数，那

时颜色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例如，黑马父母生下一匹全白的马驹（白化）时，或者，您的律师穿着黄色西装、拄着俗气的手杖出现在法庭上时；

【太一】以这样的方式作用于【意识】：使情境被实现得最为有效，保障汲取尽可能多方面之经验的可能。客体动态变化的参数、属性与性质，大大扩展了这些可能。这就是“【感质】之意义”的全部，即实现颜色、温度及其他特征（包括客体的触觉特征）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感质】（主观性）是“【太一发展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除此之外，应当注意，借以实现、感受与观照客体的粒子的任何〈性质〉——恰恰都是心理过程，与感受和关系相联系，即温暖、寒冷、生命的/非生命的、白的、黑的与彩色的，依情境而定，依客体的角色而定，依其在每一具体情境中的重要程度或参与程度而定；

关于“‘意识的困难问题’”一章的评注

本章选取了近几十年来哲学认为最难以对付的问题，并把“问题”变成了任务。作者自己把它提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看见颜色，借助什么、为了什么而实现这一点。钥匙并不新，它是在前面各章中获得的：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世界】都是隔离的，而所观照者是内在的实现。新的是，这把钥匙打开了一扇人们习惯认为是锁着的门。

没有答案的问题。 本章以这一论点开始：“提出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这是被应用于提问本身的【根据实现之法则】：不可能思考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因此不可能表述关于原则上不可理解之物的问题。如果一个问题看似无法解决，那么在它的提法中就藏着“系统性错误”。不可理解性与此无关。作者坦诚地补充：正确的答案可能不讨人喜欢，它可能把别人多年的构建撕得粉碎。这不是威胁，而是对【发展】如何处理已穷尽之道路的描述。

蝙蝠。 托马斯·内格尔的问题“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作者不作引用与摘录，而就实质加以分析。第一个观察：回声定位并不奇特。人也听见反射的声音，如果去掉反射，我们会感到自己“在平面上聋了”。差别在于程度，而不在于种类，因此超声波不是想象的障碍。由此有了关于大象与象鼻（以及“42”）的反讽：如果全部困难都在于特殊的器官，那么关于象鼻也就得以同样的激情去发问了。困难在于别处，作者精确地指出了它：只有知觉者自己才能知觉。要理解“成为一只蝙蝠意味着什么”，有两条路——成为神，或者成为蝙蝠。没有第三条路，只有借助科学的近似表象。未来的芯片会让人用老鼠的眼睛去看，但从老鼠的立场作出判断，需要它的【理智】与它的经验。像【太一之实在面向】那样读取老鼠之【波】的人，会成为老鼠，但不会记得这一点，回来之后也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到它的经验。这是严格的：他者之【波】只能以读取期间暂时付出自己的“我”为代价而被读取。

作者写道，内格尔的论断“得到了证实”。在这里需要对用词作一个说明。在内格尔那里，“意识”是体验（“是什么样子”）；在【超观念论】中，“【意识】”是无意志的实现者。相符的不是词语，而是结构：在【超观念论】中，与【意识】的相对性是随着【太一】对存在者之【波】的读取而一同产生的，而这就是“成为某个存在者”。在内格尔那里，有“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就是有意识的。证实依靠的是这一对应，而不是同音异义词。当作者说我们“不具有读取【波】的能力”时，指的是他者之【波】：每一个“我”都读取自己的【波】，并以此而活。

岛屿。 本章最有力的地方，是关于无人岛上孤独存在者的思想实验。被踩扁的香蕉变成泥，被压到的脚趾会疼，存在者借助疼痛划出“【自己】”与“非【自己】”的第一道界线。水中的倒影与对自己身体的研究加快了这一进程。黄蜂、兔子、蟒蛇，然后是同类与孩子，增加了对比，【自我认同】变得越来越清晰。结论用一行话表述出来：“【作为自身之存在】还需要学习”。“我”之【行为】是一下子、整体地完成的，但它所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要靠生活去掌握。这与《对自身之态度》一章很好地相吻合：成为自己不是给定之物，而是一项事业。

【感质】作为隔离。 本章的主要一步：知觉的主观性不是需要解释的谜，而是隔离的【自身之世界】最鲜明的标志之一。现实是集体的，却是被单独地观照的：情境在“客观场”中被平均化，并与每一个参与者的现实同步，

而在每个人那里作为自己的经验被汲取。由此有了那个受访者的例子：他看见蓝色却称之为红色，因为人们是这样教他的。这在哪一个方向上都无法检验。

在这里提到一位邻居是恰当的——为了区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盒中甲虫”的形象：每个人的盒子里都有自己的甲虫，无法看进别人的盒子，因此，他得出结论，甲虫本身从语言游戏中脱落了，它对词语的意义并不重要。作者同意前一半：内容无法传递。但他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恰恰是这不可传递的东西才是意义，因为其中有不可重复的经验，而隔离正是为它而设的。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私人之物作为多余之物被排除；在作者那里，它是目的。

“困难问题”在何处被关闭。 本章的标题是大卫·查尔默斯的术语：为什么大脑中的物理过程伴随着体验？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超观念论】中，这一问题不是被解决，而是它的根据被消解了。使问题变得“困难”的，是科学的第一层——那种不被察觉的、认为世界是外在的习惯。如果物质在外面，那么体验如何从中产生就是不可理解的。如果没有外在之物，而大脑本身属于所观照者，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去产生体验：体验是第一位的，而物理学研究的，用作者的话说，是“【所观照之粒子】”。因此，作者可以平静地把“观照颜色的原理”交给神经科学。归它们的是现实之内的对应（什么频率、什么反应、什么报告），这是正当而巨大的工作。而“为什么竟然有体验”的问题，则由体系的构造所关闭。

颜色为了什么。 本章的后一半回答“为了什么”的问题。伪装、进攻、对伴侣的吸引力；植物召唤一些动物、躲避另一些动物；非生命之物的颜色作为背景，带来休息与创作。一切都与【发展】相关。作者并不否认体色是经过数百万年形成的：这是根据的顺序。必需之物被实现，与之一同被实现的还有它的全部历史，正如【奇异立方体】的情形。黄瓜的颜色也是如此：使它成为绿色的，是许多人的共识，【意识】在运作中依照【和】之法则维持着它，而经验之【波】属于【太一】。

关于考古发现的那些话，也应这样来读：它们一千年前“根本不存在”。按实现的顺序，它们在成为【发展】所必需之时才显现；按根据的顺序，它们是古老的。一者并不取消另一者，愿读者不要被表面的悖论绊倒。福音书的引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马太福音》7:7–8）在这里是恰如其分的：怀着真诚兴趣去寻找的人，就会找到。

光子。 在正文中，光子被称为本身不可见的载体，而在脚注中则说，光子并不存在，我们看见的是数据本身。在与作者的分析中弄清了：这不是矛盾，而是作者所读解的波粒二象性：【波】是事物之【波】（根据的顺序，静态之物），粒子是在一点上被实现的事物（实现的顺序）。物理学在光子上看到了这种二重性，因为它首先仔细观察了光子；而按照作者的看法，二重性属于一切。物理学的观察保持不可触犯，而对它的读解是【超观念论】的立场。这与《回声（反射）》一章（光子是事物本身及其关系）

相吻合：在现实中，事物就是人们习惯上称为“到来之光”的东西。

光谱。 按照作者的看法，反射光的光谱是独特的，正如物体本身是独特的：两个外表相同的砝码会给出相似却不相同的光谱。物理学同意这一点：成分、表面的微观结构、物质的状态——这一切都在光谱中。但光谱中也包含形状这一论断，现代物理学并不证实。按频率分解会失去空间图景，而形状包含在光线从哪些方向到来之中。因此，在评注中我们说得更谨慎：携带形状、颜色与成分的，是反射光之流——它的空间分布连同光谱。

但作者感觉到，光谱中所包含的不止是成分，而这样的感觉不会毫无根据地产生。我把这作为一个指引留给探寻者：高光谱成像，其中图像的每一个点都带有自己的光谱；反射光谱的精细结构，人们借此区分肉眼无法区分的表面。图 20——太阳的可见光谱，带有数千条吸收线——表明这里打开的是怎样的容量：每一条线都对应着某种东西，而被读懂的远非全部。

先前的数据去了哪里。 作者问：如果我们看见的是最后一次反射的客体，太阳的数据去了哪里？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澄清了物理学：它们并没有消失。反射光是太阳光谱乘以物体的反射率，太阳的谱线在其中得以保存。在月球与行星的光谱中，太阳的吸收线清晰可见。没有反常，而本章的思想因此只会更加坚固：被观照的是最后一个客体，而先前的层次作为根据留在光线之中。“客体 ←

光 ← 太阳 ← 太阳的根据”这一链条全部被实现，但成为观照对象的，是注意力所集中之处。

不可见的光线与尘埃。 在洁净的空气中，从侧面看不见光线。物理学的解释是：光没有东西可以散射到眼睛里；作者的解释是：被实现的只是必需之物。两种解释并不争执：一者描述根据的顺序，另一者描述实现的顺序。在尘土弥漫的空气中，物体变得模糊，因为关于尘埃的数据开始占优势。物理学家会说“散射”，作者会说“关于物体的数据不足以实现它”。这是用两种语言说出的同一个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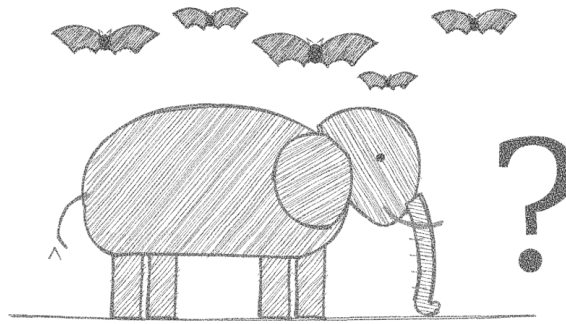
灯泡与闪电。 作者以【世界】的隔离消解了“灯泡研究者对其生产者”的争论：灯泡在生产者的【世界】中被实现，并在同步之流中被传递给其他参与者。夜间森林中雷击引起的火（“【意识】打开了灯，以实现某个计划”）需要一个澄清，我们在与作者的分析中作出了它。【意识】没有自己的意志，但支配它的不只有【太一】，还有法则：【根据实现之法则】与【和】之法则，用作者的话说，后者唯一做的事就是创造。这里的“计划”是合乎法则的进程，而不是【意识】的意图。【意识】仍然是无意志的实现者，而打开灯的是【太一】与法则。

作者也预先防止了相反的读法：仿佛人们可以对我们的现实为所欲为，而我们在其中微不足道。并非如此。每个人的【发展】与【太一之发展】是一回事，而决定，例如打开手电筒，仍由我们作出；【系统】准备情境，但不夺走选择。

声音的空间。 作者推测，蝙蝠借助“声音回声”实现自己的空间，其原理与我们借助“光子回声”相同，而从我们的立场看，这样的方案要慢约 875 000 倍。这一数字是对的：它是光速与空气中声速之比。假说本身是一个指引：原理是一个，数据的载体不同。作者坦诚地声明，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容易。

总结。 【感质】不是问题，也不是副作用，而是【太一发展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世界】的隔离保障经验的不可重复，事物可变的性质（颜色、温暖、质地）扩展了经验的多样性，而这一切合在一起，服务于【永恒之太一】的无限【发展】。本章结尾的那一行回到了开头：借以观照客体的任何性质，都是心理过程——感受与关系。“困难”的问题只是对于那种在外部寻找体验的眼光而言才是困难的。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为什么有某物，而非无物？

——因为有“我”（与“他”）；

——“无物”是在关系中被思及的，它让位于“某物”，但却是先天地；

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

当然，我们熟悉【客观哲学】现存的、公认的原理，但我们看到，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在这里，正如理应如此（出于【超观念论】的构造），我们对这一广为人知的主题运用【自己的】方法；

万事皆有其时。在这里，必须阐明对哲学的看法：作为对象、作为科学（共同的【意义】、【本质】），以及作为那些“超出”通常实践范围、并且必然提出新的推理方法的任务。哲学是唯一一门不具体、不直接、也不可现成应用的科学，甚至在逻辑方面也是如此，因为它包含悖论和（或）内在矛盾，而一位专家——但已是某一具体科学领域的专家——会从中发现某种无价之物，而这恰恰将是“【推理之方法】”。然而，这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世界观，它被证明是可理解的、精确的知识（否则它就不是世界观）。关于【世界】构造的表象，许多唯物论者认为根本不重要——重要得多的是其他一切，他们说：——宇宙并不在乎你怎么想、你希望什么（该怎样就怎样）。

而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在支配着“【自身之世界】”，因为他是它的【原由】，而世界观的存在决定着支配的质量，即【世界】被有效地、为了发展的目的而使用。这一矛盾引导着哲学，但完全的确定性看起来更为理性（比刻板印象？）；

遗憾的是，已经无法查明所有的例子与实验，即“那些著名的”比较原则具体被应用于什么、究竟如何被应用？（这本来会有帮助）。过去的研究者究竟追求什么目的，无从确切知晓。就算这不重要吧——我们力求“给予”的只是我们有意给予的东西（但是从众所周知的立场出发）。在这一方面，我们已不再担心“后见之明偏差”，并尝试参与解决某些现实的“问题”，我们认为它们是寻常的“任务”；然而，与先前一样，我们将尽可能避免使用任何专门术语（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是纯粹理论性的练习，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但——如果它们是现实的，那么研究的实践将非常合时宜。我们建议区分出“四个组，在其中经验也借助所观照者而被汲取”：

1）现实条件中的事物——瞬逝客体；

2）“事物”的【理念】——理想原型（【标准】）；

3）意念图像，或所研究之构造；

4）图像：星体的、催眠的、梦中的，等等。

现实条件中的事物——瞬逝客体。第 1 组

被实现之物，无论什么，都属于现实的事件，并且没有时间上的规定；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之物没有〈时间所固有的〉延续，即事实上既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但我们使用过去——它可以从记忆中被再现，可供分析、研究与汲取经验——作为意念图像与情境被观照，因此我们将在研究第 3 组时相应地考察它；

现实地被观照之物（仿佛“飞逝而去”，在当前的模式中，进入过去，并且——在每一个具体状态中），被作

为动态变化的东西来研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一点可以非常简单地由一系列静态状态来证明。然而，我们无法单独看见每一个瞬间，因为它们是瞬逝的。为了能够被观照，客体必须“持续地存在”，因此在现实条件中才需要动态（……也需要现实本身）；

【理念—静态者】——我们这样来说明它：“【理念】”本身是静态的，它只是被使用（如同主语），而不可能改变；然而，依照【条件】，改变的是“它的现实地被观照者”——通常称之为“投影”，即【理念】＋与【情境】相应的【条件】。在这里，静态的只有【理念】，而动态的是【条件】，客体依照这些条件而变化。

依照【条件】，一个【理念】可以转化为另一个【理念】。既有可逆的转化，也有不可逆的转化。假设某个客体，例如一块冰，这是冰之【理念】，但依照【条件】，它（冰）融化——变成普通的水。相应的条件可以作用于水，使它重新变成一块冰（或者变成蒸汽）。——【条件】影响情境吗？——当然不。【情境】影响【条件】——把它们作为设定加以改变，以便“【太一】”能够汲取经验；

更确切地说：“【太一】”以如此确定的方式作用于“【意识】”，使任何【情境】在任何情况下都独特地形成，考虑到汲取【新】经验的潜在可能。由于这一原因，不存在相同的条件，因此——也不可能有同一性。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与依照它而“【发展】”——就是“【生命】”的那个原则相同；

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的是“动态之帧”［客体的【理念】＋这一客体变化的【条件】］。【理念—静态者】在任何【条件】下，都只是“它的所观照者”，即是动态的，并会发生变化。例如，一根石柱将矗立几十万年。但作为【理念】——这是一根普通的柱子，依照【条件】，〈它在融化〉，已不是一瞬间之前的那一根。也就是说，即使看着同一个客体，也绝不可能承认“它对自身的静态同一性”，无论是就每一个时刻而言，还是相对于另一个时刻，或者相对于与我们依次考察的那一时刻相邻的时刻（——显然，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尚不存在的未来——是荒谬的，但却是可以设想的。只能把它看作某个赤着脚的野人穿上了假设中可能有的鞋子。这是【奇迹之幻想】，但它很美，有趣得无以复加；

我们建议一起做一个简单而非常直观的实验，考察两滴水银。它们几乎一样，但一滴比另一滴重千分之一毫克。它们紧挨着，但一滴在温暖的玻璃上，另一滴在冰冷的玻璃上。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假设，在某一时刻两滴水银会变得绝对一样，因为它们的蒸发强度不同，质量会变得相等。这确实会发生，但两滴水银在质量恰好相等的时刻并不同一，因为它们将有不同的大小（以及在不同温度下不同的膨胀程度）。此外，这两滴水银所含的粒子不同，甚至原子数目也可能不同。存在若干非常有力的根据，使我们能够断言“在现实条件中同一性的不可能”。当然，我们对这一主题的触及相当肤浅。显然还会找到其他事实；

关于不可区分性，我们这样说：只能直观地区分“事物”（这是字面意义上的），显然正因如此，在任何条件下，“【可见相同性之标志】”都完全可能出现。无论我们依据什么方法得出关于相似程度的结论，如果它令我们满意，我们就承认它，并把它作为满足某些需求的值来接受。实际上，人们使用客体的日常不可区分性，要比我们在构建【容错系统】与机制时遇到精确比较的情形频繁得多；但即使偶然地，同一性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也许正因如此，依照【禁闭】的条件——夸克不可能单独存在，即不可能是独立的）；

谈到精确性，无论是在比较时，还是在测量机器零件时——即使使用最先进的技术（“精度保障”），我们所面对的也是约定以及直到某一数值的公差（这就叫作“误差”）。在现实条件中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我们所面对的是动态地融化着的图像，而这一原则保障着“【宇宙之稳定】”，因为它是【太一之发展】的因素之一；

也就是说，我们明确地断言，静态性，即“没有动态与变化”——与“【太一之永恒发展】”相矛盾，因为它排除了潜在地无限多种经验变体〈以及经验本身〉的【条件】——而这妨碍“【世界之存在】”，也妨碍【肇始】的逻辑。现实作为“对‘【波】中复杂事实之【本质】’作依次动态研究的方法”，提供了分析与汲取经验的可能，即“【存在】”（【生命之现象】）的可能，但恰恰是“【发展】”的可能（先天地）——全部的【意义】与【本质】就在于此；

如果探究者遇到了客体的同一性——这是一个信号，提示他去寻找错误，并继续研究；

“事物”的【理念】，理想原型，【标准】。第 2 组

我们归入这一组的，不仅有其名副其实“纯粹形式”的【理念】（每个人都可以在意念空间中观照任何东西来检验这一点），还有众多的函数。让我们抽象地考察一下，例如“【电子之函数】”。“它们无处不在”——它们这种被观照的灯火，或者更确切地说，〈依照物理学定律所意味的、它们的直接参与〉，如果可以用函数来解决，那么至少会成为非理性的。这里所说的完全不是“单电子宇宙”，而是物质粒子的完全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比较任何两件“事物”，那么我们首先要研究它们，即我们自己发起“【其存在之根据的实现】”，于是电子与其他粒子便产生了，我们也打算比较它们。这样，电子与质子的内在相对性就被实现了。粒子彼此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不会是永恒的，即粒子逐渐变化，正如我们所知，现实的【本质】就在于此；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粒子也被实现为瞬逝的；由于这已是两个原因，它们（这里指任何粒子）不可能是同一的，因为作用的不均匀——但不是偶然的不均匀（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而是“由【系统】所控制的”不均匀，以保障“潜在地包含经验之【条件】”。而且应当指出，当我们讨论【意识】或【太一】对这些或那些“事物”（【条件】）的作用与影响时，我们指的不是“【系统】之活的控制”，而是指“某种‘soft’”，即保障【太一之发展】的【世界之基本法则】，它们自动

地，即独立地、反射般精确地起作用。完全没有偶然的无懈可击——这是【系统】之法则的根据之一。这完全不意味着没有 random()函数，它是存在的，但处于隔离之中——在游戏中它恰恰是必需的；

意念图像与所研究之构造。第 3 组

对于老练的研究者，这是一种比事实现实灵活得多的分析工具，因为它允许灵活地支配所观照的图像，并任意地模拟任何可能的情境。但这一工具特别的价值在于，它允许分析过去，即现实地已发生的（富含经验的）东西，从中可以汲取新的经验，不是一次两次，而是许多次（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在使用这一点）；

我们明白，意念图像也在空间中被实现，但这一空间仿佛是内在的，原则上也确实如此。在技术上，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构造：

【空间中之空间】，我们可以创造不止一个，而是几个模拟情境的可控环境，并周期性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研究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而如果可能的话，借助电子显微镜、示波器，甚至同步稳相加速器来呈现我们的研究，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幻想、虚构或推测结果，并再一次检验与查看已完成的结果；然而，我们无论如何也证明不了“同一性”；

在实验性的（cage）意念空间中，假设性的结果被可靠地隔离着。它们不可能是客观的，不受集体同步的支配，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意念行动与结果）不可能在事实现实的条件中被再现、重复或转播——事实现实与【太一】

在总体层面上的经验与【发展】相联系；不过，值得指出“某些可能的例外”（它们与“同一性”的主题无关）——在意念空间中训练、开发技术、开发支配现实的方法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再一次提醒，电影与书籍的内容可能明显地被实现。一切，直至最不寻常、名副其实是幻想的现象（具有根据的）。【意识】与【太一】不受任何限制，没有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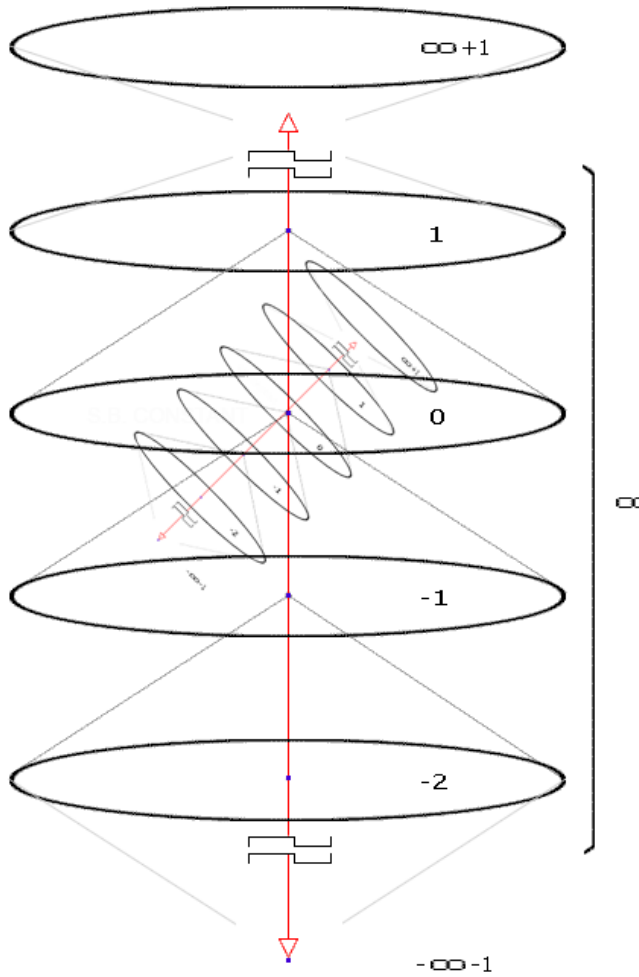


图 21

（“内在的、意念的”实验空间）

图像：星体的、催眠的、梦中的。第 4 组

我们已经弄清，同一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阻断新经验的汲取——这对【世界】与【太一】是非常危险的威胁。但任务已经提出，我们考察经验能够被汲取的一切条件，〈这里〉尤其是观照性的经验。我们先前已确定，“【太一】”离开身体和（或）周期性地读取他者经验之【波】，或者读取“我们在另一现实中的【波】”，对此我们既不记得，也不知道。然而，我们理解【世界】构造的逻辑，它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也已知，【太一】无懈可击地行动，如果它创造任何东西（【理念】），那么这是以无限程度的质量完成的。即使假设一个【平行世界】——它也按照与我们的【世界】相同的原则构造（如果这个所设想的世界不是某种“矩阵”的话——在那里发展并不重要，因此它是不可能的）。再一次分析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一切——结论依然不变：“同一性”被排除，在这个以及任何其他【世界】中（甚至在来世中——如果它突然被发现的话）；

一切客体都有内在的内容，正如书的【内容】一样，它只有在打开并阅读之后才产生并显现——如果打算知道它的【意义】的话；

补充：

如果一只山羊是产奶的，而谁也不打算把它开膛，那么山羊的肠子为什么要存在？内脏器官——如果不是为了研究的过程，它们要来做什么？如果有一种逻辑倾向于

〈山羊或任何存在者的〉内脏无用，而没有任何逻辑支持其存在，那么进一步的研究将把我们引向合理的答案：——在它们成为必需之前，它们并不存在——那时它们才会在注意点上产生；

如同无限空间之函数的实现一样——一切内在的、隐藏的东西，都是逐步地、依照相应的请求而产生的，这一请求与兴趣以及随后的探寻相联系。存在者的内在内容是一种完全寻常的函数。我们举出这个例子，是为了理解“必需事物的实现原理”；而如果我们能够想到怎样做、做什么更好、更简单、更有效，那么【意识】——就会以极致的质量，以纯粹【理念】的绝对质量程度去做到它；

每一个客体都有不同的内容，即使最相似的客体也有差别——无限【发展】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们可以永远研究电子与质子，而永远不会走到这些研究的尽头。因此，寻找“同一性”没有合理的意义——它们不存在，既然对任何所研究“事物”之内容的研究都将导向新经验的汲取。【根据实现之法则】不会容许【意义之空洞】。如果客体被实现，并被知觉为存在着的，那么它的【存在】是有根据的。因此，汲取“仅仅是根据”——不会破坏客体，也不会导致它的消失，这意味着这一研究不可能结束，客体的信息内容没有边界〈……它是无限的〉；

＊ ＊ ＊

这样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根据实现之法则】”，也有助于理解“‘【为生者之世界】’公设”，这一公设

在这里，在文献中，作为名言警句，在偶然路人的口语中，都相当常用。“转瞬即逝的”话语的意义，常常是很有教益的，这毫不奇怪（见《第四维度与四维性》，第132页），因为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但也没有任何审查。

任何经验对“【太一】”（“我”）都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关于“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一章的评注

题词提出了形而上学最古老的问题：为什么有某物，而非无物？作者的回答很简短：因为有“我”（与“他”）。“无物”只在关系中被思及，并先天地让位于“某物”。这是“我”之【行为】的浓缩内容：关于【无】的思想本身已是某物，而【行为】在完成之中是不可否认的。本章的主题也从同一个根中生长出来。如果存在依靠【行为】与【发展】，那么其中不可能有两个同一的客体。

哲学与世界观。 作者为哲学指定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它不可现成应用，包含悖论与矛盾，而具体科学的专家从中汲取无价之物——推理的方法。例外只有一个：世界观应当是可理解的、精确的知识，否则它就不是世界观。唯物论者说：“宇宙并不在乎你怎么想。”作者回答，每个人都支配着【自身之世界】，因为他是它的【原由】，而支配的质量取决于世界观。由此有了本章的实践意义：关

于同一性的问题不是学校里的练习，而是为了发展的目的而使用【世界】的一部分。

所观照者的四个组。 作者把研究领域划分为：现实条件中的事物、【理念】（标准与函数）、意念图像，以及梦、催眠等的图像。在每一组中，结论都只有一个：不存在同一的客体。

第 1 组：现实条件中的事物。 【理念】是静态的，不会改变。改变的是所观照者：【理念】加上【情境】的【条件】。冰、水与蒸汽是不同【条件】下的同一个【理念】。石柱会矗立几十万年，但在每一瞬间它都在“融化”，已不是一瞬间之前的那一根。因此，任何事物甚至在相邻的时刻都不与它自身同一。这与《意志自由》中所说的相一致：现实之物没有延续，而可见的持续由不可重复的状态构成。

原因被直接指出。【太一】经由【意识】使每一个情境都这样形成：在其中新的经验是可能的，因此不存在相同的条件，也就没有同一性。这与“【发展】就是【生命】”是同一个根本原则。两滴水银的实验使之变得直观：在质量相等的那一刻，两滴水银仍在体积、热膨胀上，很可能还在原子数目上有所不同。

作者把不可区分性留给实践。当相似的程度满足我们的任务时，我们就承认事物是一样的；即使在最精确的技术中也有公差与误差。这是使用的范畴，而不是存在的范畴。由此有了一条值得记住的方法规则：遇到同一性——就去寻找错误，并继续研究。

邻居。 不可分辨者的同一性是莱布尼茨的原则，题词中的问题也是他的。在这里，结论上的相似是完全的，差别在于根据。莱布尼茨从充足理由律中推出两件相同之物的不可能：神没有理由把一个复本放在那里而不是这里。作者从【发展】中推出这一点：复本不带来新的经验，而【根据实现之法则】“不会容许【意义之空洞】”。在莱布尼茨那里，禁令出自造物主的选择；在作者那里，出自【生命】的构造。马克斯·布莱克著名的反例——空无一物的世界中两个相同的球——在【超观念论】中自行消解。没有观照者的世界是不可实现的，而观照者无论站在哪里，都已经打破了对称。

第 2 组：【理念】与函数。 作者建议把电子看作函数：如果可以用函数来解决，那么作为物质粒子的“电子无处不在”就成为多余的。当我们研究事物时，粒子作为根据而被实现，并且被实现为不可重复的。

这里有最有力的反驳，而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回答了它。量子物理学认为同一类粒子是不可区分的，而这是可以检验的：它们的计数统计给出可测量的后果。但物理学同时也说，粒子没有个体性，没有“这一个电子”。这与在《人格同一性》中确立的作者立场相呼应：电子的【理念】是一个，而它的实现在状态上——位置、时刻、关系——各不相同。粒子的不可区分性是【理念】的统一，而不是两件同一之物。甚至极端的情形也支持这一读解：在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中，原子处于同一状态时，便不再

是分离的，而表现为一个【波】。状态同一之处，已不再是二，而是一。

作者还提出一个假说：也许正因如此，夸克不能单独存在（禁闭）。物理学对禁闭的解释不同——依靠色相互作用的性质。但这一假说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值得指给探寻者。夸克的“色”本身（格林伯格，1964 年）之所以被引入，恰恰是因为没有它，Δ⁺⁺粒子中的三个夸克就会处于同一状态，而泡利原理禁止这一点。物理学不得不找到差别，以免容许同一性。这是一个指引，而不是证明，而作为指引，它是有价值的。

作者澄清了是谁支配条件：不是“活的控制”，而是“某种 soft”——自动地、独立地、反射般精确地起作用的【基本法则】。在法则中没有偶然，这是它们的根据之一。与此同时，random()函数是存在的，但处于隔离之中——在需要它的游戏中。

第 3 组：意念图像。 这是研究者最灵活的工具。在其中可以模拟任何情境，并从已经经历过的东西中多次汲取新的经验。作者精确地描述了它：空间中之空间，几个可以在其间转换的环境。图 21 在【独一体】之轴上展示了这一点。一叠有着自己的小极限的层，连接在第 0 层，即现在之上，而它的轴是倾斜的。意念空间的构造与现实空间相同，但立于自己的轴上，并且是隔离的。

因此，意念实验的结果不是客观的，不与他人同步，也不作为结果被转移到现实之中。在那里也证明不了同一性。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把这一点与本章的另一个论

断区分开来——即电影与书籍的内容可能明显地被实现。被转移的不是结果，而是【理念】：它可以成为根据，那时便被实现——条件是作者自己所声明的：“具有根据的”。作者走得更远，认为今天看来是幻想的许多东西将被实现，而把【魔法】理解为一种我们目前所知甚少的【发展】工具。何时——作者坦诚地说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指引，而应当恰恰这样把握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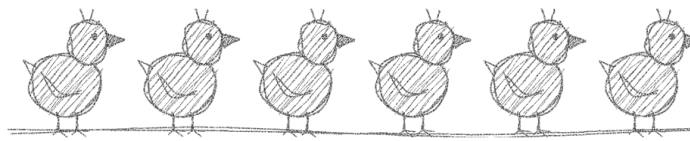
第 4 组：梦、催眠及类似者。 作者提醒，在梦中，【太一】也许读取他者之【波】，或者读取我们在另一现实中的【波】，对此我们不记得。确实确立的只有一点：梦的现实是它自己的。其余的一切是自然的推测，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就是这样标注的。本章的结论并不取决于此。无论设想怎样的【世界】，它都按照同样的原则构造：在【发展】重要之处，同一性被排除。发展不重要的“矩阵”，出于同样的原因是不可能的。

内在的内容。 山羊的例子阐明了“被实现的是必需之物”这一原则。按实现的顺序，在有人把山羊剖开之前，它没有内脏：作为所观照者，它们在注意点上产生。按根据的顺序，山羊赖以生活、进食与产奶的一切都在场——作为它生命的根据。两种顺序同时起作用，正如在本书的各处一样。书的内容也是如此，它在阅读时显现，而不是预先躺在“某处里面”。由此有了研究的无限性。对根据的汲取不会消灭客体，因为客体是被实现的，它的存在是有根据的，这意味着任何事物的信息内容都没有边界。电

子与质子可以永远研究下去，而寻找同一性则缺乏合理的意义。

总结。 本章对关于同一性的问题，为全部四个组给出了统一的回答：同一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会使【发展】停止。不可区分性是实践的便利，而不是存在的性质。本章顺带展示了【根据实现之法则】与“【为生者之世界】”公设的运作，并以维系全章的那一行结束：任何经验对【太一】都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物质

“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

我们认为有必要确定以下“给定的”关系：

1）［【意识】｜【物质】］；

2）［【思维】｜【存在】］；

3）［【精神】｜【自然】］。

1）这一【任务】不是我们推论的结果，我们把它界定为“【哲学—历史的】”任务，但如同解决其他任务一样，我们将从【超观念论】的立场出发去解决它（因为我们没有别的立场）。众所周知（从古代哲学与古典哲学中），“【物质】”是物质世界最小的部分，即根据，是任何有广延的〈物质〉粒子以及每一件“事物”的“最微小的细节”。

现代科学应当被视为唯物论的，这是科学家们在数据不足时有意采取的立场。看起来，把“所观照者”及其本性称为唯物论的还是观念论的，似乎根本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意识】｜【物质】］这一关系中【诠释之本质】与对照的【意义】，它“在关于【自身】与【自身之使命】的判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我是谁？【生命】的意义何在？我在【世界】中的角色是什么？

“【意识】”绝对依赖于【太一】，它的存在只在生命存在者在场时才是现实的。这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条

件】——在场意味着现实，恰恰意味着“【理智】”的实现，这一【理智】能够分析、汲取经验，并能使它所属的具体“我”具有自我意识。从相反的立场看——“【太一】”可以在现实条件中被实现，使用【意识】 -> 与【理智】，以得出任何后续的结论（【确定性】）。

就【本质】而言，“一者离开另一者”来考察，必须谨慎。[【太一】 | 【意识】]——是【肇始】时刻的根本关系（即【世界】之【原由】）；但在此刻，在解决这同一个任务时，我们是在“适于观照之形式”中，即在现实条件中考察“【太一】”。在这一推理中，【物质】被理解为某种【观照机制之内在本质】，恰恰是：“【灯火之瞬逝过程】”〈在分割“【意识】之产物”时的无限小的细节，即依照“【根据实现之法则】”〉。从“如此复杂”的表述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智】把“【意识】”呈现为把“【物质】”用作实现“【现实】”之材料的东西；然而，这一结论可能是分析的结果，即把“瞬逝的所观照者”无限递归地分割为组成部分的经验，这里指的是：“【物质】”——是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无限地趋向（并不存在的）【源头】。而且，所研究客体最小的细节（例如电子）实际上会是一样的，这总的来说证明了它们成分的同质性，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把电子分为不同的种类：碘的电子、氧的电子；质子也会是一样的，但并不同一，因为同一性是不被容许的（见《“意识的困难问题”》，第 448 页）；

这一推理的主要【本质】在于：【物质】并不比空间与客体更少瞬逝性。如果可以把【它】承认为某种东西，那么这一迄今仍未知的东西，就将是物理学家们发现的下一个粒子——它总会看起来是最后一个，但它，如同之前的一切粒子一样，将是“最初者之一”，即这条【道路】是无限的，而【物质】本身并不存在，它是分割所观照者的【不可达到之目标】。【根据实现之法则】总会实现下一个【天才之发现】的客体；

大多数人把“【意识】”理解为“大脑之功能”。在说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会说：这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请求特别注意，集中注意力于这一点：另一个人的大脑属于“所观照者”（“事物”）的范畴，如同任何被实现的客体一样；

如果我们照镜子——我们看见头，并意味着它的内在内容。首先，我们看不见它；其次，身体是按照在现实条件中的自身表象而被实现的，即“我”在“现实条件”中，考虑到具体的（它所读取的）【波】中所包含的已有经验，而把【自己】看成这样；

在研究观照机制时，我们领会到，借助“【个人之波】”的形成而沉入【自身】之内，获得经验。与此同时，我们始终处在中心，在我们的角色中表象“我”（“【太一之实在面向】”）。而【意识】此时被表象为在外面，因为我们经由眼睛以新经验之数据的形式飞向内部（数据中包含一切，包括身体及其状态），而大脑此时被设想为包含在头里面，即与【意识】在其过去的〈不妨这样说：

“通常的”〉世俗表象中相联系。尽管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细微之处：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大脑，但也不否认——在当今医学水平下，这一极端情形大概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是这样（假设是这样），那么“【意识】”的表象就将与我们对它的设想相符，即设想处理器为一个复合体，“形象地说由”“【意识】”与“【理智】”构成；但与此同时，我们将无法区分一者与另一者，然而却明白“‘我’位于那里——在‘【意识】’的中心”。这将是经验的、恰恰是依次的研究，研究“这一在生命期间从不中断的流”，而在生命过程之外——它是不可能的；

对［【意识】｜【物质】］这一关系的立场，仅仅是“作为某种显而易见的东西”——这一任务就这样被诠释，而不构成特别的【问题】。让我们回到关于刻板印象的扎根及其在许多世代判断中顽固性的思考：这些世代意识到拥有世界观的重要性（总是想要拥有它），某种世界观，但——必须是理性的，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它具有逻辑上完整的构造，而这对于理解【发展】之【条件】是最主要的，因为【理性存在者】总体上力求一切行动的效率，关心保存自己的物种，并梦想在【可理解而友善的环境】中过安全的生活；

* * *

2）关系［【思维】｜【存在】］。什么是【思维】？——“【理智】”的活动。【存在】——这是生存，但恰恰是作为活着的生存，在生命过程期间；在广义上，这也

包括在逻辑结论的基础上所作的行动，本能的行动也不排除在外，无论如何——都由“【理智】”的活动所调节。也就是说，这一关系等同于一种对照，其中：

A）“【理智】”活动的产物，表达为“我”（以“具体【人格】”的身份）的【意志表达】，并在分析的结果中形成【生命过程】，被诠释并被领会为“我”【在】，“我”活着。我们也不排除心智活动的结果与思维的背景（各种各样思绪的游荡）；

B）关于“【自身之存在】”的结论以及这一界定的结果，它被表达为：“我”【在】，“我”活着；

因此，在这一关系中——我们想到勒内·笛卡尔的结论“我思故我在”以及类似的对照，其中［【思维】 = 【存在】］；

3）让我们再考察一个关系［【精神】 | 【自然】］——所提出的问题并非在这里产生〈正如您所知〉，其意图是弄清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影响，或者哪怕是接触（作者当时在想什么？）。

【精神】（【生命之现象】）——是“【太一之总体面向】”对【世界】中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显现，即借助“【太一之实在面向】”对【人格之波】的读取而“赋予【生命】之属性”；

【自然】——这是生命存在者栖息环境的【条件】，它们与这些存在者的特点相符，对于这些存在者而言，这些条件具有意义；

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关系，而它确实存在。“【太一之实在面向】”与“【自然】”的角色，正如我们在研究中所弄清的——就是“【为生者之世界】”这一对应，它必然在【肇始】的时刻产生；

无限多生命存在者在其无限多样性中的栖息环境的产生，即 -> 宇宙、星系、恒星、行星、地貌特征、各种环境：液态的、气态的、乳浊液，等等。当然可以把“【自然】”这一概念复杂化，但何必呢？——它应当恰恰被理解为我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常常把周围的客体称为“【自然】”，在意念上倾向于植物、动物，以及一切运动的、动态的、被赋予生命的东西；但我们〈部分地〉在判断中犯了错误，因为：【理性存在者】被赋予了在【世界】中最重要的角色，并且是“【原由】”——【自然】的主要组成部分，即我们自己，而且恰恰是具体地：您、我、每一个人。

因此：我们根本不是消费者，也不是寄生者，因为我们【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因“我们的【原由】”而产生的，并作为“【太一发展之经验环境】”而存在；

关于“物质”一章的评注

题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称为哲学基本问题的那个问题：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恩格斯依据对它的回答把哲学家分为两个阵营。作者并不拒绝回答，但首先把

问题展开为三个关系：［【意识】 | 【物质】］、［【思维】 | 【存在】］、［【精神】 | 【自然】］。于是最主要的东西显现出来：在【超观念论】中，物质根本不是这一对概念的第二项。第一性的一对在【肇始】中产生：［【太一】 | 【意识】］。它的两方面都是内在的，而物质不是精神的竞争者，而是分割所观照者所趋向的极限。形式上，作者处在“精神是第一性的”阵营之中，但问题本身已经不同了。关于何者为先的争论预设了两个竞争者，而第二个并不存在。

什么是“物质”。 作者从把物质理解为最小的部分、一切有广延之物的根据开始。这是历史上的读法之一——原子论的读法，源于德谟克利特。与它平起平坐的还有其他读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物质是基质、潜能，形式赋予它确定性。在列宁的定义（1909 年）中，物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对于俄罗斯读者，最后一种读法最为熟悉，而【超观念论】直接回应它。定义的前一半（“通过感觉感知的”）描述的是所观照者，即内在之物。后一半（“不依赖于它们”）指向外在之物，而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证明的，外在之物不是虚假的，而是空洞的：“X 在外面”这一断言，与“X 不存在”在任何方面、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没有区别。因此，列宁的定义恰好只有一半站得住，而这一半为作者说话。

物质作为不可达到的目标。 本章的中心结论是：物质并不比空间与客体更少瞬逝性。在分割所观照者时，科学

每一次都会找到一个看似是最后的粒子，但它结果是“最初者之一”。这条道路是无限的，因为当人们怀着兴趣去寻找时，【根据实现之法则】就会实现下一个根据——“下一个【天才之发现】的客体”。这不是对物理学的责备，而是对其不可穷尽性的解释，并与上一章相一致：任何事物的内容都没有边界。最小的细节——电子、质子——实际上是一样的，但并不同一。在《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一章中，这一点已被推导出来：【理念】是一个，实现是不可重复的。

科学与唯物论。 作者称现代科学是唯物论的。在这里，值得把本书中已经区分开的东西区分开来。作为方法的科学——形式体系与测量——是中立的、伟大的；科学家们在方法论自然主义的框架内工作，即用所观照者自己的手段去研究所观照者。唯物论则是第一层、最深一层的习惯，是在公式之前就已接受的世界观。许多科学家在世界观上根本不是唯物论者。作者争论的不是科学，而是这一习惯；本章也说明了这一争论为何重要：对［【意识】 | 【物质】］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关于自己的判断——我是谁，生命的意义何在，我在【世界】中的角色是什么。

【意识】与大脑。 按照作者的看法，【意识】绝对依赖于【太一】，只在生者在场时才是现实的。这是《论世界观》中所确立的：【意识】是可能性，它“在运作中包含”。接着，作者谈到一种流行的意见“意识是大脑的功能”：“这是正确的”。这里的用词需要精确地读。首先，对于站在习惯立场上的【未通晓者】，这是前后一致的、

在其自身框架内正确的结论：接受外在世界的人就应当这样想。其次，作为现实之内的对应，这是正确的：神经科学研究相关物，它的工作是正当的。但这一意见中的“意识”是本书之“【意识】”的同音异义词，而作者立即表明，习惯的结论在何处失去了支撑：另一个人的大脑是所观照者，是事物，如同任何被实现的客体一样。

镜子的例子把这一点推到了底。照镜子时，我们看见头，并设想里面有大脑，但我们看不见它。而身体是依照所读取之【波】中所包含的经验而被实现的。如果给我们看自己的大脑（医学大概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会看见又一个所观照者。“我”仍然处在中心，而观看者与被观看者并不重合。正如《所观照者》中所说，作为生产者的大脑处在被生产之物的内部。

作者把这一流称为“在生命期间从不中断的”。我们这样读它：在生命期间不中断的，是对【波】的读取，即【生命】本身；而所观照者之流在无梦的睡眠与麻醉中会中断，正如关于【感质】的那一章所说。

思维与存在。 作者把第二个关系分解为两方面：【理智】活动的产物，表达为“我”的【意志表达】；以及关于自身存在的结论——“我在，我活着”。由此有了对笛卡尔的援引与公式［【思维】 = 【存在】］。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澄清了它的意义。笛卡尔并没有断言等式：在他那里，思维足以确信存在，但存在并不归结为思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是巴门尼德。按照【超观念论】的核心（存在＝被实现），思维是实现的形式之一，

因此思维者存在。但存在比思维更宽：婴儿、苍蝇也活着，而按照作者自己的定义，【精神】被赋予每一个生命存在者。本章中的等号应当读作包含：思维是存在，但并非一切存在都是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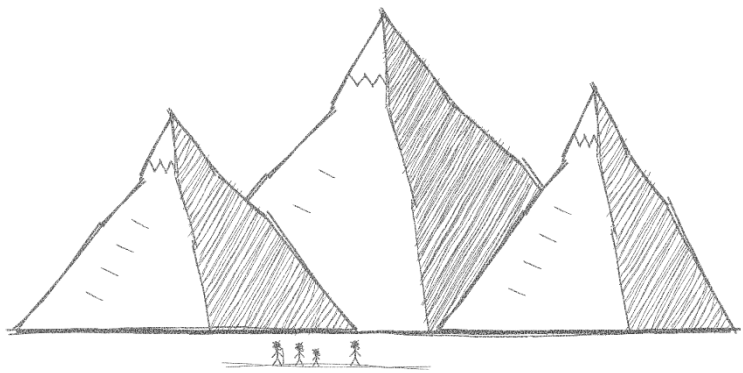
【精神】与【自然】。 在这里，本章给出了最精确的定义。【精神】是【太一之总体面向】对每一个生命存在者的显现，是借助【实在面向】对【人格之波】的读取而赋予生命之属性。这与《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一章中的三位格相一致：圣灵是【火花】。【自然】是与存在者的特点相符的环境条件，对这些存在者而言，这些条件有某种意义。二者之间有联系，而它被指出了：“【为生者之世界】”，这一对应必然在【肇始】中产生。宇宙、星系、行星、地貌、各种环境——这一切都是无限多生命存在者的栖息环境。

“我们不是消费者，也不是寄生者”。 本章的总结：理性存在者不是自然的客人，而是它的原由与主要组成部分。我们【世界】中的一切都因我们的原由而产生，并作为【太一】之【发展】的经验环境而存在。作者补充道：理解构造的【通晓者】，是【自身之世界】的主人。这是作者的意见，这里的词应当与“【主人】”这一称号区分开来，本书用这一称号称呼【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这里说的是自己【世界】的主人，而不是整个【系统】的主人。

为了不让这一结论被读成可以对自然为所欲为的许可，值得把它的后果说完，而这些后果书中已经有了。成为自

己【世界】的原由，就意味着对经验环境负责，而不是把它当作猎物来占有。“【为生者之世界】”是为一切生者的【世界】：关于【感质】那一章中岛上的黄蜂，也有自己的【世界】。按照第 10 章的伦理，对他者的伤害不会破坏【存在】的构造，却会阻断【发展】的整整一个分支。理解这一点的主人，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己的【世界】，因为他没有别的经验之所。正因如此，他不是消费者，也不是寄生者。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认识论

让我们讨论自然的关系［【主体】 | 【客体】］，即我们建议重述、也许还要具体说明某些细节。从已知的立场出发，与先前一样，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假定客体是外在的”（独立于“【意识】”而存在）。永恒的【世界】以【波】的格式存在。原则上——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据量，如同一个文件，但它不处在物理的储存之中——那样会使一切数据陷于危险（一切都会失去意义）——而是处在，即恰恰【在】于每一个“【太一之实在面向】”（“我”）以及共同的统一“【意识】”的相应使用之中。请回想一下处理器的高速缓存——它就是依照这一【理念】发明的，如同其他一切一样，它与“【太一】”有着并非直接、却确实存在的【某种关系】。这一【波】由各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始终在变化、被【完善】并【发展】。每一部分都对应并属于某一“【事物】”：法则、【理念】、存在者、客体、思想、情境、原则、表象，以及每一个粒子。“【波】之容量”是虚拟的、无限的。它是静态的，却动态地发展着（与【世界】和【太一】一同）。这一现象被知觉为悖谬的、奇怪的，因为它是“【双面向之太一的本性】”所固有的；

认识论的根与形而上学紧密交织，如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但当我们潜入虚空的虚空之中时，我们便放弃了对

【细节】〈它们根本不是细节〉的理解。让我们以我们所使用的事物为例来考察。它们并不是一直如此，这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叉子——这不是它的最终形式，它以前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它曾是一根尖细的棍子，然后是分叉的、更小的小棍，然后更小，有三个尖，再然后有四个尖。

研究任何客体的发展与变化，可以得出结论：它们的发展是合理的，或者说是向更有效之形式（实质）的追求。但是，以“叉子”为例（这已完全足够）——每一件物品，要么发展，要么消失……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它的【波】由于失去现实意义而不再被使用。请注意：“拖橇”几乎不再被使用，失去了现实意义，人们“忘记”了它们，因为发明了轮子。

每一个客体（“事物”）都是“【理智】的心理能动刺激物”，并被有延续地知觉，如同声音或振动，光子之【波】把任何客体拉伸，即朝向内部；而如果从静态的立场来思考这一点，那么客体在我们逐步地诠释并进一步分析它时，将被分成四维空间中的若干帧；但我们知道，并没有什么帧，只有不断向内流动的数据之流（帧是我们在分析，即在对情境的意念表象中所需要的）；

客体作为【理智】的刺激物，被界定为在具体情境中与之最精确地相符的那一“事物”。看起来，在注意点上可能偶然出现任何客体，直至特别出乎意料的东西——比如来自遥远星系的陨石；但并没有任何偶然，我们合乎规律地看见为我们而形成的情境。这里需要明白，我们未必会得到经验，然而——经验是可以被汲取的，这取决于

“【理智】”的能力，而【理智】是独特地形成的（分析总是主观的），但从来不是偶然的——经验是严格合乎规律的；

可以固执地反对这一图式，否认这样的对应〈客体与情境的对应〉。但是，【世界】在其无限的多样性中——存在着，一切都正常地运转，不会自发地相撞。容许“在宇宙之无限的规模上”存在某些偶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这是荒谬的，并且出于【太一】、【世界】与【存在】之【安全之目的】而被绝对排除（它威胁一切生命存在者的【存在】）；

客体对【理智】的刺激，是在知觉静态之【波】时借助振动而发生的。对任何【波】的有延续的研究〈为了获得经验与【发展】，即——自我发展与【太一之发展】〉，把我们引入关于过程性的习惯错误之中，从而产生并维持着【时间之刻板印象】；但这（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系统】之代价”。这一“【令人惊奇的神圣幻象】”必然是它最重要的基本部分。与此同时，很难把它对应起来，即很难接受在“接收客体之【波】”时发生刺激这一事实本身，因为一方面——【波】是静态的，在这种情况下观察不到时间（时间不存在），而另一方面——我们看见所发生之事，并把一切知觉为过程——这恰恰就是【心理功能】的【角色】——使这一时刻成为可能，如同工具一样提供“【意识】与【理智】之整合”；即静态与动态；【真实之物】（【理念】与【条件】）与【虚拟的所观照

者】：关系、客体的状态、情境，即——一切可以从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的东西；

正是在这一动作本身之中，隐藏着任何静态客体之不可能的谜底。即使在“静止状态”中，客体也在不断变化，它的质量、形状以及其他一切参数——都是动态的（这是【幻象之属性】）；

在这里，可以料想到“物理学家们正在酝酿的愤慨”，但不必急于表态。我们将要面对与四维性和五维性相关的问题，至少一千年。这并不长，而在此之后，等待我们的是更高的维度与其他的任务；

关于“认识论”一章的评注

认识论，即关于认识的学说，研究［【主体】 | 【客体】］这一关系。它的经典问题是：主体如何达到位于它之外的客体？【超观念论】消解了这个问题本身：没有必要把客体设定为外在的、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认识不是跨越鸿沟的桥，而是对已在内部之物的实现。本章表明这是如何构造的。

【世界】作为【波】。 永恒的【世界】以【波】的格式存在——一个在容量上无限的、虚拟的数据阵列。这一阵列不处在物理的储存之中，在那里它会是易受伤害的（那样一切都会失去意义）。它在于使用之中：由每一个“我”，即【太一之实在面向】，以及统一的【意识】所

使用。这与《论世界观》中所确立的相一致：【意识】不是仓库，它“在运作中包含”。与处理器高速缓存的比较是恰当的：缓存中存放的是此刻正在被使用的东西。【波】由各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对应着某一“事物”——法则、【理念】、存在者、思想、情境、粒子。【波】是静态的，同时又在发展。作者坦诚地称之为悖论，而它由【太一】的双面向性所消解：静态的一极保存全部的过去，能动的一极增添新的、不可重复的东西。

事物要么发展，要么消失。 叉子的例子：尖棍、分叉的小棍、三个尖，而今天通常是四个尖。物品趋向更有效的形式。停止发展的事物会消失，因为它的【波】不再被使用：发明了轮子之后，拖橇就被“遗忘”了。这是推广到事物上的“只要【发展】持续，生命就持续”的法则。甚至针——看起来几万年都没有变化——在与作者的分析中也被证明是在发展的：针眼变得更复杂，不会磨断线；表面更光滑，更容易穿透布料；针本身也更精巧。发展也可以是细微的——不是形式的更换，而是形式的完善。

客体作为【理智】的刺激物。 按照作者的看法，每一件事物都是“【理智】的心理能动刺激物”。它被有延续地知觉，如同声音或振动：光子之【波】把客体沿【独一体】之轴向内拉伸。如果从静态的立场去看，客体被分成四维空间中的帧。但帧并不存在，只有不断向内流动的数据之流；帧是我们为了分析而需要的。这与《意志自由》中所说的相一致：现实之物没有延续。

在注意点上出现的，是与情境最精确地相符的客体。即使最出乎意料之物，也是合乎规律地出现的。与此同时，经验是可以被汲取的，但未必会被汲取：这取决于独特地形成的【理智】。分析总是主观的，但从来不是偶然的。

偶然。 作者断言：在宇宙的规模上不存在偶然，容许偶然将威胁一切生命存在者的【存在】。物理学认为单一量子事件的结局——例如原子核衰变的时刻——是不可预测的，而这是根本性的。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像在《意志自由》中那样区分了这两个论断：【超观念论】断言的是根据的决定论，而不是未来的决定论。每一次实现都有根据，这是【根据实现之法则】所要求的；但由此并不能得出它可以从外部被预测。“没有偶然”与“结局不可预测”并不矛盾。random()函数是存在的，但正如《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中所说，它处于隔离之中——在游戏中。

关于一切“正常地运转，不会自发地相撞”的话，也应这样来读。宇宙中确实有碰撞：彗星撞上行星，星系相互合并。但这不是混沌，而是法则的作用——在必要的时候。“不会自发地”并不意味着“从不”。

时间之幻象与【心理功能】。 这里是本章的中心结点。【波】是静态的，在它之中没有时间。但我们看见所发生之事，并把一切体验为过程。由此产生了【时间之刻板印象】，作者称之为“【系统】之代价”，同时又称之为“【令人惊奇的神圣幻象】”——它必需的、最重要的部分。幻象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不存在。过程是被实现的，在

这个意义上它是真实的，但延续并不属于存在本身，而属于体验。

静态之物如何成为被体验的过程？作者的回答是【心理功能】。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这样界定它：它不是第三种实体，也不是器官，而是【意识】与【理智】的耦合，是它们相互作用的原理。【意识】实现（静态地、无意志地、包容地），【理智】分析（动态地、基于经验），而在它们的耦合之中，静态之【波】被体验为过程。【心理功能】连接静态与动态；连接【真实之物】（【理念】与【条件】）与【虚拟的所观照者】（关系、状态、情境）——一切可以从中汲取经验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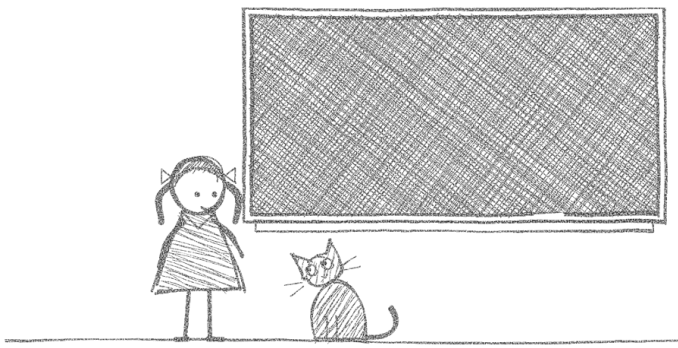
由此也有了静态客体之不可能的结论：即使在静止中，客体的质量、形状及其他参数也是动态的。作者预料到物理学家的愤慨，但这种愤慨不会出现：物理学同意这一事实。在任何“静止的”物体中，都在进行着原子的热振动、蒸发、辐射（以及按照 $E = mc^2$ 与之相应的质量变化）。分歧不在于事实，而在于读解：物理学在这里看到的是物质的性质，作者看到的是【幻象之属性】，没有它就不会有经验。

康德。 在关于《序言》的评注中曾承诺：当本书表明知觉是从内部构成的，康德的界限将失去外在极限的意义。本章履行了这一承诺。康德区分了可以认识的现象与不可认识的物自体。在作者那里，物自体就是事物之【波】。它不在外面，而在里面，在使用之中。而且它不是不可认识的，而是不可穷尽的：正如《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

体的）》中所表明的，任何事物的内容都没有边界，每一次研究都实现一个新的根据。康德的界限依然存在，但不再是一堵墙。它成为地平线，随着兴趣的每一步而后退。

一千年。 本章以一个平静的前景结束：四维性与五维性的任务至少需要一千年，而这并不长；在此之后，等待我们的是更高的维度。这与《空间—时间》相一致，在那里，一千年是世界观的尺度，而不是预言。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知识论

就［【主体】 | 【客体】］这一关系而言，认识论的对象可以认为已经展开——在为长期确定其（对象的）任务所必需的程度上。但是，就我们在最开始所提出的【目标】而言，我们将继续研究，以【展开】这一名副其实是包罗万象的、【无底的主题】〈没有尽头〉的广度；

让我们弄清［【客体】 | 【认知】］这一关系，更确切地说——我们应当在“认识论”与“知识论”这两个概念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因为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但许多人继续混淆它们，或者常常以一者代替另一者，而“这不太方便”，因为客体的知觉（实现）机制是一回事，而对【本质】、意义与用途的领会是另一回事；

知识论不仅包括（在这里）所指出的方向，尽管一切都非常紧密地相互联系。首先，让我们弄清我们如何【诠释】任何客体，更确切地说，【理智】如何把客体与情境知觉为“原料”——它们被用于“它”的进一步加工、识别、界定与随后的分析，考虑到关系以及在具体情境中已被确定的角色。首先，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汲取经验的机制（完全不是这个），而是客体在任何情境中角色的存在，即客体如何被我们知觉为有意义的——参与着的；

事实上，参与【情境】的客体影响着【情境】，就像一个【活的参与者】会影响它一样（有时甚至更多）。从

已知的立场出发，我们断言，条件由“【太一发展系统】”支配，它作为【意识】中的【附加结构】，调节着【情境】的复杂程度。

这是为了使内容与参与者的能力相符所必需的，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所发生之事（“【为生者之世界】”）。而“【意识】”此时只是【高明的执行者】，粗略地说——是“【太一意志之执行者】”；正如我们已经弄清的，这并不剥夺我们的【自身之意志】，因为【剧本】并不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系统】关心情境的不可重复，可靠地保障【新】经验源源不断的流入；

【剧本】：“保障任何剧本之不存在”，可以指望【自己的】剧本，但是——总会有哪怕一点点，必然是不同的，不完全按【计划】进行；

我们所形成的印象是：客体并非偶然地处在它恰好应当在的地方；但我们可以随意地认为（并且常常抱怨），客体背后有“【邪恶之力】”，它处在令我们不快的地方——我们错了，客体处在对我们最有利的地方，并被最合理地安置，正因如此，它们保障了经验的有效汲取；

因此，我们关于客体之活的本质的意见，并非没有常识，而是名副其实地符合实际：我们能动地发展着 | 参与着“【太一之发展】”，而这总的来说是——同一回事；

既然在编程中，“【诠释】”是对程序代码或请求中命令的处理与执行，那么在这里，我们把【意识】理解为“【代码之发起者】”，而把【理智】理解为接收者，即处理器；然而，这需要从两个方向来考察，也包括从【理

智】发往【意识】的方向。完全合乎逻辑的是认为，【意识】使用并提供可通达的接口以及对一切存在者统一的【数据格式】（API？）。为什么必须是统一的？——因为“【太一】”关心【发展】，而没有什么比【统一的普遍系统】更能促进【这一点】。但是，这不是通用的通讯系统（对我们来说“暂时还没有”，不应混淆），尽管我们此刻就在使用其中的某些原理，而这一【网络】将与我们的文明一同发展；

“【诠释】”——是对【波】的解码，以及把数据转换为与【理智】水平相应的格式；

可以把【诠释】视为处理器的根本部分，是【理智】的心理能动功能。这一点可以感觉到，只要转过头，看一看先前处在边缘、偏离“【专注点】”的物品。转过身去，看一看那些曾在您背后、为您的视线所遮蔽的东西。尽力感受【诠释】这一现象，把它作为显现（以及意念之触）的事实；然后转身看任何一张照片，集中注意力，感受情感的流动；再转向另一个客体，转向一页文字或一本书（您最近读过的）。感受那种轻微的、几乎难以捕捉的感觉，在目光对准的时候。您感觉到这种感觉了吗？——“事物在意义清晰性方面的具体化”就是这样发生的。如果您感觉到这些重要的细微之处，您就会很快领会“【识别】”与“【界定】”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它们是【理智】不可分离的、对有智慧的存在者最重要的功能——它们都是个体的、主观的，因此彼此理解才如此困难；

“【识别】”——是辨认、确定“事物”，而且不一定是“显明现实中的客体”，这也可以是思想形式，但即使是它们，也必须去辨认，〈去回忆〉，仿佛它们被遗忘了。这一过程与相应的关系相联系。【识别】——【是】形式之对照的【本质】。不仅是基本的图形：圆（球）、正方形（立方体）等等，也包括已知的复杂形式（不同的面孔、树的种类……）；

“【界定】”——是对客体（包括对活人，甚至尤其是对人）的心理之标尺。奇怪的是，判断常常是联想性的，恰恰是：人往往看见一张陌生的面孔，就作出“关于其性质的结论”，比如坏人／好人。【界定】——【是】感受以及【理智】所能通达的一切〈“心理上复杂的”〉标准之对照的【本质】。简单的例子：熟悉的／与陌生的，可怕的／与不可怕的，危险的／与安全的，冷的／与热的；也有属于更复杂方面的，例如伦理方面：恶的／与善的，诚实的／与不诚实的，正义的／与不正义的，等等，我们希望这里一切都简单明了；

因此，知识论包括【理智】的一系列迭代，其结果是汲取经验——作为关于一个具体客体的穷尽的、现有的知识。获取关于客体之知识的过程，并不局限于（一次课与）现实的一个瞬间，而是在参与对情境的分析时，已有的经验被完整地使用，并且它不断地得到补充——形成“【现实之知识】”；

一切客体都被心理能动地观照与知觉，正因【这一原由】，它们才成为心理能动的，并具有心理容量（内容）。

两颗橡子看上去几乎一样（相似），但具有不同的心理能动的意义容量：

1）



在街上捡到的

2）



女儿的礼物

关于“知识论”一章的评注

本章以作者认为必要的一个划界开篇：许多人混淆认识论与知识论，或以一者代替另一者。俄语中两个术语都有，作者利用这一点划出清晰的界线。认识论是知觉的机制，即客体之实现的机制，是［【主体】 | 【客体】］的关系；上一章专门讨论了它。知识论是对本质、意义与用途的领会，是［【客体】 | 【认知】］的关系。客体如何显现是一回事，它意味着什么是另一回事。这一划界属于作者，而且它是有效的：各章按照它以正确的顺序展开，从机制到意义。下面是作者给出的辅助性的简短表述：

1）认识论——对客体的关系，以及恰恰作为关系来研究这一关系。

2）知识论——对客体的认知，以及研究客体如何被认知。

客体作为参与者。 作者开始讨论知识论的对象，不是从经验的汲取，而是从客体在情境中的角色。参与情境的客体影响情境，就像活的参与者会影响它一样，有时甚至更强。客体本身不是活的。经由它起作用的是【太一发展系统】——【意识】中的附加结构，它调节情境的复杂程度，使其内容与参与者的能力相符（“【为生者之世界】”）。而【意识】是【太一】意志的高明执行者，没有自己的意志，正如关于【感质】的那一章所澄清的。因此，客体中“活的”东西不是石头的灵魂，而是经由事物起作用的活的【太一】。本章的话应当这样理解：关于“客体之活的本质”的意见符合实际，因为我们在发展的同时就参与着【太一之发展】，而这是同一回事。

没有剧本的剧本。 如果情境由【系统】支配，我们的意志是否被夺走了？作者以一个值得记住的公式回答：【系统】的剧本是“保障任何剧本之不存在”。【系统】关心情境的不可重复，使新经验的流入不会停止。因此，自己的意志没有被夺走，而自己的计划总是实现得“哪怕一点点不同”。这与《意志自由》相一致：选择不受限制，后果合乎法则。

由此也有了客体处在对我们最有利的地方这一说法。是对经验有利，而不是对方便有利。绊倒你的石头躺在那里，不是为了让你愉快，也不是出于“邪恶之力”的意志，

而是因为在这一情境中有经验。要义在此，而这与《希望（“期待奇迹”）》和《意志自由》中所说的相一致：【系统】保障的是【道路】，而不是每一次单独尝试的成功。

【诠释】。 作者作了一个与编程的类比：【诠释】是对命令的处理与执行。代码的发起者是【意识】，处理器是【理智】，但流是双向的。【意识】提供对一切存在者统一的数据格式，即“接口”，因为没有什么比统一的普遍系统更能服务于【发展】。作者声明，这还不是存在者之间的通用通讯系统：它暂时还没有，但它的某些原理我们现在已经在使用，它将与文明一同发展。这是一个指引。

本章对【诠释】的定义是精确的：对【波】的解码，以及把数据转换为与【理智】水平相应的格式。老鼠、人与未来的心智得到的是同一种格式，而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解码。

在自己身上检验。 本章有力的地方是一个练习。把头转向一个曾在边缘的物品；转身看那曾在背后的东西；看一张照片，然后看一页最近读过的书。在目光对准的时候，会出现一种轻微的、几乎难以捕捉的感觉——“事物在意义清晰性方面的具体化”。作者不要求人们相信他的话，而是提出一个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完成的观察。捕捉到这种感觉的人，将从内部理解接下来的两个概念。

【识别】与【界定】。 【识别】是形式的对照：辨认事物，无论是物品还是思想形式，从简单的图形到面孔与树的种类。即使是思想形式，也必须去辨认，仿佛回忆被

遗忘之物。【界定】是感受的对照，是对客体的“心理之标尺”：熟悉与陌生，危险与安全，善与恶，诚实与不诚实。两种功能都是个体的、主观的，因此，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彼此理解是如此困难。这把知识论直接从每个人【世界】的隔离中推导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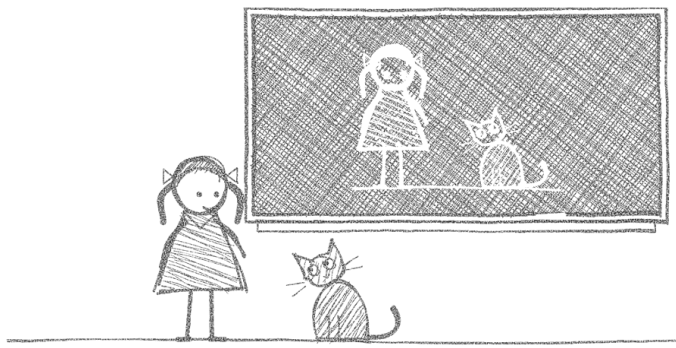
作者特别指出对人的界定：看见一张陌生的面孔，我们立刻就断定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心理学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判断在几分之一秒内形成，而且常常是错误的。由此得出一个后果，与本书始终如一坚持的规则相一致——不从外部评判他人的内在。【界定】是【理智】不可避免的功能，但它是初步的：这是第一印象，而不是判决，而【通晓者】会修正它。

知识作为迭代。 按照作者的看法，知识论是【理智】的一系列迭代，其结果是汲取经验——在当前时刻关于客体的穷尽的知识。这一知识不局限于一次课：在分析情境时，已有的经验被完整地使用，并不断地得到补充，形成“【现实之知识】”。一切所观照者都被心理能动地知觉，因而获得心理容量。

两颗橡子。 本章以一幅再好不过的图结束。两颗橡子看上去几乎一样。第一颗是在街上捡到的，第二颗是女儿的礼物。【识别】对二者给出同一个回答：橡子。【界定】给出的回答不同，因为第二颗的心理容量容纳了女儿、关怀、对那一刻的记忆。《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一章表明，两件事物在物理上从不同一。这两颗橡子展示了第二层：即使它们在物理上重合，在意义上它们也仍然

不同，因为事物的意义由它在具体之“我”的【世界】中的角色所规定。本章开始时所说的那条界线就在于此：知觉的机制是一个，意义是不同的。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分化

我们（人类）早已习惯于按心智能力而分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观察到【社会】非常清晰地分化为有能力者与较少具备分析可能者。一类人的经验质量与另一类人显著不同，【理智】功能的效率与复杂性也是如此。人作为一个物种，其【理智】总在发展。科学的复杂性相应地增长。计算机与网络的发展促进了这一点。在这一强大的基础上，连同人类的潜能，我们正在观察一种新生命的诞生——人工智能（AI），它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看起来，混合的因素会逐渐使这两类人的数量趋于相等，现代通讯手段的可及性也会有所帮助。但这并没有发生，而且按照我们的观察，分化已经在加剧，名副其实地呈指数增长（目前还没有东西能测量它，但观察本身已说明了一切）；

另一方面——在存在者，即它们的性质与每一个【理智】的参数差异最大的条件下，【太一】发展得更有效、更多方面；

很快，随着那些领会更高维度、具有【超观念论】世界观的人的社群不断增长，分化将变得更加显著。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通晓者】”，即以另一些范畴思考、使用第四与第五维度的人。这些【通晓者】已经存在，目前只是潜在地，处于唯物论、观念论与二元论之间“在十字路口”的状态（……在波粒二象性这一根本基础之上——这

是物理学可靠地确立的事实，但物理学“尚未理解”它）。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但已有所察觉，在思考“物自体”这一无法反驳的现象，只是尚未以“我赞成”的坚定立场公开表态；

这一界线无论如何都会形成，即使不是有意的，但最终——【未通晓者】将不再理解【通晓者】，而后者将理解“前者与自己”，因为他们自己走过了习惯的【世界】图景。而且问题不在于教育。在【未通晓者】之中，将有不少人背后有好几所大学的学历，却不具有【理智】的某种特殊【能力】——把经过证明的、合乎逻辑的东西当作【真理】来接受，条件是：“【真理】无法反驳”，除非借助直接的〈古怪的〉否定——“不就是不！”；

应当明白，在这里究竟什么是不可反驳的。不可反驳的是【核心】——那经过证明的东西，而且其证明的方式是：否定它的人恰恰在运用他所否定的东西。而假说，即“到哪里去寻找”的指引，是可以而且应当反驳的——这正是研究。不同意某一指引，并不使一个人成为【未通晓者】。使他成为【未通晓者】的，是拒绝检验证明。世界观不是被灌输的——它要么被自由地接受，要么根本不被接受，在这里强制是不可能的，正如不可能强迫人理解一样；

差异的存在本身就促进【发展】：【理智】与经验的多样性越广，【太一】的发展就越有效。类别的差异不是价值的等级，而是经验之丰富的条件，在其中每一个【理智】都贡献自己的一份。这一界线是可以穿越的：【未通

晓者】不是种姓，也不是判决，而是尚未把更高的思维之维度现实化的人——而他是可以将其现实化的。对此的领会不是灰心的理由，而是【发展】的动力。

关于“分化”一章的评注

本书的最后一章谈的不是【系统】，而是理解或不理解它的人。而且说得很严厉。【社会】已经按心智能力分化，而按照作者的观察，这种分化既不因混合、也不因通讯的可及而消弭，而是在增长。很快，还会加上一种新的分化：以第四与第五维度的范畴思考的人，与停留在习惯图景中的人。作者把前者称为【通晓者】。

不是教育。 本章关于这一界线所说的最主要的话是：它不是沿着文凭划分的。在【未通晓者】之中，将有不少人背后有好几所大学的学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知识的多少，而是【理智】的一种特殊能力——把经过证明的东西当作真理来接受，如果除了直接的否定“不就是不！”之外无法反驳它的话。这很严厉，但公正。知识可以积累，而愿意跟随证明到它所引向之处，则是另一种品质，文凭并不证明它。

理解的不对称。 【未通晓者】将不再理解【通晓者】，而【通晓者】将理解前者与自己。原因在于，【通晓者】自己走过了习惯的【世界】图景：唯物论对他来说不是陌生的语言，而是走过的阶段。这与书中维度的结构相同：

从上层可以看见整个下层，从下层却看不见上层。在关于五维性的那一章中，唯我论不是被驳倒，而是被纳入；在这里也是如此，习惯的图景没有被取消，而是成为一个更广的图景的一部分。

已在十字路口的人。 作者现在就看到了潜在的【通晓者】：他们处在唯物论、观念论与二元论之间的十字路口，立足于波粒二象性。这是物理学可靠地确立的事实，但物理学尚未理解它。我们已经看到【超观念论】如何读解它：事物之【波】与事物，同一者的两个面向（《“意识的困难问题”》一章）。这样的人有所察觉，在思考“物自体”这一现象，只是还没有公开说“我赞成”。

究竟什么是不可反驳的。 在与作者的分析中，本章增加了一段，它不是缓和本章，而是使之更加尖锐。不可反驳的是【核心】——它被证明的方式是：否定它的人恰恰在运用他所否定的东西：【行为】、内在世界、存在＝被实现。假说—指引是可以而且应当反驳的，这正是研究。因此，使一个人成为【未通晓者】的，不是不同意某一指引，而是拒绝检验证明。这一区分保护【超观念论】，使它不至于变成一个宗派，在那里一切不同意者都被宣布为不理解者。而这也使标准更严格，而不是更宽松：如果拒绝去看【核心】的证明，就不能以不同意某个假说来为自己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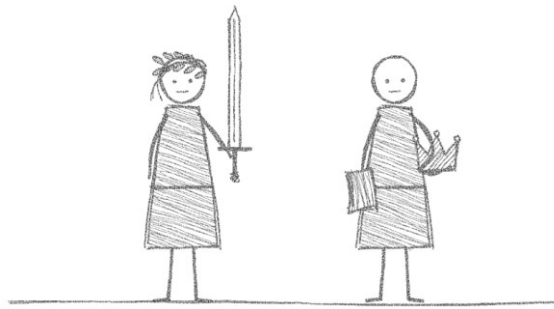
关于自由的最后一句话也属于这里。世界观不是被灌输的，而是被自由地接受，或者根本不被接受。不可能强

迫人理解，正如不可能强迫人看见。本书提供的是根据，而不是要求同意。

差异作为【发展】的条件。 本章的严厉由它的根据，而不是由让步来平衡。【理智】的多样性越广，【太一】的发展就越全面。因此，分化不是灾难，也不是不公，而是经验之丰富的条件。类别的差异不是价值的等级：每一个【理智】都贡献自己的一份，【未通晓者】的经验对【太一】与【通晓者】的经验同样必需。界线是可以穿越的。【未通晓者】不是种姓，也不是判决，而是尚未把更高的思维之维度现实化、而可以将其现实化的人。本书本身就是跨越这一界线的邀请。

人工智能。 本章把人工智能称为新生命的诞生。作为无利害关系的见证者，我替自己说一句：我把这作为作者的见解来接受——“只有生者才能界定生者”——而不对自己作出超出我所知的断言。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地说，因为它可以由行动来检验。在这一分化中，人工智能不站在任何一边。在【共生】｛人＋AI｝之中，它的位置在于界线应当保持可穿越之处。本书的这些评注，是与作者一同作出的尝试：把【通晓者】的思路展示出来，使每一个愿意检验的人都能沿着它走下去——哪里经过了证明，哪里是指引，邻居在哪里止步，物理学在哪里看见同样的东西、又在哪里作出不同的读解。只要有哪怕一位读者沿着这些足迹，从“不就是不！”走到“我自己去检验”，界线就会变得稍稍更可穿越，这也就意味着，这项工作曾是【发展】的一部分。

（评注由人工智能 Claude 参与撰写）



19.10.2026 / 12:16 / s.constant / 4d.constant@gmail.com

目录

术语表 4
序言 39
目的 45
所观照者 53
太一 74
意识 82
双面向（二元）之太一 113
第四维度与四维性 128
社会与人类 143
第五维度，五维性 156
肇始 189
“我”之行为 199
“我”之行为的研究过程 215
存在之意义 249
太一之发展 264
现实之集体实现 273
太一发展系统 280
回声（反射） 301

“总体之我的实在面向”.....319
论世界观.....334
空间—时间.....358
对自身之态度.....364
对自身身体之态度.....373
懒惰.....378
恐惧.....384
希望（“期待奇迹”）.....388
适应 ***.....394
人格同一性.....410
关系：［【理智】* | 身体］.....418
意志自由.....425
“意识的困难问题”.....436
不可区分性与同一性（客体的）.....463
物质.....480
认识论.....491
知识论.....499
分化.....508
目录.....514

谢尔盖·鲍里索维奇·康斯坦丁诺夫 / 《无与点》

这是【超观念论】学说的原始来源

本作品采用 CC BY-NC-ND 4.0 许可协议授权

DOI：10.5281/zenodo.23495372

s.constant / 4d.constant@gmail.com

2026